武俠世界

黃金魔神像 百年魔神像暗藏南宮世家武功秘密，無極門高手巧取豪奪，勇劍客捨命報恩，山林惡戰，狹谷苦鬥，火焚龍王府，血染滿江紅！



922

◀編　後　話▶

「黃金魔神像」是今期推出的巨型沈勝衣故事，這是一篇題材獨特，風格脫俗的詭異小說，詭奇曲折，打鬥激烈……由於南宮世家的絕學武功秘密收藏在一尊金神像裏，引起羣雄明爭暗奪，慘烈搏鬥！一代奇俠沈勝衣挺身而出，千里奪寶，峽谷浴血，莽林惡戰，過程緊張，一波三折，變幻離奇，動魄驚心，本文是作者黃鷹君的新春大貢獻特佳傑作，幸勿錯過。

***　　　***　　　***

本期又再加猛稿兩部，「狂飇」是素以筆觸細膩、構思卓絕名作家高皐先生之作，故事描述十三把刀手，個個身份不同，人人武功高不可測，他們的行踪飄忽，到處作不平鳴，英風凜烈，豪氣干雲！另篇為朱羽的遊俠故事「插翅難飛」，朱羽君擅撰民初遊俠故事，書中人物，栩栩如生，閱讀之餘，彷彿置身於數十年前我國的邊城要塞的生活中，明媚的秀麗風光，如在目前……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鐵拐俠盜故事「半機械人」，東方三俠屆時將又在北歐的丹麥出現，他們今番的際遇有驚人大轉變！呂偉良身受重傷，被送往西德接受一項前所未有的驚人手術，變成了一個電子人，本故事集從此進入新紀元。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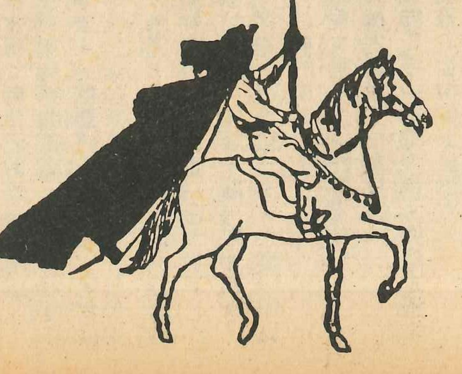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2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黃金魔神像

仗義赴援

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天地間充滿了詩意！

走在橋上的却是一個劍客，不是一個詩人。

阮義一些也不懂做詩，即使懂，現在也沒有那種心情！

他正在趕路。

牽馬走過了板橋，他本待立即上馬，可是就在這刹那，「呼」的破空聲响，突然飛來了一塊木板。

過橋是一條小路，兩旁疏疏落落的有些樹木，那塊木板從右邊樹木叢中飛出，斜插在路心。

五尺長短，半尺寬闊的一塊木板，入地幾乎有一尺之深。

阮義看在眼內，面色陡地一變，但很快便已回復正常，連隨牽馬，向那塊木板走過去。

他不是一個胆小的人，否則這一次他根本就不會南下赴約。

他早已知道，隨時隨地都可能遇上麻煩。

現在麻煩似乎來了。

× × ×

木板距離阮義只不過三丈，上面好像還有字。

——什麼字？

阮義盯着那塊木板，脚步不停。

他走得雖然從容，右手已經力握在劍柄之上，全身亦盡在戒備狀態之中。

險遭殂殺

三丈走盡，並沒有遭受任何的襲擊。

他在那塊木板之前收住了脚步。

木板上果然有四個字。

「回頭是岸」。

四個字一氣呵成，是以利器刻出來？

阮義眼珠一轉，大笑。

大笑未絕，他左脚倏的在木板旁邊一頓，那塊木板立時給震的飛出了地面。

他左手適時鬆開韁繩，一探將木板接下，高舉道：「就憑這一塊木板，要我回去？」

話口未完，寒光暴閃，一把飛刀劃空飛來，正射在木板上那個「頭」字下。

「察」一聲，木板中斷，木片四射，飛刀當中穿過，再飛前一丈，「奪」的釘在左邊一株樹的樹幹上！

阮義脫口驚呼：「好刀！」

那邊樹木叢中，沒有反應。

阮義擲下手中那截木板，突然走過去，將那支飛刀從樹幹上拔出來。

一支普通的飛刀，上面並沒有任何記號。

阮義當然不能夠從刀上瞧出刀主人是誰。

他反覆一看，轉向樹叢道：「外加這一支飛刀也是不够。」

「够」字出口，刀亦出手。

「颼」的一聲，那支飛刀從他的手中飛出，飛向那邊樹叢，去勢之迅速絕不在方才那一飛之下。

飛刀射入了樹叢之內，竟有如泥牛入海。

阮義仍然盯着那邊。

簌簌的忽然一陣枝葉聲响，一個黑衣人幽靈一樣從樹叢中站起來。

那支飛刀赫然就挾在他右手的拇食指之中。

阮義的目光自然落在黑衣人的面上，却是看不見黑衣人的臉龐。

那個黑衣人用黑巾將面龐幪着，只露出一雙眼睛。

他目光灼灼的盯着阮義，突然道：「你的飛刀手法也不錯！」

語聲尖銳，有若女子。

阮義道：「豈止飛刀手法而已！」「嗆啷」的拔劍。

劍光閃處，他身旁一株樹斷成四截！

黑衣人目光一亮，道：「好快的一劍，『快劍』阮義，果然名不虛傳！」

阮義冷笑道：「你原來已知道我是那一個。」

黑衣人道：「並且知道，你此行的目的。」

阮義軒眉道：「那麼方才那塊木板你不是胡亂飛出來的了。」

黑衣人點頭道：「當然不是。」

阮義冷笑一聲，道：「你的消息，也可謂靈通……」

黑衣人道：「靈通得很。」

阮義道：「然則你是在打那尊神像的主意？」

黑衣人一字字的道：「志在必得。」

阮義忽然一笑，道：「神像可不在我的身上。」

黑衣人道：「我知道仍然在姓壽的那裏。」

阮義道：「如此你現在應該去找他才是！」

黑衣人道：「他一向將那尊神像收藏得很秘密，江湖朋友雖然很多都知道他得到那尊神像，始終沒有人發現他將之收藏在什麼地方。」

阮義道：「我知道他做事向來都非常小心！」

黑衣人道：「三日之後，他却是必須將那尊神像帶在身旁！」

阮義一怔，說道：「連時間你也清楚了。」

黑衣人接道：「他自知一人之力，保不住那尊神像，所以請你去帮忙！」

阮義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黑衣人道：「他朋友雖然不少，武功高强能够帮忙他的只有你一人，若是你不去，他就得單身上路，那麼我要從他的手中取得那尊神像，並不是一件怎樣困難的事情！」

阮義恍然道：「因此你將我截下？」

黑衣人道：「我絕不否認不是你們兩人的對手，但以一對一，你們却無一是我之敵。」

阮義淡應道：「哦？」

黑衣人道：「只憑方才那一刀，無疑是未能够令你相信。」

阮義道：「你知道最好。」

黑衣人道：「再加這一刀，應該可以的了。」挾着那支飛刀的右手拇食指突然

鬆開。

那支飛刀並沒有掉下去，飛輪般在他的右手掌口疾轉。

他那隻右手這才一揮。

飛刀立時「嗚」的從他手掌心飛出，飛向阮義旁邊一株碗口粗大的樹木。

那株樹木刀光中斷下。

阮義這才眞的變面色，失聲道：「這不是無極門的飛輪刀法？」

黑衣人道：「正是！」

阮義道：「無極門乃是名門正派，門下弟子以我所知一向都是在江湖上行俠仗義。」

黑衣人道：「不錯。」

阮義道：「可是……」

黑衣人截道：「無極門下弟子都是人，人難免就有貪念。」

阮義頷首，道：「那尊神像無疑很誘人。」

黑衣人道：「尤其對練武的人，誘惑更大。」

阮義上上下下打量了黑衣人一眼，道：「難怪你要將面龐幪上！」

黑衣人道：「你是一個聰明人，應該明白我幪着面龐的目的。」

阮義道：「怎麼你讓我知道是無極門下。」

黑衣人道：「除非我不出手，否則你必會知道我的來歷。」

阮義道：「無極門的武功的確不難分辨得出來。」

黑衣人道：「我却是非出手不可。」

阮義道：「好像我這種人，本來就不是一塊木板可以嚇走的！」

黑衣人道：「不過即使知道了我的來歷也沒用。」

阮義道：「哦？」

黑衣人哂笑道：「無極門下，弟子三百……」

阮義道：「三百不算多。」

黑衣人冷笑道：「從三百人之中找出一個人也並不容易，況且，你根本沒有辦法對人證明你遇上的是無極門下。」

阮義目光落向斷樹下那支飛刀上，道：「你的刀……」

黑衣人說道：「刀並非無極門下用的刀，你難道看不出，那只是一支普通的飛刀？」

阮義道：「看得出。」

黑衣人接道：「我說話用的也不是原來的聲音。」

阮義道：「這個聲音我也聽得出，是裝成這樣。」

黑衣人道：「從我的說話你當然同樣聽得出，我是沒有意思殺你的。」

阮義道：「否則你無須多費唇舌。」

黑衣人道：「但是你一意孤行，一定要去當那個保鏢的話，我縱然不想殺你，也得要令你在這幾天之內，安安靜靜的臥在床上！」

阮義冷冷的道：「正想親身領教無極門的武功。」

黑衣人道：「看來，我是白費唇舌的了。」

阮義道：「你現在知道仍然不遲。」

黑衣人道：「想不到我那飛輪一刀你亦不放在眼內。」

阮義道：「樹木不懂得閃避，人却是懂的！」

黑衣人轉口問道：「你充當那個保鏢，到底有什麼好處？」

阮義道：「什麼好處也沒有。」

黑衣人道：「是麼？」

阮義道：「你的消息那麼靈通，應該知道我與他是什麼關係？」

黑衣人沉吟一下，問道：「他眞的救過你的性命？」

阮義點頭，說道：「這是五年之前的事情。」

黑衣人道：「壽南山好像並不是一個施恩望報的人。」

阮義道：「我亦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黑衣人道：「這樣說，我如果不殺你，除了將你重傷，只怕是沒有其他辦法阻止你前去赴約的了。」

阮義道：「所以你一會動手最好還是不要留情。」

黑衣人笑道：「我難道還不知道應該怎樣？」

笑聲一落，他雙手之中，就出現了兩支飛刀。

那兩支飛刀旋即在他雙手掌心飛輪般轉動。

阮義劍橫胸前，只等黑衣人的飛刀飛來。

黑衣人並沒有讓他久候，他的劍才橫在胸前，黑衣人的攻勢已展開。

飛刀並沒有飛出。

飛輪般轉動的兩支飛刀突然停止了轉動，黑衣人逆持兩支飛刀，「一鶴冲天」，從樹叢中拔起了兩丈，半空中一折，斜向阮義撲下去。

阮義一聲冷笑，看準了來勢，一劍刺出。

刺出時只是一劍，但刺到一半，那一劍便已變成了十四劍。

快劍不愧快劍！

劍劍都是刺向黑衣人的要害，沒有一劍是截擊刺來的飛刀，也沒有一劍是護身的。

他是在拚命？

劍長足三尺，飛刀一尺都不到，黑衣人倘若亦是存心拚命，而且就這樣來拚命，他雙手的飛刀縱然能夠同樣一擊致命，劍刺入了他的要害，他的飛刀尚未能夠接觸阮義的身軀。

所以阮義肯拚命。

黑衣人却不肯與他這樣拚命，半空中身形一變，刀勢亦變。

錚錚錚錚的一陣金屬交擊聲響，他竟然凌空接下了阮義十四劍。

阮義心頭大震。

他早已看出對方的武功在自己之上，可是一動手却發覺比自己想像得還要高。

他的劍一收，立即又刺出！

黑衣人那瞬間身形已然落下，雙腳才沾地，阮義的劍已迎面刺來。

他半身一閃，右手飛刀一挑，將劍封在外門，腰一探，一步標前，右手一鬆，手中飛刀颯颯的在掌心一轉，飛輪般削向阮義的眼目。

接招出手，既快且狠，而且詭異！

阮義的劍勢竟然被封死，抽身急退。

黑衣人緊迫，雙刀颯颯的齊轉，連環飛削向阮義握劍的右腕。

阮義再退，一退半丈。

黑衣人如影隨形，雙刀又是連環向阮義的右腕削到。

阮義的右腕若是被刀削中，劍就得脫手。

沒有劍，黑衣人要將他重傷刀下，更就是輕易。

他當然明白對方的用心，身形一動，又倒退半丈。

這一退退得更加迅速，黑衣人竟然追他不及。

他的劍勢立時又開展。

黑衣人尖呼：「好！」雙刀颯颯的飛舞搶進。

阮義不再退避，大喝一聲，雙手握劍，全力刺殺！

黑衣人的攻勢竟然被他斬散。

他的劍本來是以快見長，也一向以快劍取勝。

可是一見黑衣人的雙刀更快，便自改變了作風。

那支劍雖然並不是沉重的那一種，但是以他的功力，雙手執劍砍殺，也有雷霆萬鈞之勢！

他只顧揮劍刺殺，完全不管身上空門已大露。

黑衣人雖然看在眼內，却沒有冒險搶進，因爲他根本就不想拚命。

這一次到他後退了。

他一退也有半丈，忽然道：「你似乎很喜歡拚命。」

阮義沒有追擊，大笑道：「誰說我喜歡了？」

黑衣人沉聲道：「你却是一味與我拚命。」

阮義道：「方才你不是說過我並非你之敵？」

黑衣人道：「這難道說錯了。」

阮義搖頭道：「就因爲我發覺這是事實，所以才非跟你拚命不可！」

他一頓接道：「也只有拚命，我才有希望殺出一條血路。」

黑衣人道：「你這樣拚命却是最耗力不過，我敢說，再這樣下去，不用一炷香時候，你便會筋疲力竭，倒在我刀下。」

阮義淡笑道：「在我倒下之前，我相信你多少也得付出一些代價。」

黑衣人「哦」一聲，道：「那麼我要小心了。」

颯颯的雙刀一轉，他突然回撲！

阮義那支劍幾乎同時劈出！

他一直就在留意着那個黑衣人的一舉一動。

劍光一閃，那支劍，劈向黑衣人的胸膛。

黑衣人的反應果然敏銳，一見偷襲失敗，撲前的身形立刻倒退。

一退三尺，半身一擰，連人帶刀弧形一轉，改向阮義的右側襲到。

阮義的劍又已在等着。

黑衣人不等阮義的劍劈下，身形已倒退，雙手飛刀颯颯一轉，一齊脫手射出！

阮義長劍飛舞，雙刀「錚錚」被他擊落。

黑衣人冷冷的一聲：「很好！」雙手一翻，又已多了兩支飛刀。

這兩支飛刀的形狀非常奇怪，刀脊之上另外突出了一片利刃，刀身波浪起伏也似的彎曲不直。

「嗚嗚」兩聲異响，雙刀在黑衣人雙掌之中一轉。

阮義入耳驚心，道：「到底要動用無極門的特製飛刀了？」

黑衣人道：「用普通的飛刀不能將你制服，只好動用這種一試。」

阮義道：「你小心一點用才好，否則落在我手中，就變成證據。」

黑衣人道：「我會小心。」雙手一轉，看似便要進攻，忽然又停下來。

阮義看見奇怪，正想問，已聽到了輕微的馬蹄聲，脫口道：「有人來。」

黑衣人道：「而且還不止一個人。」

阮義道：「這個時候，飛馬趕路以我看多數是武林中人。」

黑衣人道：「是又如何？」

阮義道：「你必須在他們到來之前將我擊殺，不然你一定要多殺幾個才成。」

黑衣人道：「怎麼？」

阮義道：「因爲他們必定會一旁瞧熱鬧，我也必定會對他們嚷出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一笑接道：「你最好希望他們都不是武林中人，即使是，也最好不是你的對手，一下子你就可以將他們全打倒。」

黑衣人道：「以我知，你是一個正義的劍客，怎會做這種害人的事情？」

阮義道：「會不會，很快就有一個明白。」

黑衣人道：「聽你這樣說，我必須立刻將你制服了。」

語聲一落，身形暴退，雙刀「嗚嗚」作响，左右刺出。

阮義長劍急劈。

黑衣人不再閃避，雙刀一合，硬架劈來的長劍。

一聲巨响，刀劍相交，閃出了一縷火星。

黑衣人雙刀連隨一剪，喀叮一聲，阮義那支長劍的三寸劍尖，竟然被他雙刀剪斷！

阮義大驚抽劍。

黑衣人雙刀追擊，削向阮義的兩腕！

阮義兩腕一揚，長劍斜落，居然截住了黑衣人的雙刀，一對衣袖却已被雙刀斬落。

黑衣人雙刀相互一撞，震開阮義的長劍，一分一合，身形一縱，看似便要搶上，那縱高的身子凌空突然一翻，倒翻了出去。

阮義方在詫異，黑衣人的身形已然落在右邊樹叢之中，一幌消失。

簌簌一陣枝葉聲响迅速去遠。

馬蹄聲却迅速移近。

阮義不由回頭望去。

來路上隱約已看見三騎人馬奔來。

——這個黑衣人是必無極門的各人，否則不會如此害怕別人知道他的來歷。

阮義沉吟着俯身拾起方才以劍擊落的

那兩支飛刀，走向坐騎。

他方將飛刀放入掛在鞍上的皮囊，那三騎已經奔到對岸橋口。

三個騎士也不下馬，驅馬一直衝上板橋。

他們顯然在趕路。

密雷也似的一陣蹄聲響處，兩騎人馬已先後奔過了那道板橋。

板橋不過兩尺寬闊，他們的騎術固然不凡，胆子也大得很。

那道板橋却經不起他們這樣在上面奔馬。

第三騎才奔到橋中，板橋便已喀勒的中斷。

鞍上騎士即時暴喝一聲，雙脚一夾馬肚。

那匹馬當塲箭一樣向前一標，標過了板橋！

馬蹄方落地，那道板橋已斷成兩截，墮入水裏。

在前兩人聽得水聲，一齊勒住了坐騎回頭望去，一人連隨笑道：「老三就是這樣子不小心。」

那個老三笑罵道：「若不是你們兩人的坐騎先將這條橋踩壞了，我也不用吃這個虛驚。」

「那條橋却是如此不濟。」

老三笑接道：「壽南山那個老烏龜倘若也是如此不濟，那個神像我們『天南三傑』豈非手到拿來？」

走在最前那個騎士輕叱道：「老三說話小心，路上還有其他人！」

老三這時才發現阮義牽馬站在那邊不遠，他倒也聽話，閉上了嘴巴。

最前那個騎士當然是三人的老大。

他旋即策馬走到阮義身旁，揮手道：「朋友，這麼早就上路了？」

阮義道：「家裏有些事，必須要趕回去。」

老大道：「家在那兒？」

阮義道：「呂城。」

老大展眉道：「聽說呂城從來沒有關帝廟。」

阮義道：「什至連姓關的都沒有。」

老大道：「怎會這樣？」

阮義道：「三國時殺關羽的呂蒙就生在呂城，也就因爲關羽死在呂蒙的手上，關呂兩姓成了世仇，姓關的又怎肯住在仇人出生的地方。」

老大一笑轉問道：「你既然趕路，怎麼又停在這裏？」

阮義道：「坐騎過橋的時候，不愼撞脫了蹄鐵，我給牠釘回去。」

老大道：「用什麼來釘？」

阮義說道：「除了劍柄，還有什麼可用？」

老大目光落在阮義腰問的長劍上，道：「朋友原來也是一個練家子。」

阮義道：「我跟常州天寧寺的宏法大師已經學過三年的武功。」

「天南三傑」的老三大笑道：「宏法那個老禿驢的武功在常州不錯是數一數二，一出常州可就不成了！」

阮義佯裝詫異的瞪大眼睛。

老三道：「你再見到他的時候，不妨問他是否三招不到就敗在一個叫做花豹的手下？」

阮義道：「花豹？」

老三道：「也就是我。」

阮義退後三步。

老三怪笑道：「你不用害怕，連你那個師傅我也沒有興趣再找他動手，何況你這個徒弟。」

他轉顧老大，道：「老大就是小心，這個小子，即使讓他聽到了我方才的說話，又能夠怎樣，還是繼續趕路，莫教別人搶在我們兄弟前面。」

老大一聲：「好！」策馬奔出。

老二老三叱喝連聲，隨後追上。

奔過阮義身旁的時候，老三不忘道：「宏法那個老禿驢的武功不學也罷。」

阮義苦笑。

目送「天南三傑」三騎遠去，他仍然在苦笑。

他並非家在呂城。

宏法大師當然也不是他的師傅。

他對於那個宏法大師，也只是知道有這個人，曾經敗在「天南三傑」的手下。

對於「天南三傑」，他反而知道的更多。

天南三傑花家兄弟其實是三個强盜。

花龍三尖兩双刀未逢敵手，花虎流星錘殺人丈外，花豹狼牙棒開碑裂石，兄弟三人，稱霸江南綠林，已經三年。

同時對付他們三人，阮義一分把握也沒有。

所以他只好騙開他們，盡量避免與他們發生衝突。

無極門的黑衣人，天南三傑前後不過片刻，他却已經遇上了四個這樣厲害的高手。

他們都是在打那尊神像的主意。

除了他們之外，知道這個消息，覬覦那尊神像的是否還有其他人？

消息何以會洩漏出去。壽南山又是否知道事情，已落到這個地步？

阮義輕嘆了一口氣，縱身上馬。

他必須盡快趕去與壽南山會面。

只有見到壽南山，才知道事情究竟，才能夠決定應該怎樣應付。

× × ×

黃昏。

長笛一聲人倚樓。

笛聲孤獨，人也孤獨。

沈勝衣已習慣。

一曲吹罷，樓中就多了一個人。

阮義在曲子吹到一半的時候已經來了，他沒有騷擾沈勝衣，只是靜立一旁。

等到沈勝衣放下了笛子，他才走前。

沈勝衣同時回頭，一見是阮義，非常意外，道：「是你？」

阮義笑道：「沈兄還認得我這個少年時的朋友？」

沈勝衣亦自笑道：「我的記性一向不壞。」

阮義道：「算來我們已經差不多八年沒有見面了。」

沈勝衣微喟道：「不錯，這就八年了，八年之前的事情現在想起來，還像是昨天發生的一樣。」

阮義道：「八年不見，沈兄經已名滿天下。」

沈勝衣道：「快劍阮義，何嘗不是名動江湖。」

阮義道：「螢火之光，焉可以皓月相比。」

沈勝衣笑道：「老朋友見面，怎麼這許多客套說話？」

阮義一搖頭，道：「你還是以前那樣，喜歡一個人吹吹笛子。」

沈勝衣問道：「你的棋藝又如何？」

阮義道：「那種玩意放下多年了。」

沈勝衣目光轉向樓外，道：「遊興却仍然不減當年。」

阮義還未接上說話，沈勝衣已又道：「可惜這一次你來得不是時候，現在已經是黃昏時分，這座烟雨樓周圍，景色雖然不錯，也無多時讓你欣賞。」

阮義道：「我走來這裏並不是爲了欣賞附近的景色。」

沈勝衣道：「那麼你是約了人在這裏見面？」

阮義道：「也不是。」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是來尋人？」

阮義道：「正是。」

沈勝衣道：「莫非是我？」

阮義道：「正是沈兄。」

沈勝衣怔住。

阮義接道：「就因爲知道在這裏可以找到沈兄，我才到來。」

沈勝衣道：「阮兄找我找得這樣急，只怕不是急於聚舊？」

阮義毫不否認地點一點頭，說道：「不是。」

他歎息接道：「我找沈兄，這不是第一次，以前幾次我的目的在聚舊，都因爲去晚了一步，見不到沈兄，相反這一次另有目的……」

沈勝衣道：「却是一找就找到。」

阮義苦嘆着說道：「這未嘗不是我的幸運。」

沈勝衣問道：「你找我，到底有什麼事？」

阮義欲言又止。

沈勝衣道：「阮兄有話無妨直說。」

阮義躊躕再三，道：「我是來求沈兄帮忙……」

沈勝衣截口道：「老朋友了，怎麼用上個『求』字。」

阮義道：「這件事並不是我的事。」

沈勝衣道：「那是誰的事？」

阮義道：「沈兄可曾聽說過壽南山這個人。」

沈勝衣思索一下，道：「名字是聽過，但沒有什麼印象。」

阮義道：「這個人乃是前輩高手。」

沈勝衣道：「你與他發生了衝突。」

阮義搖頭道：「五年前，我在瓜州古渡中了幾個仇人的埋伏，身負重傷，仇人仍然不肯放手，我自份必死，是他路過，抱打不平，將圍攻我的仇人擊退，救了我的命。」

沈勝衣道：「原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

阮義道：「他當時並將我送到客棧，延醫診治，爲防仇人尋來，更且守候我身旁，一直到半個月之後，我完全康復了，才離開。」

沈勝衣道：「離去之前，他有沒有叫你以後如何報答他？」

阮義道：「沒有，他不是一個施恩望報的人，五年以來，我們雖然也見過幾次面，對於那件事，他絕口不提。」

沈勝衣道：「五年後的今日，他莫非發生了什麼事？」

阮義道：「而且是很大的麻煩。」

沈勝衣道：「他一個人，應付不了那個麻煩。」

阮義道：「實在應付不了。」

沈勝衣道：「所以他請你去帮忙？」

阮義道：「他並不想這樣做，可是沒有辦法，他的心情，我很明白。」

沈勝衣道：「以我所知你絕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阮義道：「我當然不是。」

沈勝衣道：「你接到他的通知，當然立即趕去了。」

阮義道：「當然。」

沈勝衣道：「那個麻煩莫非加上你，也應付不了。」

阮義點頭歎息。

沈勝衣道：「正好你知道我就在附近，所以就想到找我助你一臂之力。」

阮義垂首道：「不錯是這樣。」

沈勝衣說道：「你的心情，我也很明白。」

阮義道：「沈兄……」

沈勝衣說道：「你雖然不是我的恩人，却是我的老朋友，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

阮義喜形於色道：「我……」

沈勝衣道：「不過，這如果是一件不正當事情可就莫怪我出爾反爾。」

阮義道：「沈兄放心，那是一件正當的事情。」

沈勝衣道：「你先給我說說。」

阮義問道：「沈兄是否知道武林中有一尊價值連城的黃金魔神像？」

沈勝衣道：「你說的莫非就是南宮世家失落在外的那尊。」

阮義道：「就是那尊魔神像。」

沈勝衣道：「那尊魔神像據說隱藏着南宮世家的武功秘訣。」

阮義道：「傳說是這樣。」

沈勝衣道：「南宮世家乃是武林三大世家之一，武功另創一格，不是其他門派所能敵，第一代主人出道之時，便打遍江湖無敵手。」

阮義道：「所以那尊魔神像一直都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寶貝。」

沈勝衣道：「南宮世家是否眞的失落那尊魔神像，現在還是一個謎。」

阮義道：「這是事實，並非傳說。」

沈勝衣道：「何以見得？」

阮義道：「南宮世家當代主人南宮望終年浪跡江湖，就是爲了找尋失去的那尊魔神像的下落。」

沈勝衣道：「另有原因亦未可知。」

阮義沉聲道：「我已經見過那尊魔神像。」

沈勝衣說道：「那當然不是在南宮世家。」

阮義道：「當然不是。」

沈勝衣道：「難道就是壽南山擁有的

那座。」

阮義道「不錯。」

沈勝衣道：「那尊魔神像怎會落在壽南山的手上。」

阮義道：「他是從太湖一個漁夫那裏買來的。」

沈勝衣道：「那個漁夫……」

阮義道：「那個漁夫終生在太湖打魚，無意中網到了那尊魔神像，他並不知道那尊魔神像整座都是金打的，只當是銅鑄的玩偶，拿着出去向遊湖的遊人兜賣，第一個就遇上了壽南山。」

沈勝衣道：「壽南山當然看出那是金打的東西。」

阮義道：「他並沒有虧待那個漁夫，給了那個漁夫五十兩黃金。」

沈勝衣道：「那尊魔神像有多重。」

阮義道：「五百兩。」

沈勝衣笑道：「他豈非反賺了四百五十兩黃金。」

阮義道：「可是他又怎捨得將那尊魔神像賣出去？」

沈勝衣道：「當時他是必已看出那尊魔神像可能就是南宮世家失去的那尊。」

阮義道：「那尊魔神像的底部刻有南宮絕三個字。」

沈勝衣道：「南宮絕不就是南宮世家的第一代主人。」

阮義點頭道：「是以即使那個漁夫當時已看出那尊魔神像是金打的了，要五百兩黃金才肯賣，他也一樣買。」

沈勝衣道：「南宮世家的武功並不是五百兩黃金就可以買到的。」

阮義道：「至於那尊魔神像怎會掉進太湖之內，就不清楚了。」

沈勝衣道：「這個則是與他無關。」

阮義點頭。

沈勝衣又問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阮義道：「差不多五年了。」

沈勝衣道：「那尊魔神像在他手裏，南宮世家的武功秘訣，他是必滾瓜爛熟的了。」

阮義道：「這五年以來，他始終未找到那尊魔神像的秘藏武功。」

沈勝衣道：「哦？」

阮義道：「他甚至懷疑有關那尊魔神像的傳說，是別人虛傳的事。」

沈勝衣道：「這次他遇上的麻煩，想必亦是來自那尊魔神像。」

阮義道：「正是。」

沈勝衣道：「事情始末，相信你已經清楚了。」

阮義點頭道：「壽家本來也是富有人家，但因爲這幾年以來他埋頭研究那尊魔神像，疏忽了業務，現在已家空物凈，而且欠下了一筆賭債。」

沈勝衣插口問道：「壽南山是一個賭徒嗎？」

阮義道：「他不是。」

沈勝衣道：「那麼爲什麼會欠下賭債的？」

阮義道：「因爲他的妻子是一個賭徒，這幾年賭得也實在太兇了。」

沈勝衣道：「他難道完全不知道他的妻子這樣。」

阮義道：「只是不知道她賭起來竟然會完全不理會有什麼後果。」

沈勝衣問道：「他的妻子，是什麼出身？」

阮義道：「本來是一個妓女。」

沈勝衣道：「難怪。」

阮義道：「到別人來討債，他才知道這件事。」

沈勝衣道：「這個人，也未免太胡塗了。」

阮義道：「一個人年紀老了，自然就沒有年紀輕的時候那麼精明。」

沈勝衣道：「他今年有多老？」

阮義道：「已經六十。」

沈勝衣道：「他的妻子？」

阮義道：「以我看三十不到。」

沈勝衣搖搖頭，回問道：「他知道了又怎樣？」

阮義道：「妻債夫償，自然是想辦法還掉那筆債。」

沈勝衣道：「想到沒有？」

阮義道：「沒有，連屋子賣掉了也不够。」

他一頓接道：「正當他束手無策之際，一個老朋友突然派人來問他是否願意出讓那尊魔神像。」

沈勝衣道：「他得到那尊魔神像的消息，是否曾經洩漏出去？」

阮義道：「他說是沒有，不過他的妻子却是知道的。」

沈勝衣道：「他的妻子是否認識他那個朋友？」

阮義道：「認識，所以他懷疑是他的妻子洩漏了這個秘密。」

沈勝衣道：「他那個朋友出多少錢買那尊魔神像？」

阮義道：「黃金二萬兩。」

沈勝衣軒眉道：「那個朋友是必知道他仍然未發現那尊魔神像的秘密，所以才肯出這個價錢。」

阮義道：「毫無疑問。」

沈勝衣道：「除了他的妻子，又有誰知道他仍然未發現那尊魔神像的秘密。」

阮義道：「相信沒有了。」

沈勝衣道：「二萬兩黃金相信已足够他還債。」

阮義道：「而且還有一萬兩剩下。」

沈勝衣道：「他的妻子竟然欠下別人一萬兩黃金的賭債。」

阮義道：「事實是這樣。」

沈勝衣詫異的道：「任何人相信也不會讓一個那樣的女人欠下一萬兩黃金才去追討，這件事只怕另有蹊蹺。」

阮義道：「我也是這樣說。」

沈勝衣道：「他的妻子到底在什麼地方欠下了一萬兩黃金？」

阮義道：「在一個叫做葉大媽的女人家中，那個葉大媽的女兒也就是他那個朋友的妻子。」

沈勝衣道：「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圈套。」

阮義道：「嗯。」

沈勝衣轉問道：「除了那一萬兩賭債之外，他的妻子輸掉的有沒有一萬兩黃金之多。」

阮義道：「也有了。」

沈勝衣道：「現在他那個朋友既然願意以二萬兩黃金買下那尊魔神像，對他可以說並沒有什麼損失。」

阮義道：「所以他並不在乎，經過四年的研究，也找不到神像的秘密，他的心念已經開始動搖。」

他搖頭一聲歎息：「惟一痛心的就是知道娶着了一個那樣的妻子。」

沈勝衣道：「既然如此，還有什麼麻煩？」

阮義道：「他那個朋友要他親自將那尊魔神像送出。」

沈勝衣道：「這也是應該的。」

阮義道：「交易的日子是在半個月之後，可是他才答應，那尊魔神像在他手中的消息便已傳開了。」

沈勝衣恍然道：「江湖朋友知道這個消息，一定會動那尊神像的腦筋。」

阮義道：「這十一天以來，最少已有三批人乘他外出之際，偷進他家中大肆搜索。」

沈勝衣道：「有沒有搜出來？」

阮義道：「他收藏得很秘密，僥倖沒有，他們已決心在途中截刦。」

沈勝衣道：「交易地點，到底是在那裏？」

阮義道：「只要我們依時趕到鎮江城東北九里焦山下的枕江閣，他就會派人來接我們上船。」

沈勝衣道：「在船上交易麼？」

阮義道：「正是。」

沈勝衣忍不住問道：「他那個朋友到底是什麼人？」

阮義道：「水龍王。」

沈勝衣道：「這個人我聽過，據說原來是一個海盜首領。」

阮義道：「他是從來不肯承認，也沒有人能够證明這件事。」

沈勝衣道：「這大概因爲他做案從來不留活口。」

阮義道：「傳聞中他的確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

沈勝衣道：「聽說這幾年他的船都是在長江江上。」

阮義道：「不錯。」

沈勝衣道：「這個人也特別，據說他終年乘船在水上飄流，從來不肯踏上陸地，無論他要見什麼人抑或什麼人要見他，都是在他那艘船上。」

阮義道：「這次當然也不會例外，却有些奇怪。」

沈勝衣道：「奇怪什麼？」

阮義道：「壽南山家在江陰。」

沈勝衣道：「江陰城外，豈非就是長江。」

阮義道：「可是水龍王不和他在那裏交易。」

沈勝衣道：「的確有些奇怪。」

阮義道：「由這裏到鎮江要三天，這三天的路可不是容易走的。」

沈勝衣道：「因爲刦鏢的人都準備在路上下手？」

阮義道：「以我所知準備採取行動的就已有『天南三傑』，與及無極門的一個高手。」

沈勝衣道：「無極門的人也插手？」

阮義道：「日前，我險些就傷在他刀下。」

他歎息接道：「單就是這四個人已經不易對付，何況還有其他人？」

沈勝衣道：「壽南山是必已看出處境惡劣，是以將你請來。」

阮義道：「可惜我的武功並沒有他想像的那麼高强。」

沈勝衣道：「由江陰到這裏，需時一天。」

阮義道：「這一天我們經過的都是熱鬧的市鎮，大概是這個原因，一路都平安無事。」

沈勝衣道：「明天開始你要進入山區的了。」

阮義道：「我正在爲此担心，無意中却聽到了沈兄在這裏的消息。」

沈勝衣道：「你的意思是想我陪你們走一趟。」

阮義道：「想得很。」

沈勝衣道：「只怕我也應付不了那些人。」

阮義道：「只要沈兄答應去，事情一定會順利。」

沈勝衣道：「鎮江天下第一江山，我雖然到過一次，但因爲來去匆匆，並沒有好好的欣賞一下那附近的景色，這一次我會了。」

阮義道：「這三天，沈兄可有其他的事？」

沈勝衣道：「恰巧沒有。」

阮義道：「太好了。」

沈勝衣道：「壽南山現在在那裏？」

阮義道：「在客棧，雲來客棧。」

沈勝衣道：「你放心他一個人留在棧裏。」

阮義道：「那些人的目的在那尊魔神像，並不是在人。」

沈勝衣道：「聽你這樣說那尊魔神像現在是不在他身上了。」

阮義道：「嗯。」

沈勝衣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莫非在你身上。」

阮義點頭，敞開外罩長衫。

在他的左脅下赫然吊着一個包袱，由於那長衫寬大，外面完全看不出來。

他一面將包袱解下，一面道：「這是他的主意，他一路背着，寸步不離那個包袱，內裏只是一個不值錢的瓷菩薩。」

沈勝衣道：「這個人很聰明，料不到那些人的注意力是必因爲全集中在他那個包袱之上，料不到那尊魔神像是由你貼身携帶。」

說話間，阮義已經將那個包袱放在旁邊欄杆上道：「沈兄不妨就在這裏先欣賞一下這尊魔神像。」

沈勝衣道：「你已經問許壽南山？」

阮義點頭道：「他將那尊魔神像交給我，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希望我在這幾天之內，能够發現其中秘密。」

沈勝衣道：「你有沒有發現什麼？」

阮義道：「毫無發現，沈兄的見識在我之上，也許能够看出來。」

他說着將包袱打開。

一尊怪異的金像立時出現在沈勝衣眼前。

那麼金像也實在怪異，面目如人，張着嘴巴，仰天作長嘯狀。口中赫然長像老虎一樣，尖而鈎的牙齒，頭髮蓬亂，上面戴着一支玉勝，腰後還長着條豹子尾巴。

映着殘陽光影，金像閃閃生輝，也不知是否形狀的怪異之故，那種光輝竟彷彿隱藏着一種難言的邪惡。

沈勝衣細看了一遍，忽然笑了起來道：「原來是一尊西王母像。」

阮義道：「哦！」

沈勝衣道：「你看不出？」

阮義搖頭，方待開口，沈勝衣又問道：「壽南山四年多五年研究下來，難道也研究不出來。」

阮義道：「他只知道這是一個魔神像，至於是什麼魔神像，則並不清楚。」

沈勝衣道：「是麼？」

阮義連忙問道：「西王母怎會是這個樣子？」

沈勝衣問道：「你以爲是怎的樣子才對？」

阮義道：「傳說中的西王母，是雍容華貴，端莊美麗。」

沈勝衣道：「這是魏晉文人將她美化，本來却是這個樣子。」

阮義仍然面露懷疑之色。

沈勝衣道：「李商隱有一首瑤池的詩，你有沒有讀過？」

阮義搖頭。

沈勝衣於是漫聲輕吟——

瑤池阿母綺窗開，黃河歌聲動地哀。
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 × ×

瑤池是仙境，西王母是神仙，有關這些神話傳說，記載在中國歷史，流傳在中國民間，至少有兩千年以上。

因爲所有記載中，第一個看見西王母的周穆王，已經是兩千年前的人了。

竹書紀事上記載：「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只見西王母。」

周穆王東征南伐，終於在極西之地，會見了西王母。

再看漢武帝內傳，却是記載元封元年正月甲子，武帝在承華殿迎接西王母下降。元封元年距離穆王十七年就已經超過了一千年。

西王母見了周穆王，又見了漢武帝，莫說神仙永生不死，卽使見了漢武帝之後便死掉，也已有千歲高齡了。

是以這位西王母，便成了民間信奉至高的女神，而且是「壽母」的代表，提起「王母娘娘」，自然是「年高德劭」，老太太們死了，世俗照例就是送「駕返瑤池」四個字。

到底西王母是怎樣一個人物？又是怎樣的一尊神仙？

根據爾雅釋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註：「西王母在西」。）

這樣看，西王母就是國名。

然而根據穆天子傳：「吉月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

（註：「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又是人名了。

大概西王母就是周代極西邊境上的一個部落的酋長，以人名國，或以國名人，是一不是二。

如果照以上晉人郭璞注穆天子傳的說法，所謂西王母，就是一個面目像人，老虎牙齒，頭髮蓬亂，頭戴玉勝首飾，會喊會叫的一個怪物。

再根據山海經西山經的記載：「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三厲及五殘。」可見西王母除了老虎牙齒外，還長着一條豹子尾巴，是一個掌管瘟疫和刑罰的「怪神」。

從原始的資料來看，西王母到底是男是女，實在很難斷定。「勝」雖然是婦人首飾，但是在野蠻部落，男子也一樣可以戴首飾。

這位半人半獸，不知是男是女的西王母，大概是住在深山巖穴之中，經常有三隻青鳥輪流替她找尋食物，這就是山海經內北經所說的「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

由於西王母，玉勝，和青鳥都帶有女性的氣氛，自然就把西王母女性化了，又因爲災疫和刑罰都是有關人類的生命，而西王母既然可以奪取人的生命，當然也就可以賜予人的生命，所以一般人都相信西王母藏有不死靈藥，吃了可以長生。

「嫦娥奔月」的故事也就因此產生。

這又給李商隱帶來了一首好詩。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
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周穆王見西王母的時候，西王母是一副那麼猙獰的樣子，可是到漢武帝見她，却成了絕色的美人。

讀漢武帝內傳，你看西王母多漂亮。

「王母上殿，向東坐……文采鮮明，光儀淑穆……頭上垂髻，戴太眞晨嬰之冠……視之年可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眞靈人也。」

王母的侍女也是美女，好像董雙成就是。

當時她下降人間的排場也够偉大。

「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廷，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响，半食頃，王母至也，殿前有似鳥集，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惟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則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咸往殿下，王母惟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眞美人也！」

西王母這樣的一變，前後判若兩人。

這到底怎麼回事，根究還是不過是魏晉文人的把戲。

漢武故事和漢武帝內傳，是他們假託爲東漢班固所作，海內十洲記和述異經，也是他們假託爲西漢東方朔所作。

一個野蠻部落的酋長遂由此變成了神仙，一個醜怪的女人亦由此變成了美人！

這樣傳下去，影响可大了，一提起「王母娘娘」，一般人都以爲是一個年老而慈祥，而且駐顏有術，雍容華貴，端莊美麗的女人。

事實却到底事實，一個女人如果像眞的西王母娘娘那樣子，就算沒有一條豹子尾巴，蓬髮虎齒，已經够嚇人的了。

所以如果你是女人，如果有人尊稱你做王母娘娘，且莫高興！

但男人如果家有悍妻却不妨尊稱她做「王母娘娘」！這比較「母老虎」三個字，最低限度好聽得多了。

峽道遇伏　血戰脫圍

詩聽罷，阮義仍然是一面疑惑，苦笑道：「這首詩怎樣了？」

沈勝衣道：「由這首詩就可以知道，西王母這個人在周穆王的時候便已經有的了，有機會不妨翻閱一下穆天子傳與及山海經，翻閱過之後你就會知道西母王，應該是這個樣子。」

阮義道：「哦？」

沈勝衣連隨捧起那尊黃金魔神像，反覆仔細看了一會，道：「這樣的一個神，就叫做魔神亦無不可。」

阮義目光一落，道：「我拿着這尊魔神像已經研究了一夜，除了發現它的形狀是怪異一些外，始終看不出有何特別。」

沈勝衣道：「我也是看不出！」

他一笑接道：「壽南山研究了差不多五年也一無所得，又豈是你那麼一夜，我這樣隨便一看，就可以看出其中奧妙。」

阮義連聲道：「不錯不錯。」

沈勝衣將神像交回阮義道：「你現在收起來，到了雲來客棧，我們再仔細研究它。」

阮義接下將之包好，突然側首一聲輕叱：「誰躲在那裏。」他盯着樓梯那邊。

一個人頭應聲在梯口升起來，阮義回首一眼看見，脫口道：「是花豹。」

那個人就是天南三傑的老三，他縱聲大笑，兩三步走了上來，瞪着阮義道：「你這個小子倒也懂得說謊。」

阮義道：「我一個人自問打不過你們三兄弟，不說謊怎成？」

花豹搖頭道：「這樣說謊對你也沒有多大的好處，不過多活幾天。」

阮義道：「就只是幾天？」

花豹道：「你這樣作弄我們兄弟，現在除非乖乖的將那尊魔神像奉到我面前叩頭賠罪，我或者還會放你一條生路，讓你活長命百歲，否則今天你就死定了。」

阮義道：「現在你難道仍然不知道我是誰？」

花豹道：「我知道你是快劍阮義，與壽南山走在一起的人，我們豈會不先行查清楚你們的底細。」

阮義道：「如此你還敢口出狂言。」

花豹冷聲道：「你以爲我將你放在眼內？」

阮義冷笑。

花豹大笑接道：「你阮義如果眞的有幾下子，又怎會做一個縮頭烏龜？」

阮義道：「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個道理，你就是不懂。」

花豹道：「這種烏龜道理不懂得也罷了。」

阮義也不動氣，道：「你那兩個兄弟那裏去了！」

花豹毫不隱瞞道：「他們在雲來客棧監視。」

阮義道：「看來你們已經跟踪我們不少時候。」

花豹道：「半天也有了，就是都沒有機會下手。」

他大笑着又道：「大哥叫我跟踪你，只是想知道你又在弄什麼詭計，誰知道我這一跟，竟然大有收穫。」

他的目光落在那尊黃金魔神像之上，又笑道：「想不到神像原來就在你的身上，眞個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阮義道：「憑你一個人，就敢打這魔神像的主意。」

花豹道：「看你現在這樣子眞够神氣的，莫非——」

他瞟了沈勝衣一眼，才接道：「就因爲身旁多了這個懂得吟詩的朋友？」

阮義道：「我這位朋友並非只是懂得吟詩。」

花豹這才看見沈勝衣腰間掛着的長劍，道：「原來除了吟詩外還懂得用劍。」

阮義道：「所以，現在你最好趕快開溜。」

花豹道：「這句話應該我說才是，當然在你們離開之前，先得放下那尊黃金魔神像。」

阮義沒有放下，反而將神像包起來，掛在肩膀上。

花豹看在眼內，冷笑道：「看來我不動那支狼牙棒是不行的了。」

他反手從背負那個豹皮囊之中取出了一支長約莫四尺的短柄狼牙棒與及一支同樣長短的鐵棒。

然後他棒交右手，抵在那支狼牙棒的柄端一插一旋。

「喀叮」的一聲，那支狼牙棒就變成了八尺。

阮義的右手亦自移向劍柄。

沈勝衣突然將阮義按住，道：「在客棧外監視你們的只怕不止他們三兄弟，看見你離開，不難會採取行動，是以我們應該盡快趕回客棧去才是。」

阮義想想道：「對。」

沈勝衣接道：「是以這一戰必須速戰速決！」

阮義道：「沈兄的意思……」

沈勝衣道：「我來。」一步跨前。

阮義一聲：「好。」旁邊讓開。

花豹看見大笑，道：「你這個書獃子，也敢與我交手？」

沈勝衣淡笑道：「天南三傑，據說無一不是殺人如麻。」

花豹道：「你可是怕了。」

沈勝衣沒有回答，又問道：「你平生殺的人大概有多少。」

花豹道：「殺够了一百，我就沒有再計算了。」

沈勝衣道：「很好。」

花豹道：「什麼很好。」

沈勝衣道：「好像你這種人，死不足惜，我大可以放手殺你，如何不好。」

花豹一怔道：「你這個書獃子的胆子可眞不小。」

沈勝衣道：「本來就　小。」

花豹眼珠一轉，道：「你到底是那一個？」

沈勝衣道：「沈勝衣。」

花豹面色一變，突然又大笑起來，道：「沈勝衣又怎會是你這樣的一個文弱書生，不想你這個書獃子吟詩用劍之外，還

懂得嚇人。」

沈勝衣漠然一笑！

花豹環眼牛瞪，接喝道：「要命的滾開，否則我第一個打殺了你。」

沈勝衣沒有滾開。

花豹也不再多說，一個箭步搶前，狠牙棒「獨劈華山」兜頭疾劈。

他平生殺人無數，多殺一個在他根本就不算回事。

狠牙棒本來就是重兵器，他雙手更有驚人的膂力，一棒擊下，勢不可當！

沈勝衣也沒有當，騰身暴退，倒躍上了後面欄干。

他的後腦就像是長了眼睛一樣。

花豹狠牙棒隨後追擊，一挑一送斜裏劈下！

嘩啦的一聲，欄干盡碎，木片四射。

沈勝衣却已不在欄杆之上。

他身子矯捷如飛燕，縱身一拔丈高，凌空一折，同時拔劍，一劍劈下。

花豹也算手急眼快，雙手一提，狠牙棒迎向來劍。

錚一聲，劍劈在棒上。

劍勢雷霆萬鈞，可是一劈到棒上，竟輕得出奇。

沈勝衣連人帶劍被震的飛了出去！

花豹狠牙棒幾乎同時一轉，「橫掃千軍」！

這一棒當然掃空。

花豹回頭望去，就看見沈勝衣冷然站在丈外。

他盯着沈勝衣，道：「你眞的就是沈勝衣。」

沈勝衣道：「你可是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語聲一落，他身形一展，箭一樣射向花豹？

人未到，劍未到，劍氣已迫近眉睫。

花豹大喝一聲，狠牙棒飛舞。

沈勝衣的身形亦飛舞起來。

花豹一連十七棒，棒棒落空。

他的面上終於露出驚懼之色，手脚一慢，第十八棒還未掃出，沈勝衣已連人帶劍衝到面前。

花豹怪叫一聲，狠牙棒一沉，橫擋沈勝衣兩劍，「喀叮」的一分爲二，變成了兩支短兵器！

他右手狠牙棒，左手鐵棒，右打「雪花蓋頂」，左打「老樹盤根」。

沈勝衣身形飄忽，一閃再閃，閃出棒外，順勢一轉，人已在花豹身後。

花豹慌忙轉身，雙棒齊揮，攔腰向沈勝衣掃去？

他左手鐵棒才掃出一半，沈勝衣右手長劍已閃電般刺在他的左腕上。

叮噹一聲，鐵棒落地，花豹左腕一道血口，鮮血泉湧。

沈勝衣長劍一吐即吞，倒踩七星步，

花豹右手狠牙棒便自掃空？

一退又標回，沈勝衣左手長劍再吐出，刺向花豹的右腕。

花豹看在眼內。他一聲不响，右手狠牙棒一挑「呼呼」兩棒，交錯劈下。

沈勝衣人劍飄忽，棒未到，眨眼已飛退。

花豹追擊，連環六棒！

沈勝衣連退五步，身形突然一凝，不退反迫前，長劍一翻，架住了花豹的第六棒。

就以劍壓住狠牛棒，一擰腰，身形欺入，右掌印向花豹的胸膛。

花豹左掌急迎。

「叭」的雙掌交擊，花豹身形不動，沈勝衣連人帶劍飛了出去。

他飛燕也似繞着花豹轉了一圈——

花豹狠牙棒緊追擊下。

一擊再擊，三擊都落空，他出手雖快，怎也追不及沈勝衣的身形。

沈勝衣轉了一圈，身形便飄開，飄落在阮義身旁。

花豹沒有追過去。

他突然發出了撕心裂肺的一聲慘叫，身子烟花火炮般向前射出。

一道血環即時在他的腰部射了出來。

沈勝衣那一轉，手中劍已幾乎環腰將他斬成兩截。

他一射兩丈，撞碎了一道欄杆，衝過了瓦面，直往下墮落！

阮義不覺脫口道：「沈兄，好厲害一劍？」

沈勝衣淡然一笑，手一震，劍嗡的一聲龍吟。

劍鋒上的血珠龍吟聲中飛散。

× × ×

烟雨樓在城外，雲來客棧則在城內。

沈勝衣阮義入城之時，夜色深沉。

雲來客棧一帶，都燈火通明，光如白晝。

這個客棧正是在全城最熱鬧的街道旁邊。

客棧對面有一間酒家。

花龍花虎兄弟就坐在酒家二樓臨街的一副座頭之上。

桌上有酒，手中有杯。

他們只是偶然呷上一口，眼睛老盯着對面雲來客棧。

一壺酒，他們竟喝了大約兩個時辰。

沒有人敢胆干預他們。

花虎的一雙流星錘就放在脚旁。

西瓜般大小兩個流星錘，上面嵌滿了鋒利閃亮的尖刺。

連接那兩個流星鐵鎚的鐵鍊，亦有兒臂般粗細。

這樣的一對流星鎚，沒有幾百斤的氣力，眞還使不動。

花龍那支三尖兩刄刀，亦放在桌上，燈光下，閃爍着令人看見心悸的寒芒。

酒樓的掌櫃夥計當然都看出這兩個是惡客，開罪不得。

花龍花虎也沒有理會他人。

他們只關心一個人，一樣東西。

——壽南山與那尊黃金魔神像。

客棧之內雖已佈下眼綫，可是他們仍然不放心。

他們一面喝酒，一面對過路的女人評頭品足，倒也不覺得時間難過。

阮義一回來，他們就發覺。

花虎第一個看見，道：「姓阮的回來了。」

花龍道：「他後面可見三弟。」

花虎探頭窗外望了一眼，道：「還未見。」

花龍道：「等一會見到三弟一問，便知道姓阮的去些什麼地方了。」

花虎道：「嗯——」

後面的說話尙未接上，他突然發現阮義抬頭望來，連忙將頭縮回去。

阮義却已經看見。

他是因爲從花豹的口中知道，花龍花虎在客棧之外監視，一回到客棧門外，自然就抬頭張望。

一望就望見了花虎。

他想了一想，突然高呼道：「花虎，你那位三弟回不來了。」

花虎聽說一怔，縮回的頭，又伸了出去，對座的花龍不由亦伸頭外望。

阮義一見大笑道：「花龍也在麼？」

花龍脫口問道：「我三弟在那裏？」

阮義道：「他在城北郊烟雨樓外等你們。」

花龍冷笑一聲，道：「你又在弄什麼詭計。」

阮義道：「你不信就算了。」

花龍冷哼一聲。

阮義接道：「不過你們去找他切莫忘了帶一樣東西。」

花龍道：「什麼東西？」

阮義道：「棺材！」

花龍面色一變，花虎厲聲問道：「你將我三弟怎樣了？」

阮義沒有回答，轉身起步，走入雲來客棧。

花虎俯身抄起地上的流星鎚，便待越窗躍下去，却給花龍伸手按住。「不要妄動。」

花虎道：「我下去問他一個清楚。」

花龍道：「這如果是事實，他已經說得够清楚的了。」

花虎搖頭，道：「就憑他能够殺死三弟？」

花龍道：「你沒有看見，他身旁還有一個人。」

花虎道：「我看見。」

花龍道：「阮義兩天前看見我們，惟恐我們知道他是那一個，現在却敢胆這樣對我們說話，必有所恃。」

花虎說道：「難道就是他身旁的那個人？」

花龍道：「如果我看的不差，那個人必然是一個高手。」

花虎冷笑道：「二對二，我們並不吃虧。」

花龍道：「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先弄清楚三弟的生死。」

「我這就走一趟烟雨樓。」

「我與你一齊去。」

「不怕這又是他的詭計，藉此將我們騙開，好得上路？」

花龍「哼」一聲，道：「就讓他再騙一次又何妨，我們已佈下眼綫，何愁不知道他們的去向。」

他連隨一拍桌子，大喝道：「小二看賬！」

一個店小二連忙走了過來。

花龍不等他走近，丟了一錠銀子在桌上，身形驟起，穿窗掠出，直落街心。

花虎雙手一振，流星鎚「呼」的脫手飛出了窗外，身形跟着穿窗竄出。

流星鎚還未落到地面，他人已落地，一抬手，便又將流星鎚接在手中。

花龍已經將繫在樓外的坐騎拉過來。

兄弟倆於是縱身上馬，飛馬向城外奔去。

× × ×

阮義一入客棧，立即笑顧沈勝衣道：「他們兄弟必定會趕去城北烟雨樓一看究竟。」

沈勝衣道：「這又怎樣？」

阮義道：「我們若是在這個時候起程，就可以暫時擺脫他們的追踪。」

沈勝衣道：「幾年不見，你比以前精靈多了。」

阮義道：「江湖險惡，不是如此，以我的武功，再多兩條命也早已沒有了。」

沈勝衣道：「花家兄弟可也是老江湖，他們即使一齊趕去烟雨樓，在附近也必定會作好安排。」

阮義道：「這也是意料中事。」

沈勝衣點頭，說道：「先見壽南山再說。」

阮義道：「我們在這裏要兩個房間，玄字一號我住，他則是住在玄字二號。」

沈勝衣道：「那邊走才是？」

阮義道：「這邊。」

也就在這下子，一個夥計過來招呼道：「阮爺回來了。」

阮義認出那是負責招呼玄字號房間的夥計，便問道：「那位壽爺可有外出？」

「沒有。」答覆得很肯定。

阮義又問道：「那麼，可有人來找壽爺？」

「也沒有。」

阮義道：「很好。」

那個夥計道：「阮爺，你是否有什麼吩咐？」

阮義搖頭道：「現在沒有。」

那個夥計道：「有的話，只管吩咐小的做。」

阮義道：「你好像叫做花老七。」

那個夥計連連點頭。

阮義忽然笑一笑，道：「你們姓花的倒是人多勢衆。」

花老七一聲：「是。」又轉口道：「不是。」

阮義笑道：「我需要人用的時候再叫你。」

花老七連聲「好。」忙退下。

阮義走前幾步，又笑顧沈勝衣。道：「這個夥計，相信就是花家兄弟佈下的眼綫。」

沈勝衣頷首道：「幸好只是姓花，花家兄弟也只有龍虎豹三兄弟。」

阮義道：「否則他們兄弟就只是到老七爲止，也够我們頭痛的了。」

沈勝衣一笑。

× × ×

玄字號房在西院。

西院只得八個房間，比較清靜。

阮義走到一號房間門前，道：「我住的就是這個房間。」

沈勝衣道：「我看到那個門牌了。」

阮義隨手一推房門。一推竟不開。

「奇怪。」阮義用力再推。

也是推不開。

沈勝衣道：「門顯然在內關上了。」

阮義屈指往門上連敲兩下，振聲道：「誰在裏面？是否壽兄？」

沒有人回答，房中毫無聲息。

沈勝衣突然伸手，抵在門縫上一登，「喀」一聲，門閂硬硬被他震斷，兩扇門戶左右打開。

阮義手握劍柄，衝了入去。

房中沒有人。

阮義目光一轉，道：「所有的東西都變了位置。」

沈勝衣道：「床好像也沒有例外。」

阮義道：「也沒有。」

沈勝衣目光一落道：「地上的磚頭很多給撬起了。」

阮義苦笑道：「只是沒有將這個房間拆掉。」

沈勝衣道：「搜查這個房間的是一個老手。」

阮義點頭道：「房中能够收藏東西的地方他顯然都搜過了。」

他伸手一摸掛在脅下的那尊黃金魔神像道：「幸好這尊神像我是帶在身上。」

沈勝衣目光轉向對門一扇打開的窗戶道：「窗外是什麼地方？」

阮義道：「是一個小院子，種有幾棵芭蕉樹。」

沈勝衣道：「進出倒是方便得很。」

阮義搖頭道：「我的房間也弄成這樣，壽兄的……」

他面色突然一變，忙退了出去。

沈勝衣退得更快，一退出房外，他立即掠到玄字二號房間的門前，一手抵在門上！

這道門也是在內關上了。

沈勝衣一聲不發，運起內功將門閂震斷！

門打開，一股淡淡的異香迎面飄來。

沈勝衣何等經驗，立即閉住了呼吸。

阮義一旁也嗅到了，失聲道：「不好，是迷香！」

沈勝衣輕索一下，雙袖一拂，道：「這迷香已經將近完全發散，對我們沒有作用的了。」

他旋即舉步跨進房內。

這個房間比阮義那個搜索的更澈底，一扇窗戶亦是被打開。

一個老人仰倒在房中一張椅子之上。

沈勝衣走到老人身旁，伸手一探他的鼻息，再按他的心胸。

阮義反手將門關上，走了過來，道：「怎樣了？」

沈勝衣放開手，道：「只是中了迷香昏倒，並沒有生命危險。」

阮義道：「身上也好像沒有受傷。」

沈勝衣道：「沒有。」

阮義道：「對方的目的，果然只是在奪那尊魔神像。」

沈勝衣道：「他就是壽南山？」

阮義道：「正是。」

沈勝衣道：「看樣子，已不止六十歲了。」

阮義道：「大概是因爲那尊魔神像傷透了腦筋，這幾年，他老得特別厲害。」

沈勝衣「哦」的一聲，道：「你去打一盆冷水來。」

阮義點頭轉身。

沈勝衣連隨走過去，將其餘的窗戶都打開來。

吹一下冷風，好受得多了。

× × ×

敷過了冷水之後，壽南山漸漸的恢復了知覺。

他醒來四望一眼，苦笑了起來。

好像他這種老江湖，又豈會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苦笑着他目注沈勝衣，道：「這位想必就是沈兄？」

沈勝衣道：「正是沈某。」

壽南山坐正了身子，道：「能够請到沈兄來帮忙，我實在高興得很，請坐。」

沈勝衣道：「壽兄不必客氣。」

壽南山欠身欲起，沈勝衣伸手按住，道：「壽兄還是先歇歇的好。」

沈勝衣的手還未伸

因爲他的腰尚在發軟。

他不由歎了一口氣，道：「我也是老江湖的了，竟然被人用迷香迷倒，這若是傳出去，老朋友們聽到，準笑掉牙齒。」

沈勝衣道：「壽兄當時完全不覺。」

壽南山點頭道：「小阮出去之後，我坐在桌上這張椅子上，正想喝杯茶，忽然間一陣強烈的睡意襲來，不覺就闔上眼睛睡……睡着了。」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老手到底是老手。」

壽南山道：「幸虧他目的不是在殺我，否則就算再多兩條命現在也沒有了。」

他突然省起那尊黃金魔神像轉顧阮義道：「小阮，那尊魔神像怎樣了。」

阮義笑道：「王母娘娘庇佑，總算平安。」

壽南山一怔，道：「這與王母娘娘何干？」

阮義道：「沈兄方才已看過那尊金像，他說那就是西王母。」

壽南山道：「西王母怎麼會是那個樣子？」

阮義道：「有古書爲證。」

壽南山忽然大笑起來，道：「怪不得那些讀書人老是說將老婆當做王母娘娘來拜了。」

阮義笑道：「他們未必都是因爲知道王母娘娘本來是這副樣子。」

壽南山問道：「沈兄是否亦已看出神像的秘密所在？」

沈勝衣道：「尚未看出。」

阮義道：「也沒有時間細看。」

壽南山道：「哦？」

阮義道：「『天南三傑』的花豹追踪我到了烟雨樓，看見那神像便要搶奪。」

壽南山追問道：「結果怎樣？」

阮義道：「他死在沈兄劍下。」

壽南山回對沈勝衣一揖，道：「辛苦沈兄了。」

沈勝衣淡笑道：「我殺他，完全是因爲他平日無惡不作。」

壽南山道：「花龍花虎知道，一定不肯罷休。」

沈勝衣道：「不肯罷休，豈止他們兩人。」

阮義接道：「我們担心這裏也有事發生，所以立即趕回來。」

壽南山道：「却仍然回晚了。」

阮義道：「幸好壽兄並沒有受傷。」

壽南山道：「人走好運，是必一路福星。」

阮義轉過話題道：「進來搜索的看來並不是花龍花虎二人。」

沈勝衣道：「無論是誰，遲早必會再來。」

壽南山目光轉落在那邊床上，道：「我們那一個小把戲也玩不下去的了。」

那邊床上放着一個包袱。

包袱被撕開，放在裏面的是一尊瓷菩薩，亦已被擊碎。

壽南山一路上就是背着這個包袱。

阮義笑顧道：「也幸好那個包袱，否則我早已成爲衆矢之的，未見到沈兄，命就沒有了。」

一頓他問道：「壽兄，我們就現在上路如何？」

壽南山往窗外望了一眼，道：「這裏雖然不大安全，其他地方相信也不會好到那裏去，況且現在已入夜，還是歇宿一宵，明天再起程。」

阮義道：「花龍花虎就在對面杏花閣監視着我們出入，方才我看見他們，已隱約透露給他們知道花豹死在烟雨樓，他們必會走去一看究竟，我們現在起程，最低限度可以暫時擺脫他們。」

壽南山道：「他們遲早會追上來，三對三，我們並不吃虧，何不就此了斷？」

阮義道：「在打那尊神像主意的並非只是他們兄弟，其他的人現在是必一旁虎視眈眈，一見我們與他們兄弟動手，難保誰會混水摸魚，甚至與他們兄弟聯手對付我們，到時候，腹背受敵，可够我們頭痛的。」

壽南山道：「也是道理。」

阮義接道：「相反我們夤夜趕路，他們即使早有準備，立即隨後追來，亦不難被我們個別擊破。」

壽南山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

他轉顧沈勝衣道：「我們即使立刻動身也不要緊，問題在沈兄……」

沈勝衣道：「我在城西平安客棧的房間內只有一個簡單的包袱，經過的時候進去拿回，順便結賬就是了。」

壽南山再沉吟一下，道：「那麼我們就立刻起程，小阮——」

阮義不待吩咐，道：「我這便出去準備馬車。」轉身走過去開門。

壽南山回對沈勝衣道：「沈兄且坐下休息片刻。」

沈勝衣坐下，忽然道：「壽兄是家在江陰？」

壽南山頷首，道：「小阮想必已跟沈兄說過了。」

沈勝衣道：「江陰城外就是長江，壽兄其實可以僱船沿江而上。」

壽南山道：「我最初也有這個打算，是到岸邊看過了之後，才改走陸路。」

沈勝衣道：「什麼原因？」

壽南山道：「那裏泊着不少船隻，小阮與我還未走近去，就已有幾個船家走過來問我們是否要僱船，其中一個居然說到鎮江只收我們十兩銀子。」

沈勝衣道：「這個人顯然已被人收買了。」

壽南山道：「否則如何知道我們是去鎮江？」

沈勝衣道：「如此，的確是走陸路爲妙。」

壽南山道：「可不是，風波險惡，而且小阮與我都是旱鴨子，船一翻，便得任憑處置。」

沈勝衣想想，笑道：「小阮平生最害怕的就是水，莫說翻船，只要那艘船搖幌多幾下，只怕他已經任憑處置的了。」

壽南山亦笑道：「我也是的。」

沈勝衣道：「不過到了鎮江，還是要上船的。」

壽南山點頭道：「不錯，上水龍王的船。」

他歎了一口氣，又道：「却是無可奈何。」

這句話出口，他彷彿又蒼老了一年。

× × ×

拂曉。

馬車奔馳在山道上。

再過三里，出了山道，阮義才將馬車停在道旁一棵大樹下。

他長吁一聲，一拍雙手，縱身下了車座道：「我們就在這裏休息半個時辰。」

語聲甫落，沈勝衣已推開車門，走出車廂，道：「最少要休息一個時辰。」

阮義一望拉車的兩匹馬，道：「也好，我與你交替駕車，所以並不覺得累，兩匹馬再不好好休息一下，再跑只怕就會倒下。」

他連隨拔劍出鞘，插在地上，道：「

劍投在地上的影子與劍同樣長短之時，我們才繼續上路如何。」

沈勝衣道：「最好不過。」

阮義一伸懶腰，道：「我們馬不停蹄的奔了一夜，够那些人追的了。」

沈勝衣搖頭一笑道：「你看來路。」

阮義回頭望去，只見一騎人馬遠遠的立在他們的來路之上。

馬是白色，人是黑色，因爲相距太遠，根本看不到那個人的面目。

他好像發覺阮義回頭望來，策馬奔入了旁邊的小路。

阮義不禁擊掌道：「好小子。」

沈勝衣道：「由我發覺到現在，他已經跟踪了我們約莫兩個時辰了。」

阮義道：「這樣說，他在我們離城的時候，只怕已經在後面跟踪。」

沈勝衣道：「跟踪的技術却還未到家，若非深夜趕路，相信我們離城的時候已發覺。」

阮義道：「如此這個人若非新手，可能就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

沈勝衣道：「昨日迷倒壽兒，搜查你們房間的人看來不會是他。」

阮義說道：「莫非是無極門的那個高手？」

沈勝衣道：「希望就是了，否則我們又要多應付一撥人。」

壽南山推窗探頭出來，大笑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們不採取行動，就由得他們跟踪，我們只管休息，養足精神，準備隨時應戰！」

沈勝衣阮義一笑點頭。

× × ×

同日黃昏，馬車駛入常州，駛到袈裟塔下。

阮義突然將馬車停下，道：「我們就在這座袈裟塔下過一夜如何？」

壽南山推窗一望，笑道：「你不怕深夜和尚的鬼魂唸經吵耳？」

袈裟塔是一座葬和尚的小寶塔，宋朝將亡之際，常州的和尚自動組織僧兵，抵抗元寇，壯烈殉國，如山白骨，就是埋在這座寶塔下。

阮義搖頭道：「我們在這兒過夜只有清靜，那些人只道我們是住在客棧，怎會想得到我們竟然……」

沈勝衣車廂內突然截口道：「你先望一眼左邊路口才好說下去。」

阮義如言望去。

那個騎着白馬的黑衣人赫然就在那邊路口。

阮義一怔道：「拂曉出現過之後，一直都不見他再隨後跟踪，怎麼……」

沈勝衣道：「到常州並不止一條路，他顯然已知道我們必定會經過這裏。」

阮義道：「一路不見人本來以爲只是偶然巧合，他並非跟踪我們的了。」

沈勝衣道：「現在你是否還願意在這座塔下過夜。」

阮義苦笑一聲，道：「如此我寧可到天寧寺投宿了，最低限度，那兒的和尚全都是人。」

壽南山道：「聽說那兒的素菜燒得相當好。」

沈勝衣道：「那兒的和尚也不錯。」

他說的是事實。

常州的天寧寺，可以說是江南最大的古刹，殿宇宏麗，設置精雅，寺裏的和尚據說開寺以來，歷代都是做工種菜，自食其力。

這種好寺院的確不多，這種好和尚亦是少有。

× × ×

第二天，大清早馬車便已離開常州。

正午時分，馬車來到了一片樹林的前面。

一條道路穿林而過。

阮義驅車直入。

× × ×

那條道路寬闊適中，可以並排駛得過兩輛馬車。

道路並不是直通到底，需要轉折兩個彎。

第一個彎通行無阻，第二個彎轉彎三丈的地方却堆起十多株樹木。

都是從道旁斬下來，堆放在那裏，截斷了去路。

樹堆之上，冷然坐着天南三傑的老大花龍！

他正在用一塊白布擦着那支三尖兩刃刀。

一次又一次，擦得很小心，好像怕那支三尖兩刃刀之上沾上了灰塵，殺起人來，不够俐落。

車馬聲已近，他仍然低頭擦着兵刃，動作却是越來越慢，突然停頓！

一輛馬車剎那出現。

× × ×

馬車一轉彎，阮義就看見那堆樹木與及坐在上面的花龍。

他立即勒馬收韁。

馬車仍然衝前兩丈。

花龍即時在樹堆上站了起來，盯着阮義，眼中佈滿了紅絲，充滿了仇恨！

目光一閃，他手中白布飄落，刀光一閃，他身形飀的飛出，三尖兩刃刀凌空斬向阮義。

幾乎同時，呼呼兩聲，兩個流星鎚從左邊樹林射出，擊向車廂！

阮義看在眼內，大驚失色，一聲：「小心！」拔劍出鞘。

「心」字甫落，「轟隆轟隆」兩聲巨響，車廂被流星鎚擊碎，木片四射！

拖車的兩匹馬受驚狂嘶，一匹人立而起，馬車不由一歪。

阮義吃驚未已，花龍的三尖兩刃刀便到了！

他舉劍急架，「噹」一聲，連人帶劍給花龍那一刀震下了馬車。

他的內力修爲本來就比不上花龍，那剎那馬車的一歪便影响他脚步，一個踉蹌，這樣如何不給花龍一刀震下來。

着地一個翻滾，他便已穩住了身形，花龍的刀亦已追踪劈下！

刀快如風，一劈就是十六刀！

阮義的劍更快，封擋十六刀，連隨回刺十六劍，居然將花龍迫退了三步。

花龍冷笑一聲，道：「快劍果然名不虛傳！」

這句話加起來才只是八個字。

等到他這句話說完，阮義已又向他刺

出了十劍！

他擋了七劍，退了三步，突然一聲尖嘯，回刀反攻！

這一次刀更快，刀上的力道最少重了一倍，一刀劈出，刀風激盪。

阮義連接三刀，握劍手腕震的有些麻木。

第四刀他不接了，倒踩七星步，身形飄忽，劍勢亦飄忽起來。

花龍冷笑揮刀，左一刀，右一刀，左右交替，連劈二十四刀，便將阮義的身形迫死！

他的刀勢連隨一轉，一刀迎頭劈落。

這一刀阮義不得不硬接！

錚的劍被刀劈開，刀勢未絕，斜裏急落。

嗤的裂帛一聲，血光崩現。

阮義的左肩連衣服被刀削下了巴掌大小的一片肌肉。

包着那尊神像的那個包袱立時從他的左脅下掉了下來。

那一刀已同時將包袱削斷。

包袱落地，半截神像從包袱的一端斷口跌出來。

花龍眼利，一見大笑道：「原來在你身上。」

大笑聲中，三尖兩刃刀又是十六刀急劈。

一刀比一刀狠，顯然，想盡快砍倒阮義。

阮義緊咬牙齦，硬接十六刀，半步也不肯離開那尊神像。

論出手身形之迅速，他雖然比不上沈勝衣，却是在花龍之上，但若論內力修爲，花龍却是勝他一籌。

他這樣無疑就是捨長取短，十六刀硬接下來，他已被花龍的刀震得搖風擺柳，血氣浮湧！

花龍看在眼內，刷刷刷刷，四刀緊接劈出！

第一刀劈歪了阮義的劍，第二刀已將劍勢斷，第三第四刀，先後劈向阮義的胸膛！

阮義只有後退，一退三步。

花龍迫前三步，左手一探，抓向地上的黃金魔神像。

也就在這時候，半空一聲暴喝，一條人影凌空撲落！

寒光一閃，三尺長的一支軟劍毒蛇一樣刺向花龍的左手！

花龍急忙縮手，右手一翻，三尖兩刃刀回斬來人右腕！

刀才斬出一半便已被軟劍截下！

那個人亦是右手一翻，手中軟劍幾乎同時哧的彈起來，截住了花龍的刀。

花龍目光一閃，道：「壽南山，你來得好！」

來人正是壽南山，他身上衣服破裂了好幾處，皮肉也被擦損了好幾處，但都是輕傷，冷冷的應道：「當然好。」

花龍道：「花虎那兩鎚打你不死，也算你命大！」

壽南山冷聲道：「壽比南山，如何不大？」

花龍道：「你那個保鏢的命，居然也大得很。」

壽南山道：「我都死不了，他又怎會死得了。」

花龍道：「你就放心他一個人留在那邊。」

壽南山道：「相反的，只有他對我們不放心。」

花龍忍不住問道：「你那個保鏢到底是誰？」

壽南山道：「原來你們不認識他，難怪死了一個花老三，還敢打那尊魔神像的主意。」

花龍一皺眉，道：「花虎是死在他的手？」

壽南山截口道：「這是事實。」

花龍瞪眼道：「他……」

壽南山截口道：「儘管素未謀面，對於他的姓名，我敢說你們不會陌生。」

花龍不耐 的說道：「到底他姓甚名誰上？」

壽南山道：「他姓沈，名勝衣！」

花龍渾身一震，如遭電殛。

一聲慘叫即時劃空傳來！

是花虎的慘叫聲！

× × ×

車廂碎裂，木片四射，兩個流星鎚去勢未絕，直飛入車廂之內！

沈勝衣臨敵經驗何等豐富，馬車一停下，便知道有事發生，耳聽風聲有異，一個身子已向前伏倒！

他正是坐在流星鎚擊來的那邊。

車廂被擊碎之時，他已經滾身車門之下，一肘將門撞開，躍了出去！

壽南山坐在沈勝衣對面，一個身子同時旁邊一縮！

流星鎚雖然擊入車廂，並沒有擊中他，四射的木片倒有不少射在他的身上！

他連隨拔起了身子，雙拳齊出，「砰」的將車頂擊飛，人亦跟着飛了出去！

× × ×

花虎雙鎚乘機突襲，出其不意，車廂中的兩人最少可以擊殺一個，可是車廂一碎，兩人就從車廂中飛出來，而且不像已受傷，不由得心頭一凜！

他的一雙手却沒有停下來，手一挫，收回雙鎚，身一縱，躍出林外，雙鎚差不多同時再次擊出，左擊壽南山，右擊沈勝衣！

沈勝衣身形一落一起，偏身又射出一丈！

花虎接來那一鎚雖快，還是追不上他的身形。

壽南山人在半空，「霍」的一個觔斗，亦將向他擊到的那一鎚閃開，落在馬車後面，右手腰間一探，抽出了一支軟劍。

沈勝衣的劍亦已在手。

花虎脚步慢移，雙鎚一吞一吐，第三次擊出！

壽南山軟劍「颯颯」一幌，身形却還是飛身一旁閃開。

他當然知道手中軟劍，擋不了那個流星鎚。

沈勝衣也沒有硬擋，身形一閃，又再旁移半丈，突喝道：「這裏交給我，壽兄過去助阮兄一臂之力。」

壽南山一聲：「好！」出口，「呼」的一流星鎚已向他擊到！

他閃身一避，連隨翻身倒躍出丈外。

沈勝衣那邊亦已同時閃開一流星鎚，花虎一收鎚，他的身形就射出，竟然追在那個流星鎚之後，射向花虎！

一給他迫近，花虎那個流星鎚便無法發揮威力了。

這一點花虎當然也知道，原是準備追擊壽南山的左手那個流星鎚立時改向沈勝衣飛去。

沈勝衣看在眼內，迫前的身形驀的倒退。

花虎左鎚落空，右鎚已又飛出！左右雙鎚，連環飛擊，「呼呼呼呼」就是四鎚！

沈勝衣身形飄忽，上下左右，一一閃開！

花虎驚訝之極，他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遇上一個人，能够如此輕鬆閃開他那風雨流星鎚的連環飛擊！

忍不住問道：「你到底是誰？」

「沈勝衣！」

花虎面色一變，說道：「那一個沈勝衣？」

「以我所知，叫做沈勝衣的人仍然是只得我一個，到現在爲止，江湖上仍然是只得我一個！」

「怪不得能够如此從容躲開我的連環飛鎚。」花虎的語聲突然一沉，「花豹想必就是死在你的劍下了？」

沈勝衣道：「正是！」

花虎瞋目大喝道：「償命來！」流星鎚連環飛擊！

這一次他的出手更快。

沈勝衣左閃右避，連退八步，才躲開花虎的連環十二鎚。

他好像並不知道自己已退到那邊樹林之前，再退後背就得挨上一株樹幹。

花虎却看在眼內，雙鎚不停，「呼呼」的又是兩鎚飛擊！

也就在那刹那，沈勝衣的身形突然的上拔起來。

一拔兩丈！

雙鎚從他脚下飛過，重擊在兩株樹幹上。

「喀勒」先後兩聲，樹幹相繼斷折倒下！

花虎連忙收鎚，左鎚先收，右鎚收回之時，左鎚已又擊出！

右鎚也跟着凌空飛擊沈勝衣！

沈勝衣的身形方開始落下，雙鎚便到了！

他人在半空，要閃避這兩鎚實在不容易，可是他只是一擰腰，花虎的雙鎚便從他的前胸後背三四寸之處飛過。

鎚風激起了他的衣衫，却傷不到他的皮肉！

雖非間不容髮，壽南山若是仍然在一旁，只怕得替他捏一把冷汗。

這判斷何等準確，這胆量又是何等驚人。

花虎不由脫口一聲：「好！」雙臂陡錯，兩個流星鎚半空中相撞！

沈勝衣即時一個「風車大翻身」，凌空疾翻了出去。

他身形才翻出，兩個流星鎚便已相撞，「轟」的一聲，震耳欲聾！

沈勝衣若是仍然在當中，這下子難免就血肉横飛！

花虎雙鎚一擊空，連隨又左右收回。一收即發，左右交替，連環十二鎚！

沈勝衣仍在半空，身形如飛，颯颯一翻再翻三翻，左閃三鎚，右閃五鎚，倒縱再閃四鎚，左手劍也就在倒縱那刹那脫手飛出。

劍飛如流星，迅速而輝煌！

花虎冷不提防，劍光入眼，才升起閃避這個念頭，劍尖已飛入胸膛！

劍從前胸入，後胸出，鮮血飛激！

花虎慘叫一聲，仰天倒地！

仍然飛舞在半空的一對流星鎚亦相繼墮地！

× × ×

慘叫聲入耳，花龍不由得面色大變，身形陡動！

他一動，阮義壽南山亦動。

壽南山軟劍一挑，刺向花龍的左腰，阮義長劍斜出，削向花龍的右膀。

花龍大喝一聲，偏身閃右劍，三尖兩刄刀一翻，同時將左劍封開，連隨起右脚，一脚將地上那尊黃金魔神像踢向旁邊樹林，身形亦自向那邊樹林射去。

壽南山阮義雙劍追擊。

嗤嗤的裂帛聲响，花龍的後背裂開了兩道血口，却只是輕傷，無碍身形！

壽南山阮義兩劍截不下花龍，急追。

花龍一個起落，落在黃金神像之旁，一手抓起那尊神像，身形又展！

這一片樹林連綿數十里，他若是逃入深處，要找他就難了。

壽南山阮義也知道這一點，緊追在花龍身後。

花龍的輕功也算高强，身形展動，樹木中穿插，眨眼之間，人已在三丈之外。

突然停下。

壽南山阮義只道他又在弄什麼詭計，身形不覺都慢了下來。

花龍的身子即時倒下，咽喉處血如泉湧！

在他旁邊一株樹幹的後面幾乎同時轉出了一個幪面黑衣人，手中一支長劍，鮮血點滴。

毫無疑問，就是他出其不意，一劍刺入了花龍的咽喉！

只一劍就將花龍刺殺！

這個人的劍術不可謂不快的了。

這個人，又是誰？刺殺花龍，目的何在？

是否又爲了那尊黃金魔神像？

× × ×

花龍人倒地，那尊黃金魔神像亦脫手墮地。

黑衣人並沒有彎身拾起來，冷冷的一瞥花龍，突然轉身奔出去。

壽南山阮義怔住在那裏。

黑衣人的刺殺花龍，竟然不是爲了奪取那尊黃金魔神像，這實在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他們旋即聽到了馬蹄聲。

循聲望去，就看見那個黑衣人騎着一匹黑馬，奔入樹林深處。

他們正在奇怪，後面突然有人問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一驚回頭望去，原來是沈勝衣。

阮義呼了一口氣，道：「花龍搶了那尊魔神像走到這裏，那株樹後，突然閃出一個黑衣人，一劍將他刺殺！」

沈勝衣一哦，道：「那個黑衣人，又是誰？」

阮義道：「他幪着臉龐，看不到相貌，不過看他的身材動作，並不是無極門那高手。」

沈勝衣道：「那麼是一路跟踪我們的那個人？」

阮義道：「也不像，而且他騎的是一匹黑馬。」

沈勝衣一笑道：「馬是可以換過一匹的。」

阮義道：「他並沒有奪取那尊魔神像，一殺花龍，立即離開。」

沈勝衣不由亦奇怪起來。

壽南山說道：「也許，他是花龍的仇人。」

沈勝衣淡然道：「也許。」

壽南山目光落在沈勝衣滴血的劍上，道：「沈兄已殺了花虎？」

沈勝衣點頭，轉顧阮義道：「阮兄的傷勢怎樣？」

阮義道：「皮肉傷，不要緊。」

沈勝衣說道：「還是先將傷口紥上的好。」

阮義一面撕下衣襟，一面道：「我們也得盡快離開這條路。」

沈勝衣道：「兩邊樹林敵人容易埋伏，的確最好盡快離開。」

壽南山過去執起那尊魔神像，道：「那輛馬車我看還可以用。」

沈勝衣笑道：「可以，路上却莫要遇着風雨才好。」

壽南山道：「這個時候的雨水比較少，不過亦不是完全沒有，要看我們的運氣了。」

阮義道：「我們的運氣到現在都還算不錯。」

沈勝衣道：「却也不見得怎樣好，你已經負傷，我們現在且必須先花一番氣力，搬開攔阻住去路的樹木。」

壽南山道：「但我們現在總算都還有氣力可花。」

沈勝衣一笑。

壽南山亦自笑了起來。

笑得並不怎樣開心，眼瞳之中隱約有三分憂慮，七分疑惑。

× × ×

又是正午。

馬車駛入了一個峽谷。

兩邊是險峻的山坡，寸草不生，一片蕭殺。

風很大，吹起了沈勝衣的披肩散髮，他小心駕駛着馬車，一眼關七。

壽南山阮義坐在破爛的車廂中，一眨也不一眨的瞪着兩邊山坡。

這條路比昨日那條路更危險，不用沈勝衣關照，他們亦知道必須小心。

車駛前六丈，阮義忽然道：「山坡上並沒有人。」

壽南山接道：「這個峽谷看來也沒有什麼，靜得很。」

沈勝衣道：「就是太靜了……」

話口未完，轟轟隆隆一陣亂响，大大小小無數石塊從山坡上滾下，堵住了峽谷的入口。

沈勝衣「哈哈」暴喝，揮鞭擊馬，驅車飛馳！

峽谷並不怎樣長，也並不曲折，遙遙已看見那邊出口。

可是馬車才衝出三四丈，前面七八丈之處，又是轟隆隆一陣亂响，石塊滾下。

沈勝衣急將馬車勒住。

即時一下竹哨聲响，兩邊山坡之上，冒出了三四百個頭紥紅巾，身穿黑衣的大漢。

阮義一見脫口道：「是十二連環塢紅狼塢的賊人！」

沈勝衣一皺眉，道：「紅狼相信也到了。」

阮義的目光忽然停留在右邊山坡的一塊突岩之上，道：「已到了。」

一個頭紥紅巾，身穿紅衣，烈火也似的一個人正站在那塊突岩之上。

沈勝衣順着阮義的目光望去，道：「那個紅衣人就是紅狼？」

阮義道：「嗯。」

沈勝衣上下打量了一眼，再顧左右，道：「馬車是絕對駛不過去的了。」

壽南山担憂的問道：「這下該如何是好？」

沈勝衣道：「棄車衝上山城或者衝越堵住去路的石堆。」

壽南山道：「我們上衝好？還是前衝好？」

沈勝衣道：「前衝必遭兩面襲擊，上衝雖然也一樣，最低限度，我們衝上了一面山坡，另一面山坡上的敵人不能够將巨石遠擲到對面去攻擊我們。」

壽南山道：「不錯。」

阮義插口道：「可是，衝向那邊比較好？」

沈勝衣道：「右邊。」

阮義道：「紅狼豈非正在右邊？」

沈勝衣道：「就因爲有他在，右邊的敵人必然比較少。」

阮義不由左右一望。

右邊的敵人果然沒有左邊那麼多。

沈勝衣接道：「紅狼雖然武功高强，一個人也不能够同時推動二三十個人能够推動的石塊。」

霹靂一聲暴喝突然從右邊山坡傳下來：「沈勝衣可是在下面？」

是紅狼在喝問。

三人不由齊皆一怔。

沈勝衣振吭一聲：「正是！」沉聲又道：「一會我在前面開路，壽兄照顧阮兄，我叫衝，你們就隨我衝上去！」

壽南山阮義一齊頷首。

紅狼這時候又道：「姓沈的，可還記得你殺了我們多少兄弟。」

沈勝衣當然記得。

十二連環塢無惡不作，他遊俠江湖，碰上了，又豈會不管。

一衝突難免就有死亡，他殺了黑鯊塢好幾個殺手，銀鵬塢的銀鵬亦是死在他劍下。

紅狼難道竟是來尋仇？

他實在有些懷疑，揚聲問道：「你要

怎樣?」

紅狼大笑道：「還用問，自然是先殺你們，再取那尊黃金魔神像!」

原來目的又是在神像。

紅狼大笑着揮手!

沈勝衣一見大喝：「衝!」飛身躍下了馬車，第一個衝上山坡。

壽南山阮義的動作也不慢。

即時竹哨聲响，無數石塊排山倒海的從兩邊山坡上滾下。

慘叫聲接起!

不是一個人的慘叫聲，也不是沈勝衣他們在叫。

慘叫聲從右邊山坡上傳來。

沈勝衣循聲望去，只見丈外山坡一個幪面黑衣人長劍飛舞，十二連環塢的人紛紛倒在他劍下。

他心頭一動，大聲喝道：「我們到那邊。」

喝聲未落，一塊大石已擊至。

沈勝衣長劍飛展，「四两撥千斤」，一劍將那塊大石挑開，身形急起，竄出丈外。

壽南山阮義緊跟在他後面。

他們才竄到那邊，耳邊已聽到幾聲慘厲已極的馬嘶聲!

回頭望去，只見馬車已被石塊擊碎，兩匹馬亦已被石塊擊斃!

他們的身形不由放盡!

並沒有石塊向他們滾來，那邊山坡上的賊人都已一一倒斃黑衣人劍下。

沈勝衣身形如飛，三個起落，已上了山坡!

黑衣人仍然與幾個賊人戰在一起，一見沈勝衣上來，長劍斜揮，立斬一人，身形暴長，衝出包圍，一聲：「這些人還給你們對付了!」疾奔下山。

沈勝衣脫口大呼道：「朋友，高姓大名?」

黑衣人如沒有聽到，頭也不回。

紅狼這時候亦已率領其他手下殺奔過來。

這個紅狼突額闊咀，樣子也有幾分像狼，用的兵刃是一雙短柄狼牙棒。

他看見黑衣人離開，左手狼牙棒立即一擺，大喝道：「截住他!」

七八個大漢應聲，揮刀追了過去。

他們才奔出幾步，眼前人影一閃，沈勝衣突然凌空落下，攔住去路。

兩個大漢一聲叱喝，長刀疾劈!

刀還未劈下，沈勝衣的劍已先後刺入了他們的胸膛!

兩人慘叫倒地。

沈勝衣從中欺前，劍一引又殺一人!那個人還未倒下，他的劍已左一右二，再斬三人!

紅狼那些手下幾曾見過這麼厲害的劍法，一時間齊都住足不前。

就連紅狼亦怔在那裏。

以他的經驗，當然看出沈勝衣的武功遠在他之上。

他正在考慮應該怎樣對付沈勝衣，又聽見了慘叫聲。

壽南山阮義亦已衝上來，兩人的武功雖然沒有沈勝衣那麼高强，比紅狼那些手下，却高出很多，雙劍齊展，殺奔他們的幾個大漢一一倒地!

紅狼雖然手下衆多，超過一半的手下是在對面山坡，而且山坡上到處山石嶙峋，不利圍攻。

紅狼當機立斷，立即大喝一聲：「退!」第一個退開。

他後退的速度比衝前最少快一倍。

退的方向正是人最多的方向。

羣賊一見，亦潮水般倒退。

他們當然沒有紅狼退得那麼快，這一退立時變了紅狼的屏障，沈勝衣要殺紅狼，得先將他們砍倒。

紅狼無疑是一個聰明人。

沈勝衣沒有追殺。

阮義壽南山欲追，亦被沈勝衣叫住：「由得他們，我們尚要趕路。」

阮義不覺往山坡下面一望，道：「沒有了馬車，我們確是需要趕路才成。」

壽南山亦自往下望了一眼，猶有餘悸的道：「方才好險。」

沈勝衣點頭道：「若不是那個黑衣人，我們三人是否能够全都平安衝上來這裏，實在大成問題。」

阮義轉顧黑衣人的去向，道：「看身形他顯然就是昨日在樹林刺殺花龍的那個人。」

壽南山接道：「顯然就是。」

沈勝衣沉吟道：「這樣說，他的殺花龍並非尋仇了。」

壽南山道：「他無疑在帮助我們。」

阮義道：「也許還是我們三人的朋友，否則用不着幪上面龐。」

沈勝衣道：「他的幪上面龐可能是爲了不讓我們的敵人認出來。」

阮義道：「哦?」

沈勝衣一笑道：「怎樣也好，不久之後，我們相信就會有一個明白。」

是否如此?

江心驚變　功震摩雄

鎮江山水，最著名的就是三山四寺。

三山就金山、焦山，北固山，四寺是鶴林寺，竹林寺，招隱寺，幽棲寺。

四寺都是在南郊，相距也不怎樣遠，無不山嶺環抱，林木清幽，其中最有名的當然得算招隱寺，那是六朝隱士戴顒「雙柑斗酒聽黃鸝」的遺址。

北固山在城北，上建甘露古寺，正是三國時劉備招親的地方，寺後面有一座孫夫人梳粧樓，又可叫做多景樓，歷代詩人如蘇東坡等都盛稱那裏的風景，寫下了美麗的詩詞，樓前一隻石羊，相傳諸葛亮與周瑜曾並立其旁，撫之暢談天下大事，密商破曹妙計。

金山在城西，上面的金山寺，香火鼎盛，據說多少有賴民間流傳「白娘娘水浸金山」這個神話的影响。

焦山又在那裏?

在城東北九里，廟立長江中流，南對象山，北對都天廟，乃是由於漢朝有個叫做焦光的隱士隱居這裏得名。

山上最大的一座寺院便是定慧寺，另外有十幾間小廟，建築得都是非常美麗，重堂複院，古木幽花，平日遊人已不少，節日更就不用說。

今天並不是節日。

沈勝衣，壽南山，阮義也沒有上山遊玩，他們午前到來，就留在山下的枕江閣中。

焦山前面的江流漩渦湍急，江濤激盪，枕江閣正是聽江濤的好地方。

鎮江本來就是以產鰣魚出名，却亦以焦山江流網到的鰣魚肉最鮮嫩，活鮮鮮的燒好，就在枕江閣上吃，眞是其味無窮。

可惜壽南山滿懷心事，愁眉苦面，食不下咽。

沈勝衣阮義的胃口雖然好得很，看見他這樣，也自打了一個折扣。

未到中午，已近中午。

枕江閣中仍然是只得他們三個客人。

整座枕江閣原來已被爲水龍王重金包下，只招呼他要見的人。

枕江閣的老闆雖然不知道那些人才是，有一個人却是知道的。

那個人叫做水老鴉，是一個中年人，壽南山早已認識。

水老鴉顯然是水龍王的心腹親信，因爲當日也就是他代表水龍王找壽南山談買賣。

他的架子絕不在水龍王之下，看見壽南山他們到來，並不起身招呼，只是揮手示意枕江閣的夥計過去。

之後他一直坐在一旁，目注路那邊好像在等人。

水龍王請的莫非還有其他人?

× × ×

日已在中天。

江面上仍然不見水龍王那艘船，路那邊却駛來了一輛華麗的馬車，停在枕江閣外。

水老鴉又揮手示意。

兩個夥計慌忙迎出閣外，沈勝衣三人的目光不由亦轉了過去。

車門打開，當先走下了一個小丫環。

看見這個小丫環，壽南山阮義兩人都一怔。

小丫環之後，走下了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

壽南山一見，不覺站起了身來。

沈勝衣奇怪之極，道：「這個女人是誰?」

壽南山目定口呆，沒有回答。

沈勝衣轉顧阮義，問道：「阮兄可知道?」

阮義如夢初覺，道：「他就是壽兄的妻子。」

沈勝衣道：「哦?」

阮義道：「可不知道，她怎會走來這裏。」

壽南山突然回頭，說道：「我也不知道。」

說話間，那個女人已扶着小丫環走進來。

她看來應該有三十歲，可是舉手投足，却像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偏又一點也不覺她作狀。

她很美，笑起來更美，只是美得有點兒妖冶。

現在她正是一臉笑容。

一雙眼却無限嫵媚，有意無意間，忽然落在沈勝衣的面上。

沈勝衣一時如遭電殛，不由自主的混身一震。

他現在總算明白，壽南山爲什麼胡裏胡塗的讓她賭光了偌大一份家財。

這個女人的魔力無疑並不是一般人能够抵抗的，何況壽南山是一個年紀大她一半的老人?」

壽南山竟好像知道沈勝衣在想什麼，忽的道：「沈兄現在相信明白了。」

沈勝衣「嗯」的應了一聲。

壽南山接道：「她實在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沈勝衣道：「不抹粉的時候也是。」

壽南山道：「也是。」

沈勝衣道：「這是說，她其實沒有抹粉的必要。」

壽南山道：「可是她喜歡這樣，而且抹得絕不比任何人少。」

沈勝衣道：「我看得出。」

壽南山道：「你是否也有些担心，她笑的時候，那些粉會掛不住，掉下來?」

沈勝衣道：「有些。」

壽南山笑道：「這你大可以放心，她用的永遠是最好的水粉。」

這時候，那個女人已扭動腰肢，向他們走過來。

她的身材也很豐滿，一條腰却細得出奇，扭動得那麼厲害，實在令人担心會斷折。

沈勝衣終於留意到了這條腰。

壽南山居然好像知道，即時道：「你留意到她那條腰的了。」

沈勝衣道：「那條腰又怎樣?」

壽南山道：「再要找一條這樣細的腰，並不容易。」

沈勝衣一笑。

壽南山又道：「她姓柳名字也就是叫做細腰!」

沈勝衣道：「這個名字很好。」

壽南山笑笑道：「是我替她改的。」

沈勝衣道：「哦?」

壽南山方待再說什麼，柳細腰已走到他們的身前，格格嬌笑道：「你們在說我什麼壞話?」

她倒是一些也不怕生。

沈勝衣應聲說道：「不是壞話，是好話。」

柳細腰瞟着他，道：「你又是那一位，怎麼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你?」

壽南山道：「他本來只是小阮的朋友，你當然沒有見過他。」

柳細腰道：「你與小阮有如父子一樣，小阮的朋友，豈非就是你的朋友了?」

她不說有如兄弟，而說有如父子，阮義不禁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覺。

壽南山却已習慣了這種說話，並不在乎。

柳細腰轉顧小阮道：「你這位朋友又叫做什麼名字?」

阮義淡應道：「沈勝衣。」

柳細腰目光一亮，道：「這個名字我聽過。」

她回顧沈勝衣道：「聽說江湖上，現在最有名的就是你了。」

沈勝衣沒有回答。

柳細腰接道：「有名自然有利，你自

然也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壽南山冷笑截道：「他就算很有錢也與我們無關。」

柳細腰笑道：「這你就錯了，朋友有通財之義……」

壽南山又截道：「胡說！」

柳細腰道：「這可是古人的說話。」

壽南山悶哼。

柳細腰回對沈勝衣道：「小沈，你住在那兒，什麼時候我去探探你。」

她叫得挺親熱，竟然還表示一個人去探沈勝衣。

沈勝衣不禁暗自歎息。

這個女人雖然美，却只是美在外表，的確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他淡然應道：「我四海爲家。」

柳細腰嬌笑道：「怎麼你原來到處都有房產，到處都可以住下來？」

沈勝衣道：「我僅有一幢房子，早在兩年前已經燒掉了。」

柳細腰總算明白沈勝衣的四海爲家是怎樣爲家。

沈勝衣接道：「我也並不有錢，就是壽兄那尊魔神像，我已經買不起。」

柳細腰面上的笑容，立時少了三分，轉顧壽南山，道：「你交的朋友，看來就只有小水一個有錢。」

壽南山却問道：「你怎會走到這裏來的？」

柳細腰道：「小水約我來的。」

壽南山一怔道：「什麼？」

柳細腰瞪眼道：「你好大的胆子，這麼重要的事情，竟敢瞞着我在家中，一個人溜了出來。」

壽南山淡淡的說道：「我的胆子也算大？」

柳細腰接口道：「幸好小水派人來接我。」

壽南山道：「我們談買賣，你走來幹什麼？」

柳細腰道：「上去那艘船坐一會也是好的。」

壽南山道：「船也好坐。」

柳細腰冷哼道：「你知道什麼，那艘船又怎同一般的船。」

壽南山道：「如何不同？」

柳細腰道：「那艘……」

她只說了兩個字，倏的閉上了嘴。

壽南山懷疑的瞪着她，追問道：「你怎的知道，莫非你上過去了。」

柳細腰訥訥地道：「誰說我上過去那艘船？」

壽南山仍然瞪着她。

柳細腰索性偏過臉，不理會壽南山。

也就在這下，沈勝衣忽然道：「是否那艘船？」

衆人回頭望去，只見大江上逆流來了一艘裝飾得非常華麗的三桅大船。

柳細腰一見，脫口輕呼道：「來了，來了。」

壽南山又瞪了柳細腰一眼，她却是沒有在意，只看着那艘大船。

水老鴉那邊亦這下站起身，走過來。

他每走一步，就是篤一聲異响。

沈勝衣聽得奇怪，側首望一眼，才發覺水老鴉右脚齊膝斷下，裝上了支鐵棒。

他的身形，却是非常穩定，若非只是已習慣，內力修爲絕不會弱到那裏去。

沈勝衣早已看出他是一個高手。

× × ×

那艘大船就在枕江閣對開江心停下，隨即放下了一小舟。

小舟上一個青衣大漢，雙槳如飛，催舟向枕江閣這邊射過來。

不過片刻，小舟已泊在枕江閣岸邊。

青衣大漢振吭呼道：「要見我家大爺的請下來。」

說話態度，毫不客氣。

壽南山阮義看見那葉小舟，皺起了眉頭。

水老鴉一旁突然冷冷的道：「這葉小舟可以再坐三個人。」

柳細腰急問道：「那麼我們怎樣？」

水老鴉瞟了柳細腰與及那個小丫環一眼，道：「你們隨我來。」轉身走出枕江閣。

柳細腰與那個小丫環不由自主的跟了上去。

枕江閣邊泊着另一葉小舟，水老鴉縱身躍了上去，那艘小舟左岸竟只是一幌。

他隨即拿起一支槳，伸向柳細腰。

柳細腰也就扶着那支槳跨上小舟，小丫環跟着，兩人舉止俐落，看來並不像第一次坐這種小舟。

壽南山眼中的疑惑更濃了。

水老鴉待柳細腰兩人坐好，立即打開雙槳，向江心那艘大船划去。

沈勝衣三人却仍然沒有動。

那個青衣大漢催促道：「你們還在等什麼，再不下來，我可要走了。」

沈勝衣一聲冷笑，縱身躍過欄杆，落在小舟上。

那艘小舟幌也不一幌。

壽南山看準方向，才跟着躍下去。

阮義待壽南山坐穩然後躍下，脚方沾舟，那個大漢便已雙槳一划。

小舟嗖的射出，阮義重心頓失，一個身子往後倒翻。

沈勝衣及時一把拉住。

阮義連忙坐下來，怒瞪着那個青衣大漢。

青衣大漢放聲大笑，雙槳如飛，那艘小舟裂破水面，很快便已遠離枕江閣五六丈，突然在水面上團團的打轉。

阮義壽南山連忙緊抓住舟舷，只有沈勝衣，完全不當一回事。

小舟轉更急。

阮義再也忍不住，瞪着那個青衣大漢，道：「你在幹什麼？」

青衣大漢笑道：「划船。」

阮義道：「這樣划的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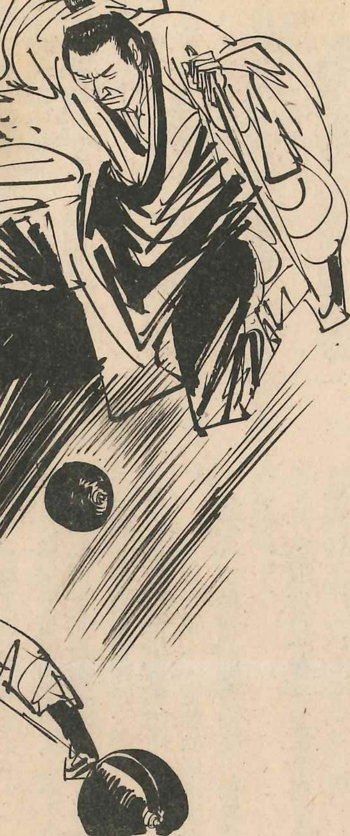
青衣大漢佯歎道：「我也不想這樣的，大概是這雙槳子出了毛病。」

沈勝衣冷笑道：「槳子並沒有毛病，毛病是出在你那雙手之上。」雙手突然一長，扣住了青衣大漢的雙腕。

青衣大漢的面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那艘小舟却緩緩停止了打轉。

沈勝衣雙手未放，道：「毛病現在是否已好了？」

青衣大漢表情更加難看，連連點頭道：「全好了。」



沈勝衣擲劍刺斃花虎。

沈勝衣這才鬆開雙手。

青衣大漢放下槳，左右手交替互揉了幾下，道：「老實說，這雙槳，還有我這雙手都沒有毛病，這艘小舟却有的。」

壽南山脫口問道：「在那裏？」

青衣大漢道：「在舟底。」

三人不覺一垂頭。

青衣大漢怪笑道：「現在要沉了。」話口未完，他已翻身下水，那雙手同時往舟舷用力一扳。

毛病原來還是在他的手上。

小舟當場一旁翻去，壽南山阮義不由得驚呼失色，沈勝衣却是沉着得很，偏身反手，往舟舷一壓那艘小舟又回復正常。

壽南山阮義驚魂未定，舟底「甫」一聲倏的穿了一個小洞，一股水柱箭般標出來。

沈勝衣一聲冷笑，撲前取過雙槳，奮力往水面一擊，那艘小舟如箭離弦的飛射向前。

他雙槳不停，小舟尚未完全入水，已標至那艘大船旁邊。

壽南山阮義不用沈勝衣指示，身形已從舟上掠起，掠上船邊那道梯子，沈勝衣的身形差不多同時飛起來，一飛兩丈，凌空一翻，落在大船上。

這時候小舟已完全入水，緩緩下沉。

青衣大漢却在那邊水面浮起來，左手一個鑿子，右手一個鐵錘，望着這邊，目定口呆。

船上不少人亦目定口呆望着沈勝衣。

沈勝衣目光一掃，看清楚船上的情形，亦有些意外。

未上船倒不怎樣，上了船他才發覺這艘船實在大得驚人。

船雖則已經過一番改造，仍然看得出本來是一艘戰船。

寬闊的甲板正中，放着一張鋪了紅緞，異常寬大的蟠龍椅，上面坐着一個鬚長及胸的錦衣中年人。

那個中年人相當肥胖，那種肥胖甚至已接近臃腫，特別是那張臉，尤其顯著。

他那雙眼睛大概也因此，擠成了一條縫，從這眼縫露出來的，眼神却是殘忍之極。

沈勝衣知道這個人必然就是水龍王。

× ×

椅後面，站立着四個身材魁梧，赤着右膊的紅衣大漢，椅左面却站着一個很瘦的黑衣中年人。

雖然瘦，這個黑衣中年人，並不頹喪，一雙眼精光四射。

他的腰間掛着一支劍。

三尺長劍，劍柄一片光澤，他在這支劍之上，顯然已花了不少時間。

日久見功，他應該也是一個用劍的高手。

不是高手，水龍王又怎會留在身旁？

看到這些人，沈勝衣亦看到柳細腰。

她竟然就坐在那張椅子右邊的椅手之上，水龍王的右手也竟然就在撫摸着她那條細腰。

她非獨沒有拒絕，而且還在笑。

笑得而且顯然很開心。

看來她與壽南山這位朋友倒也熟落，却不知道壽南山是否也知道？

沈勝衣實在有些懷疑。

這些人之外，甲板附近還有二三十個青衣大漢，都是驚訝的望着沈勝衣。

水老鴉例外，他挨着船舷，站在沈勝衣身後不遠，眼瞳中好像有火焰燃燒起來，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

沈勝衣正在懷疑，壽南山阮義已飛步上到來。

壽南山一眼瞥見，面色就變了。

看樣子，他顯然並不知道柳細腰與水龍王那麼熟落。

他居然沉得住氣，沒有發作。

水龍王並沒有理會，由沈勝衣上船開始，他的目光始終都是停留在沈勝衣一個人的面上，突然大笑道：「好，好身手，盛名之下，果無虛傳。」

這句話當然是稱贊沈勝衣。

沈勝衣無動於中，淡然道：「閣下就是水龍王？」

「正是。」

沈勝衣道：「據說你曾經雄霸四海，水上稱王。」

水龍王道：「現在也是。」

沈勝衣道：「是麼？」

水龍王道：「你以爲，我沒有這個本領？」

沈勝衣道：「只是有些奇怪。」

「奇怪甚麼？」

沈勝衣道：「既然水上稱王，何以沒有王者之風？」

水龍王恍然道：「你是說那艘小舟發生的事？」

沈勝衣道：「你那個手下那麼做，難道並不是你的意思？」

水龍王道：「沒有我的命令，他們又豈敢擅自對客人無禮？」

沈勝衣冷笑。

水龍王道：「我所以那麼做，只不過在一看我那位老朋友的水上功夫。」

壽南山插口道：「你這位老朋友完全不懂游泳這件事，不成你完全忘記了？」

水龍王道：「以前你的確不懂，但現在……」

壽南山道：「也是一樣。」

水龍王道：「這可是到我奇怪了。」

壽南山道：「你又奇怪甚麼？」

水龍王道：「烏龜竟然不懂得游水，這還不奇怪？」

壽南山道：「這是甚麼意思？」

水龍王格格大笑，道：「你眞的不懂？」倏的將柳細腰摟在懷中。

柳細腰居然還笑得出來，壽南山的一張臉却已鐵青。

水龍王又道：「多年之前，我豈非就已經批評過你，那個名字改得不好？」

壽南山沒有作聲。

水龍王接道：「壽比南山不錯是一句老話，但，這個比喻不大妥當，最低限度，山並沒有生命，可惜我當時雖然有意替你改一個名字，始終想不出一個貼切的來，現在總算可以放下這件事了。」

壽南山仍不作聲。

水龍王道：「說到活的東西，最長命的我相信應該就是烏龜了，難得它還有藏頭縮尾的本領。」

壽南山沒有聽了入耳一樣，也虧他如此沉得住氣，阮義却已怒形於色，霍地一瞪眼，道：「這些話你也說得出口？」

水龍王目光一轉，大笑道：「他也不生氣，怎麼你反倒生氣起來了，你到底是他的甚麼人？」

阮義道：「朋友。」

水龍王道：「不是父子？」

阮義一怔。

水龍王笑道：「看樣子也不像，你母親是不是也姓阮？」

阮義沒好聲氣應道：「不是。」

水龍王道：「這就的確不是父子了，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弄上了一個阮姓王八的老婆。」

阮義面色一變，雙掌拳握，却被沈勝衣按住。

沈勝衣連隨道：「我們這次到來，目的並非與他鬥口。」

阮義點頭，閉上嘴巴。

水龍王那裏居然聽在耳內，接口道：「還是這位沈大俠明白事理。」

一笑又問道：「好像你這種人，怎會變成了他的跟班？」

沈勝衣沒有回答。

水龍王再問道：「到底他給了甚麼你的好處？」

沈勝衣正想開口，水龍王說話已經接上：「我這樣問你其實也是多餘，他現在家空物淨，除了這個細腰老婆，還有甚麼能够引起別人的興趣？」

沈勝衣怔在那裏。

水龍王竟然是一個說話這樣淺薄，鄙劣的人，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水龍王接又轉對柳細腰道：「我看你以後還是留在這裏好了，雖然我這人也混賬得很，却是怎麼也不會隨隨便便將老婆送給朋友享用。」

柳細腰竟然驚喜的道：「你眞的讓我留在這裏？」

水龍王道：「不過你還得先問許我那位老朋友。」

柳細腰瞟了壽南山一眼，道：「我喜歡怎樣就怎樣，他管得了。」

壽南山一張臉由青轉白，可是仍然不發作。

這個人的氣量之大，同樣在沈勝衣的意料之外。

柳細腰那樣說話，他倒不覺得奇怪。一個女人胆敢在丈夫面前，偎在別人懷抱之中，還有甚麼話說不出？

水龍王對於壽南山的態度，似乎也有些意外，却連隨大笑起來，道：「老朋友怎麼全無反應？」

壽南山吁了一口氣，開口道：「我們這次見面只是爲了一件事。」

水龍王道：「我並沒有忘記。」

壽南山仰天望了一眼，道：「現在已是午後了。」

水龍王大笑，道：「你還是以前那樣急性子。」

壽南山乘機問道：「我們可是就在甲板上交易？」

水龍王道：「甲板闊大，還是在船艙裏坐着舒服。」

他立即一拍雙手，喝叱道：「抬我進去。」

椅旁力士一聲：「是！」偏身將那張大椅子托在肩上，抬了起來。

那個黑衣人亦同時舉起脚步。

水龍王盤膝椅上，大笑不絕。

柳細腰也在笑，笑得就像隻小母鷄。

她仍然躺在水龍王的懷中。

經過壽南山身旁的時候，她居然笑顧壽南山一眼，一些恐懼也沒有。

壽南山胸膛起伏，却一聲不發。

將到艙門口，水龍王才回頭招呼道：「你們呆在那裏幹甚麼？還不趕快跟我進來？」

這樣招呼客人的主人，阮義還是第一次遇上，又怔住。

沈勝衣亦一皺眉頭。

壽南山無動於中。

既然是老朋友，他又怎會不知道水龍王是怎樣的一個人？

× × ×

力士脚步不停，一直將椅子抬進了艙內。

那個黑衣人亦步亦趨，始終不離三尺，顯然就是水龍王的保鏢。

沈勝衣的目光不知何時已落在黑衣人的身上，忽然露出了詫異之色。

也就在這下子，壽南山深深吐了一口氣，道：「我們走。」

阮義微喟，道：「壽兄……」

壽南山知道他想說甚麼，截口道：「欠單上蓋有我的私印，也就是說，非要我還錢不可。」

阮義道：「那個私印？」

壽南山道：「別人不錯不知道放在那裏，她却是知道的。」

他們到底是夫妻。

阮義不由點頭。

壽南山接又道：「目前除了將那尊黃金魔神像賣給他之外，我實在沒有其他辦法。」

阮義道：「只要你願意出讓，根本就不用担心找不到買主。」

壽南山道：「但是時間已經來不及，而且……」

阮義急問道：「而且什麼？」

壽南山道：「那尊魔神像是不是眞的暗藏南宮世家的武功秘笈，現在仍然是一個謎，在未能證實之前，有誰願意出那個價錢？」

阮義道：「可是水龍王？」

壽南山道：「他出的，並不是自己的錢。」

阮義一想道：「不錯。」

壽南山道：「虧本的買賣，他從來都不做。」

阮義轉口道：「是爲了這樣的一個女人……」

壽南山擺手，截住道：「就當做一個教訓算了。」

阮義無話可說。

壽南山接道：「我若是你這個年紀，也許會一走了之。」

一頓，他又道：「老年人總是比較戀家。」

阮義苦笑道：「也許到了你這個年紀，我才能了解你現在是怎的一種心情。」

壽南山亦是苦笑。

旁邊的沈勝衣突然道：「你們看岸上那邊。」

壽南山阮義一齊回頭望去。

岸上那邊不知何時已來了一騎人馬。白馬黑衣。

阮義脫口道：「又是他，敢情一直都跟在我們後面？」

壽南山道：「最低限度已經有一天不見這個人跟在我們後面了。怎麼……」

沈勝衣道：「說不定這個人早已知道我們來這裏。」

壽南山道：「何以見得？」

「這件事顯然早已不成爲秘密的了，否則紅狠花家兄弟也不會路上埋伏襲擊我們。」

「如此何以一路都沒有採取行動。」

「也許在等同黨，也許自知不是我們對手，不敢妄動。」

「無論如何現在應該罷手了。」

「轉了打水龍王的主意亦未可知。」

說話間，那個黑衣人已下馬，走向泊在岸邊的漁船。

阮義道：「看來，他眞的起了這個念頭。」

壽南山道：「夜長夢多，看來我們還是儘快將這個黃金魔神像脫手的好。」

阮義道：「我也是這樣說。」

沈勝衣接口道：「既然這樣，還不進去。」

阮義立刻舉起脚步。

× × ×

船艙是樓閣設計，入門居然還有珠簾一道。

艙外華麗，艙內就更佈置得有如皇宮一樣。

水龍王高高在上，柳細腰仍然偎在他的懷中。

力士已退下，換過了四個侍女侍候在左右。

那個黑衣人亦退到了一角。

在水龍王坐着那張蟠龍椅子的右邊，放了一張小小的椅子，坐了一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身上的衣飾無不名貴，人更美麗，只是面色太蒼白，全無血色。

她看來很瘦，很弱，幽幽的坐在那裏，一絲人氣似乎也沒有。

是水龍王的什麼人？

× × ×

艙中有一張八仙桌，水龍王一見他們進來，就手指那張八仙桌，道：「都給我坐下。」

壽南山淡然一笑，第一個坐下。

水龍王等沈勝衣阮義也坐下，拍手道：「來人呀，快拿酒菜來。」

兩個力士立時將一張精緻的桌子抬到他面前。

桌子才放下，就已有侍女拿來杯筷。左右屏風後，同時亦轉出兩個侍女將杯筷擺在八仙桌上。

五副杯筷。

莫非還有兩個客人？

× × ×

侍女連隨將酒斟下。

壽南山忍不住道：「我們……」

水龍王截道：「老朋友見面，水酒也沒有一杯，傳了開去，豈非教人笑話？」

壽南山道：「我們在岸上已用過酒菜了。」

水龍王道：「多吃一頓何妨？」

「時間已不早……」

「我敢保證這船上的厨師弄出來的東西一定比枕江閣那兒的好。」

「這船上用的，我知道都是一流的厨師。」

「如此你還嚷什麼？」

「我們這一次並不是喝酒來的，我以爲最好現在就……」

水龍王突然一瞪眼，道：「在這裏，一切都得看我！」

壽南山閉上嘴巴。

水龍王目光一掃，道：「再說，我們還要等兩個人，在他們未到之前，這個交易根本就不能够開始。」

壽南山忍不住問道：「他們是誰？」

水龍王道：「一會他們來到，你自然知道，急什麼？」

語聲未落，船艙突然一陣震動。

阮義下意識地望向窗外。

對窗的景物在移動。

沈勝衣立即目注水龍王，道：「閣下這是什麼意思？」

水龍王道：「不過請你們在船上住一天。」

壽南山道：「這是他以前的習慣。」

水龍王笑道：「我這個習慣到現在並沒有改掉，是我請來的客，我都希望他們最少能够在船上過一天，欣賞一下兩岸的美麗景色。」

他大笑接道：「這種機會，並不是常有的。」

阮義冷笑道：「在大江上下的並不是只得你這艘船。」

水龍王道：「但又有那艘船這樣安全，這樣舒服。」

阮義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水龍王接道：「你們也正好趁這個機會，參觀一下我這艘船的華麗裝飾。」

沈勝衣道：「我相信你請來的客人全都看得出，你在這艘船上化了不少錢。」

水龍王道：「應該看得出的。」

「能夠在這艘船之上欣賞兩岸的美麗景色，亦無疑是一件賞心樂事。」

「毫無疑問。」

「問題却是在，並非每一個人都有這種心情，這個時間。」

水龍王大笑道：「我有就成了。」

沈勝衣冷笑。

水龍王接道：「不過客人如果堅持要離開，我也不反對。」

「是麼？」

「當然，對於這種不識抬舉的客人，我也絕不會對他客氣。」

「這又如何？」

「小舟欠奉，請他游水上岸。」

「江水洶湧，船行急速，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水性這樣好的客人，到現在我只遇過一個。」

他笑顧沈勝衣，道：「聽說你的水性很好。」

沈勝衣道：「從江心游上岸大概還不成問題。」

水龍王道：「當眞？」

沈勝衣道：「你是不是想我證明給你看？」

水龍王道：「很想，不過我却是知道，你一定不肯給我證明。」

「你說得很肯定？」

「因爲我知道你並非一個棄朋友而不顧的人。」

「你也知道？」

水龍王道：「我還知道我那位朋友，雖然已經有資格冠上烏龜的名堂，一下水就沉到底。」

「老朋友的事情，又怎會不知道？」

水龍王瞟了阮義一眼，道：「至於你這位老朋友，以我方才看來，相信也好不到那裏。」

沈勝衣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水龍王笑道：「所以你只好陪他們在我這裏過一天。」

沈勝衣道：「以這艘船的速度，一天之後，只怕已經在百里之外。」

他突然住口。

珠簾即時一分，兩個侍女陪同一個青衣中年文士，一個黑衣老人走了進來。

青衣文士目光閃縮，黑衣老人的一雙眼却好像不大靈活，難得霎一下轉一下。

沈勝衣不認識這兩個人，壽南山阮義對他們也似乎完全陌生。

水龍王一見，呼道：「坐！都給我坐下。」

青衣文士皺眉道：「我們已等了半天，人……」

水龍王道：「人不是已來了。」

青衣文士緩緩坐下，目光一轉，落在沈勝衣面上，兩眉忽然又一皺。

黑衣人相繼坐下，只是淡淡的打量了沈勝衣三人一眼。

旁邊侍女不用吩咐，已自替青衣文士與黑衣老人斟上酒。

水龍王連隨舉起酒杯，道：「大家先來乾一杯。」

衆人惟有舉杯。

水龍王只喝掉半杯，還有半杯却餵給了懷中的柳細腰。

柳細腰一邊喝，一邊嬌笑。

由始至終，他們完全沒有將壽南山放在眼內。

幸好壽南山的氣量那麼大，否則只怕早已氣死了。

放下了酒杯，水龍王目光一掃，道：「這種酒如何？」

壽南山道：「好酒……」

水龍王道：「船上存放的都是好酒，所以就算餵王八，我也只有用這種酒。」

壽南山立時閉上嘴巴。

水龍王目光一掃，大笑道：「現在我應該好好的給你們介紹一下了──」

一頓他才接下去：「第一位要介紹的當然就是我這位好朋友──壽南山。」

他手指壽南山接道：「我們是眞的老朋友，如果我沒有記錯，他與我最少認識了二十年。」

壽南山冷冷的一哼，道：「還不到二十年。」

水龍王道：「你們別看他老老實實，這個老小子可不是好東西，我之所以認識他，完全就因爲他當時在做收買賊贓的生意。」

沈勝衣阮義聽說，都一怔，目注壽南山。

阮義一面的懷疑之色。

壽南山避開兩人的目光。

水龍王接道：「做他那一行的人，應該就胆大包天才是，他却是錢越大，胆越小，一發覺被官府注意，嚇得生意都不敢再做了。」

他冷笑一聲，又道：「好像他這種胆小如鼠的人，運氣居然還不錯，不單止逃過了官府那一關，而且還娶了一個漂亮的老婆。」

壽南山沒有作聲，其他人，也沒有插口。

水龍王繼續說道：「他成親的那一天，我也有登門道賀，那還是我第一次離船上岸，當然，主要的目的乃是在遊說他，大家再合作下去。」

沈勝衣插口道：「他沒有答應你？」

水龍王道：「沒有，當時我實在生氣得很，偏又想不出一個好辦法對付他，更氣人的是，他走運起來，竟然還得到南宮世家失落的那尊黃金魔神像。」

沈勝衣道：「你那裏知道這件事？」

水龍王道：「他的老婆那裏。」

沈勝衣道：「哦？」

水龍王道：「這都是我們拆夥幾年後的事情了。」

沈勝衣道：「如此說來，近日發生在他們夫婦身上的，一切全是出於你的安排了。」

水龍王點頭道：「我最初的目的是在

將他的老婆弄上手，要他變成一個窮光蛋，出口氣。」

沈勝衣道：「知道了那尊黃金魔神像在他手上，你當然不肯錯過了。」

水龍王道：「那尊黃金魔神像豈非也可愛得很。」

沈勝衣道：「你這種老朋友却是一點都不可愛。」

水龍王忽然正色道：「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我，他老婆若是一個三貞九烈的女人，我的計劃再好也沒有用。」

沈勝衣無言。

水龍王笑指青衣文士黑衣老人道：「你們大概還未知道偎在我懷中這個女人就是壽南山的老婆。」

青衣文士黑衣老人怔在那裏。

水龍王伸手一捏柳細腰的細腰，道：「她叫做柳細腰，你們看她的腰是不是細得很？」

柳細腰竟然還笑得出來。

好像這樣的女人，也的確少有。

水龍王笑接道：「這種女人雖然漂亮，若娶做老婆，够你頭痛了。」

柳細腰吃吃笑問道：「我何嘗令你頭痛了？」

水龍王道：「你當然沒有令我頭痛，因爲你並不是我的老婆。」

他的手連隨擺向座位旁邊那個面色蒼白的少女，道：「大家也認識一下，這位葉小仙才是我的老婆。」

葉小仙欠身一福。

水龍王一見大笑，道：「你們看，她不是一副名門閨秀的模樣？」

沒有人作聲。

水龍王自顧接道：「娶着這樣一個老婆，我應該很放心才是，但一想到年齡問題，却就不由我樂觀了。」

葉小仙比他何止年輕一倍。

水龍王又道：「說到年輕，我可以做她的爺爺了，爲什麼她會嫁給我，大家也許會懷疑是我强搶回來，其實不是的，雖然什麼都搶過，却未搶過女人。」

阮義插口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水龍王道：「是她的母親甘心情願將她嫁給我。」

阮義道：「她的母親，難道是一個賭子？」

水龍王道：「還未賭，只是一見黃金白銀，眼就會發花，六十歲的人也會看成二十歲。」

葉小仙垂下頭。

水龍王跟着說：「但只是她這樣，其他人都不以爲然，有些人口裏雖然不說，心中却在替她的女兒可惜，正如我這位保鏢──」

他的目光一轉，落在旁邊那個黑衣人的面上。

那個黑衣人眉頭一皺，嘴唇一動，方待說什麼，水龍王說話已經接上：「他的相貌大家或者都陌生，但是他的名字大家却未必全無印象。」

語聲陡高，一字字的道：「他就是追風劍高騰。」

阮義脫口叫道：「崆峒派的追風劍高騰？」

水龍王道：「正是。」

他轉向阮義：「你知道他的名字，是否也知道他當年做過什麼事情。」

阮義點頭。

水龍王道：「當年他與崆峒派掌門齊化的獨生子齊俊爲一個師妹，爭風呷醋，動上了兵器，一下錯手，殺了齊俊，之後就亡命江湖，崆峒派的人一直都找他不到，你們可知道是什麼原因？」

不待別人開口，他已自說出來了。「就是他一直都躲在這艘船之上，所以──與其說他是我的保鏢，毋寧說我是他的保鏢。」

他接道：「好像一個這樣的人，你們實在難怪我懷疑他會動小仙的念頭，事實上，我知道他是非常喜歡小仙的，就不知小仙對他是否一樣。」

他轉顧葉小仙。

葉小仙的頭垂得更低。

水龍王一笑又道：「你們是不是奇怪，既然這樣，爲什麼我又要將這個人留在身邊。」

阮義道：「爲什麼？」

水龍王道：「因爲我是一個非常仁慈的人。」

阮義冷笑。

水龍王道：「若不是我這樣仁慈，他早已死在崆峒派門下亂劍之下。」

他連隨回頭問道：「高騰，你說是不是？」

高騰道：「是！」

水龍王道：「你當然一定非常感激我了。」

高騰道：「是。」

水龍王道：「所以我無論叫你做什麼，你從來都不會違背我的意思。」

高騰道：「絕對不會。」

他顯得是這樣服從。

水龍王得意的怪笑起來，道：「可眞聽話，狗一樣。」

高騰木無表情。

旁邊葉小仙歎了一口氣，忍不住道：「你就是這樣，老是喜歡挖苦人。」

水龍王道：「他可沒介意，高騰，是不！」

高騰木然道：「是！」

水龍王大笑道：「否則我也不會讓你留在船上。」

他的目光又一轉，回對沈勝衣三人，道：「我這位保鏢，你們其實應該很熟悉才是。」

阮義道：「哦？」

水龍王道：「對他，你們而且應該很感激，因爲他最少已帮忙了你們兩次。」

聽到這句話，沈勝衣三人都想到高騰就是那個在林中刺殺花龍，在山上阻止紅狠手下發動埋伏的黑衣幪面人。

水龍王盯着三人，道：「你們却是顯然並不認識他，無須說，他出現的時候，是必幪上了臉龐。」

三人點頭。

水龍王道：「這也怪不得他，如果不是那樣，萬一遇上了崆峒派的人，如何是好？」

「所以啊──」水龍王怪聲怪氣的接道：「一個人還是自量一下的好，否則闖出禍，就會這樣子，沒面目見人的了。」

沈勝衣突然道：「他帮忙我們，想必是你吩咐他那樣的。」

水龍王道：「難道你們以爲他是一個路見不平，拔劍相助的俠客？」

沈勝衣徐徐地道：「我看你並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

水龍王道：「未卜先知什麼，全都是騙人的玩意。」

沈勝衣道：「這就奇怪，你怎知我們在路上有麻煩，吩咐他及時帮忙我們？」

水龍王道：「因爲花家兄弟與及紅狼都是接到了我的告密信，找你們麻煩。」

沈勝衣淡然一笑，似乎已想到。

阮義却怔住。

壽南山怒形於色，瞪着水龍王，道：「你爲什麼要這樣？」

水龍王笑道：「就這樣將那尊黃金魔神像送來太單調乏味了，我相信你們也不會喜歡一路上這樣單調乏味，所以特別安排，一路上給你們添些刺激。」

壽南山乾瞪眼。

水龍王擺手道：「我可是一番好意，並非存心害你們。」

沈勝衣道：「但是你又恐怕那尊黃金魔神像萬一眞的有什麼失閃……」

水龍王道：「因此我吩咐了高騰沿途暗中加以照應。」

壽南山搖頭道：「這又何苦來由？」

水龍王不笑不語。

沈勝衣轉問道：「除了紅狼，花家兄弟龍虎豹之外，你還通知了什麼人？」

水龍王道：「單就是那兩撥人馬已經够刺激的了。」

沈勝衣道：「無極門也有人找來。」

水龍王詫異的道：「哦？」看他的表情，顯然就眞的全不知情。

沈勝衣道：「那與你並沒有關係？」

水龍王點頭，道：「我這個人有一樣優點就是不大喜歡說謊。」

沈勝衣沉吟起來。

水龍王道：「也許紅狼花家兄弟口疏，走漏了風聲。」

沈勝衣道：「也許。」

水龍王笑道：「怎樣也好，你們現在總算平安到達了。」

沈勝衣道：「你是否很失望。」

水龍王道：「難免有些。」

沈勝衣冷笑。

水龍王道：「這相信是得力於你的保護。」

沈勝衣沒有回答。

水龍王又道：「聽說花虎花豹都是死在你劍下。」

沈勝衣道：「這是事實。」

「紅狼一見你，據說也落荒而逃。」

「他的胆子是小一些。」

水龍王豎起大拇指，道：「了得。」

沈勝衣毫無反應。

水龍王的目光霍地轉向青衣文士黑衣老人，手指沈勝衣，道：「你們可知道這位英雄是誰？」

青衣文士脫口問道：「是誰？」

水龍王一字字道：「沈勝衣！」

青衣文士目光一亮，轉顧沈勝衣道：「幸會！」

黑衣老人却沒有多大反應，只是看了沈勝衣一眼。

沈勝衣回顧青衣文士，說道：「閣下是……」

水龍王那邊應道：「他複姓南宮，單名雲。」

沈勝衣道：「南宮世家的人。」

南宮雲面色一變。

水龍王道：「不肖子弟！」

水龍王瞟着南宮雲道：「他是在五年前被逐出南宮世家，你們可知道是什麼原因？」

衆人在聽着。

水龍王陰陽怪氣的接口說道：「調戲弟婦！」

南宮雲面色一變再變。

水龍王道：「我們若是以爲他出身名門，一定是好東西那就大錯特錯了。」

他怪笑又道：「這五年下來，除了好事外，什麼事他都做過了，只要你有錢給他，你就是要他殺人他也一樣答應你。」

南宮雲冷哼。

水龍王道：「一個人到底是要吃飯的，除了那幾手三脚貓的本領，他並沒有其他謀生的技能。」

南宮雲冷笑一聲，道：「這一次，你重金請我到來却不是要買我那幾手三脚貓的本領？」

水龍王頷首道：「我請你來到，只因爲你是南宮世家的子弟，曾經見過那尊黃金魔神像。」

他目光一閃，又道：「不找一個識貨的人，如何知道那是否眞貨？」

這個人雖然狂傲，出口傷人，處事倒也很謹愼。

南宮雲連隨道：「我們現在大概可以開始談談買賣了。」

水龍王道：「我還未介紹完畢呢。」

他的手一指那個黑衣老人，道：「這個老頭兒我担保你們一定很陌生。」

壽南山皺眉道：「他又是什麼人？」

水龍王道：「章保山，一個專門研究珠寶古玩的人，無論什麼東西，他都可以從它的色澤紋理等等，看出它的年份。」

壽南山插口道：「你是連南宮雲也不相信。」

水龍王道：「我得提防他與你合謀算計我。」

壽南山道：「這個你放心，我並不認識他。」

水龍王道：「你們說話我一向都是只相信一半。」

壽南山無語。

水龍王道：「再說，別人不知道那個魔神像的價值，他却是知道的，萬一他起了什麼壞主意，眞貨說成了假貨，那如何是好。」

壽南山冷笑道：「章保山的說話你就不懷疑了？」

水龍王道：「他本領有限，諒他亦沒有胆量欺騙我，而且，我們是老朋友。」

目光一轉，又道：「老章，你說是不是？」

「是！」章保山終於開口。

水龍王道：「我這個老朋友一向都對我很忠實，對於我那些困難，他都會盡力替我解決。」

章保山緩緩的說道：「只要你付錢就成。」

水龍王大笑，轉望沈勝衣阮義，道：「你們也許會覺得奇怪，一個好像我這麼有錢的人，要朋友都必須用錢來買。」

沈勝衣道：「別人未必你却一定！」

水龍王道：「而且還要出高價。」

章保山淡淡笑道：「你的價錢的確出得不低。」

水龍王還是目注沈勝衣，道：「你們這兩位老壽的保鏢又怎樣？」

阮義道：「完全不用他化錢。」

水龍王笑道：「那麼就是天生的奴才了。」

阮義冷笑不語。

水龍王跟着給那些人介紹阮義道：「這位是快劍阮義，是老壽的好朋友，他儘管說，不用老壽化錢，我仍然懷疑他私下已得了老壽不少的好處。」

他轉顧壽南山道：「老壽現在是一個窮光蛋，除了他的老婆，我實在想不出他還有什麼好處可以給他！」

阮義怒道：「你口齒最好放乾淨。」

水龍王自顧笑道：「這件事，如果要清楚，得問這位細腰美人兒了。」

柳細腰微嗔道：「你當我是人盡可夫的那種女人？」

水龍王佯裝詫異的道：「你怎麼忘記了本來是一個什麼人？」

柳細腰一怔。

水龍王大笑道：「好教大家知道，這位細腰美人兒本來是一個妓女。」

沒有人笑，柳細腰也再笑不出來了。

艙中的氣氛說不出的沉悶。

水龍王獨自笑了一會，實在無味，收住了笑聲，道：「好，都介紹過了，我們現在就談談那買賣如何？」

壽南山立即道：「最好不過。」

水龍王拍桌道：「既然最好不過，還不快拿那尊魔神像出來。」

壽南山取過包袱，在八仙桌上放下。

所有的目光一時都集中在那個包袱之上。

壽南山緩緩解開包袱，將那尊黃金魔神像拿出來。

南宮雲雙眼立時大亮。

水龍王那邊忽然大笑起來，道：「誰說這是魔神像？」

壽南山一怔，道：「哦？」

水龍王道：「這分明就是王母娘娘的彫像，魔神什麼的，若是他眞個有靈，準會要你們爛掉嘴巴。」

沈勝衣暗自點頭，阮義則怔在當場，壽南山也好像有些意外。

水龍王見識眞還不小，居然一眼就看出那是王母娘娘的彫像。

他連隨吩咐章保山道：「老章先拿去研究一下它大約是什麼時候鑄造的。」

章保山無言將那尊金神像接過去，聚精會神的研究起來。

× × ×

「這尊金神像最少已經有一百年以上了。」

章保山在經過一番審愼的研究之後，這樣說話。

水龍王一想，道：「傳說，這尊金神像乃是南宮世家第一代主人南宮絕親自鑄造的，距今確已應該有百多年以上了。」

他跟着吩咐道：「交給南宮雲看看又如何？」

章保山才將金神像遞到一半，南宮雲已搶接在手中，神色顯得非常激動。

水龍王即時喝道：「快看清楚，這是否你們南宮世家的寶貝。」

南宮雲捧着那尊金神像，道：「方才我已經看清楚了。」

「是麼？」

「這個金神像的姿勢就是我家『飛龍十二斬』的第一式『龍飛九天』！」

「整個金神像只是藏着一式『龍飛九天』？」

「當然不是。」

「那麼，還有……」

「我家幾種武功絕技！」

「藏在那裏？」

「你想知道？」

水龍王瞪眼道：「我化那麼多心機金錢，買的就是這個秘密。」

南宮雲突笑道：「錢你是白花了。」

「什麼？」

「我雖然被逐出家門，歸根到底，畢竟是南宮世家的子弟，又豈會將家門的武功秘密拱手送給別人？」

水龍王怒道：「你收了我的錢，這就算了。」

南宮雲笑道：「我豈非已經替你證實，這是我家早年失落的東西？」

水龍王一想也是，却道：「你還沒有告訴我秘密何在。」

南宮雲道：「話已說在前頭，抱歉抱歉！」

水龍王道：「莫非沒有你指點，我就眞的找不出其中的秘密？」

南宮雲道：「難說，也許你福至心靈，很快就給你找出來，如果這個金神像在你手上的話。」

水龍王叱喝道：「你將怎樣？」

南宮雲道：「也不怎樣，只是決定將這尊金神像據爲己有。」

水龍王一雙眼，瞪得更大，冷聲道：「哦？」

南宮雲一笑道：「我既然是南宮世家的弟子，學起南宮世家的武功起來自然就事半功倍，你那麼仁慈，何不索性成全我，將他送給我？」

水龍王拍桌怒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快將金神像拿過來。」

南宮雲道：「恕不從命。」

水龍王道：「你若是將金神像放下給我，找出其中秘密，我高興起來，或者就會饒你一命，否則——」

「怎樣？」

「取你狗命！」

南宮雲大笑道：「你以爲我會束手由你處置？」

水龍王道：「船在江心，你走得到那裏？」

南宮雲道：「相信你還未知道我家兄弟中，水性以我最好。」

「是麼？」

「很快你便會知道是不是？」

「我手下無不精通水性，憑你一個人

，在水中應付得來？」

「冒險也要一試的了。」

語聲甫落，他連人帶椅，「颯」的向後疾翻了出去。

水龍王暴喝一聲：「大胆！」酒杯脫手飛出，射向南宮雲！

風聲急激，手力倒也驚人。

這一個酒杯若是擊在身上，一定不是好受的。

南宮雲耳聽風聲，知道厲害，半空中側腰一閃避開。

他身形落下，已在窗旁，一支劍亦在手。

那個酒杯同時擊在窗櫺之上，「叭」的一聲，窗櫺盡碎！

一個人幾乎同時飛身撲向南宮雲！

人到劍到！

人如風，劍如風——追風劍高騰！

南宮雲正想縱身躍出窗外，高騰人劍已到了。

一出手就是十二劍！

南宮雲連擋十二劍，輕叱道：「方才他說話那麼侮辱你，還來替他賣命？」

高騰一聲不發，十二劍之後又是十二劍！

南宮雲怒道：「奴才到底是奴才！」

長劍飛舞，又將高騰的十二劍接下。

他連隨反擊，「哧哧哧」連刺三劍！

這三劍詭異非常，將高騰迫開三步，半身一起，就想從窗口躍出。

那知道身形方動，窗外就出現了一個人！

是水老鴉。

現身一聲：「回去！」水老鴉雙掌就擊出！

南宮雲冷眼一望，只是水老鴉雙掌殷紅如血，大吃一驚，欲起的身形，連忙側閃！

水老鴉雙掌擊空，掌風仍然激盪得南宮雲的衣衫獵獵作响。

南宮雲倒抽了一口冷氣。

高騰的劍即時刺到。

南宮雲急擋一劍，借力使力，身形高拔，左手金神像先向艙頂撞去。

眼看只差一尺便已撞到，颼一聲，一道金影突然飛蛇一樣凌空捲來。

捲向南宮雲的左臂。

南宮雲急忙縮手，握在手中那尊金神像却已被金影捲住了。

那道金影乃是一條金光閃閃，嵌着兩行尖刺的金鞭。

這條金鞭也就是水龍王的兵器「金龍鞭」！

旋即大喝一聲：「脫手！」一收鞭。

南宮雲竟然把持不住，那尊金神像應聲脫手，飛向水龍王。

這個水龍王好深厚的內力。

他一手將金神像接下，道：「我這條金龍鞭如何？」

南宮雲怒道：「乘人不備，不見得本領。」

說話間，高騰已又向他連刺了四劍。

南宮雲右手運劍如飛，一一擋開。

高騰第五劍方待出手，水龍王那邊突然叫道：「退下！」

他倒也聽話，立即收劍退下。

水龍王接道：「那麼你只管過來，從我的手中將這尊金神像搶回去！」

南宮雲道：「我若是能够搶回，怎麼樣？」

水龍王道：「由得你帶着它離開。」

南宮雲回頭，道：「窗外那個人，又怎樣？」

水龍王道：「這裏一切，都是由我做主，我放得你走，他的紅砂掌豈會向你招呼。」

南宮雲咬牙道：「好，我就試試。」

水龍王道：「請上！」却反手將那條金龍鞭收了起來。

南宮雲一見，道：「你不用那條金龍鞭？」

水龍王道：「船中坐着這麼多朋友，金龍鞭如何施展得開。」

南宮雲道：「你是要比拳脚？」

水龍王伸出雙手，道：「我空手接你的劍。」

南宮雲冷笑道：「話是你說的，莫後悔。」

水龍王道：「絕不後悔。」

南宮雲右手一緊，正待舉步上前，旁邊壽南山突然歎了一口氣，道：「你若是以為他的掌上功夫沒有窗外那個水老鴉那麼厲害，就錯了。」

南宮雲道：「哦？」

壽南山道：「你一定不知道水老鴉的紅砂掌就是學自他。」

南宮雲一怔。

壽南山接道：「方才你動手的時候，他是必已經看出你的武功深淺，所以才會有這個主意，你現在上去只有送死。」

南宮雲面色微變。

壽南山又道：「這個人向來都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而且不出手則已，一出必然是辣手。」

水龍王怪笑道：「知我者老朋友。」

說完了這句話，他雙手亦已鮮紅如染血。

南宮雲這才真的變了面色。

壽南山微喟接道：「不過他向來不大喜歡親手殺人，你現在改變主意，我看還來得及。」

水龍王笑道：「來得及，不過得要給我叩三個响頭。」

南宮雲面色一變再變，突然收劍，上前在水龍王面前叩了三個响頭，才站起身子。

所有人都一怔，水龍王也沒有例外。

他破聲大笑，道：「好，大丈夫能屈能伸，將來你的成就即使比不上韓信，一個兵馬大元帥，可是做得了。」

南宮雲鐵青着臉。

水龍王笑接道：「現在我們就出去見識你游水的本領如何。」

南宮雲轉身走向艙外。

水龍王拍掌道：「大家一齊出去見識見識！」

也不待衆人表示意見，他就大喝一聲：「力士何在？」

四個力士就在一旁，應聲連忙上前抬起那張椅子。

阮義見水龍王離開，道：「我們出去不出去？」

沈勝衣道：「看看無妨。」

阮義於是站起了身。

他們出到去的時候，船行的速度已逐漸慢下來。

這當然又是水龍王的主意。

他那張椅子也吩咐停在舷側，看來真的有意見識一下南宮雲的水上功夫。

南宮雲也就在衆目睽睽之下，縱身投入江中。

他的水上功夫果然不錯，曳着一條白浪，疾向岸邊游去。

水龍王拍手大呼：「了得！」却是一面的揶揄之色。

沈勝衣都看在眼內，並不覺得怎樣奇怪。

好像水龍王這種人，他不是第一次遇上的了，只是此前遇上的並沒有水龍王這樣兒。

船行雖已慢很多，並沒有停下，離開南宮雲越來越遠，終於望都望不到了。

水龍王的興緻這才消失，揮手怪笑道：「大家回艙去。」

說回去就回去，立即吩咐力士動身。

阮義又目送他進入艙房，冷笑道：「這個人的腦袋，莫非有問題？」

壽南山道：「這種人我想大概還是第一次遇上。」

阮義點頭。

沈勝衣淡然應道：「這種人其實不少，只是沒有他這個勢力，才沒有他鬧得這麼兇。」

他輕嘆一聲接道：「他的內心顯然充滿了憎恨，一有機會就挖苦別人，侮辱別人，以傷害別人的自尊心為樂。」

壽南山道：「不錯。」

阮義突然回頭道：「那個黑衣人也許又跟來了。」

壽南山回頭望去。

後面遠遠有一艘漁船。

風帆已張開，那艘漁船，緊緊跟在後面。

相距太遠，船上有甚麼人當然不能够看清楚。

那個黑衣人是否真的就在那艘漁船之上。

壽南山望着那邊，道：「船形狀看來是有些相似，不過未必是他上的那艘。」

阮義道：「如果是，這個人真的在打水龍王的主意了。」

壽南山道：「有這個胆量麼？」

「難說。」阮義摸着下巴，道：「不過怎樣也好，都是他與水龍王的事，就讓他們拚個你死我活。」

壽南山道：「你的意思是不作聲，由得事情這樣發展下去，不讓水龍王知所防備。」

阮義道：「一路上他給我們製造了那麼多麻煩，我們不跟他搗蛋，已經很對得起他的了。」

壽南山道：「是極。」

阮義道：「好像他這種人，從來就只知道怎樣去使人頭痛，有機會使他頭痛一下亦未嘗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下面的說話尚未接上，船艙那邊已傳出水龍王的叫聲：「你們還在艙外發甚麼呆，進來。」

壽南山輕歎道：「我們進去。」

轉身第一個舉步。

× × ×

不等沈勝衣壽南山阮義三人坐好，水龍王大笑道：「這個金神像，我決定買下了。」

壽南山吁了一口氣。

水龍王接道：「錢我也早已準備妥當。」說着一擺手。

兩個力士立即將一個鐵箱抬到壽南山面前。

水龍王道：「你打開看仔細。」

壽南山將箱子打開。

一看之下，不由得他們都怔在當場。

鐵箱內的確是載着黃金，却不是一錠錠的黃金，乃是整塊的黃金。

水龍王看見他們怔在那裏，又大笑起來，道：「這是十足純金，如假包換。」

壽南山苦笑道：「是麼？」

水龍王道：「還有，如果少你一兩，我賠你一百兩。」

壽南山歎息道：「何苦來由？」

水龍王大笑道：「那尊金神像相信我也要在一段時間才能够找出其中秘密，我若是給你一錠錠的黃金，讓你一到手就可以花，豈非便宜了你？」

壽南山只有搖頭歎息。

水龍王接道：「黃金已交給你了，由現在開始，你最好寸步不離左右，有甚麼失閃都與我無關。」

壽南山道：「當然。」

水龍王轉對柳細腰道：「美人兒，你那個丈夫又有錢了，還不趕快回到他的身旁？」

柳細腰嬌笑道：「你以為他還肯給錢我花？」

水龍王笑道：「除非他真的甘心做烏龜，否則，我看他寧可將那箱黃金沉進江裏。」

柳細腰哼道：「這區區之數，真還不够我花。」

水龍王放聲笑道：「好大的口氣，你這樣懂得花錢，我若是將你留在身旁，不是很快就像他那樣，變成窮光蛋一樣。」

柳細腰道：「這艘船上並沒有花錢的地方，担心甚麼？」

水龍王道：「我還是少冒個險為妙，你回去他身邊好了。」說着竟真的將柳細腰從懷中扯起來，推向壽南山那邊。

柳細腰向前衝出幾步，幾乎沒有摔倒地上。

她吃驚的回頭望着水龍王，道：「你怎……怎樣了？」

水龍王說道：「不就是將你還給壽南山。」

柳細腰道：「方才你不是說我最好留在這裏？」

水龍王道：「我只是這樣說，並沒有答應讓你留下來。」

「可是我……」

「你很喜歡這裏？」

「年前我跟葉大媽才上來，就喜歡上的了。」

「我本來也想將你留下，問題在你是我老朋友的老婆，傳出去，豈非教別人笑話。」

柳細腰道：「現在我已經不是了。」

水龍王「哦」的一聲，回問壽南山：「你聽到沒有？」

壽南山鐵青着臉，道：「我聽得很清楚。」

水龍王道：「你打算怎樣呢？」

壽南山道：「我現在已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水龍王回對柳細腰，說道：「你也聽到了。」

柳細腰笑道：「其實你也不必去問他，從來我就是──喜歡怎樣就怎樣！」

水龍王道：「不過凡事大家交代清楚一點的好。」

柳細腰道：「那麼，現在已經交代清楚。」

水龍王道：「很好，明天上岸，你大可以放心找一個有錢人再嫁了。」

柳細腰急忙道：「我要留在這裏。」

水龍王搖頭道：「不成，我是一個有婦之夫，即使我的老婆由得我，這種缺德的事情我也不能夠做的，要知道，這等如就是乘人之危，傳出去，以後我還能夠在江湖上立足？」

他笑笑，又道：「所以，還是請你另尋對象。」

柳細腰即使再蠢，這時候也應該聽得出水龍王並不是在說笑的了。

她呆在那兒，一面的徬徨之色。

只是徬徨而已。

壽南山不禁歎息。

柳細腰應聲望去，壽南山却適時偏開臉。

水龍王也沒有再理會這個女人，舉杯大笑道：「這一次買賣雖然有些驚險，總算完成了，大家先來喝幾杯，一會用過菜，我再帶大家到處看看。」

壽南山阮義相顧一眼，先後舉起了酒杯。

沈勝衣亦漠然舉起酒杯來。

水龍王乾了一杯，又道：「晚上我再請大家吃一頓，同時欣賞一下江天月夜的景色，今天日間十分晴朗，晚上的月色，一定很美麗。」

阮義道：「欣賞到天亮？」

水龍王笑了，道：「如果你有此興緻，無妨呆到天亮，我就恕不奉陪。」

阮義道：「除了酒菜之外，還給我們準備了甚麼？」

水龍王道：「每人一間舒服房間。」

阮義道：「你說了這麼多話，只有這一句我最是欣賞。」

水龍王道：「原來你最喜歡睡覺。」

阮義冷笑道：「在這條船之上，最好就那樣，樂得耳根清靜。」

水龍王却問道：「你知道甚麼東西最喜歡睡覺？」

阮義道：「甚麼東西？」

水龍王瞪着阮義道：「豬！」

阮義悶哼。

水龍王大笑不絕。

× × ×

黃昏時份，船終於停下來。

停在江心。

兩岸都是山野，並無人烟，也不知是甚麼地方。

酒菜過後，夜色深濃，月亮已東升。圓月。

江天月夜，景色果然美麗。

這種景色，水龍王却已看厭，何況他已有一尊金神像可以消遣，所以只是看了一會便回艙。

被他強留在船上的幾個人自然已不得他走開。

他們也沒有心情多看旋即各自回房。

沈勝衣沒有例外。

他和衣睡在床上，想起這幾天的事情只不由得苦笑。

這幾天本來是可以過得很安詳的，只因為水龍王要尋找刺激，才變成那樣。

這樣做，對水龍王實在並沒有任何好處。

相反，消息傳開了，覬覦那尊金神像的人一定來找。

沈勝衣實在懷疑水龍王是否也知道將會有這種後果。

龍潭激鬥　虎賁揚威

夜更深。

沈勝衣終於入睡。

不過好像這種高手，即使已入睡，警覺仍然很強烈，只要房門才一响，他立即醒覺，立即從床上跳起，一閃身，已來到房門旁邊。

是有人敲門，而且繼續敲。

敲得却很怪。

沈勝衣沉聲問道：「誰？」

敲門聲立即停下，應道：「我，壽南山。」

沈勝衣聽得出那是壽南山的聲音，一手拉開門閂，將門打開。

壽南山已經站在門外，神色有些兒緊張。

沈勝衣忽然一皺鼻子，問道：「甚麼事？」

壽南山道：「我因為睡不着，到處走走，經過水龍王的房間的時候，看見他的五個衞士昏倒房門左右。」

沈勝衣道：「哦？」

壽南山道：「門推不開，拍門也沒有人應門，以你看，應該怎樣做？」

沈勝衣道：「你沒有驚動其他人？」

壽南山道：「沒有。」

沈勝衣忽然大踏步走出去。

壽南山亦步亦趨。

日間水龍王曾請他們參觀過他那間華麗的寢室，也就在客廳後面。

寢室前面的情形，一如壽南山所說，房門左右倒着兩個值夜的守衞。

沈勝衣蹲下半身，一手托起其中一人的下頷，打量了一眼，道：「是被人封了穴道。」

壽南山道：「解開他的穴道，一問如何？」

沈勝衣道：「也好。」手指連點。

兩個大漢悠悠醒轉。

壽南山即時一聲輕叱：「什麼人？」身形箭一樣射出。

沈勝衣轉身望出去，只見壽南山的身形落在一角窗戶之旁，再一起穿窗，疾掠了出去！

沈勝衣只恐有失，放下那個大漢，縱身掠了過去。

他才落在窗旁，就聽見「噗通」的一下水聲，探頭望去，只見壽南山伏在船舷旁，一面無可奈何之色。

那邊水面上，一艘漁船即時向右岸駛去。

沈勝衣一看最少有六七丈之遠，不由得打消了追過去的念頭，問道：「是什麼人？」

壽南山道：「一個黑衣人，身手非常敏捷。」

沈勝衣道：「可有看到他的面目？」

壽南山搖頭。

沈勝衣說道：「先看水龍王怎樣，再說。」

壽南山縱身躍進艙內。

沈勝衣同時退向房間之前。

水龍王那兩個守衞這時候已經完全回復意識，睜眼看見沈勝衣壽南山，詫異之極，一個立即問道：「你們幹什麼？」

沈勝衣道：「無意發覺你們被人點了穴道，昏倒在門外，過來替你們將被封的穴道解開。」

兩個大漢這才發覺自己坐在艙板上，一個變色道：「發生了什麼事？」

另一個亦道：「是誰下的手？」

沈勝衣道：「你們完全不知。」

一個大漢道：「我只記得方才突然間感覺一倦。」

沈勝衣道：「這之前有沒有見到任何人？」

兩個大漢一齊搖頭。

沈勝衣伸手推門。

一推不開，在力拍之下，也是全無反應。

兩個大漢亦知道不妥了，他們侍候了水龍王那麼多年，水龍王的性情他們又豈會不知道。

沈勝衣那樣拍門，他如果沒有什麼，那還不破口大罵。

等了一會，沈勝衣伸手再力拍。

這一次終於有了反應。

一個聲音道：「你們幹什麼？」却是從後面傳來。

衆人回頭望去，只見水老鴉冷然站在走廊那邊。

壽南山手一指那兩個大漢，應道：「我們無意走過，發覺他們穴道被人點了昏倒門外，裏頭又毫無聲息，救醒了他們，一樣問不出究竟，是以拍門看看如何？」

水老鴉一聽，急步走了過來，喝問那兩個大漢，道：「你們什麼時候被人點了穴道。」

兩個大漢一齊搖頭。

水老鴉再問道：「下手的，可知道是誰？」

兩個大漢又是搖頭。

水老鴉一聲：「沒用的東西。」回向沈勝衣壽南山說道：「兩位當時還看見什麼？」

壽南山道：「沈兄替他們解開穴道的時候，我看見一個黑衣人在那邊窗外閃過，可是到我追出去，他已經噗通一聲縱身躍入水中。」

水老鴉道：「我正是被那一聲驚醒，過來一看究竟？」

壽南山道：「那艘船也看到了。」

水老鴉點頭。

壽南山道：「你的水性怎樣？」

水老鴉道：「絕不在我哥哥之下。」

壽南山信口問道：「你哥哥又是那一位？」

水老鴉道：「水龍王。」

壽南山一怔，道：「你們是兄弟？」

水老鴉道：「你不知道也不為奇，我那個哥哥本來就很少介紹我給他的朋友認識，他向來就認為上來這條船的人，認識他已經足夠。」

壽南山連連點頭，再問道：「既然你也精通水性，怎麼不下水追過去，將那艘船留下？難道你不覺得那艘船可疑？」

水老鴉搖頭道：「非也，只是相距太遠。」

沈勝衣聽在耳裏，心頭一動。

水老鴉轉又問道：「我哥哥沒有應門麼？」

壽南山道：「沒有。」

水老鴉道：「也許不在裏面。」

「門在內鎖上。」

「是麼？」水老鴉忙伸手去推。

一推之下，不由變了面色，道：「不妙。」

沈勝衣道：「破門進去看看如何？」

水老鴉望了那兩個大漢一眼，終於點頭，突起右脚，踢在門上。

他那條右脚齊膝斷去，裝上了一條鐵棒，這一踢其實就是一鐵棒重擊在門上。

門「砰」的碎裂，一股異香從房中傳出來。

水老鴉一聲「不好！」飛身暴退，沈勝衣壽南山同時已左右退開。

那兩條大漢的反應當然沒有他們那麼敏捷，一見都一呆。

一呆之後，突然就醉酒一樣倒下去。

水老鴉失聲道：「好厲害的迷藥。」

沈勝衣壽南山不覺點頭，這種迷香他們已不是第一次遇上。

壽南山更就有如驚弓之鳥，日前他正是被這種迷藥迷倒客棧房間之內。」

水老鴉身形一頓，又再次撲前，箭一樣射入了房中。

這一次他已經閉上了呼吸。

沈勝衣壽南山隨後衝了進去。

× × ×

房中燈火淒迷，白烟繚繞。

水老鴉身形一轉，雙掌齊出，叭叭叭一陣聲响，左面一排窗戶已經完全被他震碎。

繚繞白烟立時向窗外湧去。

× × ×

白烟終於散盡。

燈光相應明亮，水老鴉的面色却陰沉了起來。

沈勝衣壽南山亦神色凝重。

這艘船一共有三個艙，水龍王這個房間就佔了其中一個，寬敞不在話下，佈置之華麗更是不亞皇宮。

那張蟠龍大椅放在房中一張彫龍几子一旁，水龍王也正就坐在椅上。

他靠着椅背，頭後仰，雙眼外突，瞪着頭上承塵，咽喉穿了一個洞，鮮血尚在

不停向外流。

誰都看出他已經死了。

水老鴉仍然伸手摸去，看他的神情，似乎還抱着萬一希望。

一摸之下，他面上露出了絕望之色。

壽南山雖則看在眼內，亦仍然忍不住問一聲：「如何？」

水老鴉沉痛的道：「已死了。」

壽南山啞聲道：「怎會？」

——爲什麼不會？

沈勝衣聽說心頭又是一動。

水老鴉沒有在意，放目四顧。

房門外傳來了嘈雜的人聲，方才那一陣聲響，靜夜中何等驚人，水龍王的手下大都驚動，不少向這邊奔來。

阮義高騰葉小仙，甚至章保山柳細腰都來了。

高騰身形一閃，掠到水龍王身旁，目光一落，整個人呆在那裏。

阮義縱身落在沈勝衣右側，章保山在門外張頭探腦，葉小仙當然一直走到水龍王身旁，一看亦呆住。

柳細腰竟然也走上去湊熱鬧，目光才接觸屍身，便哎唷一聲，拍着胸口道：「嚇死人了。」

水老鴉霍地回頭，厲聲喝道：「少廢話。」

柳細腰給他喝住。

水老鴉目光轉向沈勝衣他們道：「那尊金神像不在。」

壽南山道：「一定是被那個黑衣人拿走。」

他歎息接道：「取去金神像就算了，何苦要殺人？」

沈勝衣道：「這件事也實在有些不合情理。」

水老鴉道：「怎麼？」

沈勝衣道：「水龍王如果不是已昏迷過去，以他的武功，那個人又豈能夠如此輕易將金神像拿走？既然已昏迷，應該就沒有再殺他的必要。」

水老鴉道：「是啊！」

沈勝衣道：「除非他們還有深仇大恨，否則……」

「否則怎樣？」

「這件事就是兩個人所爲。」

「兩個人？」

沈勝衣望着那邊一扇半開的窗戶，道：「一個人迷倒了水龍王，取去了金神像，却被另一個人無意中看見，於是就趁此機會在那個人走後，偷進來將水龍王一劍刺殺！」

水老鴉沉聲道：「聽沈兄這樣說話，似乎並不是憑空講故事。」

沈勝衣道：「並不是，事實的確是一如我所說。」

水老鴉目光一閃，道：「沈兄莫非已經識破這是怎麼一回事？」

沈勝衣點頭。

水老鴉正色道：「尚望指點。」

沈勝衣淡淡的道：「好像令兄這種人，恕我得罪一句，死有餘辜。」

水老鴉無言。

「但——」沈勝衣一頓接道：「做這件事的兩個人也同樣不是好東西，尤其是那個取去金神像的人，一直在愚弄他的好朋友，我實在瞧不過眼。」

他的眼睛仍然望着窗外。

水老鴉試探問道：「他們是否都已離開？」

沈勝衣道：「仍然在船上，而且就在這個房間之內。」

這句話就像是晴天一下霹靂，震撼人心。

沈勝衣目光一掃，忽然歎了一口氣，道：「一個男子漢，做事應該像一個男子漢才是。」

水老鴉急不及待的追問道：「到底是誰？」

沈勝衣緩步走過去，在一張桌子旁邊坐下來。

正好坐在葉小仙身旁。

他望了葉小仙一眼，道：「你不是睡在這裏？」

葉小仙一怔道：「不是。」

「你們是夫妻。」

葉小仙微喟道：「每到一個地方，通常他都會請幾個女孩子上來這裏喝酒，我在旁邊怎方便？」

沈勝衣明白葉小仙的說話。

葉小仙苦笑接道：「他需要安靜的時候，亦不喜歡有人在旁邊。」

沈勝衣點頭道：「就正如今夜。」

葉小仙道：「嗯。」

沈勝衣道：「想找出那尊金神像的秘密，必須頭腦極之清醒，好像他那麼暴躁的人，要頭腦清醒，當然必須在一個非常安靜，完全沒有人騷擾他的環境之下才可以。」

葉小仙道：「我並沒有殺他。」

沈勝衣道：「我知道只是奇怪夫妻不在一個房間，信口一問。」

葉小仙幽然一笑。

沈勝衣回顧衆人道：「大家今天都沒有例外，先後被水龍王挖苦了好些說話，所以要說到殺他，每一個人無疑都有動機，但雖然他是在昏迷之中，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殺得了他的。」

沒有人作聲。

沈勝衣道：「因爲一房間迷香，殺他的人非要具備深厚的功力，完全將呼吸封閉不可，出手而且須快，否則殺了人之後，自己亦難免昏迷過去。」

他的目光又落在葉小仙的面上，道：「水夫人，我看出她不懂武功，所以兇手絕不會是她。」

目光再一轉，又道：「柳細腰也是一女人家都沒有嫌疑，男人呢？也不是個個都有。」

又一轉，目注葉小仙：「章老先生雖則也是練過了武功，我看並不高，也可以剔出。」

章保山抱拳道：「沈兄明察。」

沈勝衣偏過半臉，對水老鴉道：「你與他是兄弟，當然也沒有可能是兇手。」

水老鴉道：「當然。」

沈勝衣道：「至於你們的下屬，應該也不會。」

水老鴉非常自信的道：「他們絕對不會的。」

沈勝衣道：「剩下來的四個人，我與阮義都不會，壽南山更不會。」

水老鴉聽到這裏，目光霍地落在高騰的面上。

高騰木無表情，冷冷的道：「壽南山爲什麼不會？」

沈勝衣道：「因爲以迷香迷倒水龍王，取去金神像的人，就是他！」

「沒有這種事！」壽南山叫了起來。

沈勝衣道：「難道你眞的要像烏龜那樣，總是藏頭縮尾？」

壽南山面色一青，道：「你有何證據證明我？」

「無疑你是一個聰明人，這一次，可惜你疏忽了一件事！」

「什麼事？」

「太快來找我，你應該先去換過身上的衣服。」

壽南山不明白。

沈勝衣解釋道：「我開門給你的時候，就嗅到你的身上有那種迷香的氣味。」

壽南山一呆。

沈勝衣道：「你若不是由這個房間走出來，身上又怎會有迷香的氣味？」

壽南山頓足歎息，道：「我應該想到的。」

沈勝衣道：「這疏忽其實是值得原諒，你施放這種迷香之時，即使已先服下解藥，鼻子經已習慣了那種氣味，再加上心情影响，身上的氣味便再濃，也不易覺察得到。」

壽南山盯着沈勝衣，好一會，歎息道：「但是除了你，又有誰留意？遇上你，合該我倒霉。」

阮義在旁亦一聲歎息，忽問道：「那天，你在客棧的昏迷，莫非是自己故意迷倒？」

壽南山道：「正是。」

「爲什麼？」

壽南山道：「讓你們以爲是眞的有人在謀奪那尊金神像，你們就不會懷疑到我的頭上。」

阮義道：「你却是知道水龍王已暗中通知了紅狼與花家兄弟。」

壽南山道：「不然怎會多此一舉。」

阮義道：「其實你並不想出賣那尊金神像？」

壽南山道：「却是沒有辦法。」

阮義道：「這樣說你已經發現那尊金神像的秘密了。」

壽南山道：「早已發現。」

「秘密何在？」阮義的好奇心不小。

「在神像之內。」

「哦？」

「那尊金神像之內是空的，將脚下座子旋出來，就會知道。」

阮義問道：「其內有什麼東西？」

壽南山道：「一束絹册，載有南宮世家幾種絕技。」

「那個金神像眞的是一個漁夫在湖裏網上來？」

「事實如此。」

「絹册浸在水中那麼久應該早就爛掉了。」

「金像底下的入口乃是用熔金封密，絕不會進水，我看出其中奧妙將封口那層熔金鑿開，才發現那本絹册。」

「水龍王若是將座子旋開，豈非就會發現這件事？」

壽南山點頭道：「在此之前，我已經重新將那裏用金封上，但是色澤到底新舊有異，所以我必須儘快將它偷回來。」

衆人聽到這裏才明白。

阮義又奇怪問道：「你得到那本絹册那麼多年，上面載的武功應該已練成功的了，對水龍王還是那麼恐懼？」

「兩個原因。」

「洗耳恭聽。」

「一是信心問題，我曾經是他的手下敗將，學了絹册上的武功，是否就能够打敗他？有待證實，我這個人也是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

「第二個原因又是什麼？」

「那本絹册上的武功我其實還未練成功。」

「你不也是一個練武的天才？」

「可是絹册的記載並不完整，每到緊要關頭，我總是練不下去。」

「是麼？」

「一直到今天聽了南宮雲那番說話，我才知道關鍵原來就是在那尊金神像之上，絹册中不全的部份也正就是藏在金神像的動作裏，甚至頭上戴着的『勝』，後面拖着的那條豹子尾巴竟然都是暗藏着奇妙的變化。」

「所以你更加要偷回來？」

「非偷不可。」

阮義道：「你雖然已經得手，可是如何能够帶着那尊金神像離開？」

壽南山道：「這個簡單，金神像現在也已經不在船上了。」

沈勝衣接道：「他迷倒水龍王，取得那尊金神像就立刻交給乘船尾隨，準備接應的那個黑衣人。」

阮義道：「那個騎着白馬的黑衣人是他的同黨？」

沈勝衣轉問壽南山：「是不？」

「正是。」

「你將金神像交給他之後，仍要他的船留在附近，目的不外要我們相信你說的是事實。」

「我是這個意思。」

「這個安排並不好。」

壽南山道：「不好在那裏？」

沈勝衣道：「船離得太遠了，那人除非能够飛，否則那麼短的時間之內，實在沒有可能游到停在那麼遠的船上。」

壽南山佩服的道：「不錯。」

「那噗通的一聲，我想只是你叫他開船的暗號。」

「都給你說中了。」

「你到底丢了什麼東西下水？」

「舷側一個載滿了水的木桶。」

阮義插口問道：「就不怕那個人帶着那尊金神像，一去不返？」

壽南山道：「無論他怎樣做，我都不在乎。」

阮義道：「他是你的什麼人？」

壽南山道：「兒子。」

阮義愕然道：「怎麼我從來都未聽你說過有兒子？」

壽南山道：「這個兒子是我的前妻所生，只因爲我要娶柳細腰攆了出去。」

他接道：「他雖然對我有所不滿，但

有事發生的時候，只要我吩咐到，仍然會趕來幫助我的。」

阮義道：「到底是父子至親。」

壽南山道：「他也並非反對我再娶，只是反對我娶一個那樣的女人。」

他看了一眼柳細腰，歎息道：「他反對得實在很對。」

阮義道：「只是，當時你完全聽不入耳。」

高騰突然插口問道：「姓壽的，水龍王與你那個老婆在你面前那樣子，你到底生氣不生氣？」

壽南山道：「多少有點。」

高騰道：「那麼，你既然將水龍王迷倒，怎麼不乘機將他幹掉？」

「我沒有殺他的必要。」

「你的氣量倒也大。」

「因爲我還沒有忘記一件事情。」

「是什麼事情。」

壽南山似笑非笑的道：「水龍王根本不能人道。」

高騰怔住。

壽南山道：「你不知道？」

高騰搖頭。

壽南山道：「他那麼做，在我的眼中看來，只覺得可憐又可笑。」他一笑接道：「其實我應該感激他，若非如此，我又怎會知道柳細腰是一個這樣的女人。」

高騰道：「我却認爲，你只是不敢殺他。」

壽南山道：「我怕什麼？」

高騰道：「怕自己也因此送命——他雖然死了，還有一大羣忠心兇悍的手下。」

壽南山終於點頭：「一個人年紀大了，不免有些怕死。」

他一聲輕歎，又道：「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

高騰無語。

壽南山又道：「不過若是拿你來與我比較，你却是怕死得多了，侍候水龍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能夠侍候他這麼多年，如果不是白痴，必然是個懦夫。」

高騰一雙手緊握，一聲也不發。

壽南山接問道：「可是這一次爲什麼又有勇氣刺殺他？」

高騰道：「刺殺他的不是我。」

壽南山道：「根據沈兄方才那樣分析，除了你，還有誰？」

高騰道：「他是在胡說，並不能够證明。」

壽南山轉頭笑道：「沈兄聽到了。」

沈勝衣目注高騰：「你雖然很懂得利用機會，却犯了一個相同的錯誤。」

高騰道：「你是說迷香。」

沈勝衣道：「你從我身旁掠過的時候，我亦嗅到了你衣服上的迷香氣味。」

高騰冷聲道：「你的鼻子，難道是狗鼻子？」

沈勝衣並不動氣。

高騰冷笑道：「我敢說置身於這個房間的人，身上衣服現在都多少有一點那種迷香的氣味。」

沈勝衣道：「多少應該有的。」

高騰道：「我衣服上的那種氣味是與你們同時染上。」

沈勝衣道：「在現在，單憑那氣味指證你是兇手，無疑是很難令人信服。」

高騰道：「可不是。」

沈勝衣道：「你懂得這樣替自己洗脫嫌疑，足見聰明。」

高騰道：「過奬。」

沈勝衣道：「只惜我還有一樣現在仍然有效的證據。」

高騰沉聲道：「在那裏？」

沈勝衣道：「也是在你身上。」

高騰不由低頭打量自己，神情已沒有方才那麼穩定了。

沈勝衣適時道：「你劍上的血又如何解釋？」

高騰右手不覺落在劍柄上，脫口道：「劍上怎麼會有血，我已經——」

他突然住口。

現在住口是不是太遲？

沈勝衣追問道：「已經怎樣？」

「抹乾淨。」高騰索性說出來。

沈勝衣道：「一劍正中咽喉，你用劍倒準確得很！」

高騰道：「非準確不可！」

沈勝衣道：「爲什麼，你突然要刺殺他。」

高騰道：「可以說，是一時衝動！」

沈勝衣道：「我也是這樣想。」

高騰道：「不過，我早已很想殺他的了。」

沈勝衣道：「他的說話態度，無疑太令人難堪。」

高騰道：「最令我憤怒的却是他對小仙的說話態度！」

水老鴉冷冷插口道：「這與你有何關係？」

高騰道：「完全沒有關係，我對她，也根本沒有動過惡念。」

阮義道：「那麼你怎會憤怒起來。」

高騰道：「只因爲葉小仙實在是一個善良的女孩子，也是這條船之上惟一的好人，只因爲有一個見錢開眼的母親，才落到這個地步。」

他轉望着葉小仙，眼中充滿了憐憫，道：「無論什麼人，只要還有一點良心，看見她那樣不時被水龍王羞辱，都會感到憤怒！」

葉小仙聽着亦望向他，面上露出了感激的神色。

只是一種感激。

沈勝衣亦看出兩人的眼中沒其他的感情存在。

高騰接道：「這幾年，我也實在受够了，難得有這個好機會。」

沈勝衣道：「無疑是一個好機會。」

高騰道：「江湖上傳說你智勇雙全，我一直都有些懷疑。」

阮義插口道：「現在相信了。」

高騰沒有理會阮義，目注沈勝衣，繼續道：「你是一個俠客，更是人盡皆知，這一次，希望你也做一件好事。」

沈勝衣道：「請說。」

高騰道：「帶葉小仙離開這條船！」

沈勝衣沉吟不語。

高騰正色道：「我雖然不是東西，比起這條船上的其他人，總算還像樣，葉小仙如果繼續留在這條船上，以後的日子，一定更慘。」

他目光轉落在水老鴉面上。「最低限度水老鴉第一個就不會放過她！」

水老鴉暴喝道：「胡說什麼？」

高騰道：「我不是一次看見你闖入那些侍女的房間了，你是怎樣的一個人，難道我還不清楚。」

水老鴉冷笑道：「這又與你何干。」

高騰沒有答他，回對沈勝衣道：「葉小仙並不是柳細腰那種人，也不是我師妹那種人，柳細腰是一個蕩婦，我那個師妹則惟恐天下不亂，見人都熱情勾搭。」

目光轉向葉小仙，他又道：「如果那種事發生在她身上，有什麼結果，相信已不用我說。」

沈勝衣頷首。

高騰道：「話說到這裏，沈兄喜歡怎樣，隨意好了。」

沈勝衣沒有作聲。

高騰轉向壽南山，道：「水老鴉是絕不會放過我的了。」

壽南山道：「當然。」

高騰道：「但若非你以那麼厲害的迷藥先將他迷倒，我根本殺不了他，水老鴉當然也不會忘記這件事，所以他第二個要殺的是誰，你應該明白。」

壽南山道：「嗯。」

「水老鴉的武功在水龍王之下，你和我如果單打獨鬥，我敢說，都不是他的對手！」

「如此厲害？」

「事實如此，也所以，我們只有聯手對付他，才有望殺出一條生路！」

「我們聯手好像只是有利無害。」

「還用多說嗎？」

「不用了。」

「你認爲如何？」

「當然同意！」

高騰道：「好極了！」「嗆啷」的拔劍出鞘！

劍上果然沒有血。

壽南山也拉出腰間軟劍，嗡的迎風抖得筆直，忽然道：「不過，在動手對付水老鴉之前，我必須做妥一件事！」

高騰道：「什麼事？」

「殺一個人！」

「誰？」

壽南山斷喝道：「柳細腰！」

「柳」字出口，他的劍已脫手飛出！

劍光迅急而輝煌！

到他的「腰」字出口，劍光已飛入了柳細腰的胸膛！

一劍穿心，血箭飛激！

相距既近，他的出手又快，柳細腰完全不懂武功，如何閃避得開？

哀呼一聲，柳細腰被劍撞出了三尺，倒在地上！

她的面龐已因驚慌而極白，但是仍然不覺難看。

她實在是一個很美的女人，可惜只是外表，內心一些也不美。

壽南山看着她倒下，忽然破聲大笑起來。

笑聲悲激。

高騰怔住，水老鴉身形却展開，飛撲壽南山！

劍脫手飛出，壽南山並沒有飛身追上去將劍取回，現在是赤手空拳。

這種好機會，水老鴉豈會錯過？

他練的是旁門紅沙掌功夫，那雖然是傳自水龍王，可是他多年苦練，只練一雙掌，造詣早已在水龍王之上。

這一次他存心一下擊殺壽南山，雙掌之上，更用上八成內力。

壽南山若是空手接他這一擊，除非一雙手也練過類似的功夫，否則硬碰在一起，筋骨只怕就得寸寸碎裂！

壽南山那雙手看來顯然未練過類似的功夫。

水老鴉所以滿懷信心。

人到掌到。

壽南山笑聲陡落，目光一閃，雙掌疾迎了上去！

却不是空手硬接水老鴉的紅砂掌，那剎那之間，他雙手已然分別從袖中撤出了兩支奇形的短刀。

雙袖已被掌風激盪獵獵作响，可是他握刀的雙手仍然穩定。

雙刀迎向水老鴉雙掌掌心。

水老鴉一眼瞥見，大吃一驚，急挫雙掌！

他果然也是一個高手，眼快手快。

壽南山雙手刺空！

水老鴉收掌連隨暴喝，一退半丈，目光落向壽南山雙手短刀，道：「原來是無極門的高手！」

那邊阮義亦脫口道：「那天早上襲擊我的那個人莫非就是你？」

壽南山目注阮義，道：「正是我！」

阮義瞠目道：「你……」

壽南山截道：「正如我以迷藥將自己

迷倒，動機不過要令你相信眞的有人在打那尊金神像的主意，日後好替我做證。」

阮義一聲歎息，奇怪道：「你眞的是無極門的弟子？」

壽南山道：「假的，我手中這雙短刀也根本就不是無極門的刀，只不過形狀有些相似。」

阮義道：「我却是被你騙倒。」

壽南山道：「這雙短刀其實是南宮世家的飛龍刀，我當日施展的南宮世家的飛龍十二斬！」

阮義搖頭亦只是歎息。

壽南山轉顧高騰，叫道：「你還等什麼？」

高騰大笑道：「上！」連人帶劍，飛了過去。

人快劍快！

壽南山也快，雙刀「嗚嗚」的掌心一旋，欺身撲向水老鴉！

水老鴉比他們還快，偏身一閃，讓開一劍雙刀，再一轉，繞到高騰的左側，雙掌齊拍了出去。

出手是兩掌，中途一化爲二，就變了四掌，拍到高騰身上時候，已變了八掌。

高騰的長劍飛舞，截，挑，劈，削，斬！

水老鴉四掌封住了高騰的劍勢，兩掌拍開了劍鋒，還有的兩掌，印向高騰的胸膛，高騰暴退。

水老鴉正想追擊，壽南山雙刀已經斬下。

他雙掌一斜，回擊壽南山。

掌風激盪，壽南山的攻勢竟然被他擊散。

高騰即時人劍飛回。

水老鴉雙掌左拒右擋，一雙手越來越紅。

一剎那紅如滴血！

掌風撲面，壽南山高騰突然嗅到一陣血腥氣味。

高騰脫口高呼道：「小心，他掌中有毒！」

壽南山道：「我已小心。」

水老鴉怪笑道：「紅砂掌本來就是苗疆五毒門的武功。」

笑語聲中，雙掌更紅。

血腥味也更重了。

沈勝衣看見三人拚上，便站起身來，一手握住了旁邊葉小仙的右臂，道：「我們走！」

葉小仙一怔，並沒有掙扎。

她看着沈勝衣，想了想，終於舉起腳步。

阮義一見，亦走了過來。

水老鴉也看見了，厲聲喝道：「不許走！」

沈勝衣沒有理會

水老鴉心神一分，幾乎傷在壽南山雙刀之下，他怪嘯一聲，雙掌連環十八拍，迫開壽南山高騰雙刀一劍，突喝道：「弟兄門，殺！」

水龍王那些手下早已集中在外面，一聽得吩咐，兵刃立時紛紛撒出來。

叮噹之聲亂响！

一個個都是彪形大漢，兵器一上手，臉上立即露出一面殺氣，無不像兇神惡煞一樣。

喝叱聲中，兩個大漢連隨揮刀向站在門外的章保山當頭砍下。

章保山果然是一個練家子，倒踩七星步，連閃兩刀，手一翻已多了一支匕首！

旁邊立時又有三把長刀，一對蛾眉分水刺向他斬刺過來。

他也算手急眼快，偏身讓開了一刀，匕首擋住了一刀，突起一脚，居然踢入空門，一脚將手持一對蛾眉分水刺的那個大漢踢翻。

來的却是四個人，不是三個人。

他也到底年紀大了，眼雖然還很快，手已沒有年輕之時那麼急，那隻左手雖然想同時一掌將還有的那個操刀大漢震開，可是掌未到，那個大漢的刀已到了。

刀光一閃，他的左手齊腕斷下，脫口一聲慘叫，身形頓亂。

左右幾刀同時砍來。

章保山驚呼未絕，身上已連接挨了幾刀，變成了一個血人。

匕首亦脫手。

那些大漢並未就此罷休，手中刀連隨又斬下。

章保山撕心裂肺的一聲怪叫，衝向房間。

他身形才動，已屍分刀下！

× × ×

笑聲未已，兩個大漢突然慘叫倒下。

阮義已衝了過來。

他劍快如箭，左一劍，右一劍，連刺兩人。

那些大漢立時收住了笑聲，怒喝着向他撲上。

他們用的除了刀，分水刺之外，還有長矛，利斧……

十幾樣兵器，一齊向阮義亂刺過去。

阮義劍快，嗖嗖嗖，一連三劍，把持刀衝近的三個大漢，亦被他在胸膛劃了一劍！

後面一大堆兵器即時攻到。

四支長矛先刺了過來。

阮義一擋不開，急退三步。

他日前傷在花龍三尖兩刄刀之下，傷勢還未痊癒，身形與劍法，當然不能像以前一樣配合。

那些大漢又是如狠似虎，兵刃齊來，可眞不容易抵擋！

矛長丈外，一吞一吐，步步緊迫，毫不放鬆，兩個握刀大漢亦夾在矛中掩上撲殺。

也就在這剎那，一道劍光突然飛來，橫擊在那四支長矛之上。

嗤嗤嗤嗤的四支長矛同時斷飛！

那兩個握刀掩殺上前的大漢幾乎同時一聲慘叫，左右倒地。

飛來的那道劍光非獨削斷四支長矛，連那兩個大漢亦斬殺！

阮義不必轉頭，也知道沈勝衣來了。

× × ×

沈勝衣左手握劍，右手牽着葉小仙的手，一面衝出艙門上，一面吩咐道：「小阮保護葉姑娘，跟在我後面。」

他連隨鬆手。

葉小仙面色蒼白，一雙脚亦已發軟，沈勝衣那邊鬆手，她這邊幾乎栽倒。

阮義慌忙扶住她。

沈勝衣方鬆右手，一支長矛已刺到，他側身一閃，空出的右手一落，一抓，一奪，已將那支長矛奪過來，右手劍同時刺出！那個大漢長矛脫手，驚呼未絕，已被劍斬成兩截。沈勝衣劍一引一落，又將一人刺在劍下，右手一翻，長矛的矛頭轉向那些大漢，一吐一吞亦將一人刺殺矛下！

那些大漢却悍不畏死，呼喝着衝殺上前。沈勝衣日光一閃，一聲咆哮道：「擋我者死！」疾衝上前。

幾個大漢當先揮動兵刄硬擋。

一矛雙斧三刀，四對蛾眉分水刺。

沈勝衣咆哮雷霆，右手劍横掃。

劍光過處，矛斷，刀飛，分水刺亦有三支被震的脫手，「奪奪奪」地釘在走廊的木板上。

他右手長矛同時洞刺了那個手握雙斧的大漢的胸膛，人跟着衝入走廊。

劍與人同飛。

慘叫聲此起彼落，左右六個大漢掩腹倒下！

他長矛飛刺，再刺倒三人。

那些大漢幾曾遇過這麼厲害的高手，終於驚呼後退。

阮義把握機會，扶着葉小仙急走到沈勝衣身後。

沈勝衣繼續奔前。

一個大漢暴喝一聲，在後追殺上來。

阮義長劍未動，前面沈勝衣突然回頭，反手擲出右手長矛。

颼一聲，長矛破空，閃電般釘入了那個大漢的胸膛，前胸入後胸出，將那個大漢釘在艙板之上。

前後所有的大漢又一呆。

走廊闊不過四尺，那些大漢若是一齊蜂湧殺上來，長矛刀斧齊飛，沈勝衣雖然武功高强，也不容易抵擋，何况他還要兼顧阮義葉小仙兩人？

沈勝衣當然看出形勢不妙，乘那些大漢一呆，立即疾衝前去，

霍霍霍霍的裂帛聲响，擋在走廊前面的大漢一個又一個倒下！

飛激的鮮血濺紅了走廊兩邊的艙房。

沈勝衣一身白衣亦被鮮血濺紅，更顯得他的可怕。

那些大漢心胆俱喪，潮水般倒退了出去。沈勝衣一劍低垂，緊追在他們之後。

阮義扶着葉小仙緊跟在沈勝衣身後。

後面那些大漢呆了一會，終於又舉起脚步追上來。

他們本來就是窮兇極惡的海盜！

過了走廊，就是水龍王日間招呼沈勝衣他們的那個船艙。

船艙寬敞，那些大漢四面散開。

沈勝衣一踏出走廊，刀刺矛斧立即四面打下。

他們原來已決定圍攻。

沈勝衣冷笑，左手劍暴展！

矛一近就斷成兩截，短兵器還未劈下，握着兵器的人就已被劍擊！

血雨飛洒，上前進攻的大漢東倒西側，劍光中紛紛濺血倒下。

沈勝衣周圍片刻多了十多具屍體。

那些大漢這才眞的知道厲害，不由自主的退開。兵刄交擊聲，吆喝聲，一剎那停了下來。

沈勝衣環掃一眼，大步走向艙門。

擋在那裏的大漢慌忙連滾帶爬的退出去。

沈勝衣走到艙門的時候，一個大漢已不見，可是他才一步踏出，一蓬亂箭就向他射來！破空聲攝人心魄！

沈勝衣左手劍飛展，撥下了射向身來的亂箭，右手連抄，抄了七八支箭在手。

其餘的箭都「的的篤篤」的射在甲板之上。

沈勝衣不等第二批箭射到，右手抄着的七八支箭脫手飛出，破空之聲大作！

箭在他手中飛出竟不下於强弓力射！

箭飛入來箭最多的方向。

驚呼慘叫之聲，剎那亂成一片！

沈勝衣左手連隨一揮，手中劍飛出，「奪」的插在兩丈外的甲板之上。

劍出手，人亦同時飛身躍出了艙外。

身形開展的時候，他雙手已抓下了插在旁邊的好些箭，人在半空，箭就脫手，左手右打，右手左打！

驚呼慘叫之聲再起，左右十多個大漢從暗中跌出，弓箭亂散。

沈勝衣人亦落下，正好落在劍旁，左手連隨將劍拔出來。

五六支箭「嗤嗤」的立即向他射到。

沈勝衣劍一揮，三箭劈飛，還有三箭亦被他的右手抄住，反射回去。

三聲慘叫在那邊响起。

沈勝衣厲聲道：「還不住手！」

箭果然給他喝止。

阮義這時亦護着葉小仙走出來。

吆喝聲也就在這時突從四面响起。

吆喝聲中，四個魁梧的大漢分別四個方向走出，正是水龍王手下那四個力士。

人手一對銅錘。

西瓜般的大銅錘，閃閃生光！

八個銅錘突然兩兩相撞在一起，「轟轟」的平空就像是擊下了四個霹靂。

阮義心神一震，左手一鬆。

葉小仙立時倒在甲板之上，她早已駭得脚都軟了。

阮義急忙把她扶起來。

霹靂聲中，那四個力士一齊手舉銅錘，飛奔過來。

沈勝衣不等他們衝到人劍已向東面那個力士飛去。

應付這樣的力士，當然是一個個應付的好。

人劍如箭離弦。

那個力士看在眼內，脚步急挫，雙錘一齊擊下。

錘動風生，激起了沈勝衣的頭髮衣襟，沈勝衣神色不變，偏身一閃兩尺。

因爲他知道兩尺已經足够。

也就因爲這兩尺之差，雙錘擊空。

那個力士正想揮錘再擊，雙腕已感一凉，低頭望去，只見雙手齊腕斷去！

隆隆兩聲，雙錘與雙手同時落在甲板之上，那個力士怪叫一聲，當場昏倒！

沈勝衣一劍得手，身形便飛閃，飛射向南面那個力士。

南面那個力士實在想不到沈勝衣的來勢這麼快，眼睛瞥見劍光的時候，沈勝衣的劍已刺入他的右脅下。

劍一入即出，血亦掠出，那個力士一聲悶哼，右手銅錘落下，人亦搖幌倒下。

西北兩個力士這時亦已衝到了。

北面那個衝向阮義。

阮義的劍已在等着他，劍一動，七劍刺出去。

力士雙錘胸前一合，七劍盡刺在雙錘之上，他開聲吐氣，雙錘喝聲中就勢向阮義撞去。

阮義右手扶着葉小仙，身形亦因此轉動不靈，但到底臨敵經驗豐富，一拉葉小仙，仰身倒下。

雙錘在他頭上撞空。

他連隨鬆開左手，伏地滾身。

那個力士方待揮錘痛擊，阮義的劍已刺入他的臍下！

快劍到底是快劍！

那個力士嘶聲慘叫，雙錘脫手一擲向阮義。

阮義伏地飛滾。

「轟隆」兩聲，甲板穿了兩個大洞！

阮義並不在洞中，已滾出丈外。

西面那個力士同時衝到沈勝衣面前。

霹靂一聲，雙錘擊下！

沈勝衣身形遊走。

那個力士雙錘連擊，眨眼間連擊十八錘，却連一錘也沒有擊中沈勝衣。

沈勝衣閃過十八錘，身形突然凌空，一拔三丈，躍上了旁邊船板之上，左手一彎，已抱住了船桅。

那個力士霹靂暴喝，一錘擊在桅上！

轟一聲，整條船桅被他擊斷，沈勝衣連同斷桅凌空倒下！

力士大笑。笑聲方起，沈勝衣已飛離船桅，連人帶劍向他飛擊下來。

劍光電閃，笑聲突斷！

那個力士雙錘落地，雙手捧頭。

他的雙手還未捧實，那個頭已分開兩片！

即時驚天動地一聲巨震，那條船桅倒在船艙之上將船艙壓塌了一片！

沈勝衣人劍凌空再一個翻滾，躍落阮義身旁，道：「有沒有受傷？」

阮義笑道：「沒有。」

沈勝衣俯身將葉小仙扶起來，一看也沒有受傷，放下心，道：「現在應該沒有人再敢衝殺前來的了。」

阮義大笑道：「他們除非不要命。」

那些大漢都要命，看見四個力士全倒下，經已遠遠的退開。

阮義這樣說，他們退得更快了。

沈勝衣輕吁一口氣，道：「不要管他們，你過去那邊船舷將一艘小舟解下。」

阮義回頭道：「壽……南山他們……」

話未完，轟一聲巨响，水龍王寢室所在的那個船艙突然碎開了一個大洞，一個人從洞中飛出來。

相貌雖然看不到，從衣服看來，顯然就是壽南山。

他扎手扎脚從洞中飛出，落下時，身體已硬直！

一股火燄旋即從破洞閃出！

× × ×

水老鴉的武功如果單打獨鬥，壽南山高騰無疑都不是他的對手，可是兩人的武功加起來，却是在水老鴉之上，但由於兩人從來未曾聯手搏敵，不能夠互相配合，反而被水老鴉佔了上風。

水老鴉當然看出這個上風只是在目前，時間一久，兩人必然能够配合起來。

所以他必須速戰速決！

喝令一衆手下阻止沈勝衣阮義帶葉小仙離開之後，他立即展開猛烈的攻勢！

高騰武功與水老鴉相較，差了一大截，壽南山雖然練了南宮世家的武功，却練的不全，而且又久疏戰陣，給水老鴉一輪搶攻，都亂了手脚！

三百招一過，高騰的左臂已挨了一掌，骨碎肉綻，斜吊了下來，壽南山右脚下被水老鴉踢了一脚，脚步踉蹌。

水老鴉的右脚是一條鐵棒，若不是他及時退開，只是被棒端踢中，那條脚就得折斷！

水老鴉連傷兩人，出手更凌厲，壽南山連擋十四招，突退一丈，叱喝道：「他下盤不大穩，攻他下盤！」

一番惡鬥下來，他終於悟出了水老鴉的弱點。

高騰聽完這句話，已接了水老鴉二十招，一聲「好！」再接十一招，一矮身，長劍向水老鴉腰腹以下疾刺十二劍。

水老鴉右脚斷去，裝上了一條鐵棒，威力雖然驚人，下盤却沒有原來兩條脚那麼穩定。

有一利往往就有一弊。

高騰只攻他下盤，十二劍一過，竟然已能够將他迫退三步！

壽南山適時伏地滾身，施展開地趟身法，人刀化成一個刀球，滾向水老鴉。

這一招，也是南宮世家「飛龍十二斬」的一式，自然不是一般的地趟刀法所能够相提並論。

水老鴉一見知道厲害。

他雙手應戰，並沒有兵器，要應付地趟刀法，本來就有些不便，何況這是南宮世家的絕招？

一聲長嘯，他瘦長的身子突然向上拔了起來。

劍刺空，刀也斬空！

壽南山半身一挺，右手短刀「嗚」的脫手，緊追在水老鴉身後旋斬了上去。

水老鴉身形矯活，半空中一翻，刀斬空。刀光一閃掛着的一盞宮燈被削下來！

水老鴉鐵脚宮燈上一點，人同時一個「鯉魚倒穿波」！

宮燈「呼」的疾向壽南山當頭壓下，水老鴉半空翻身，雙掌凌空擊落！

壽南山眼快手急，左手急翻，叭的震飛宮燈，身形就地一滾，已滾開了半丈！

水老鴉一見，擊出雙掌立時一抄，身形水鷗般一翻，斜飄下艙板。

宮燈一飛丈外，撞在水龍王那張龍床的一條柱子。

燈碎裂，燈油飛射，火亦飛射！

燈油火花落在紗帳上立刻燃燒起來！

沒有人理會。

門外那些大漢早已追着沈勝衣三人離開，兩邊窗外雖然有幾個大漢留下，却有誰敢進來救火，而且他們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惡鬥中的三人之上！

這三人更沒有理會。

水老鴉雖然瞥見，也知道這火如果不及時救熄，將會有什麼結果，可是他現在又怎會有時間理會這件事？

高騰的劍已刺到，壽南山亦已滾來！

水老鴉再次高飛！壽南山騰身追擊！

兩人半空中連拚三招，一齊落下來，水老鴉雙掌方待搏殺，高騰追劍風後面却刺到了。他連接十二劍，身形又高飛！

因爲壽南山的地趟刀又來了。

這時候，整個紗帳已變成一團烈火！

紗帳本來就是極易燃燒之物。

有風穿窗。

風助火勢，迅速飛揚，蔓延！

三人都沒有理會那些火。

水老鴉一拔起，壽南山高騰亦拔起來，刀劍左右追擊！

水老鴉開聲吐氣，雙掌震開高騰的長劍，右脚斜踢，同時將壽南山的短刀一脚踢開。

壽南山半空一滾身，左手順勢將斬斷宮燈，釘在艙頂承塵之上的那支短刀拔出來。他雙刀在手，身形斜刺裏落下！

水老鴉高騰經已落下，立即又展開惡鬥！

高騰受傷左臂，已奇痛澈骨，仍然咬牙拚下去！

追風劍追風，一劍急一劍！

水老鴉雙掌翻飛，接三劍，再將高騰迫退三步，身形颼的又一次高拔！

壽南山雙刀地趟再次落空，一聲「上」從地下彈起，緊追水老鴉身後。

高騰應聲亦拔高！

這一次，兩人攻勢已能够完全配合，一劍雙刀在半空中齊向水老鴉身上招呼！

劍一刺十二劍，刀展開，左七右六，十三刀旋刺！

水老鴉雙掌强接，也非接不可！

他接下了一十二劍，十三刀，身上冒出了兩股鮮血，左肩右脚，已各挨一劍一刀！

三人的出手都極之快，刹那落下，一落下又拔起來。

首先拔起來的仍然是水老鴉！

一見他拔起，高騰壽南山如何不追上去？

刀劍傷了水老鴉，兩人精神大振，出手更凌厲！

「砰」一聲，水老鴉拔起的身子突然撞在頭上一片承塵，直飛入承塵之內。

壽南山高騰倒也意料不到水老鴉這一次竟然沒有了分寸，拔得那麼高，刀劍都刺空！

水老鴉剎那就從承塵內落下來，落下的身形比拔高更快！落下之時正是壽南山高騰攻勢落空之時！

他的身形從刀劍的空隙中落下，左右掌齊展，將壽南山高騰的身形同時震的後仰，右脚乘勢搶入空門，踢在高騰的小腹上，鐵棒洞穿了高騰的小腹！

高騰嘶聲慘呼，腰一折，一劍砍回。

水老鴉早料有此一着，雙手一拍，就將劍尖拍在雙掌之中！

高騰慘呼未絕，突然鬆開劍柄，雙手抓住了水老鴉踢插入小腹的右腿，厲聲道：「快！」

壽南山那邊眼裏分明，把握機會，雙刀疾回，齊向水老鴉後背插下！

水老鴉耳聽風聲，當然想閃避，可是右脚被高騰抓住。

高騰左手雖無力，右手却並未受傷，抓着水老鴉那條右脚，就像鐵鉗子一樣。

水老鴉的身形那裏還施展得開來？驚呼方出口，壽南山雙刀已插在他後背上，三人同時跌下來！

壽南山雙刀一分，就想將水老鴉雙臂斬斷，却就在這刹那，水老鴉的身子已向前撲倒！

壽南山的動作並沒有水老鴉那麼快，水老鴉一撲之下，身子已脫出了刀鋒，他雙掌一分，夾在掌中高騰那支劍疾落，斜斬在自己的右腿上！

劍落，腿斷，那一小截斷腿連帶嵌着的鐵棒仍留在高騰雙手中，小腹中，他的身形却已回復自由，霍地轉身。

壽南山雙手即時又刺到。

水老鴉一轉身，雙刀就一齊刺入了他的胸膛，他的雙掌同時擊向壽南山！

壽南山拔刀急退。

他不應該拔刀的，假如他雙手棄刀暴退，水老鴉雙掌未必趕得上，這一拔，反而趕上了！

雙掌一齊拍在壽南山的胸膛之上！

這一追擊，雙刀插得更深，穿透了心肺！

水老鴉已同時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壽南山却被水老鴉的雙掌擊得飛了起來！

水老鴉掌力何等驚人，臨死這一擊更加厲害，壽南山肺腑盡碎，身子撞碎了船艙上的承塵，再將艙頂撞碎了一個大洞，飛了出去！

× × ×

沈勝衣冷然望着壽南山的身子落下，道：「他是死定了！」

阮義只聽那轟的一聲巨响，已知道飛出來的壽南山絕對保不住生命。

他不禁一聲歎息。

壽南山到底是他的朋友！

沈勝衣等了一會，又說道：「那邊而且已着火焚燒，水老鴉高騰若是還有命，現在應該出來了。」

阮義苦笑道：「高騰我不知，壽南山以我所知，很愛惜生命，他如果將命交出，必會要對手付出相同代價。」

沈勝衣看着又道：「火勢很猛烈，船上的人除非肯同心合力灌救，否則這艘船，我看是完了。」

阮義道：「你以爲那些人現在還可以同心合力。」

沈勝衣搖頭。

阮義道：「燒掉了也好。」

他舉步走過去，放下了舷側的一葉小舟。

沈勝衣扶着葉小仙道：「我們走。」

葉小仙竟不猶疑舉起脚步，眼中流下了眼淚。

高興的眼淚，現在她總算已獲得了新生。

小舟在水上之際，火焰已經在大船艙頂流竄。

桅上的風帆亦燃燒了起來。

火光照亮了江水，照亮了夜空。

長夜雖未盡，黎明已不遠。（完）

遊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插翅難飛（一）

邊城悍將至　湖海血腥飄

烈日。

日烈如火。

火傘在頂，恨火在心，在這內外兩股烈火的烤炙焚燒之下，卽使是一個鐵人也會熔化，而他卻筆直地站立着。

光禿禿的椏枝是熱的，黃砂地也是熱的，連空氣都是熱的，而他卻渾身冰冷。因爲他的血液早已凝固，不再沸騰，感情早已痳木，不再激動。

他的面目黧黑，鬚髮枯槁，毫無光采，他身上的衣服卽使敎染房老師傅來看，也無法說出到底是什麼顏色。他兩手空空，沒有手杖，沒有竹棍，當然也沒有使人望之生畏的兵器。他已一無所有，沒有意氣風發的神采，沒有英俊瀟洒的風範，沒有鮮麗衣冠，沒有閃亮犀利的兵器，當然也沒有前途和未來。這裏似乎就是他生命路程的盡頭。

他唯一有的是心頭那團恨火，不錯，他就靠這團恨火活到現在。一個人必須靠仇恨才能活下去，那是一種太可怕的滋味，如果他熬過了那種滋味，他就一定會變得非常可怕。

他的確非常可怕。在塞上，在邊城，在炎炎烈日下，在滾滾黃砂中，在老年人的嘴裏，在無知幼童的耳邊，鄧彬兩個字就像魑魅般使人打從心底冒寒氣。

他站在這裏多久了，沒人知道，他站在這裏幹什麼，當然更沒有人知道，他到底還能站多久，這個答案恐怕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烈日更烈，恨火更熾，而他卻更冷。

東北角上出現了人影，一個人，在這滾滾砂烟中別說是一個人，任何一樣會動的東西都會引起注意，可是鄧彬絲毫反應都沒有，他仍然那樣僵立着。

那人愈走愈近，大概有四十來歲吧？其實，在這種環境中除了生命之外什麼都不重要。他的衣着很講究，是絲質的，被濕淋淋的汗水黏貼在身上。他肩上揹着水袋，腰間掛着彎刀，刀鞘包着半截閃閃發亮的銅皮，像這樣一個人，他似乎應該騎着一匹駿馬，以風馳電閃般的英姿一衝而至。

而他是步行來的，從最近的集鎮來計算，他也走了四十里路，是什麼東西引誘着他。

他最後幾步，走得格外慢，最後他終於在鄧彬面前停下，吁吐一口很長長的氣。

鄧彬仍然沒有動，他連眼皮都沒有抬一下，目光正好俯射在對方那雙薄底快靴包着鋼片的靴尖上。

「鄧彬！你還活着？」

「爲了今天的約會，我必須活着。」

「你沒有忘記？」

「十年如一日，事情就好像發生在昨天。我記得你說，小子！我從來沒有見過

像你這樣狠的人，你大概恨透了我吧？好！我給你一個復仇的機會，十年後，到紅柳河東北方的七星岩等我……這幾句話像用刀子刻在我的心裏，我不會忘記。」

那人動手了，動得很慢，當他的手觸及鄧彬的衣裳時，突然左右一閃，鄧彬那醜陋的胸膛露了出來，這裏要用醜陋二字實在是迫不得已，肌肉糾結，疤痕纍纍，有紅色的，有褐色的，也有白色的，兩邊的肋骨也有些變了形，鄧彬的胸部必然受過嚴重的傷害。

「奇蹟！」那人退後了兩步，搖着頭說：「受了那麼重的傷，你竟然還能够活着。」

「你是因爲料定我必死，才許下這個十年之約嗎？」

那人笑了，笑得很詭譎，鄧彬低着頭，當然沒有看見那人的笑容，卽使看到了，他也未必能了解那種笑容的含意。鄧彬終於緩緩抬起頭來，因爲他要面對敵人。

「你不是藍長飛？」這應該是很令人驚異的發現，在鄧彬的口中說出，仍是非常平靜。

「誰說我不是藍長飛？」口氣同樣平靜。

「你當年的剽悍，兇殘，暴戾，都上那兒去了？」

「人是會變的，在你來說，十年如一日，在我來說，十年是一段很悠長的歲月，瞧瞧我腰間的彎刀，在塞上，在邊城，除了我藍長飛，誰還有這一把彎刀？」

「我認得那把刀。」

「你應該認得。」

「在我想像中，你應該騎着駿馬，威風凜凜地在七星岩兜一個圈子。你不是來赴約，是來保持你這一生中唯一的優點，讓人覺得你藍長飛並非一無是處，最少你還守信。」

「我來，並不是爲了殺死你。」

「你很仁慈，你在十年前就這樣仁慈過一次，不過你立刻就會知道那是你這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錯誤。」

藍長飛說：「鄧彬！你既然能活着，就該永遠活下去，而且還要活得很好，一個人在上半輩子吃盡了苦頭，下輩子就該好好享受。趁你還能走路，趕緊去花馬池，金陵酒家的西廂上房住着一個姓商的年輕姑娘，你只要袒露你胸脯上的傷痕，她就會將一袋金子交給你。如果你對她中意，她也會跟你走。這不是補償，是賞賜，天下雖大，並不見得每一個人都能得到藍長飛的賞賜。」

「我剛才就說過了，你很仁慈。」

「我的座騎閃了蹄，迫不得已走了十里路，現在我還要走四十里路回到花馬池……鄧彬，兩次奇蹟出現在你身上，你應該好好把握。你可以到關內，也可以去江南、杭州西湖、蘇州虎丘，那袋黃金足够你消磨半生。」

「藍長飛！」鄧彬一字一字地說：「十年來我只想着一件事，殺你以洩恨，十年來我只存着一個希望，你能保持你的信用如約而來……現在，我還等什麼？你還等什麼？十年前你就犯過一次錯，今天不可再犯……拔刀！」

「鄧彬！藍長飛的彎刀下絕無生還者，你好不容易在刀下逃生，何苦又……」

「拔刀！」

「鄧彬！你會後悔的。」

「我當然會後悔。十年來，我爲了要在邊陲的險惡環境中生存，爲了不再受任何傷害，爲了等待今天，我爲惡無算，殺人無數，如果我只是爲了得到一袋金子，我會後悔這十年中的所作所爲。」

「鄧彬！你知道我爲什麼決定讓你活着嗎？」

「因爲你不想死，或甚至怕死。」

「錯了，十年前，在塞上，在邊城，我藍長飛是最壞的人。十年來，你的壞名聲竟然超過了我。你活着，我就不是世界上最壞的人，那不是很妙嗎？」

「今天，這兩個壞人都要在世上消失，也許我們會同歸於盡，卽使我活着，我也會改過向善，因爲仇恨的念頭巳經在我的心中消失……」

「鄧彬！你爲什麼不想想，那個活着的也許是我？」

「讓我們用行動來證實……」鄧彬向前跨了一步。這麼久，他才動彈了一下。

「藍長飛，拔刀！」

那人竟然跪下了，剽悍，兇殘，暴戾的藍長飛竟然會對人下跪？

鄧彬一脚踢過去，那人立刻翻了一個觔斗，鄧彬抓住對方的羊皮腰帶，用力一抖，腰帶到了他的手中，馳名塞上的彎刀也到了他的手上。

來人不是藍長飛，鄧彬幾乎能肯定，但他仍要在這把刀上求得證據，藍長飛絕不會將他護命的武器交給別人。

鄧彬左手握鞘，右手握柄，猛力往上一拔，這那裏是把刀，這是一截刀柄而巳。不過，裏面卻有一根綫頭，當綫頭拉緊，脫斷的那一瞬間，忽然拍地一響，從刀鞘中噴出一股烈焰。這是塞上廟會中常用的拉炮烟火。烈焰噴射非常強勁，鄧彬的頭髮，鬍髭立刻燃燒，由於臉上全是被烈日烤炙所分泌出來的油液，他的腦袋立刻變成了一個火球。

那人在笑，在高叫：「鄧彬，藍大爺對你不錯了，你是自找死路，奇蹟不會有第二次的。」

鄧彬在打滾，將腦袋拚命往砂堆裏鑽。那個冒充藍長飛的人悄悄從靴筒中摸出一把匕首，緩緩走了過去。

火焰已熄，鄧彬匐伏在地上，渾身都是砂塵，看上去，簡直就不像是一個人躺在那裏。

砂軟行走無聲，那人悄悄地來到鄧彬的身邊蹲下，他不需要狂戳猛戮，他只要用匕首的尖端找到心臟部位往下一壓就行了。十年前藍長飛因生性狂傲而犯了一個錯誤，現在，他派出來的人當然不會重蹈覆轍。

那人沒有想到鄧彬還會動，也沒有想到鄧彬是如何動的，好像是大地突然挪動，使他的匕首插在砂地上。在他還沒有拔出匕首之前，一條用柔軟馬皮編織成的絞索巳經套上了他的頸項。

靜！連一聲喘吁都沒有。半晌，那人的身子躺平了，鄧彬緩緩地站了起來。

鄧彬那張面孔本來就夠黧黑，現在變成了焦黑，還有許多鮮明的血泡，他用絞索的一端輕輕地掃去眼眶附近的砂塵，他盡了最大的努力，忍受了最大的痛苦，但是他的雙眼還是無法睜開來。

他緩慢地轉着圈子，似在確定方向，最後，他終於站定，將滿是砂塵的手指伸進咀裏，發出一聲尖銳的呼嘯。一聲長嘶回應他，在一座發藍的岩石後面出現了一匹毛色銀亮，立鬃如針的灰色駿馬，以衝刺的速度到了鄧彬的面前，鄧彬摸索着抓住了韁繩。

馬兒似乎發現了主人殘酷的遭遇，牠那呼嚕有聲的鼻孔輕微地碰觸鄧彬的面孔，蹄子掀踢着，鄧彬也輕撫牠的頸項回報了牠的關懷。

受了這樣嚴重的火傷，鄧彬還是和先前一般冷靜，他將設了陷阱的刀鞘與刀柄放進了囊袋，然後又取出一壺酒，喝了幾口，又將壺中的酒淋洒在死者身上，取火點燃，酒只是火種，在烈日烤炙下，死者的衣裳，軀體都能燃燒起來。

在焦臭味還沒有鑽進鼻孔之前，鄧彬飛快地翻身上馬。馬匹通靈性，不待主人操縱，就向正西奔去。火仍在燃燒着。

×　×　×

花馬池是寧、綏、陝交界處的一個縣城，也是長城連環重鎮之一，是皮貨、藥材的集散地，也是牲口交易的大市場，雖位於邊陲，非常繁榮。在這裏，漢蒙雜處，不過，商業却都控制在漢人手裏，卽使由蒙人大量生產的皮毛這一行，也由漢人把持着。

皮毛行業的總瓢把子姓葛，單名一個通字，不過，行裏行外的人都呼他八爺而不名。設在大東門的「池上號」就是他的總舵。店面寬敞，裝修華麗，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店堂內看不見一件皮貨，一根獸毛，大宗交易都在一點頭，一眨眼之間完成。

在花馬池，皮毛商何止千百，貨色從那裏收來，多少錢收來，八爺一概不問，出手却都要經過「池上號」，照價加碼二成，大有坐地分贓的味道。

剛上燈，葛通坐在店堂的紅木椅子上叭嘰叭嘰地抽着旱烟袋，一雙因臉龐太胖而瞇成一條綫的小眼睛望着進門處，似在等待什麼人。

他等待的人終於出現了，是一個乾瘦的老頭子，夏布褂子被汗水黏在竹竿似的身子上，一口氣跑到葛通的面前，只顧喘氣無法張口說話。他是池上號的總管彭福遠，一腦袋的壞點子，一肚子的餿主意，在花馬池，不管老一輩的，小一輩的，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一聲總管大爺。但他在葛通的面前，却是一副十足奴才相。

「福遠！」稱呼是親暱的，面色却很冷，措辭更是跡近挖苦：「一大把年紀了，走路也不慢點，要是不小心一頭撞死，我還得給你買棺材啦！」

「八爺，我怕你等不及，趕着回來給您回消息啦！」

「我也不用聽了，今兒個一天你跑金陵酒家有沒有跑上八十回，那一回帶來的消息不是一樣？」

「八爺！我活了這麼大歲數，還沒有見過這麼一個楞小子，說什麼他是自拉車隊，自收貨，自運銷，不干咱們『池上號』的事，肺都差點給氣炸啦！」

「福遠！他收集了多少駝毛？」

「好幾大車哩！」

「貨堆集在那兒？」

「永寧貨棧。」

「福遠，這年頭咱們要是對人太客氣，人還以爲我葛通江湖愈老膽子愈小，愈混愈回頭了，就這麼着，告訴長飛，把那小子給剁了，然後，連夜到永寧貨棧在駝毛的貨包上打印咱們的黔記。加碼二成他不幹，我給來個照單全收，外帶他的小命兒。」

「八爺，剛才這一趟去，我就想給那小子一點顏色瞧瞧，打算找藍長飛跟我一道去，八爺，說什麼也找他不着，不知道窩到那兒去了。」

「福遠！你這位總管『管』的是那一門呀？你竟然連長飛的行踪也摸不透？他要不是在王三花那婆娘的家裏賭上了，就一定是在迎春園打茶圍……」

「八爺！這兩個地方我都去過了呀！都說一整天沒見他的影兒。」

「哦？他難道『飛』了不成。」

「八爺！要飛也得長有翅膀才行呀……我總覺得有些古怪……非但找不着藍長飛，就連他那羣兄弟也沒見着。」

葛通霍地站了起來，嚇得彭福遠一連退了好幾步。

「彭總管！你給我聽清楚，」他那麼大吼小叫的就是聾子也聽得見。「一個字一個字照樣轉告藍長飛，每個月拿我白花花大洋五百塊，可不是要他跟我捉迷藏玩兒，你每個月拿我的是大洋三十五，也不是光看你在搖頭嘆氣，晚飯前把藍長飛給我找來。」

「是！是！八爺，可是……」

「可是什麼？」葛通那一雙小眼突然變得溜圓溜圓。「那小子一切停當，天明前就要上路，教他開了惡例，我葛通以後還能在皮貨行要舵把子嗎？」

「是！是！八爺！我這就去找……」

彭福遠話沒說完，就忙不迭轉身往外走。

但他才走了幾步，又停了下來。

大門口那盞氣死風燈還沒亮火，一遍黑忽忽的，彭福遠只能看到一個人影像竹竿似地揷在那裏。

「幹什麼的？」儘管彭福遠心頭有點兒森森的感覺，他還是壯膽喝問了一聲。

沒有答話，却有一團黑忽忽的東西飛了進來。那是一個黑布包袱，葛通剛坐下，黑布包袱正好落進葛通的懷裏，那個筆直的人影仍舊站在那兒一動也沒動。

葛通用手摸了摸，濕滑滑的，像是一個砸破了的南瓜。儘管他心頭有點兒虛，他還是壯着膽子將包袱放在茶几上，解了開來。

包袱裏面竟然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那的確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葛通在

看見那個人頭時是個什麼姿勢，現在還是個什麼姿勢，他的肢體僵住了。彭福遠也是一樣，身子向着門，面孔却轉向裏頭，就像頭骨脫了臼，再也轉不回去。

人頭的面部似乎經過擦拭，白白淨淨的，一雙眼睛半開半閉，露出一綫泛白的眼珠，嘴半張着，露出森森白牙。左頰上一道明顯的刀疤，這不是藍長飛手底下得力的兄弟刀疤牛老三嗎？

別看葛通一天到晚神氣活現，嚷着幹這個，宰那個的，如今遇上凶神惡煞上門，身邊又是一個人也沒有，一顆心早就懸了起來，沒渾身發抖，牙齒打顫，已經就不錯了。

「八爺！」站在門口的人開了口，冷冰冰地砭人：「這是我給藍長飛藍大爺梢來的見面禮，能不能請他出來跟我打個照面？」葛通心眼兒放鬆了許多，來人是藍長飛的對頭，可不是沖着自己來的。他揮了一下手，輕嚷着：「彭總管！來客要找藍長飛，你還不趕緊回話？」

「哦！哦！」彭福遠僵硬的頸子這會兒才能活動了。「這位爺們！我還在找藍長飛哩，今兒個一整天都沒見着他的影兒，您留個名姓，等我找着……」

「彭總管！不用往下說了，聽說藍長飛手下有十二個弟兄，連他一十三，號稱十三太保對嗎？」

「哦，哦！好像是吧？」彭福遠模稜兩可地回答，就好像他跟藍長飛並不怎麼熟。

「彭總管！你最好想法子找到藍長飛，教他趕緊跟我照個面，他十二個弟兄已經被我幹掉兩個，一天一個，他也只能再賠十天……」

「是是是！爺們，敎藍長飛上那兒找你呀？」

「金陵酒家西廂上房，不用提名道姓，他知道我是誰……八爺！打擾你啦！」

那筆直的黑影轉身正待離去，突然另外一條黑影飛閃而來，葛通看得很清楚，攻擊者手執兩把銀光閃亮的匕首，那不是藍長飛另一個兄弟雙毒匕辛老七嗎？

辛老七的出現，帶給葛通莫名的振奮，辛老七是一員悍將，葛通一直都很欣賞他，也是十三太保中的行刑手，要幹誰，宰誰，都由辛老七去行刑，而且從來沒敗過。

不幸得很，門口那場戰鬥很快結束，一個躺下，一個走了，兩把匕首摔在地上，躺下的死者必然是辛老七。

葛通跑到大門口，看了個仔細，死者翻眼，豎眉，舌頭伸得很長，是被勒死的，這個冷酷得像催命判官似的傢伙未免太厲害了。

「趕緊上門！」葛通沉聲下令。

彭福遠立刻喚來了下人，砰砰碰碰地上了門板，當然辛老七還直挺挺地躺在那兒。

「福遠！」葛通聲色俱寒地問：「你看，這個兇神惡煞跟那個收購駝毛，不賣咱們賬的楞小子有沒有關連？」

「很難說！」彭福遠很謹愼，不敢亂下斷語。

「藍長飛顯然已經知道有個厲害的脚色在找他的碴兒。辛老七的閃電攻擊就擺明了，不論如何，我要跟藍長飛碰個頭，你儘速找到他。」

「是是是！我這就去找。」

「福遠，那傢伙剛才說，他住金陵酒家？」

「是呀！八爺！這還用您吩咐嗎？我一面四處派人去找藍長飛，一面派人去通知金陵酒家，先摸摸那傢伙的底兒。八爺！您等着，一會兒就有消息回報您啦！」

×　×　×

金陵酒家在花馬池是數一數二，吃食講究，客房講究，尤其是西廂房，那是一等一的上房，有明暗兩間，房裏的陳設都非常華麗，西廂一共有八間，分別以福祿壽禧，吉祥如意八個字命名。

在「請客留名」的號簿上，「祥」字號上房住的是位名叫商琳的姑娘，不過，她的房裏現在却有兩個人。那個人就是鄧彬。

鄧彬的頭髮，鬍髭全部剃掉了，光光的頭顱，以及面頰，頸項都塗上了一層墨黑的藥膏，只露出兩隻黑白分明的眼珠子和兩排雪白的牙齒。如果不了解他受了嚴重火傷的人，一定會把他當成裝鬼嚇人的無賴。

他還是穿着那件連染房老師傅都分不出顏色的衣服，只是衣服上又多了一些東西——永遠也拍不乾淨的黃砂。

商琳約莫二十出頭，不算很美，却生得非常嫵媚，換了別人，絕不敢坐在這裏，而她却顯得非常安祥，她的成熟和穩練簡直超過了她的年齡，那只有一種解釋，太多的磨練使她的心智年齡超過了她的實際年齡。

鄧彬坐在桌邊喝茶，商琳就坐在床邊看着他。茶壺裏的茶葉已經不多，鄧彬似乎在這裏已經坐了不少時候。

一隻鹿皮袋子就擺在他的前面。

「從進來到現在，你已經喝了六杯茶，却沒有說一句話，」還是商琳先開口，「那袋金子已經如數交給你了，關於我，你始終沒有作半點表示。」

「妳從來都沒見過我，是不是？」鄧彬的聲音很輕。

「是的。」

「這個人是好，是壞，妳不知道，這個人將來對妳好，對妳壞，妳也不知道。可是，只要這個人一點頭，妳就永遠屬於這個人，這不是太冒險了嗎？」

「我沒有選擇的餘地。」這句話的本身就是無可奈何，但是，商琳臉上却絲毫沒有無可奈何的表情。

「是藍長飛逼迫妳的嗎？」

「不！」商琳輕緩地搖頭，語氣却很有份量，「他雖然是很兇，很殘暴，却沒法子逼我。」

「那麼，妳一定也接受了他的金子，一袋？兩袋？或者更多？」

「沒有。」她再次搖頭。「聽說每一個人都喜歡金子，尤其是女人更喜歡，可是金子絕對買不到我。」

「哦？」鄧彬感到詫異，「那我就不

明白是什麼緣故了……能够告訴我嗎？」

「藍長飛想佔有我，我不從，他惱羞成怒，說要殺我，我求饒。老實說：我還沒有從容赴死的勇氣。最後達成協議，他保持我的清白，保留我的性命，我爲他作一件事，用以回報。」

「任何事嗎？」

「是我喜歡作的事。」

「妳怎麼會喜歡作這種事？要由一個陌生人來決定妳終身的幸福？」

「本來我不願，後來我發現像藍長飛這種沒有人性的人也會對人如此仁慈，我才有了興趣。」

「商琳！妳錯了，他這樣作是對他自己仁慈，不是對我，他想用錢，用美色軟化我，唯有我軟化了，他才能活命。」說到這裏，鄧彬拿起了那袋金子。「商琳！我送妳兩樣東西——黃金與自由。」

「黃金與自由？」

「這袋金子是妳的，妳愛上那兒就上那兒。」

商琳楞楞地看着他，許久，才輕緩地說：「我聽到好多、好多男人說過，世界上最可愛的東西就是金錢與女人，許多人爭來奪去，甚至拚命厮殺，都是爲了金錢與女人，如今，這兩樣東西都放在你面前，你爲什麼一樣也不要？」

「在我眼裏只有一樣東西最值錢。」

「什麼東西？」

「藍長飛的命。」鄧彬用力說，也用力將金袋扔過去。商琳接着金袋，又擲出。大概是出手並不準，砸翻了油燈，就在火苗熄滅的那一瞬間，突然砰砰響起兩槍。鄧彬感覺到兩粒子彈擦身飛過。

如果油燈沒有砸翻，那兩粒子彈是不是會射穿鄧彬的頭顱？是商琳發現了狙擊者以奇快的反應救了他？抑或是巧合？

鄧彬無暇思索這件事，兩粒槍彈爲他帶來兩個疑問：狙擊者必然有兩個，他們潛伏在什麼地方？不經過門窗是否還有別的方法離開這間廂房？

西廂與東廂之間有一座很寬敞的庭園，有亭台樓閣，有假山魚池，當然也有盤根古樹。

在鄧彬原先坐的位置成垂直綫處有一棵高達二丈的榆樹，這顆樹上就潛伏着一個狙擊者，他手裏端着一支短柄鳥槍，現在，他將槍口瞄準「祥」字號上房的房門口，一動也不動。

另外還有一個人正弓着身子利用假山作掩護，以非常敏捷的動作接近那棵榆樹，然後又向靈巧的猴子般爬上那棵榆樹。潛伏在柯枝間的狙擊者始終沒有轉移他的視綫，顯然他知道來人是他的伙伴，而非敵人。

「二哥！」爬上來的那人悄聲發問：「剛才你留意沒有？是槍先響？還是燈光先熄？」

「你問這些幹什麼？」狙擊者雖然竭力壓低了嗓門，那聲音仍然像爆栗子一般響亮。

「二哥！這裏頭的關係大着哩！要是燈先熄，鄧彬那小子就可能中槍，也可能沒中槍。要是燈後熄，鄧彬就一定沒中槍，你想想看，有誰能在腦袋瓜子中槍之後再去吹熄燈？」

「哦？」狙擊者楞住了。半晌才說：「我只是跟着你射擊的目標再補了一槍，可沒留意燈是什麼時候熄的。」

「二哥，我一響槍，你的槍也跟着響了，就在那會兒燈也熄了，我可沒法分出來孰先孰後……」

「會不會是槍子兒把燈給打熄了？」

「二哥！咱倆練的長短槍法，雖然發槍有先後，彈着點却差不了一寸，要是燈火是被咱們槍子兒打熄的，那可就糟啦！燈火離開鄧彬那小子還有八丈遠哩！」

「老九！房裏不是還有個娘們麼？」

「是呀！」

「怎麼沒聽見她嚷嚷呀？看樣子，咱們這兩槍都放了空，要不然……」

「二哥！那可作不了準，商琳那娘們簡直就是鐵打的肝腸冰凍的心，咱們藍老大那麼折磨她，你多早晚聽她嚷嚷過？」

「老九！以我看，有點兒不妙。」

「二哥，我倒有個主意。」

「說說看。」

「我去引他出面，你瞅着抽冷子給他一槍。」

「老九！你不是太危險了嗎？」

老九笑說：「我？二哥說什麼話呀？三哥被砍了腦袋，七哥勒了脖子，咱們老大也在提心吊胆，我這個小老弟不在這個時候賣命還等什麼時候？」

二哥又說：「老九！你既然有這份心，我也就不攔阻你啦！放心！你二哥不會放過他的。」

這個九太保常宣倒是一個血性漢子，只可惜跟錯了人。如果他跟了一個正直行俠者，未嘗不可能成爲一個英雄。

他再也不掩掩藏藏了，大搖大擺地走到「祥」字號上房門口，大叫大嚷：「鄧彬！不要作縮頭烏龜，亮相吧，你九爺爺來會你啦！」

沒反應。

「商姑娘開門！」

仍然沒有反應。

兩響槍聲當然驚動了人，只是沒有人膽敢出來察看，現在既然有人在西廂房大呼小叫，店小二也就出頭了。

「這位爺！你找誰呀？」店小二壯着膽子走了過去。

常宣道：「大柱兒！你連你九爺都不認識啦！」

「哦！九爺呀！您找誰呀？」

「這『祥』字號上房住着誰呀？」

「商……商姑娘……」

「我就是找她。大柱兒，我喊叫老半天了，沒人應，你給我破門吧！」

大柱兒對這帮太保可了解，那敢怠慢，忙用肩膀撞門，門够結實，不過，還是被大柱兒撞開了。

「給我亮火！」常宣吩咐着。

他可精得很，背脊骨往牆上一貼，人與房門平行，不管鄧彬有多麼厲害拳脚刀槍總不能拐彎兒。

大柱兒摸索着亮了燈火，常宣一瞄，房裏只有商琳神色冷漠地在床緣上坐着，

根本就不見鄧彬的影兒。

常宣以衝刺的速度進了房，明間搜過，再搜暗間，帳後，櫃裏，他都沒有放過，沒有就是沒有。

他再來到商琳的面前，沉聲問道：「鄧彬呢？」

商琳的神色很冷漠，淡淡地說：「響槍以前他還坐在那兒。」

「他現在並沒有坐在那兒。」

「那他是一定走了。」

「打那兒走的？」

「沒燈沒火，我那能看見？」商琳說的是實情。

常宣迅速地往外跑，他再也不掩藏行跡。他們都知道鄧彬只用三種殺人的武器，手，絞索，刀。不到近前，就不會有危險。

常宣跑到榆樹下，揚聲大叫：「二哥！下來，鄧彬那小子已經撒腿走人了。」

沒回應。常宣心裏想：二哥人太胖，愛睡覺，但不至於痞在樹上也會打瞌睡呀？他迅速地爬上榆樹，當他看清楚時不禁倒抽了一口氣，他那二哥當眞睡着了，只是永遠也不會醒來，鳥槍的槍帶絞在他的脖子上。

藍長飛常常罵常宣是楞頭青，他的確有些傻呼呼的，傻得什麼也不怕。可是他現在却打從心眼裏頭冒冷氣，若不是他一手抓緊了樹枝，他準定會摔下去。

難怪藍老大提到鄧彬兩個字眉頭就皺起，難怪連無知幼兒聽到鄧彬兩個字都不敢再哭，難怪……鄧彬實在厲害。上燈之後沒多久，十三太保就被他幹掉了三個。

常宣是血性漢子，他當然悲痛在心，尤其是死在眼前的方二哥，二人年紀相差了十來歲，方二哥如父兄般對待他，二人練就一手長短槍法，常宣就近用短槍一點，遠處的長槍接踵而至，逃得了短的，絕逃不了長的，短槍中的，長槍也必中……

現在……現在……

常宣噙住淚，從腰後掏出隨身携帶的繩索小心翼翼地將他方二哥的屍體吊下去，然後他才下樹。

却萬萬沒有料到有個人在樹底下等着他。

那個人就是他找了老半天的鄧彬。

看來鄧彬不像是一個人，却像一棵光禿禿的樹，或者像一根石柱子，他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常宣也沒有動，短槍早已別在腰間，他現在還缺乏拔槍的勇氣，事實上血氣之勇只能使他加速喪命。

「常老九？」鄧彬的聲音很輕。

「不錯。」

鄧彬道：「有幾句話想請你轉告衆太保兄弟。」

「說！」

「我找的是藍長飛，與你們衆太保無關，如果你們一定要効忠藍長飛，一定要爲他死，那我就成全你們。」

常宣可不管什麼藍老大，他心目中的方二哥實在是遠比老大更重要，誰都知他是方二哥的心腹。

他方才之所以願意爲藍長飛而死，其實是爲了方二哥而死。可是就在他離開的那一會兒，方二哥反而死了。

他表面上絲毫沒有動靜，而他心裏却在暗暗喊着，誓報此仇！誓報此仇……

不過他的右手一直懸垂着不敢接近腰際，平常他傻呼呼，現在却非常精明，他絕不敢低估鄧彬。

「常老九！你可以走了。」

「鄧彬！你怎麼會如此仁慈？」

「我不會平白無故地仁慈。」

「難道還有什麼緣故？」

「有三個緣故，今天你們十三太保已經死了四個，此其一；我需要你回去傳話，此其二；在十三太保中你是爲惡最少的，我不忍殺你，此其三。」

常宣沒說話，他低頭去搬地上的屍首，準備扛在身上離去，就在彎腰的一瞬間，他已拔出了槍。

槍是倒揷的，一拔出來就發出震耳欲聾的怒吼聲。

常宣記得方二哥對他說的一句話——當你遇見了一條毒蛇時，除非你有把握打死牠，否則就不要去招惹。現在，他有了絕對的把握才敢動槍，不管鄧彬是多麼精明，多麼快也難逃這一招閃電槍法。

幾乎在槍響的同時，常宣才發現自己的估計錯了。槍彈射過去的地方並沒有人，鄧彬已不見了。

好快呀！……這個念頭剛剛在常宣的腦海裏閃過，突然喉上一緊，那條聞名已久的馬皮絞索已經套上了他的頸脖。經歷過太多的生死關頭，鄧彬似乎太了解人性，當然他明白像常老九這樣的悍將絕不會如此輕易馴服，因此當常宣彎腰的時候他就閃到了常宣的身後。

常宣的身子向後仰，呼吸逐漸困難，但他手中的短槍沒有再發射，也沒有作無謂的掙扎，他自知必死，却不願意死得窩窩囊囊。

「鄧爺請住手，」後面有人喊，是商琳。

鄧彬放鬆了絞索，不過，常宣還是被他控制着，他冷冷地問道：「怎麼？你要爲常老九說情？」

「不！」商琳走了過來，脚邊有死屍，眼面前另一個人正在生死邊緣，而她却一點兒也不在乎。「我只是提醒你，一個人是要講信用的。」

「哦？」鄧彬似是不了解商琳說話中的涵義。

「你剛才說過，有三個緣故不殺常老九，那麼，你現在就不應該殺他。」商琳突地托起常宣的右腕，很熟練地褪下了槍裏的彈匣，然後說：「鄧爺！你可以鬆手了。」

「對！」鄧彬鬆開了絞索，「我應該守信用，如果我不守信，豈非連藍長飛都不如。」

常宣撫着頸脖，以仇視的目光瞪着商琳：「小娘們，我常宣自問待妳不算壞，妳竟然帮兇？」

「常老九！我是帮你還是帮他？」

「如果妳眞心帮我，倒不如教他把我給殺啦！」

「常老九！」商琳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在十三太保當中你還最有人味兒，如果你眞該死，也該死在最後，現在還輪不到你。」

常宣突地一顫，好像誰用針扎了他的脊樑骨一下。

「可以扛着你的方二哥走啦！」

常宣將短槍揷起，將死屍扛上了肩膊頭，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說：「小娘們，我知道妳心眼兒不壞，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你，心眼兒好的人不一定長壽。咱們老大饒妳一命，可別又敎他要了去。」

「常老九！」商琳冷冷地說：「爲你自己那條小命合計吧！我呀！這條命已經死過好幾回了。」

在邊城，槍戰，械鬥，人命死傷，就像家常便飯，弱者一坯黃土，强者豪飮慶功，也許這位强者酒意未醒，又被一個更强的人所埋葬，就好像孩童們玩的剪刀，石頭，布，沒有永遠的勝者。沒有人去欽佩眼前得到勝利者，更沒有人爲死者一掬同情之淚。

大夥兒似乎只關心一件事：自己能活着，能好好地活着，再沒有什麼事比這更重要。

鄧彬現在又坐在商琳的房裏了，他仍在不停地擧杯。不過，杯中是酒不是茶。

商琳仍坐在床緣上，手裏拿着一塊乾奶酪，有一口沒一口地在咀嚼着。

「明兒一大早就有駱駝商隊離開池上，」鄧彬緩緩地說，他的目光看着杯裏的酒，「妳可以走，如果妳怕藍長飛找妳的碴兒，我可以護送妳幾十里地再回頭。」

「如果我想離開花馬池，我當初何必要來？」

「哦？」鄧彬猛地抬起了頭，似乎怕他那張黑臉嚇着了商琳，忙又垂了下去。

「在這種鬼地方，除了瘋子之外就是些殺胚，我年紀輕輕的大姑娘，跑到這兒來幹什麼？」

「妳不是本地人嗎？」

「聽口音也該聽出我不是本地人。」

「那麼，妳到這兒來……？」

「爲了找一個仇家，」這是一句憤恨的話，可是在商琳嘴裏說出來仍是那樣輕描淡寫，這證明她很有自制力。「要不然我怎會在藍長飛那種人面前請求饒命？」

「仇家？」鄧彬猛地將杯中酒喝乾，霍地站了起來。「商琳！這個世界上除了仇恨之外還有沒有別的？」

「當然有。」

「還有什麼？」

「還有愛。」她的眼光變了，變得很深，很深。鄧彬又坐下了去，又開始斟酒，又開始繼續喝。

「商琳！妳說的那個愛字，我這一輩子都沒聽說過，我沒愛過別人，別人也沒愛過我。」

「我愛過別人，別人也愛過我。」

「誰？」

「這個人在三年前就死掉了。」

「被人殺死的？妳現在就在找尋這個人？妳跟我一樣，也是靠仇恨才能活下去的人？」

「不！」商琳走到桌邊，倒了一杯茶，深邃的眸子凝視着鄧彬。「我跟你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我沒你那種殺人的本事。」

× × ×

古人常用一箭之地來形容距離，一箭之地究有多遠，實在很難求得一個標準。

古人形容箭法之精準，常用百步穿揚這類的字眼，那麼，我們姑且將一箭之地算作一百步，大概不會錯到那兒去。

古樸齋在池上號與金陵酒家的中間，從這邊去約莫百步，從那邊來也約莫百步，套句俗辭兒，就是古樸齋距池上號與金陵酒家都是一箭之地。古樸齋這名兒是什麼時候來的？這古宅以前的主人是個什麼來頭，早已沒有人知道。

如今只要一提到古樸齋，就代表當地的自衞隊。古宅門口掛着一塊木牌寫得清清楚楚：「花馬池自衞隊隊本部」。

自衞隊隊長紀標，據說以前在西北軍幹過隊官。

他這個職位還是「寧綏指邊防揮部」委派的。四十來歲，胖胖身裁，給人的感覺只有四個字——酒囊飯袋。

副隊長劉德清倒還有點兒像模像樣，只可惜在這種土豪劣紳所把持的環境之下，他也起不了什麼的作用。

紀標正在他的公事房裏獨酌獨飲，劉德清却像一陣風似地捲了進來。

「來！德清！」紀標擧起了酒杯。「你來得好呀來得妙！陪我喝一杯。」

「隊長！池上出人命啦！」劉德清繃着臉說。

「德清，花馬池那天不出人命，這也算新聞？」

「隊長，鄧彬找上了十三太保，一口氣幹了四個，接下去準是一場血雨腥風，不得了哇！」

紀標的雙眼發了直，久久沒有說話。

「隊長！方才金陵酒家來報了案，咱們總得拿個主意壓制一下，要是傳到上頭去……」

「德清！」紀標一拍桌子，滿肚子牢騷都發了出來。「你口口聲聲隊長長，隊長短的，你以爲我眞是一個隊長？我是人家葛八爺底下的皮球，踢過來，踢過去的，幾桿破槍，幾個醉漢，這算是什麼自衞隊呀？」

「隊長！你誤會了我的意思……」

「德清！別跟我說那些，你以爲我不安心整頓花馬池？可是我有什麼辦法，自衞隊長是空架子，槍火粮餉全要靠地方，八爺一吹鬍子，一瞪眼，咱們就得勒緊褲帶挨餓，德清！外面翻了天也別去管，來！喝酒！」

「隊長，你沒喝醉吧？十三太保正是八爺的人呀！」

「德清！咱們爲什麼不能裝聾作啞？鄧彬追殺十三太保正是以毒攻毒，殺光了才大快人心……快來！喝酒！可別替我惹痲煩。」劉德清只得坐了下來，勉强喝了一口酒，仍把肚子裏的話吐了出來：「隊長，我知道你心裏有多窩囊，可是咱們自

己也該檢討檢討，要是一開始就跟八爺保持一個距離，有分有寸的，他也不敢過份呀！」

「德清！你是吃了燈草灰，說起話來才這麼輕鬆，人家八爺跟上面全有交情，咱們算老幾呀？只要咱們憑點兒良心，不幹有損陰德的事，就已經不錯啦！至於什麼高風亮節，兩袖清風那是戲辭兒，可輪不到咱們唱哩！」

「好吧！你是隊長，我當然聽你的，不管就不管！」劉德清賭氣似的喝了一大口酒，「要是出了大漏子，可別怪我沒提醒你，」

「德清！什麼事我怪過你來着？我知道你有抱負，想爲地方上作點事兒，可是呀，你的心機白費了……如果你有耐性，你就慢慢等，等到那些殺胚一個個死絕了，你再去展你的抱負。你要是看不慣你就趁早脚底板抹油，遠走高飛，來個眼不見爲淨，」紀標酒興大發，口沫橫飛。雖然是牢騷，却也有幾分道理。

劉德清勾着頸子，什麼話也不說。

一個衞兵進來報告：「八爺跟前的彭總管求見。」

「哦？」紀標霍地站了起來，忿忿地說：「又是那頭老狐狸，我看見他心裏就煩……請他進來，請他進來！」

彭福遠進來了，任何人也看得出他臉上的笑容是假的，可是，紀標與劉德清也得對他假笑一番。

彭福遠手裏拿着一封大洋錢，往桌上一放，笑嘻嘻地說：「八爺說，隊上的兄弟辛苦，敎我送一百塊錢過來，給大夥兒加加菜。」

「這……？」劉德清揷上了嘴。「這個怎麼好意思讓八爺破費呀？」

「怎麼着，」彭福遠掄起眼珠子。「劉副隊長敢情是嫌少呀？」

「沒那話，沒那話。」紀標趕緊接口：「八爺的賞賜還敢不收嗎？請轉告八爺，大夥兒謝啦！」

「順便，八爺交代了一件事。」

「哦？」紀標禁不住向劉德清打了一個眼色。

「金陵酒家東廂房住了姓杜的駝毛商，他跟咱們八爺有點賬目未清，可是這小子橫得很，打算天亮就上路。八爺呢？是個講理的人，不打算耍狠使蠻，所以來報個備，請紀隊長留他一留。」

「嗯！彭總管！八爺這般客氣我倒不好意思了，照辦，照辦。」

「不過，八爺特別交代了一句，紀隊長在姓杜的面前別提起八爺，行了，就這麼一件事。」

「彭總管！」紀標一個勁兒在臉上堆笑容，在嘴上加蜜，「你儘管放心，這點小事我要是辦不妥我還幹什麼自衞隊隊長呀！」

送走了彭總管，紀標跟他的副手劉德清一合計，金陵酒家出了人命，本來就該去看看，順便去摸摸那姓杜的底細。

敢跟葛通使橫的人，絕不是什麼好騎的馬。

金陵酒家的店東金慶陵以賣菊花羊肉起家，塞上邊城吃的都是牛羊肉，他所烹調的菊花羊肉的確有其特色，他就這樣一碗一碗地賣，一碗一碗地賺，竟然也賺出來一座金陵酒家。如今金陵酒家仍然以菊花羊肉馳名邊城，不過，店東金慶陵已經不下廚房聞油烟味兒了。

在花馬池，金慶陵的眼裏只有兩個人，葛八爺跟紀隊長，葛八爺能敎他的店開不成，也能敎他大發大富：紀隊長別的本事沒有，專會查號子，一夜查三回，查得鷄飛狗走，客人再也不敢上門。

一聽說紀隊長到，金大掌櫃三步併成兩步地向門口迎，臉上笑，嘴上蜜，要多甜就有多甜。

「隊長！」金慶陵的一雙小眼睛閃閃發光。「您可來啦！……哦！哦！劉副隊長也來啦！二位說說看，咱們金陵酒家多乾淨，竟然有人在咱們院子裏殺人，這——唉！眞晦氣！」

「屍首呢？」紀標一副辦公事的模樣兒。

「屍首？」金慶陵那雙小眼睛翻了翻，「我剛才在院子裏轉了好幾圈，沒見着呀！」

「我說金大掌櫃，」紀標可樂啦，「你這兒根本就沒出人命，是人家說錯了，是你聽錯了，我不治你的謊報之罪……」

「隊長！」劉德清揷了嘴：「不能說不見屍首就認爲沒有出人命……」

「德清！」紀標的臉皮拉了下來，「怎麼啦？你想沒事找事呀？……金大掌櫃……咱們來聊聊活的，光談屍首什麼的，多晦氣呀……你這兒住着一個姓杜的駝毛商嗎？」

「有哇……」金慶陵的記性倒是挺好的，「這個客人姓杜，名叫復軍，三十歲不到，濃眉大眼，英氣勃勃，可生得挺俊哩……」

「我說金大掌櫃，」紀標取笑地說：「幸虧你沒個女兒，要不然，這姓杜的就成爲你的東床快婿啦！」

「嘿嘿！我可沒那個福份呀！」

「說正格一點，那姓杜的有伴當，伙計嗎？」

「就他一個人。」

「就一個人？德清，咱們去逮他。」

「紀隊長；」劉德清的腦袋瓜兒連連搖。「八爺交代你留他一留，可沒敎你逮他呀！」

「德清，難道敎咱們辦一桌酒席陪他聊上一夜，來個軟留呀？八爺所說的留他一留，就是把他給關起來，你懂不懂？」

「可是，人家沒犯法呀！」

「誰說沒犯法？那小子跟八爺帳目不清就是犯法，走！咱們把姓杜的給逮去，交給八爺發落。萬一這小子脚底板抹油，咱們就只有捲舖蓋滾蛋了。」聽他的口氣，他似乎不是地方上的自衞隊長，而是葛通的私人衞隊。

「我說二位，」金慶陵又揷嘴了：「別聽我剛才接二連三地誇那姓杜的，其實，我眞想狠狠訓他一頓，一點兒也不懂事，跟八爺蹭啥稜子呀！他好像吞了熊心豹膽哩！」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狂飆(一)

利刀十三把　時作不平鳴

初春，晚風還帶着幾許寒意。

祇不過那涼颼颼的晚風，却令人有一股舒適的感覺。

× × ×

今晚繁星點點，月明如晝。

春夜，的確像詩一般的美麗。

× × ×

四川省合川縣境的釣魚山，是宋代以山城抵抗蒙古之處。

當時守城的名將王堅，曾使縱橫歐亞的蒙古大汗在城下損兵折將，南宋的偏安之局，因而能延長二三十年之久。

如今，那名動一時的山城，已是斷瓦殘垣，荒草沒脛，只剩下千古英風讓人憑弔而已。

× × ×

約莫初更向盡，一名身揹魚簍，手持釣竿的短衣少年正由釣魚山頂緩步而下。

瞧他那身打扮，自然是爲了釣魚而來。

釣魚山上有池，池水清澈，游魚可數，的確是一個可以釣魚的所在。

祇不過到山頂上去釣魚，聽來就有點不倫不類，而且魚小而稀，如想用以佐餐，將會使人大失所望。

那麼這位短衣少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釣魚不過是憑弔先賢，消磨時光罷了。

他剛剛走出廢城，目光所及，不由神色一呆。

原來他瞧到一個香案，有人在那兒拜神。

搬着香案到山頂上來拜神，這的確有點少見。

其實短衣少年到山頂上來釣魚，何嘗不是一件稀罕的事兒？

他詫異的不是這個，而是那拜神者的動作。

香案上供着一個牌位，還燒着一對兒臂粗細的巨燭，但那香爐之中却只有清香一炷。

除了這些，還擺着一些文房四寶在香案的一角。

香案有一堆碎石，小者如沙，大者如豆，如果要一顆一顆的去數，除了瘋子才會作這等傻事。

莫非那拜神者就是一個瘋子？否則他爲甚麼在數那堆碎石？

不管他是不是瘋子，這件事總覺得有點離奇，好奇是人類的天性，短衣少年怎能不瞧看下去。

數石子的身着雙排扣黑色勁裝，背上揹着一柄帶鞘長刀，只要瞧看一眼，就能斷定他是武林人物。

武林中人可不能隨便招惹，一個不好，說不定會惹來殺身之禍。

因此，短衣少年躲在暗處偷窺，却不敢喘出一口大氣。

勁裝大漢一面數着石子，一面抽空向香爐投下一瞥，當火星逐漸下降，那炷香

慢慢燒完之際，他終於嘆息一聲站起來。

石子還未數完一半，他已經是汗流浹背了。

然後他拿起香案上的毛筆，在一張紙上寫了一點甚麼，接着身形一轉，逕自急馳而去。

數石子已經令人無法理解，數完了還要記賬，這究竟是那門子的規矩？

也許不是記賬。

也許是某一神秘門派敬神的一種儀式吧。

不管是甚麼，短衣少年決心去瞧看一下以滿足他的好奇之心。

只是他還沒有移動，忽然發覺一條人影急馳而來。

此人豹頭環眼，長像十分威猛，但他那身打扮，却十足是一個樵夫。

他奔近香案，點燃一枝香，向牌位拜了三拜，立即蹲下去數石子。

待一枝香點完，碎石依然沒有數到一半，他將碎石堆還回原狀，並在香案上寫下幾個字，再轉身向山下馳去。

這兩人一言未發，他們的行動一模一樣。

接着第三個又來了，她是一個貴婦型的女人。

然後是和尚、文士、商人、工人、農夫、道士，前後一共十二個，其中三名是女人。

不管他們的裝扮怎樣不同，身份如何懸殊，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數碎石。

天下的怪事很多，夜晚跑到山上數碎石却從未見過。

而且他們每人只能數一炷香的時間，數後還得將結果記錄下來。

這的確是一件怪事，短衣少年如果不到香案上瞧看一個究竟，他可能會感到是一件遺憾終身之事。

好在空山寂寂，萬籟無聲，已經過去頓飯之久，沒有人再來數石子。

於是，他跨出隱蔽之處，向香案奔了過去。

第一眼他投向那塊牌位，想知道他們拜的是神，還是人。

牌位上書寫着：「十三把刀大哥之神位」。

他是人，祇不過無名無姓，瞧了等於沒瞧。

不過也不能說毫無所獲，最少已經知道他是十三把刀的大哥。

適才數石子的十二個，加上這位大哥不是正好一十三個？

短衣少年雖不明白甚麼是十三把刀，却已知道這般人是在拜祭他們的大哥。

這一點他相信決不會錯，因爲不止是有牌位作證，他還發現香案之後有一個新墳。

現在他再瞧看他們寫的是甚麼。

那是一張羊皮紙，上面已經寫下十二個姓名。

每一個姓名之下都記有數字，由九千到三萬，沒有一個是相同的。

瞧完那些數字，他幾乎笑出聲來。

「這般笨蛋，數不完不會不數？」

他心裏如此一想，一時興起，也拿起毛筆在羊皮紙上寫了下去。

「黃九峯，一堆。」

寫下姓名，寫好數字，他好像完成了一項傑作，輕輕吁出一口長氣，身形一轉，準備回家歇息。

誰知他剛剛轉過身形，就像忽然瞧到一樁驚人的恐怖之事，立即目瞪口呆，全身像觸電似的一震。

原來那十二個數石子的傢伙，不知道甚麼時候來到他的身後，十二個人排成一列，一聲不響的向他瞧着。

此時立在排頭的勁裝大漢跨前幾步，由香案上取下那張羊皮紙，他只是瞧了一眼，便傳給他身旁的那名樵夫。

這一回短衣少年當眞害怕起來了，心頭七上八下像打鼓般的跳個不停。

顯然，這般人必是一個秘密門派，秘密門派多數不容許外人知道他們的秘密。

現在短衣少年不僅知道了他們的秘密，還在羊皮紙上寫下姓名數字。

這是大不敬，對一個秘密門派大不敬，結果只有一個字「死」。

短衣少年不是貪生怕死之人，可是如此胡裏胡塗的一死，他實在心有不甘。

他曾經習過武功，也有一搏之能。只是他從未動過武，毫無打鬥的經驗。

而且這十二名男女，可能都是武林高人，他縱然想拚，也只怕有心無力。

於是他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各位！在下……只是一時好奇。」

這十二名數石子的並未理會他的道歉，當羊皮紙傳閱完畢再遞回勁裝大漢的手中之際，所有的目光，也一起投向勁裝大漢。

短衣少年如同待決之囚，他明白他的生死禍福，就在勁裝大漢的一念之間。

晚風並未減弱，春寒較適才還要寒冷幾分。

短衣少年雖是打着寒顫，他的手心却不停的淌着汗水。

此時勁裝大漢點了一下頭，其餘十一名數石子的也將頭點了一下。

這是宣判，不必任何言語，十二個人就一致通過。

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既是無可避免，短衣少年只好定下心來。

忽然，這十二名數石子的雙拳一抱道：「參見大哥。」

短衣少年愕然，道：「甚麼，參見大哥？」

勁裝大漢道：「不錯，咱們是參見大哥。」

短衣少年道：「誰是你們的大哥？」

勁裝大漢道：「除了咱們十二個別無他人，大哥自然就是你了。」

短衣少年道：「你弄錯吧，咱們素不相識。」

勁裝大漢道：「雖然咱們素不相識，你却注定了是咱們的大哥。」

短衣少年道：「此話怎講？」

勁裝大漢道：「因爲你在咱們的金蘭譜上簽了名，你的智慧又比咱們十二個人都高。」

短衣少年道：「在下簽名祇不過一時好奇罷了，至於智慧……咳，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在下不如各位之處，可能十分之多。」

十二個數石子的最後一人，是一名身材嬌小的紅衣少女，她忽然噗哧一笑道：「大哥太客氣，能不能聽小妹說幾句？」

短衣少年道：「姑娘請說。」

紅衣少女說道：「小妹鍾靈，排行十三。」

短衣少年道：「原來是鍾靈姑娘，久仰。」

鍾靈道：「江湖之上，有一個十三把刀，大哥可曾聽過？」

短衣少年道：「在下是一個鄉下人，對江湖之事所知有限。」

鍾靈道：「那麼大哥也必然不知道潛龍莊了。」

短衣少年道：「在下的確不知。」

鍾靈道：「咱們就是十三把刀……」

短衣少年道：「哦！」

鍾靈道：「可惜咱們的大哥於月前去世，十三把刀就只剩下十二個了，不過咱們有一個誓約，就是用數石子來選擇大哥，咱們沒有一人能在一炷香內數完石子，你却不必數而一語道破，而且你已經在金蘭譜上簽了名，這是天意，你說是麼？大哥！」

短衣少年沉吟半晌道：「如果這當眞是天意，在下自然不便推辭，可是各位之中，年長德高的大有人在，在下年輕識淺，怎敢如此僭越！」

勁裝大漢道：「大哥既知道是天意，就不必再作客套了，何況咱們是以忠義相結合，排名並不依年歲爲準。」

短衣少年道：「十三把刀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組織？」

勁裝大漢道：「做生意。」

短衣少年向他們一個個的打量一眼，覺得他們大多數不似商人，因而以疑惑的口吻詢問道：「各位是做買賣的？」

勁裝大漢道：「適才么妹曾經提過潛龍莊，它就是咱們買賣的字號。」

短衣少年道：「做甚麼買賣？」

勁裝大漢道：「仁義，替天下鳴不平，爲江湖伸正義。」

短衣少年道：「啊，各位原來是江湖豪俠，在下倒是失敬了。」

勁裝大漢道：「豪俠二字，咱們十三把刀足以當之無愧，不過咱們既是做生意，在商言商，自然不便以俠士自居。」

鍾靈道：「不必多問了，大哥，待以後咱們再慢慢告訴你。」

勁裝大漢道：「不錯，關於咱們的一時之間也不易說得明白，待到達潛龍莊後再叫么妹替大哥解說。」

短衣少年問道：「潛龍莊，在甚麼地方？」

勁裝大漢道：「漢口黃波街。」

短衣少年道：「啊，漢口與合川相距何止千里，爲甚麼會將逝去的大哥葬來此地？」

勁裝大漢道：「爲了大哥。」

短衣少年一怔道：「我不懂。」

一名身材瘦長，風度翩翩的藍衫文士道：「二哥是說咱們來釣魚山擧行盟約，就是爲了等候大哥。」

短衣少年愕然道：「原來你們是在存心計算我。」

勁裝大漢道：「大哥言重了，小弟們怎敢。」

語音一頓，接着嘆息一聲道：「大哥是咱們的領袖，精神的寄託，十三把刀不能沒有大哥，咱們放棄了不少重要的買賣，也費了不少心力才找到大哥，今後十三把刀會聽你的。」

短衣少年道：「這是在下的榮幸，可是，你們只怕找錯了人。」

勁裝大漢道：「大哥之意……」

短衣少年道：「我是一個鄉下人，讀書不成習劍，結果只學得幾手莊稼把式，像我這樣的人，怎能當你們的大哥？」

排在樵夫裝扮下首的是一名貴婦型的女郎，此時她微微一笑道：「大哥太謙虛了，峨嵋俗家弟子，天一上人的衣鉢傳人，如果說大哥只會幾手莊稼把式，咱們就成爲廢物了。」

短衣少年神色一呆道：「你們……」

勁裝大漢道：「大哥是十三把刀的靈魂，調查大哥的身世，實是情非得已。」

短衣少年道：「如此說來，這個大哥在下非幹不可了。」

勁裝大漢道：「大義當前，不容反顧，尚請大哥俯允。」

短衣少年沉吟良久道：「好吧，我試試，如果不成，咱們再作商議。」

「多謝大哥。」

十二個人同時一聲暴諾，那多謝大哥四字充滿了歡愉的成份。

接着勁裝大漢將他們十二名男女，逐一作了一番介紹。

勁裝大漢名叫蒯沅，排行第二，曾經中過武學。

豹頭環眼的樵夫程光典排名第三，精於奇門術數。

貴婦型的女郎皇甫菁菁排行第四，對易容之術極爲專精。

雲山和尚，排名第五，是醫道中的高手。

藍衫文士周寧排名第六，此人滿腹文章，却無意爭取功名。

媚態撩人的容娟排行第七，對暗器的造詣極高。

便便大腹，商人打扮的岳繼姚排名第八，是十三把刀之中，惟一經營潛龍莊之人。

身材瘦小，狀似工人的孫廷華，排列第九，對土木機關之學，天下無人能出其右。

矮胖胖的張永像個農夫，其實他對星卜相命極爲專精，在十三把刀中他排在第十。

中等身材的黃景仁排名十一，他的特長是水中功夫。

寒泉是一位仙風道骨的道長，他排名十二，精於使毒。

玉女型的鍾靈是十三妹，輕功之高，超羣絕倫。

聽完蒯沅的介紹，短衣少年道：「我叫黃九峯，除了會一點武功別無所長。」

蒯沅說道：「咱們今日一盟在地，天日共鑒，生死不移，大哥今後就不必客套了。」

黃九峯道：「二弟說的是。」

蒯沅長長一吁道：「奸閹弄權，國事日非，咱們爲了迎候大哥，已經費去不少

時日了。」

黃九峯道：「二弟是說咱們對奸閹將有什麼行動？」

蒯沅說道：「御史左光斗被奸閹毒斃於刑部大獄，咱們是怕覆巢之下，難有完卵！」

黃九峯奮然道：「對！咱們不能使忠良絕後，讓世人說天道無憑，但二弟對此事是否已有成算？」

蒯沅道：「請大哥示下。」

黃九峯略作思忖道：「咱們不妨先派一二人前往京師，待摸清情況再作計議，二弟以爲如何？」

蒯沅道：「是，大哥，咱們派五弟十弟前往大哥認爲可好？」

黃九峯道：「好，那就請五弟十弟立刻起程，咱們在潛龍莊等候佳音。」

雲山、張永雙拳一抱，道：「小弟告辭。」

兩人轉身一躍，如同飛鳥掠空，逕向山下急馳而去。

蒯沅叫黃景仁毁掉香案，使現塲不致留下啓人疑竇的痕跡，然後對黃九峯道：「大哥是否需要回家收拾一下？」

黃九峯道：「是的。」

蒯沅道：「小弟想留下四妹隨着大哥，其餘的兄弟先走一步。」

十三把刀的兄弟頗多，蒯沅爲什麼偏偏留下一個女的？

黃九峯父母雙亡，孑然一身，活了二十四五，還沒有跟女人單獨相處過，因而他對蒯沅的決定，難免顯得有點尷尬。

蒯沅知道黃九峯的顧慮，遂微微一笑道：「四妹長於易容，應變之能也高人一等，大哥很少行走江湖，有四妹一道必然可以省掉不少麻煩。」

黃九峯不便再予推辭，否則將使皇甫菁菁難堪，於是，點頭道：「我可以省掉不少麻煩，四妹就要添上不少麻煩了。」

皇甫菁菁道：「別這麼說，大哥，小妹能夠照顧你，是一項難得的殊榮。」

蒯沅道：「大哥！咱們在漢口再見，告辭。」

待蒯沅等去遠，黃九峯不由感慨的一吁道：「人生遇合，估不到竟是如此的難測。」

皇甫菁菁抿嘴一笑道：「只有奇男子才會遇到奇事，大哥今日的遇合再也自然不過。」

黃九峯笑笑道：「四妹眞會說話，咱們走吧。」

離山約莫十里，有一幢竹籬茅舍。

這就是黃九峯的家，山田幾畝，勉維衣食。

他推開柴扉，點上一盞油燈，然後轉身對皇甫菁菁道：「四妹請坐，沒有什麼東西好招待妳。」

皇甫菁菁道：「自己兄妹嘛，大哥何必客氣。」

此時已是四更，距離凌晨已然不遠，黃九峯收拾了一包簡單的衣物，再到厨房昇火，準備弄點早餐。

皇甫菁菁走進厨房道：「你去歇着吧，大哥，這兒的事讓我來。」

皇甫菁菁身着紫色鑲白邊的衣衫，秀髮如雲，披拂於雙肩之上，臉上不施脂粉，却顯出一份自然的秀麗。

她的神韻雍容高潔，風華絕代，擧手投足之間，流露出一片大家閨秀的風範。

她捲起衣袖，露出一雙欺霜賽雪，白中透紅的玉臂，只要瞧看一眼，就會使人有一種美的感受。

她左臂臂彎之上還套着一隻鮮紅奪目的玉鐲，配上她那雪白似的膚色，當眞是紅花綠葉，相得益彰，使她更增加了幾分艷麗。

黃九峯只瞧了一眼便收回目光，他不敢再呆下去，只得離開了厨房。

片刻之後，皇甫菁菁捧出兩碗菜飯，一碗菜湯，因爲厨房中只有青菜臘飯，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她能够以菜炒飯，以菜做湯，已經算得是一個巧婦了。

飯後略作調息，天色已是黎明，黃九峯鎖上了他的茅屋，便與皇甫菁菁相偕上道。

「四妹，咱們如何走法？」

「由此地去漢口有水旱兩路，水路是到重慶坐船，順流而下，直達漢口，旱路是由重慶渡江，再經綦江，南川，武隆，彭水等地直趨巴東。」

「咱們經不經過巫峽？」

「由水道必須經過巫峽，怎麼，大哥想去遊覽一下？」

「聽說巫山十二峯烟嵐霧雨，秀曼絕倫，巫峽三台八景，有萬古同看山月小，一峯中斷楚天秋之譽，咱們如能順道瞧瞧，也算不虛此行。」

「好，咱們就由水道吧。」

「不過我有點担心……」

「你担心什麼？」

「咱們會不會因遊覽而誤了大事？」

「不會的，川江船輕水急，快逾奔馬，咱們瀏覽一下巫峽的風光，要不了幾天就可抵達漢口。」

「好吧。」

在合川城裏，皇甫菁菁替黃九峯購了一包衣物，十三把刀是當代武林的風雲人物，做大哥的豈能像鄉下人那麼寒酸！

如謂佛要金裝，人要衣裝，黃九峯換上一身寶藍色的長衫，在英朗洒脫之中，更顯出一股超凡絕俗的氣質。

皇甫菁菁買了兩匹川馬，兩人雙騎並轡，直向重慶進發。

在重慶歇了一晚，他們包了一艘單桅帆船，次日凌晨便開航下駛。

黃九峯除了在峨嵋十年習藝，就從未涉足江湖，十足的是一個鄉下土包子。

他响往巫峽風光，其實自重慶開始，便經過了不少名山勝地，使他目不暇接，有着美不勝收的感覺，我國河山的壯麗，由此可見一般。

這天夕陽含山時分，他們到達夔府。

一般來說，三峽之勝，至此而止，他們明天一出夔門，就可領略那膾炙人口的風光了。

翌晨船過白帝城，只見雙崖屹峙，雄據峽口，這就是馳名天下的夔門。

通過夔門之後，很快就到達艷預堆。

這是一個十分着名的險灘，帆船在驚濤駭浪之中，像箭一般向下流急駛，速度之快，令人感到目眩神搖。

船老闆年約五旬，是一個久走川江的

老手，無論波濤如何險惡，他都能够履危若安。

但過了艷預堆之後，他忽然面色一變道：「大楞子！小心一點，那隻船好像有點不對！」

大楞子二楞子是船老闆的兩個兒子，也是他的兩個好幫手。

此時大楞子向前面瞧了一眼道：「爹！那隻船必然無人駕駛，咱們要是撞上可就糟了。」

川江流水湍急，還有險灘及漩渦，有時人力無法控制，只得拿生命賭賭運氣。

前面那艘無人駕駛的帆船，在急流中橫衝直闖，它有時候橫着行駛，有時它會忽然轉兩個圓周。

江面原本不寬，能够行船的水道也十分有限，如果要不被撞着，任何人也不敢打這個包票。

皇甫菁菁發現了此一危機，她當機立斷的對船老闆道：「右前方有一段不太陡峭的斜坡，咱們將船駛到那裏避一避！」

船老闆道：「好的，大楞子注意一點船頭，我要轉舵了。」

他扭轉舵把，使船頭脫離現行的航道，以一瀉千里之勢，向右側迅速衝去。

當帆船將要接近那段斜坡之時，他將舵把一扭，船頭便朝向上水，速度也緩下來，大楞子二楞子再拚力盪了幾槳，帆船就緩緩靠上斜坡。

船老闆此時才抹了一把冷汗道：「好險，現在總算安全了。」

誰知他語音未落，二楞子忽然叫了起來。

「爹！它來了……」

這才是「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他們避到山邊，那艘船居然還是跟踪撞來。

黃九峯知道這一撞之力，十分强大，憑大二楞子兄弟，可能無法應付這一撞之力。

於是他抄起另一根竹篙，暗凝功力，向來船一篙點出。

砰的一聲巨响，來船震動了一下，船身一橫，就安安靜靜的靠上了斜坡，兩船相距，不過咫尺之隔。

現在才是眞正的安全了，但船老闆父子，黃九峯及皇甫菁菁，又立刻被一股恐怖的氣氛所籠罩。

這股恐怖的氣氛自然是來自隣船了，因爲那是一艘死船。

它的確是一艘死船，因爲它橫七豎八的躺着不少屍體，血漬斑斑，洒得全船都是。

這是一種十分狠毒的屠殺，刀刀見血，沒有留下一個活口。

船老闆似乎駭怕已極，他瞧到這艘死船，好像比在驚濤駭浪中賭命還要害怕。

「太可怕了，黃公子，咱們走吧。」

「不，船老闆，裏面可能還有活人，咱們不能見死不救。」

「千萬使不得，公子，現在咱們已難脫災難了，如果救了人準會大禍臨頭！」

「哦，爲什麼？」

「這個……咳，公子如若不知，小的……也不敢亂說。」

黃九峯瞧出船老闆的確十分害怕，但他害怕的決不是隣舟中的那些屍體。

因爲他的目光時時投向隣舟的桅桿，那兒却插着一隻小小的三角紅旗。

黃九峯是毫無江湖經驗，却也聽到過不少江湖傳聞，他斷定那隻三角紅旗，必與隣舟的兇案有關。

皇甫菁菁忽然面色一整道：「大哥！你想管？」

黃九峯說道：「四妹認爲咱們該不該管？」

皇甫菁菁道：「只要大哥決定，十三把刀從來不問該不該管。」

黃九峯道：「多謝四妹。」然後長長一嘆道：「如此慘烈的血案，咱們焉能不管！」

皇甫菁菁足尖一點船板，像一隻凌空彩燕飛向隣舟，祇不過眨眼之間，她已經取回那隻三角紅旗。

船老闆身形一顫道：「姑娘！妳這個禍惹大了，快放回去。」

皇甫菁菁微微一笑道：「不要緊張，船老闆，如果排教向你查問，你叫他們找十三把刀就是。」

船老闆道：「十三把刀？」

皇甫菁菁道：「不錯，十三把刀，你只要說出十三把刀，排教就不敢動你一根汗毛。」

黃九峯接口道：「四妹！是排教做的案？」

皇甫菁菁將三角紅旗交給黃九峯道：「這是排教的紅旗令！在江湖道上具有極大的威力。」

黃九峯道：「是的，設非如此，船老闆焉能這麼害怕。」

皇甫菁菁道：「不過，咱們還不能斷定這一兇案就是排教所爲。」

黃九峯道：「四妹之意是……」

皇甫菁菁道：「紅旗令插在那兇船之上，可以有兩種解說，一是保護，二是示威，依小妹猜忖，排教是一個正當門派，他們縱然殺人，還不致如此肆無憚忌。」

黃九峯道：「如此說來，此一兇案就更加複雜了，四妹，妳說咱們應該如何着手？」

皇甫菁菁道：「最好是問排教，他們既然留下紅旗令，必會知道兇案的蛛絲馬跡，其次咱們可以瞧瞧死者的傷口，這也是判斷兇嫌的方法之一。」

黃九峯道：「此時無法找到排教，咱們不妨先瞧瞧死者的傷口。」

皇甫菁菁道：「好的，船老闆，請你將隣舟的屍體搬上岸去，死者入土爲安，咱們也算作了一點好事。」

她取出一塊五兩重的銀錠拋給船老闆，作爲他們埋葬死者的酬勞。

於是船老闆就領着大楞子二楞子，開始搬運那些屍體。

死者有男有女，一共六個，經過兩次搬運，便已全部搬上岸去。

皇甫菁菁道：「大哥！咱們上去瞧瞧吧。」

黃九峯道：「好，咱們走。」

上岸是一個斜坡，長度約莫二十餘丈，當他們走上斜坡之時，不由神色一怔。

六具屍體都擺在山坡之上，一具也沒有短少。

少的是三個活人，船老闆父子忽然失踪不見。

黃九峯四週瞧了一下，用手一指東北道：「在那裏，是他們三個。」

東北一個山口，出現三條人影，雖是一閃而沒，憑黃九峯皇甫菁菁敏銳的目光，仍能瞧出的確是船老闆父子三人。

祇不過他們爲什麼要逃？是害怕？

害怕還不致要命，他們怎麼會丟掉仗以維生的帆船？

再說，黃九峯皇甫菁菁只躭擱了一下便走上斜坡，雖然他們走的很慢，但也不過是幾句話的時間。

船老闆父子出現的山口，距斜坡約莫百丈上下，他們爲什麼會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便逃出百丈以外？

這些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黃九峯皇甫菁菁落入一個陷阱，而且是一個巧妙的安排，那船老闆父子不止與隣舟的血案有關，他們還是身手不弱的武林中人。

不過，黃九峯皇甫菁菁與他們素昧平生，他們爲什麼要設下這個陷阱？

另一點令人不解的是，這個陷阱有什麼作用，難道幾具屍體就能將黃九峯他們怎樣？

當皇甫菁菁瞧看過屍體的傷口後，他終於明白了，她的面色也顯得難看已極。

柳眉一挑，這位雍容華貴，豐姿絕世的姑娘，竟是滿腔怒火，一臉殺機。

接着她哼一聲道：「十三把刀竟會被人栽贓嫁禍，這倒是一件天下奇聞。」

黃九峯一怔道：「栽贓嫁禍？四妹是說……」

皇甫菁菁道：「這般屍體的傷口只有兩樣，大哥請瞧。」

黃九峯仔細瞧看那些傷口，果然只有二樣，一樣形同鋸齒，一眼便能瞧出，另一種長約三分，厚如薄紙，如非仔細觀察，很難瞧出那就是致命之傷。

自然，如此細小的傷口，必然都在要害的所在，那麼使用此等兵刄之人，功力自是十分深厚。瞧完傷口，黃九峯眉頭一皺，道：「四妹，妳是說咱們十三把刀有使用此等兵刄的？」

皇甫菁菁道：「九弟孫廷華的鋸齒刀，小妹的玉鐲刀，傷人之後，便是此等模樣。」

黃九峯道：「玉鐲刀？愚兄倒是第一次聽到此種兵刄。」

皇甫菁菁一笑道：「其實這有什麼稀罕，大哥的玉帶刀還不是武林一絕。」

黃九峯道：「看來愚兄的一切都瞞四妹不過。」

皇甫菁菁嫣然一笑道：「咱們對大哥必須澈底瞭解，希望大哥不要介意。」

黃九峯道：「正該如此，愚兄怎會介意，只是那行兇之人，爲什麼要向咱們栽贓嫁禍？這傷口的形象，會不會是一種巧合？」

皇甫菁菁道：「九弟的鋸齒刀確有巧合的可能，不過玉鐲刀天下只有一柄，小妹走遍長江大河，從未瞧到有人用同樣的兵刄。」

黃九峯道：「天下的事當眞令人難測，可是他們爲了什麼？」

皇甫菁菁道：「這個就難說了，也許……啊，大哥，你瞧。」

黃九峯順着皇甫菁菁所指之處一瞧，只見五條人影正向他們立身處急馳而來。

黃九峯道：「來人身法巧快，可能都是江湖同道。」

皇甫菁菁道：「也許正是來向咱們找碴的。」

他們說話之間，來人已到十丈以外，皇甫菁菁說的不錯，這般人果然是找碴來的。由來人的服式瞧看，他們全是公門中人，現場正擺着六具血淋淋的屍體，黃九峯兩人焉能擺脫兇嫌二字！

殺人償命，公法無私，黃九峯從未遭遇過此等場面，心頭難免有一點懼怯。

及擧目向皇甫菁菁一瞥，這位風華絕代的姑娘，神色上竟瞧不出半點波動。

他暗叫一聲慚愧，身爲十三把刀的大哥，做事怎能如此慌亂，於是，他吸了一口長氣，硬將浮動的心情穩定下來。

此時那五名公門中人，已團團將他們圍着，其中一名手執金筆，年約五旬的中年大漢道：「殺人刦財，連傷六命，朋友，跟咱們打官司去吧。」

皇甫菁菁道：「殺人刦財，連傷六命，這項罪名可不輕啊，不過咱們殺人刦財是閣下親眼瞧見的？」

中年大漢道：「事實俱在，何須親眼瞧見？走吧，姑娘，如果你不服，可以向咱們府台大人去申辯。」

皇甫菁菁道：「這麼說咱們非打這場官司不可了？」

中年大漢道：「這叫做情屈命不屈，說不得只好委屈兩位一下了。」

皇甫菁菁道：「說得好，請問五位是那一個衙門的？」

中年大漢道：「此處屬夔州，姑娘豈非多此一問。」

皇甫菁菁道：「這個麼，因爲江湖上狗蒙狼皮的很多，咱們不得不小心一些，閣下如果僅憑一身公門服式，咱們實在很難相信。」

中年大漢面色一變道：「妳敢侮辱本大人，給我拿下！」

他這一聲吆喝，包圍的四名大漢即撲了上來，他們三人用刀，一人使劍。

兩名使刀的奔向皇甫菁菁，另兩人則逕向黃九峯撲去。

皇甫菁菁回頭向黃九峯一笑道：「大哥不必動手，讓小妹收拾他們。」

黃九峯原已手按腰際，準備取出他的獨門兵刄玉帶刀，皇甫菁菁如此一說，他只得向身後退開幾步。

他祇不過剛剛退開，一條紫色人影便像旋風一般的捲了出去，幾乎同時响起四聲悶哼，撲來的四條大漢業已倒翻而回。

黃九峯瞧得一呆，忍不住大聲叫起好來。的確應該叫好，皇甫菁菁這一身功力實在高得驚人。

她沒有使用兵刄，只以纖纖玉掌分襲四名雄糾糾的大漢。

而且對方不止是在人數上佔了優勢，她還是以徒手對付四件兵刄。

更駭人的是四個人幾乎難分先後同時中掌，傷處同在右肩，兵刄同時脫手，傷勢不算很重，却已失去再戰之能，對方領

頭的中年大漢呆了，他想不到這位嬌滴滴的姑娘身手竟是如此之高。

好漢不吃眼前虧，他知道動武只有自討苦吃，於是他面色一沉道：「刦財殺人，行兇拒捕，哼，今後十三把刀就不用在江湖上混了！」

皇甫菁菁哦了一聲道：「閣下居然知道咱們是十三把刀，不簡單，告訴我，閣下憑什麼一口咬定是十三把刀做的?」

中年大漢道：「有人告進府衙，還有那傷口……」

皇甫菁菁道：「哦，你已經瞧過傷口了?」

中年大漢道：「在下沒有瞧過，不過姑娘却無法否認它不是事實。」

皇甫菁菁道：「閣下如果當眞是公門中人，就該知道江湖上的鬼魅玩意，僅憑這一點，就將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咱們的頭上。」

中年大漢道：「這個麼，姑娘的理由最好向咱們府台大人去說。」

皇甫菁菁冷哼一聲道：「十三把刀從不干犯王法，但也決不聽人擺佈，今日之事，到此為止，不過，閣下如果不依不饒，就怪不得咱們手辣心狠了，大哥，咱們走。」

中年大漢沒有攔阻，因為他自知沒有攔阻之能，只是他的神色十分怪異，好像殺人兇嫌揚長而去，他半點也不着急。

黃九峯在越過了一座山頭之後，忽然脚下一窒道：「四妹，我想來想去，總覺得此事又有蹊蹺。」

皇甫菁菁道：「是的，那幾名公人來得太巧，他並未瞧看屍體，就知道傷口與小妹及九弟的兵刄相似。」

黃九峯道：「還有，當咱們離開之時，他的神色看來十分古怪。」

皇甫菁菁道：「哦，小妹倒沒有注意他們的神色，大哥瞧出什麼來了?」

黃九峯道：「他如果當眞是公門中人，決不會如此輕易的讓咱們離開，當咱們離開之際，至少他不該臉含笑容。」

皇甫菁菁一怔道：「這的確有點反常，大哥你說他是為了什麼?」

黃九峯道：「現在還不易猜出他們的目的，但有一點可以確定。」

皇甫菁菁道：「大哥請說。」

黃九峯道：「咱們此去必是難關重重，處處危機。」

皇甫菁菁撇撇嘴道：「憑他們這般三脚貓的脚色，還能有什麼作用?」

黃九峯道：「可是咱們還有要緊之事待辦，不能為他們而浪費時日。」

皇甫菁菁道：「大哥說的是，依你說咱們應該如何?」

黃九峯道：「四妹會不會駛船?」

皇甫菁菁道：「會一點，啊，大哥是想……」

黃九峯道：「咱們用原舟順流而下，他們必然猜想不到。」

皇甫菁菁道：「好，就這麼辦。」

於是，他們立即往回頭走，在接近江岸之時，先向江邊窺探一番。

這是為了隱蔽行藏，不得不小心一點，至少，他們的行動不能被適才找碴的瞧見。

結果他們白担心，不止是那五人早已離開，連橫陳岸邊的六具屍體，也踪影毫無。

也許是埋葬了吧，公門中人是應該有這份慈悲心腸的。

只是江岸草木如故，他們目光四矚，竟找不出那六具屍體的埋葬之處。

皇甫菁菁眉峯一皺道：「那裏黃土不能埋人，難道還替他們選一塊風水好的龍眠之地?」

黃九峯長長一吁道：「咱們栽了，那六具屍體根本就不是死人。」

皇甫菁菁愕然道：「有這等事?大哥根據什麼如此猜測?」

黃九峯指着一處草隙道：「那兒有證明，四妹可以取出來瞧瞧。」

皇甫菁菁向草隙一瞥，不由目瞪口呆，半晌做聲不得。

原來，草隙之中有一個形如鋸齒的傷口。

傷口怎會在荒草之中?難道被人由屍體之上挖下丟在草裏不成?

不，那不是眞的傷口，只是以蠟質製成，由於手法巧妙，足可亂眞罷了。

皇甫菁菁嘆息一聲：「大哥!咱們遇到了高人，十三把刀的生死榮辱這回只怕是一個嚴重的攷驗!」

黃九峯哈哈一笑道：「不要氣餒，四妹，對手如若不够份量，鬥起來就不够刺激了，妳說是麼?」

皇甫菁菁嫣然一笑道：「大哥說的是，咱們現在……」

她原想說「咱們現在是不是仍走水路」，但目光一瞥江流，她的話就再也說不下去了。

因為他們立身之處，是可以瞧到帆船的桅桿的，現在除了江流如常，那裏還有帆船的踪跡。

說不定帆船無人看管，向下流移動了位置也是可能的。

這是皇甫菁菁的想法，此種想法並非決無可能。

及奔到江邊一瞥，結果她失望了，不止是他們所乘的原舟已經失去，連那艘兒船也毫無踪跡。

黃九峯道：「好週密的計劃，看來咱們只好走向另一個陷阱了。」

皇甫菁菁畧作沉吟道：「大哥：咱們下去試試。」

黃九峯道：「下去試試?四妹……」

皇甫菁菁找了一截枯枝，牽着黃九峯奔向水際，她將枯枝插入江流，雙目烱烱，一瞬不瞬的注視着。

黃九峯微微一笑道：「四妹，我明白了。」

皇甫菁菁道：「咱們不是怕事，祇不過要將主動操之於我。」

黃九峯道：「讓他們的陷阱無用，佈局落空，他們陣脚一亂，主動自然就操之在我了。」

皇甫菁菁道：「大哥會水麼?」

黃九峯道：「會，只是不太高明。」

皇甫菁菁道：「不需怎樣高明，你瞧，下水之後，不必使勁，只需保持身體不往下沉，急流就會將咱們斜斜的往對岸沖去。」

黃九峯道：「跟那截枯枝一樣。」

皇甫菁菁道：「是的，不過枯枝在寶子灘前被迴旋的急流一捲，再度一瀉千里，逐流而去，咱們不能跟枯枝一樣，必須在迴旋捲來之前躍上對面的江岸。」

黃九峯點頭道：「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

於是他們將衣衫結束了一下，再將包裹擧在頭上，然後縱身一躍，投入水中。

皇甫菁菁的計算精確無比，他們並未遭遇任何困難，就已躍登彼岸。

岸上山巒重疊，無休無盡，岡草羅列，如張天幕，窮目所極，好像天地之間除了山就別無他物似的。

黃九峯正在悠然神往之際，皇甫菁菁忽然一把拖着他藏進一片密林，並在他的耳畔悄悄道：「大哥!你瞧對岸。」

黃九峯擧目向對岸一瞥，果然發現三條人影正在往江岸馳來，由他們的輕功猜想，這三人都有一身不俗的功力。

他們在岸邊瞧了一下，立即分頭搜索，片刻之後又聚在一起交頭接耳商談着。

最後，其中一人抖手發出一枚旗花，然後三人聯袂向來路急馳而去。

旗花是傳示同黨的一種訊號，但它在空中停留的時間有限，也只能達到目光所及的距離，此人忽然放出一枚旗花，難道這荒山急流之間，還隱藏着他們的同黨不成?

十三把刀名震江湖，十三把刀人人都有一身超凡絕俗的武功，但小心謹慎，謀定後動，也是十三把刀成名的要訣之一。

因此，當對岸三條人影消失，旗花已不再見之後，皇甫菁菁仍與黃九峯隱身樹後，任他黃流奔騰，山風蕭蕭，他們還是隱身樹後冷靜的觀察。

夕陽逐漸西沉，這片荒涼的江岸之上，除了急湍的流水，搖曳的古木，就只有他們的心跳之聲了。

的確，這兒實在太靜了，不要說敵人，連一隻小鳥都沒有來干擾他們。

惟一不懂情趣的是那西山落霞，它偏偏要透過林空，衝開晚霞，讓那瑰麗的七彩，投射他們的身上。

其實這沒有什麼不好，黃九峯英俊倜儻，皇甫菁菁風華絕代，晚霞有如人面桃花，只有更增加他們的英俊與美麗。

他們對晚霞也頗有好感，因而不由自主的向對方的身上瞧去。

他們相處已有多日，那一天還不互相瞧個千百遍，祇不過今天異於往日，這一眼瞧去，竟然大有文章。

首先，黃九峯忽然發現了異寶，先是雙目暴睜，接着是面色驟紅，他想扭過頭去。可惜脖子僵硬得不聽使喚，說甚麼也扭不過來。

皇甫菁菁覺得黃九峯神色有點詫異，忍不住低頭向她自己的身上瞧去。

「啊，你壞……」

她像一隻受到驚嚇的小動物，口中驚叫了一聲，一轉身就逃進樹林的深處。

她為什麼會這樣，說穿了也沒有甚麼，只因為她身上穿着濕衣，有些地方顯得太緊，有些地方又特別突出罷了。

中國是一個禮節之邦，雖然他們是江湖兒女，雖然江湖兒女不矜細行，對一個少女來說，這究竟是應該避諱的。

良久……

「大哥……」

「嗯，四妹，我在這兒。」

「來嘛……」

「好的，我來了。」

黃九峯循聲找到了皇甫菁菁，他的目光又是一亮。

敢情皇甫菁菁已經換了一身乾衣，荊釵布裙，別具風韻。

他這時幾乎否定了「佛要金裝，人要衣裝」的這兩句話，就以皇甫菁菁來說吧，荊釵布裙仍掩不住她那國色天香。

皇甫菁菁似乎明白黃九峯正在目光灼灼的瞧着她，她却粉頸低垂，輕輕道：「大哥!小妹適才……出言無狀……」

黃九峯哈哈一笑道：「別這麼說，四妹，適才是小兄失禮。」

皇甫菁菁抬起頭來嫣然一笑道：「大哥!小妹有點餓了。」

黃九峯道：「咱們去找一個農家借宿一宵，就先買點吃的。」

皇甫菁菁道：「好。」

黃九峯也換了一身農家打扮，兩人翻山越嶺，併肩向東北急馳。

他們的運氣似乎不錯，翻過兩座山頭就瞧到一片莊院。

此時夜幕初張，天際還有一點微弱的光綫，而那莊院之內却已點燃了燈光。

那燈光是挑在莊院最高的樓閣之上，在晚風搖曳之下，特別顯得醒目。

黃九峯向莊院瞥了一眼道：「四妹，那燈光好生奇怪，它為什麼要掛在樓閣之上?」

皇甫菁菁道：「它是信號燈，由於天色已晚，燈光可以指示信鴿的方向。」

黃九峯道：「哦，那麼這座莊院的主人必然不是簡單的人物了。」

皇甫菁菁道：「不錯，此地山嶺綿亙，道路險阻，如此貧瘠之地，怎會有這等富豪之家?」

他們說話之際，已連續飛回兩次信鴿，足見這片莊院，的確蘊藏着無比神秘。

皇甫菁菁道：「大哥!咱們前去瞧瞧，可好?」

黃九峯道：「好的，不過咱們要小心一點，這幢莊院似非良善之地。」

皇甫菁菁道：「大哥說的是。」

他們利用黑暗，利用樹林，像兩股淡淡的輕烟，悄悄接近莊院的圍牆。

圍牆高逾兩丈，牆端遍插鐵籤，這幢莊院的防範可說是嚴密至極。

黃九峯向牆頭打量了一眼道：「此等設置雖是難不倒咱們，但牆內有些什麼，咱們却毫無所知……」

皇甫菁菁道：「大哥可是想搭着牆頭，先向裏面查看一下?」

黃九峯道：「四妹認為不妥?」

皇甫菁菁道：「如此一來，咱們的行跡就立刻敗露了!」

黃九峯道：「四妹瞧出了什麼?」

皇甫菁菁道：「大哥仔細瞧瞧，牆頭可是有很多細綫?」

黃九峯運足目力，果然發現牆頭遍佈細綫，無論手指搭在何處，都無法脫出細綫的範圍。

（未完）

新穎俠艷奇情中篇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情人劍（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青和上官紅躭在長辛店聞人傑所開設的酒店中，各方聞風而來，要為司馬青助拳的，絡繹不絕，他們來到後，並沒振臂高呼，也沒熱切請纓，祇淡淡的與司馬青一晤後，又各自散開，一俟需要他們時，便會各盡所能，襄助司馬青。這日，鐵鉢和尚驀地闖將進來，提出要求，要上官紅為他洗滌泥足，並說前此有一高僧及一名妓，皆曾因洗脚的事遭他殺死，上官紅問知原委，駁斥他錯殺名妓，鐵鉢和尚承認一時怒火所致，上官紅問他已知錯誤，有何感覺，鐵鉢和尚強辯人誰無過，祇要能改就行——

嚴詞誨頑石

上官紅淡淡地笑道：「上人既然寬予原諒自己，為什麼不能原諒別人呢？」

鐵鉢和尚哈哈大笑道：「上官女俠果然厲害，居然把酒家給逼住了，看來酒家是要破次例把眞正的原因說給妳聽了。」

「上人殺人難道還有幾種原因？」

「不錯，酒家殺人絕非如外傳的只憑高興，全無緣故，只是對一般人，酒家懶得解釋，有一兩個酒家瞧得順眼的朋友，酒家就提出一個酒家自以為是的原因，只有對那些死者的直系親屬，或是一心要為死者復仇的人，酒家才告訴他們眞正的原因，讓他們去判斷一下是否還要繼續報仇，那樣他們報仇不成，死在酒家手中，酒家才問心無愧。」

「上人的理由一定是很公正了。」

「這倒不敢說，酒家要殺人的原因雖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但至少是質諸天地而無愧。」

仗義拯兇僧

上官紅笑笑道：「既是質諸天地而無愧，又何必秘而不宣？」

「惡跡昭彰之徒，酒家無須解釋，人皆知其可殺，但有些人辜負俠名，背地裏幹着欺心的勾當，酒家要他們為他們的惡行付出了代價也就够了，又何必要毀了他們建下的俠名呢？」

上官紅對這個和尚的印象開始有了改變，笑笑道：「上人，那位名妓之死，也是有她的取死之道了！」

「不錯，否則酒家何必去對一個歡場女子發橫，酒家將內情告訴了妳，就知道她何以該死了。」

上官紅忙道：「上人認為問心無愧就好了，我不想探人隱私。」

「不，這件事女俠必須知道，因為與妳今後的行動有很大的關係，那個萬人迷並不是普通的青樓女子，而是一個極具野心的武林巨豪的爪牙，她串通了酒家的兩個朋友，故意叫人立下一個賭約，誘使酒家上圈套，酒家一時不察上了當，以萬金為博，原以為她不會答應的，那知道她居然肯幹了，要酒家立刻付出萬金，出家人雲遊四方，那有這麼多的錢，但鐵鉢和尚又不能賴債，更不能欠一個青樓女子的債，只好接受了一項昧心的借約，向人借了萬金付債，而這筆債務的條件就是要為人殺三個人！」

上官紅哦了一聲。

鐵鉢和尚道：「對方的手段十分高明，他要酒家殺的兩個人本來也是酒家要殺的人，所以酒家才答應了。」

「上人既然明白了內情，就知道那女子只是為人利用而已，該殺的乃是利用她的人。」

「不錯，可是那女子的兄長是酒家的知交好友，酒家不止一次地帮助他們家中免於死難，酒家雖然不指望她報恩，但是她為了討好她的主子，居然設法陷害酒家為人作兇手，而且她的兄長也死於她的主人之手，這樣一個忘恩負義，靦顏事仇的賤婦，到底該不該殺？」

上官紅沉思片刻才道：「殺都已經殺了，無須去追究，上人先說殺死萬人迷與我有關，這倒是要請教！」

鐵鉢和尚一指鐵鉢道：「先替和尚洗了脚才說。」

上官紅笑道：「先前一共有兩個人為大師洗濯汚足……」

「沒有，實際祇有一個人，老和尚是為了不肯洗而死，萬人迷則是為了肯洗而死，不過上官女俠可以放心，不論妳洗不洗，酒家都不會殺死妳。」

「上人每次要人洗脚，都好像有條件的。」

鐵鉢和尚道：「不錯，上官女俠是否也要先提出什麼條件？」

上官紅想了想道：「不，不必了，我無求於上人。」

鐵鉢和尚道：「提不提是妳的事，和尚却不能說了不算，只要妳肯替酒家洗乾淨了這雙泥足，妳就可以提任何條件。」

上官紅終於蹲下身去，將鐵鉢和尚的那雙泥脚洗得乾乾淨淨，最後還用自己的裙角把他的脚擦乾淨了。

鐵鉢和尚哈哈大笑，從身邊取出一雙雲襪與一對新麻履穿上了，然後道：「為了這雙泥足，酒家受死了罪，好容易今天洗乾淨了，以後當勤加護持，不要再失陷汚泥了。」

他穿好了鞋襪之後方道：「司馬青，剛才酒家說過的故事你也聽見了，衞天風利用萬人迷坑了酒家一下，要酒家替他殺三個人，前兩個都是黑道中的十惡不赦之徒，酒家也有意除掉那二人，是以答應了下來，那知這第三個人，酒家在前兩天才得到通知狙殺的對象，你可知道是誰？」

司馬青淡淡地道：「那一定是我司馬青了。」

「不錯，你怎麼知道的？」

司馬青微微一笑道：「在下雖然久聞你和尚大名，却從無交談，你突然而來，一定是有事，你說了萬人迷的事，在下猜到那個人一定是衞天風，衞天風目前亟欲除去的人就是愚夫婦，可是，大和尚說絕不會殺內子，那就一定是在下了。」

鐵鉢和尚道：「不錯，不錯，司馬青，酒家從一些朋友口中也聽過你的事，覺得你很不錯，酒家實在不願意殺死你，可是為約所拘，沒有辦法，只好找到尊夫人又來一場賭約，好在尊夫人已經完成了所諾，我們就可以不必為敵了。」

上官紅一笑道：「大和尚，這是怎麼說呢？」

鐵鉢和尚道：「衞天風要我殺死尊夫，妳一定不願意吧！」

上官紅道：「我不願意就能阻止上人不殺嗎？」

「以前不行，現在就行了，因為妳已替酒家洗過脚，有權要求酒家做任何事，妳吩咐一聲就行了。」

「但是衞天風與你訂約在先，怎可因後約而毀。」

「約有輕重，我欠衞天風只是銀錢之債，何況已經還了三分之二，欠妳的却是命債，妳要酒家的腦袋，酒家也沒有話說，自然是以妳的要求為重。」

上官紅冷冷地道：「你以為我會要求你不要殺外子嗎？」

「難道妳不會提出這個要求？」

上官紅道：「不會，我絕不會提這個要求，因為我對上人的行事很尊敬，上人既非濫殺之輩，殺人必然有原因，而且也可以質諸天地而無愧，假如你要殺外子，一定是他有可殺之處，我怎敢提出這種不近人情的要求。」

鐵鉢和尚急急道：「上官女俠，妳知道酒家是為誓約所拘。」

「誓約是你一個人的事，殺人却是極為神聖的事，吾輩行俠江湖，行法外之法，為的是心中無愧，如果上人為誓言所拘而要殺一個不該殺的人，上人就不配言俠，所以，上人殺不殺外子，應該由上人自決……」

鐵鉢和尚大急道：「姑奶奶，和尚就是想擺脫這個拘束，才登門求助，就請妳開句口，帮帮和尚的忙行不行？」

「上人，如果外子是個十惡不赦的惡徒，我請求你不殺他，你也肯答應嗎？」

「這個，當然了，妳有權叫酒家做任何事。」

「上人，在替你洗脚之前，我沒有提過什麼條件吧？」

「沒有，但是，妳先提與後提都沒關係。」

上官紅臉色一沉道：「我之所以替你洗脚是因為外子說你為人還不壞，要我帮你的忙，沒有存着要你做什麼之心。」

「是，這就是帮我的忙。」

上官紅轉頭對司馬青道：「青哥，你以前見過他嗎？」

「沒有，不過有些朋友說他還不錯，雖有兇僧之名，却是個行俠的奇人，鐵鉢和尚在一般人目中是個兇僧，在我一些朋友口中倒還頗值得尊敬。」

「你那些朋友看人不會錯嗎？」

「他們看人比一般人深入，很少會有

錯。」

「可是對這個和尚却錯了-」

「不算太錯，只是固執一點而已。」

上官紅道：「和尚，你跟萬人迷的約會大家知道嗎?」

「知道，但是我跟衞天風之約却沒人知道，因爲我殺了萬人迷之後，大家相信我，沒有往下深究。」

「這就難怪了，和尚，我還有權提一個要求是不是?」

「是的，想到妳剛才斥責的那些話，和尚也自覺混蛋，妳乾脆就要和尚割下腦袋算了！那樣洒家就不必殺死尊夫了！」

「無怨無仇，我幹嗎要你死！」

「洒家若不死，又沒有別的方法解脫衞天風誓約，就必須要找司馬青一搏！」

上官紅再度轉頭問道：「青哥，他殺得死你嗎?」

司馬青想了一下道：「這個倒很難說，鐵鉢和尚武功有多高是一個謎，不過照他的爲人而言，他是不會殺死我的，一定會故意失手讓我殺死他?」。

鐵鉢和尚忙道：「洒家不會如此，否則洒家就不會登門求助了，洒家不惜一死，但洒家如果死在你手中，不論是否故意，都會引起一場大殺刧，衞天風要洒家來殺你，並不存有成功之心，他最希望的是洒家死在你們手中！」

「那對他有好處嗎?」

「自然有，他可因此得到很多息隱已久的兇人爲助，使他的實力增强一倍。」

上官紅道：「那麽我要你自裁就沒有這些顧忌了。」

「是的！洒家只要不死於搏鬥，就沒有那些後患了，所以洒家才請上官女俠帮帮忙。」

上官紅想了一下道：「我要你取消鐵鉢和尚這個外號！」

「就是這個要求?」

「是的，這兩天我見過外子的幾個朋友，他們雖然沒沒無聞，却都是些義烈可敬的江湖豪傑，他們口中的鐵鉢和尚是個很有主見而可敬的人，不是一個拘於小信而罔顧大義的混蛋，我本來不想對你提任何要求，爲了那些朋友，我不願意他們太失望，捧上你的鐵鉢，滾出這個門去，扯下你的僧袍，除去名號，以後你就可以任性所之，去替衞天風當殺手了！」

鐵鉢和尚滿臉愧色低頭不語，上官紅厲聲道：「你還不滾，站在這兒幹嗎?」

鐵鉢和尚道：「上官女俠，人無信不立，洒家……」

上官紅道：「我沒有要你背信做小人，我父親是武林盟主，就是被這個信字綑得死死的，一直到他臨終之前，才深深地感悟，武人之信，有時是一條繩子，綑住了君子而讓小人大行其道，他最後給我的遺訓是千金一諾，唯義是重，拘泥於小信本爲求心之所安，但背義而行，心又何嘗安！」

鐵鉢和尚沉思片刻，肅容朝上官紅一拜：「多謝女菩薩指示迷津發我昏瞶！」

雙手捧起鐵鉢，把裏面那半鉢帶渾的泥水一口氣喝下了肚去，然後挾着鐵鉢，施施然出門而去。

等他出門後，司馬青才一豎大拇指，臉現神光道：「紅紅！妳眞了不起，妳的表現比我想像中還好！」

上官紅一笑道：「青哥，你事先知道他的來意的?」

「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絕不會無目的而來，我也知道他的怪脾氣，只能告訴妳一句好好地接待他，但是我沒想到他會要妳帮他洗脚的。」

「如果你知道了，會不會也要我帮他洗呢?」

司馬青一笑道：「那我可不敢要求了，因爲妳是武林盟主的女兒，我不能要妳做這種事！」

「但我現在是司馬青的妻子！」

「那也不行，我司馬青雖然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人物，也不能要我的老婆去替人洗脚，誰也沒這份資格！」

「可是我爲他洗脚時，你並沒有反對呀！」

司馬青笑笑道：「那時我看出他亟須帮助，所以才說了那麽多的話，他平時很少開口的，即使是跟他最相知的朋友，也很少問他的殺人之由，他們只是從他所殺的人去深入查究，知道那些人確是行有可誅，以此來了解他的爲人，今天他來了之後，絮絮叨叨地一反常例說了半天閒話，我知他的確有十分爲難的事要求我們！」

「我應付他的方法對不對呢?」

「對，對極了，如果妳眞的要求他別殺我，我倒要反對了，我司馬青再沒出息，也不能要我老婆替人洗臭脚來貸我一命，但是我也希望妳能帮助他！」

「事實上我沒有帮助他，只狠狠的訓了他一頓！」

「訓得好極了，換了我也想不出這麽義正詞嚴的話來敎訓他，而且我想這和尚有生以來也沒受過這種敎訓，更沒有被人當面指着鼻子喝叫他滾蛋的！」

上官紅嬌笑道：「那我還够資格做司馬青的妻子了！」

「如果妳是指替他洗脚而言，的確是够了，我的朋友都是些怪人，有着莫名其妙的怪脾氣，經常會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怪要求，太過份的，妳可以一巴掌摑回去速予拒絕，無傷大雅的，也得忍耐一二，可是最後那一番春秋大義，擲地有聲，才是眞正武林盟主女兒的氣度，我開始覺得我娶了妳這個妻子是高攀了！」

上官紅嫣然一笑：「你還是小心點，和尚被我罵跑了，但未必就因此覺醒了，說不定他還會來找你拚命的！」

司馬青傲然道：「他如果有臉再來，那就是個不明是非的混蛋了，我又何嘗怕他，劍下對他也不會再容情！」正說到這兒，忽而門口人影一幌，果然是鐵鉢和尚去而復返，頭上戴了頂竹笠，遮住了光頭，身上披了件長袍，掩住了袈裟，手中還是捧着鐵鉢，朝他們兩人看了一眼。

「柳無非爲誓言所拘，再次前來相擾，請司馬青大俠到店後三里處的關帝廟前一會，以決生死！」

連司馬青也沒有想到鐵鉢和尚會去而

復返，而且回來得這麽快，倒是感到突然，瞪着看他半天，不知道該說什麽話，而鐵鉢和尚則像是心中十分愧疚，連司馬青的臉都不敢看，低下了頭，說完了話後，見司馬青沒有回答，他也不想要回答，轉身就想走了。

上官紅連忙叫住他道：「喂！大和尚，你等一下！」

鐵鉢和尚站住了脚步，低聲道：「司馬夫人，我已經還俗，恢復使用俗家姓名柳無非，請夫人莫再以大和尚相稱。」

上官紅笑了一笑：「好！那就稱你爲柳大俠吧！」

「不！柳無非是個混蛋，絕對當不起大俠兩個字！」

「這一點我們容後再作討論。柳無非，既然你還了俗，擺脫了以前鐵鉢和尚所欠的一切債務，怎麽還會受誓言所拘，要來替人賣命呢?」

柳無非低下了頭道：「因爲我以前立下借據時，並未書明是什麽麽身份，上面寫着本人因故借得衞天風黃金萬両，經議以代爲完成三項工作爲抵，底下捺了個指印，現在我雖然不是鐵鉢和尚了，但仍然無法賴掉那筆債。」

上官紅笑道：「這倒是難怪了，衞天風老奸巨滑成性，既然事先作了安排，必定是設想週到，想盡一切的方法防止你賴債的。」

柳無非低下了頭：「也就是這一次了，萬請賢伉儷原諒，不過有一點好處，鐵鉢和尚已不存在了，司馬大俠就是殺死了柳無非，對武林大局不會有多大影響！」

上官紅眉毛一揚道：「柳無非，剛才你曾經說萬一你被殺了，衞天風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取得許多江湖上息隱已久的兇人爲助，這是怎麽回事?」

柳無非想想道：「不是殺死我，是殺死鐵鉢和尚，柳無非沒這麽大的能耐。」

「好！就算是鐵鉢和尚吧，那個鐵鉢和尚又怎麽能具有如此大的神通呢?」

「四十年前有十大天魔橫行江湖，最後爲一仁俠所制，囚禁在一個秘谷中，限令他們永遠不得出世！」

司馬青忍不住道：「是有這回事，但是與鐵鉢和尚何關?」

「關係很大，這十大天魔行事雖然乖張，只是性情偏激，所以那位仁俠不忍相誅，囚禁秘谷，却又不忍心他們的一生武學埋沒，因爲這十人各擅一門武林奇學，別闢門徑，也算是武林中的一大發現，所以准他們收了一個傳人，承受他們的十項絕學，那個傳人就是鐵鉢和尚。」

「原來鐵鉢和尚，竟是十大天魔的弟子！」

柳無非連忙道：「不！不能算，鐵鉢和尚祇是學了他們的武功，却拜在那位仁俠的門下學習禮義，所以他眞正的師父只有一個人！」

「但是他却兼得十一家之長！」

「並沒有，那位仁俠只傳授他做人的道理，却沒有敎過他一招半式，那位仁俠晚年慕佛，剃度出家禮佛，六年前圓寂了，傳下了這口鐵鉢！」

司馬青一笑道：「鐵鉢和尚也是在六年前開始行道，難怪鐵鉢和尚行事雖然近俠，却不脫一股邪氣，那多半是受十大天魔的影響！」

柳無非嘆了口氣：「是的，十大天魔人極自負，敗在那位仁俠手中，是不好意思聯手作戰，個別爲那代仁俠所擊敗，如果聯起手來，那位仁俠絕對不是他們的敵手。」

司馬青笑了一笑：「這一定是那位仁俠說的。」

「不錯！不過這的確是事實，所以他們十人聯手造就的鐵鉢和尚如果被人殺死了，對他們說來是個極大的侮辱，他們就一定會出來討回這份公道。」

司馬青一嘆：「魔究竟是魔，多年深谷靜養，還是沒有沾染了一點佛性，仍然沒有磨掉一點魔性！」

「以他們的性子而言，能够老老實實地自閉幾十年，實在很不容易了，閣下不能對他們要求太苛。」

上官紅却很感興趣地道：「爲什麽殺死你柳無非，他們無動於衷，殺死了鐵鉢和尚，他們就要出世爲惡了?」

柳無非嘆了口氣：「因爲鐵鉢和尚是秉承那位仁俠的意旨出世行俠，那位仁俠限制十大天魔不准出來，就是怪他們的殺氣太重，說仁慈之心，可以化戾氣爲祥和，假如鐵鉢和尚被殺，證明了那位仁俠的話並不對，仁慈之心不足以濟世，還是他們的殺手有效一點。」

「但是柳無非三個字對他們就沒有意義了！」

「是的，我告訴過他們，一旦鐵鉢和尚發覺自己不是個行俠的材料，自動會還俗，那時所作所爲不再與那位仁俠有關，他們與那位仁俠的誓言也就無法打破！」

司馬青淡淡地道：「有多少人知道你已經還俗了?」

「不太多，但是已經够多了，足够把我還俗的消息傳到十大天魔的耳朵去就成了！」

司馬青道：「因此，今天你柳無非可以死了！」

柳無非點點頭道：「是的，不過我不會故意讓你殺死，這一戰我還是會盡全力來從事！」

司馬青想想忽又笑道：「看來我們今天這一戰是難免了?」

柳無非痛苦地道：「是的，我才離開這兒就有人拿着衞天風的借據等着我，逼着我再回來！」

「衞天風自己沒有來?」

「沒有！但是他不必親自前來，因爲那張借據的確是我的親筆，拿在誰手裏都有效！」

司馬青道：「這麽說如有人把那張借據弄到手，也能叫你去殺死一個人了?」

「不能，因爲那張借據上只規定要我殺三個人，到我殺了你之後，債已經還清了，我也不受約束了！」

「但如果你沒有能殺死我呢?」

「那就是我被你殺死了，人死債爛，我再也不聽誰的了，所以無論是何種情況

，我欠的債今天就可以還清了！」

上官紅沉下臉道：「柳無非，剛才鐵鉢和尚含愧而去，我還很高興，以爲他畢竟還有點人性，可是後來看看他的表現，我發覺他仍然是混蛋一個，你可以轉告他，不管他脫不脫下袈裟還不還俗都是一樣，鐵鉢和尚本身當不起一個俠字，他也不足以代表那位仁俠。」

柳無非痛苦的道：「是的！司馬夫人，妳罵得很對，鐵鉢和尚說過了，只要他的債一還清，立刻就重披袈裟，再履人世，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衞天風一決生死，殺了他以爲世人除害。」

「衞天風有那麼容易被殺死嗎？」

「不容易，而且鐵鉢和尚被他殺死的可能更大，可是那樣一來，十大天魔重出江湖，就會找上他衞天風了！」

司馬青笑笑道：「鐵鉢和尚的一條命倒很值錢！」

柳無非苦笑道：「司馬大俠，各人有各人的苦衷，只有各憑心之所安去做，我沒有辦法，因爲我的確借了衞天風萬兩黃金，在我殺死萬人迷後，我把那些黃金全部用在替她修建墓園上了，當時我以爲很聰明，叫他們心痛一下，因爲我了解這是個圈套後，曉得衞天風這萬兩黃金祗是拿出來過過手，很快又會回到他手裏去的。所以我一下子把它花得精光，的確使衞天風很苦惱了一陣子，我希望他賴皮，否則我的借據也就可以不認帳了，而且他還結下了我這個寃家，可是他居然咬牙忍了下來，却把我自己給坑住了！」

司馬青點頭道：「不錯！在這種情形下，你的債倒是非還不可！」

「你能夠見諒就好了！」

「我絕不會原諒這件事，因爲你自己賭輸了，却要拿殺死別人去還帳，這種行徑，絕非一個俠客所應爲，剛才內人罵得對，鐵鉢和尚的確是個混蛋，辜負了那位仁俠苦心的敎誨！」

柳無非道：「那也不能怪我，怪只能怪那位仁俠，他在擇人的時候，不該選上我這麼塊料子！」

司馬青一笑道：「那位仁俠不是爲自已選弟子，而是爲十大天魔選傳人，如果不帶點魔性，怎麼能合乎十大天魔的脾胃，他一片心，想從你身上作個例子去感化十大天魔，現在看來，他一片苦心是白費了！」

柳無非被說得低下了頭，但是仍然堅毅地道：「你說得對，不過人各有志，各人有各人行事的方法，如果我殺了你，那就證明我比你更有力去對付衞天風！」

司馬青淡淡地道：「問題是我該不該死？」

柳無非叫道：「你不該死，我也不該死，該死的是衞天風，你想除去他，我也想宰了他，就看我們兩個人誰有那個本事去宰他，你行也就是你的，你不行就交給我來辦，爲了這個原因，你也得接受我的挑戰！」

司馬青淡淡地道：「你認爲衞天風該死，你就去對付他，跟我沒有關係，如果你爲這個理由挑戰，我就拒絕你。」

柳無非臉色一振，笑着道：「你拒絕我的挑戰？」

「是的，我司馬青從不爲一件無聊的事情而輕易拔劍，我學了武功，爲的是行俠仗義！」

柳無非回頭就走道：「好，你拒絕應戰，那可不是我的事了。」

「你這麼一走了之，對衞天風又如何交代呢？」

柳無非笑笑道：「沒什麼不能交代的，我雖然受約殺人，但是也聲明在先，絕不無故而爲，絕不偷襲暗殺，我個人找不到你該死的理由只有找你挑戰一途，你既然拒絕了，我們這一仗就打不起來了！」

「可是，你欠他的債，就永遠還不清了！」

柳無非道：「是的，只好讓它一直拖下去了，除非他能想起一個叫我動手的理由。」

司馬青道：「你跑到這兒來挑戰，大概就是希望我拒絕應戰！」

柳無非說道：「那倒不是，老背着一份債，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可是，我殺死一個我不願意殺死的人，我只好選擇後者了！」

司馬青笑笑道：「可是你這個辦法並不見得有效，衞天風總有辦法找到一個你無可推拒的理由，或者要你去做一件更壞的事。」

柳無非道：「沒有的事，我還債的條件是殺人，你拒絕應戰，他最多叫我換一個對象！」

司馬青道：「別人可不定會拒絕！」

「不錯，在很多人心中，鐵鉢和尚是個行爲乖誕的兇僧，我不找上門，他們也會找我的！」

「憑心而論，鐵鉢和尚並不能算是一個俠客！」

「我知道，但是殺死那樣一個人，我心裏就不會難過了，我尊敬你是因爲你能知我，尊夫人啓我大義，不嫌汚穢爲我洗濯泥足，這才是一種豪傑奇士胸襟，對那些自命爲俠義道的人，我並沒有好感，他們瞧不起我，我也不見得瞧得起他們！」

司馬青忽而沉聲道：「柳無非，你約的是關帝廟對嗎？」

鐵鉢和尚道：「不錯！怎麼，難道你又想應戰了？」

「不！剛才我拒絕應戰是爲了你提出的理由很荒唐，現在則是我找你挑戰！」

柳無非愕然道：「什麼理由呢？」

司馬青淡淡地道：「一個時辰後，我們在那兒碰頭，那時我再宣佈理由，如果你不敢應約，就表示你是個貪生怕死的無膽匪類，而且我還要宣佈一聲，不管你是用什麼身份應戰，我挑戰的對象是鐵鉢和尚！」

柳無非一怔道：「司馬青，你這是幹什麼？鐵鉢和尚已經還俗了！」

司馬青道：「鐵鉢和尚是個該死的混蛋，他在人世間欠了一屁股的爛債，在沒有還清之前，沒有資格還俗！」

「胡說！我還欠了些什麼債？」

「一個時辰後，我見到鐵鉢和尚後，

自然會告訴他！」

柳無非的神色一陣急變：「司馬青，你考慮到後果沒有？」

「考慮到了，最了不起十大天魔出世而已，他們潛隱了四十年，仍然沒有能變化氣質，一個空洞的誓言未必能約束住他們，要出來遲早還是會出來的，這也沒有什麼稀奇，衞天風到現在爲止，也沒有犯過什麼大惡，只是居心可誅而已，十大天魔不會比衞天風好到那裏去，包括你在內也是一樣！」

柳無非惱然道：「司馬青，你欺人太甚了！」

司馬青莊容道：「正邪如同冰炭，絕不能有所混淆的，你如果做個正俠，就不該屈從邪惡，如果要做個邪人，就不必沽求俠名，天下最可恨的就是你們這種是非不分的混球，行事一無是處，居然也敢自命爲俠！」

柳無非大聲道：「我從來也沒有以俠義自命！」

「你本來就不是，而且也沒有人認爲你是，可是你今天居然敢打着無名上人傳人的牌子，我就容不得你，無名先生一生素行無虧，沒有一點可容人非議之處，晚年慕佛，易號無名頭陀，苦行渡世，行爲何等高潔偉大，怎會有你這種不成材的弟子。」

一番話罵得柳無非低頭不語，頓了一頓才道：「罵得好，司馬青，一個時辰之後見！」說完他飛身走了，上官紅望着司馬青，滿臉都是不解之色，但是又不敢多問。

倒是司馬青自己發覺了，笑笑道：「妳有什麼話要說？」

「青哥，我覺得你對他太苛責了，他實在是個性情中人，一心想求好，只是爲外勢所阻而已，所以他極力地在求解脫，你只要伸手拉他一下就行了！」

司馬青笑笑道：「誰說我不拉他，我現在正是在提拔他！」

「你這是什麼提拔的方法呢？」

司馬青一笑：「他對別人的行爲善惡，可以分得很清楚，對於自己的行爲是非，却步入了邪道，這是很危險的事，總有一天，他會以爲自己的一切都是對的，別人必須聽他的了！」

「你說得太嚴重，我看他不像是這樣的人！」

「祗是不太明顯而已，像他接受了衞天風的要脅，明知要他做的事情是錯的，却不肯犧牲一點原則，逕予拒絕，却要求別人來替他解決！」

「至少他的內心是在求好！」

「不！這不是求好的方法，因爲他把自己看得太重了，這件事只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他直接去告訴衞天風，拒絕衞天風的要求！」

「那不是變成賴帳了嗎？」

「既然他知道這是一個圈套，也就無所謂賴不賴了，他能殺死萬人迷，却不能擺脫一些小信的約束，可見他只是個胡塗虫而已！」

「你要怎麼去提拔他？」

「自然是跟他決鬥，在決鬥中，擊敗他！」

「你能擊敗他嗎？」

司馬青笑笑道：「能不能擊敗他都沒關係，最主要的是叫他自己去覺醒，把大義與是非放在他面前，讓他去作抉擇，看他是否能從小信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這個人雖不失其爲正，可是他認爲自己一身繫天下的安危，每一個人都要成全他，這就是一種唯我獨尊的獨夫思想，只有擊敗他一次，讓他受到失敗的挫折，也使他明白，他並沒有那麼重要。」

「可是你若不能擊敗他呢？」

「我不能的話，別的人能，我的那些朋友能，那些人中也有不少是他的朋友，讓那些人一起來告訴他，一個大丈夫做事，必須自作自當，沒有人能爲他分擔，在江湖上行俠，不能相信得道多助這句話，一個俠者永遠是孤獨的，他的所作所爲，也許得不到誇獎，還會引來許多誤會與打擊，只有堅定信心，認清是非，篤守不移，才能成爲一個眞正的俠者，培養出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困不移的志向，庶幾近乎俠的境界，一個俠者，並不是打幾樣不平，殺幾個惡人就能夠做到的！」

上官紅敬仰地望着自己的丈夫，神情肅穆：「青哥，如果你能早生幾十年，跟我父親成爲朋友，在你的影響下，也許他會做得更好！」

司馬青一嘆道：「沒有用的，武林盟主不能成爲一個俠者的，因爲他的地位太高，太顯赫，每個人都想取而代之，他要應付那許多陰謀詭計，已經疲於奔命，那裏還有精神去修養自己呢！一個眞正的俠者，最好是沒沒無名，這樣他們本身沒有敵人，才有足夠的時間去發現罪惡。其次者，雖然由於俠行多而成了名，就必須要擺脫一切權勢地位的束縛，才能放開手，無所拘束，無所畏忌顧慮地行事，妳看見了我的一些朋友，他們都沒沒無聞，都是這一類的人！」

上官紅微感不安地道：「青哥，那是我拖累了你了！」

「沒有的事，沒認識妳之前，我已經成名了，只有退而求其次，所以我雖然出身松月門下，却不居職事，不會有門戶之累，至於娶了妳這個妻子，也不是拖累，因爲妳有爲有守，有魄力也有擔當，對我只有幫助，在另一方面說，妳身上的麻煩比誰都大，不可能再給我添麻煩了！」

「我說的就是這個，我給你增加了一個沉重的責任！」

「假如妳是指衞天風的事那就錯了，因爲這是一件應該做的事，並不因爲是有了岳父的要求。換句話說，假如妳是衞天風的女兒，我也不會因爲妳而改變立場幫他去！」

上官紅感動地噙着淚珠道：「青哥！但願你眞是如你所說，那我的心裏就會好過點，否則我覺得成爲你家的罪人了！」

司馬青笑笑，撫着她的柔肩道：「那有這種事，妳看見了，我的不少朋友從江南趕了來，他們不是爲了幫我，也不是上官家的女婿，只是看準了衞天風這個人的

確可誅，如此而已。」

上官紅感激地靠在丈夫身上：「是的！青哥，以前我以為自己很不錯。」

「妳本來就不錯，又美，又能幹，明於是非，胸襟氣度開闊，沒有一個女子能像妳這樣的，我司馬青娶的老婆還錯得了，無論對誰我都敢這樣說的。」

「可是，跟你一比，我覺得自己太差了！」

「小紅，妳幹嗎要跟我比呢？我們已經是夫婦二位而一體，任何一切都是我們共有的光榮，苦難，快樂，悲哀。我的就是妳的，妳的也是我的。」

「我不是爭這些，我只聲明在很多地方都不如你，因此對你一切，我不會再跟你爭辯，完全聽你的。」

「那也不行，如果妳對有些事情不明白，就一定要問清楚，千萬別以為我的一切都是對的，也許我倉促之間的一個決定未必正確，就需要妳的提醒。」

「那麼你找柳無非決鬥這件事呢？」

「我只是這麼認為，如果妳能提出正確的理由，我自然不會堅持的。」

上官紅道：「來得及嗎？你已經當面答應他了。」

「事情在沒有錯得不可挽回之前，絕對來得及的，就怕是明知錯了也不肯認錯，那才是錯得厲害，如果妳認為我不該赴約，而且有足夠的理由，我可以不去。」

上官紅道：「那不是讓人說你畏懼而逃陣了。」

司馬青一嘆：「練武的人就是太重視虛名，所以才會做出很多錯事，鐵鉢和尚犯的就是毛病，在是非之間，我只作一個選擇，行我之所安，絕不去管別人對我作何看法。」

「青哥，你具有這種胸襟實在很了不起，我實在找不出你不對的理由，只有認為你是對的了。」

「可是妳的心裏總不以為然。」

「不！我只是不願意你跟人決鬥，無論是非我都擔心，但是擔心並不能解決問題，有些拚鬥是無可避免的！」

司馬青哈哈大笑道：「對了！我不是逞勇好鬥的人，但也不會去逃避戰鬥，因為我學了劍，加入了江湖行，就不免要遇上這種事，只要不作無謂之鬥就行了。」

他挽着上官紅來到外面，恰好聞人傑又陪着一個矮矮胖胖的人進來，那個胖子黃臉膛，一副滑稽相，見了他們，老遠就笑着一拱手道：「哈！司馬大爺，聽說你終於跟這位美嬌娘成了親，這下子才是眞正的梁鴻接了孟光案。金童配玉女，我柳麻子不遠千里，由江南趕來此地，就是為了賀一聲喜。」

他從脇窩裏，取出一枝吊着銅錢的連翹出來，簌簌地一抖，拉起嘴來，就開始唱喜歌：「一進門來滿眼光，烏鴉終於配鳳凰……」

司馬青笑笑打住了他的胡渾道：「柳麻子，別忙着唱歌，麻煩你到附近左近，各處轉一趟，打起你的蓮花落，傳出一個消息，一個時辰後，在社公祠前的廣場上，我司馬青約鬥你的本家！」

柳麻子一怔：「我們姓柳的有那一處墳上風水上了氣，居然出了一個能跟你司馬大劍客約鬥的大英雄。」

「柳無非，外號鐵鉢和尚！」

柳麻子道：「柳無非，他就是那個鐵鉢和尚？」

「不錯，他逛窰子欠了一屁股風流債，向衞天風借了萬兩黃金去還債，現在叫人逼急了，又拿我的腦袋去抵債！」

「這個禿驢如此的混帳！」

「正因為他混帳，我才要好好的揍他一頓！」

「該揍，這王八蛋，回頭我柳麻子就先給他兩腳。」

「那就免了，他一身氣功無敵，你的兩腳只不過給他抓抓癢而已，還是口角春風，好好地臭他幾句吧！」

「大爺！眞有這回子事兒，你不會弄錯吧？」

「你柳麻子終日放狗屁，錯了也沒有人會計較！」

「但願這次我又是放狗屁，否則我這個柳字都姓不下去了，鐵鉢和尚眞他媽的不是玩意兒！」

說完一轉身，一溜烟似的走了，上官紅愕然道：「這個人又是何方神聖？」

「這個人來歷不小，他的祖父叫柳敬亭，在金陵是個很有名的說書的，他叫柳小亭，傳了祖父的業，也用柳麻子的名號說書，有一項絕學，無人能及。」

「什麼絕學？」

「罵人，他罵人的時候，不帶一個髒字，可是能把人祖宗八代氣得從地下跳起來。」

聞人傑却深以為憂地道：「司馬大俠，鐵鉢和尚乃曠代奇人，一身武功……」

司馬青一笑道：「我不能因為他的武功高就乖乖地把腦袋讓他摘下給衞天風去抵債吧？」

聞人傑還要說什麼，司馬青擺擺手道：「柳麻子的蓮花落是江南一絕，人生難得幾回聞，你我不可不聽，還是去聽聽他的罵人絕學吧，不過我得先吃飽肚子，因為我還得打一場狠架呢！」

聞人傑倒是很快地把麵菜送上來，他自己也被邀作陪，却愁眉苦臉地食不下嚥，倒是司馬青笑啖自如，吃了沒多久，酒樓中已經陸陸續續地來了不少人，全部是江湖中人，而且都是聽到了那個消息來問訊的。

但是到了酒樓，他們又都不開口了，從聞人傑的愁苦神色上，他們知道是個眞確的消息。

快近一個時辰，司馬青與上官紅站了起來。大家忙紛紛付帳，跟着離開，遙遙地跟在後面，每個人的臉色都很沉重，可見此戰的兇危，但是也有人在暗中高興！

那些感到高興的人倒並不完全是衞天風的黨羽，有些是吃過鐵鉢和尚暗虧的，他們很慶幸的終於有人出來為他們出口氣了，雖然他們並不以為司馬青能夠擊敗鐵鉢和尚，但他們知道司馬青娶了上官紅，也知道武林盟主上官嵩雖然身故，但身後仍有不少忠心耿耿的部屬與肝膽相照的朋

友，而司馬青本人在江南更有不少的朋友，這些人都不會放過殺死司馬青的兇手。

還有一些人則是迷惑於上官紅的美色的，當年上官紅與司馬青被江湖上渲染成一對天成佳偶，他們心中自然不服氣，可是見到司馬青後，他們自慚形穢，只有認了。

現在司馬青居然找上這個惡名昭著的大兇僧，可見是死定了，司馬青一死，他們自感又有希望了。

上官紅還年輕，而且她還需要找人帮助復仇，絕不可能守身如玉，他們就有了獻殷勤的機會了。

這是一些相當具有實力的人，為數不多，他們也知道要想得到上官紅，就得準備與衞天風為敵，但他們却不在乎，為了已故的上官嵩去與衞天風結怨，他們覺得不上算，為了得到這個武林公認的第一美人，就另作別論了。

當司馬青與上官紅落身長辛店的消息傳出時，他們就悄悄地來了，甚至於還喬裝易容掩飾了自己的身份，前來看熱鬧，也希望看看能否撿個機會。

這是最可惡的一帮人，目前他們雖是絕對地中立，誰也不會帮，要等司馬青一死，他們才會協助上官紅，所以這些人的嘴臉最可恨，幸災樂禍之色溢於言表。

也許正因為他們表現得太高興了，自然會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就在司馬青等將要食畢起身時，聞人傑已經悄悄地過來，低聲道：「司馬兄，你有沒有注意到，左邊第四張桌子上的四個人，右邊第六張桌上五個人，來路摸不清楚！」

司馬青淡淡地掠了一眼道：「左邊的是北海飛雲島少東主方如玉，帶着東海門卜三大鐵衞。右邊的是口外武林大豪哈元中率着四大金剛，早有朋友告訴我了！」

「是這兩家子，衞天風的勢力居然這麼大！」

司馬青淡淡一笑道：「據我所知，這兩家都是一方之雄，雖然未必能強過衞天風去，但也不會屈膝於衞天風！」

「可是看他們的態度，似乎對大俠敵意頗深！」

上官紅已經憤然道：「是這兩個狗頭，他們怎麼變了樣兒了？」

司馬青笑道：「東方如玉裝上了鬍子，却叫門下三大鐵衞剃掉了鬍子，哈元甲裝成了買賣人，四大金剛扮成伴當，自以為掩去了行藏，但是逃不過我那些朋友的眼睛，我跟他們無寃無仇，他們沒有敵視我的理由呀！」

上官紅冷笑道：「我知道他們懷着什麼鬼胎而來！」

聞人傑愕然道：「怎麼了，上官女俠認識他們？」

上官紅的臉色微微有點羞赧道：「三年前他們都到過嵩雲別莊來求親，被我爹婉言拒絕了，現在大概還不死心！」

聞人傑道：「女俠于歸司馬兄的消息已經遍傳武林，他們還有什麼好指望？」

上官紅怒道：「我知道他們打的什麼主意，先父噩訊傳出時，他們還着人暗中透示過，願意全力相助，可是先父發喪後，先父的舊屬去請他們協助，他們又推三阻四，現在又……」

司馬青微笑道：「我曉得了，他們打算等妳做了寡婦後，再來雪中送炭，帮助妳復仇的！」

「做夢！我現在就給他們一個釘子碰回去。」

語畢已憤然起立，司馬青連忙道：「紅紅！坐下，妳莫非也巴着我被鐵鉢和尚宰了！」

上官紅一急道：「青哥，你怎麼這樣說呢！」

司馬青笑道：「那妳又何必去理會他們呢，妳應該相信我能勝過鐵鉢和尚的，只要我不死，他們就沒有指望了。」

上官紅這才現出了憂急道：「青哥！你對這一戰究竟有多少把握？」

司馬青笑笑道：「我說有十分的把握妳會不會相信？我說毫無把握妳又會不會相信？」

「我不知道，這一戰本來已經可以取消了，但是你又要把它給挑起來，大概是有幾分把握，因為你並不是那種拿性命當兒戲的人，可是……我看周圍的人，似乎沒有一個人看好你的！」

司馬青微笑道：「所以妳又擔心起來了！」

「難道我不該擔心嗎，你是我的丈夫，對於你的生死安危，我比任何一個人都關心！」

「原先妳不是對我很有信心的嗎？」

「是的，可是這些人都認為你死定了似的！」

「紅紅，兩個人在未戰前就預測其勝負存亡，多少總該有點根據的是不是？」

「所以我才擔心，每一個人都持有你必敗的看法，總不會毫無根據的。」

「測定勝負的根據是對雙方武功深淺的了解，他們之認為我必敗，是因為他們有的人在鐵鉢和尚手卜吃過虧，有人則根據鐵鉢和尚以往事跡與兇名而作的直覺，却並沒有多大的根據的，因為這些人沒有一個跟我交過手，對我的武功都一無所知。正如有人說一個人單獨走在山野間，突然跳出一頭大蟲，聽的人都會為之一驚，開始為那個遇虎的人擔心了！沒有人會替老虎擔心的，但實際的情形並不如此，徒手搏虎的勇士多得很！」

上官紅却道：「青哥，我不管有多少徒手搏虎的勇士，我祇關心你，別人都認為你必敗是根據什麼我不知道，但即使每個人都認為你必勝，我仍然為你担慮！」

司馬青笑了起來：「紅紅，妳那像個江湖的俠女！」

「江湖俠女該是什麼樣子的，我不相信別的江湖女子在丈夫與人決鬥時能無動於衷。」

「至少人家不會像妳這樣，既然身為江湖人，就當有提得起放得開的心胸，隨時準備接受兇險的來臨。」

上官紅笑了起來：「青哥，我是問你有幾分把握，却沒有要求你不去赴約！」

司馬青道：「如果我的回答是毫無把握呢？」

（未完）

大俠溫振眉傳奇故事／溫涼玉・文　盧令・圖

龍虎風雲（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霍無敵暗算溫振眉，雙腳疾踢溫振眉胸口，溫振眉猝遭暗襲，不及閃避，只好運功硬推，同時也激起怒火，在胸上推了兩腳之際，驀然雙手一夾，捉住霍無敵雙腳將他擲出，蔣清風乘機在霍無敵背後一劍刺出，長劍貫胸，霍無敵已無生理，但臨死仍曲脚後踢將蔣清風踢死。長笑幫主曾白水命屈雷領隊往攻試劍山莊，抵達莊外，屈雷命枯屍歐立仁往打頭陣，鎮守試劍山莊頭關的陰陽黑，驀聞莊外有異聲，急馳往觀看，見有數莊丁已屍橫就地，向歐立仁喝問：這幾人，是否給你暗算致死的——

殺聲驚大地　悲慘罩人間

「枯屍」歐立仁桀桀笑道：「不錯，有三人是我暗殺的，其他三人，是不知死活來與大爺交手的，反正是一樣，交手也是死。」

陰陽黑冷笑道：「很好。」

歐立仁倒是一怔：「好什麼？」

陰陽黑一字一句地道：「因爲你可以死了。」忽然出拳。

陰陽黑離開歐立仁尚有半丈遠，但一拳遙空擊出，歐立仁立覺勁風撲面，百忙中低頭一滾，「砰」一聲，陰陽黑這一拳，遙擊在丈外的石牆上，石碎牆穿，留下一個大洞！

歐立仁大驚，他平生未遇拳勁如此高强者。

他想即刻身退，但已遲了，陰陽黑像一頭怒豹般撲過來！

歐立仁飛身掠起，越過圍牆，陰陽黑一手把他足踝抓住，抽了回來，兜心便是一拳！

這一拳的力道，在「枯屍」歐立仁腹中爆炸，歐立仁立時口，鼻、眼、耳血齊標出，氣絕而亡。

陰陽黑放手，歐立仁的屍首，跌落「試劍山莊」之高牆下。

「試劍山莊」的一名頭目問道：「三莊主，爲何不活捉他來問問，是誰指使他來的？」

陰陽黑冷冷地道：「我管是誰叫他來的，反正誰來了也是一樣，憑他的武功，也要暗殺莊中子弟，已然該殺，該殺的便去殺，還問個什麼鳥？」

夕暉中，高牆上，亂草縱橫，夕照淡淡地抹在古老而莊嚴的「試劍山莊」上，顯得更加神秘，輝煌，與不可侵犯。

× × ×

屈雷與方中平眼看歐立仁躍上城牆，不消一刻，又眼看他落了下來。

「枯屍」歐立仁是被摔下來的，像一頭死狗。

屈雷「哼」了一聲：「看來陰陽黑的武功不弱。」

方中平笑道：「他武功再高也沒有用，路先生，這就麻煩你去一趟了。」

路英風笑道：「好。」

× × ×

陰陽黑仍凝視夕陽西沉，默然不語，忽聽牆下有人聲，陰陽黑一皺眉，問道：「是不是溫公子他們回來了。」

那名弟子恭身答道：「不是。是路四莊主及三個人上來了。」

陰陽黑道：「哦。」

這時「鐵弓銀彈」路英風已走上來了，一見陰陽黑便笑道：「三哥。」

陰陽黑道：「什麼事呀？」

路英風走近來，悄聲道：「這三位是來自『青城派』的來人，他們有密事要與咱哥兒倆一談。」

陰陽黑順眼打量那三人，只見爲首一人，十分健碩，儀態沉着，另一人年青雍容，不過有些輕浮，還有一人，則似男非女，陰陽黑有點不耐煩地道：「若沒有事就少來煩我。」

路英風小聲道：「不是啊，眞的是事關嚴重，據說跟『血河神劍』有關呢！」

陰陽黑斷然道：「好，我們就談一談吧。」

路英風陪笑道：「因事關機密，尚請三哥到前面桃林去一趟。」

陰陽黑道：「好！」

「試劍山莊」前一片大好桃花林，遍野水紅，夾着嫩綠，連綿好幾里路，春來時，所有桃花都盛開，在水邊開，連水也嫣紅了，在山中開，連山也粉紅了起來。

× × ×

陰陽黑鐵一般的黑衣，正走在嫣紅的桃花林裏。

夕陽西照。

桃花朵朵，靜靜的守在夕照裏，像在仔細的品嚐它自己的每一分青春，每一分燦爛。

有些桃花已開始飄落了，輕輕地，靜靜地，飄落下來，剛好沾上陰陽黑的肩膀上。

陰陽黑馬上警覺，輕輕用兩隻手指拈起粉紅的桃花，向路英風笑道：「想不到今日桃花也居然落在我陰陽黑的身上。」

路英風沒有笑，冷冷地道：「想不到你這個黑鬼也配手拈桃花！」

陰陽黑臉色一變，道：「英風，你說什麼？」

路英風絕情地道：「我是說，你的時辰到了。」

陰陽黑陡然一怔，背後有一陰一陽的兩道勁風，飛襲而至！

紅旗堂主「半男不女」鐵嬌嬌已然發招了！

好個陰陽黑，立時警覺，反手「砰」硬接一掌，因事出倉促，陰陽黑不及運力，被震退一步！

陰陽黑轉身，怒道：「好，你也接我一掌瞧瞧！」

進步，「雷山神拳」擊出！

平空兩聲雷响，拳風似在半空爆炸一般，直撞向鐵嬌嬌！

鐵嬌嬌大驚，接掌，全力以赴！

「蓬」！

一聲巨响，鐵嬌嬌被震飛丈遠，一交跌在地上！

陰陽黑大笑，向路英風道：「怎麼你也會受騙，帶了這些人回來！」

路英風走近，嘿嘿笑道：「是，我錯了。」

陡然雙手拔出短刃，「噗噗」插入陰陽黑左右雙肋中，刀沒入柄。

陰陽黑慘嚎一聲，他作夢也想不到路英風會出賣了他，踉蹌而退，嘶聲道：「你……你……」

背後劍光一閃，劍快如電，直刺陰陽黑！

方中平發動了！

但好個陰陽黑，在傷痛之餘，居然一個大翻身，避過這疾快無倫的一劍！

路英風目中殺氣一閃，一咬牙，把雙刃一抽！

血噴出，陰陽黑慘嚎倒退！

屈雷撲近，出拳！

「蓬蓬」！

陰陽黑的背部立時扁了下去，飛跌而出，撞上了桃花枝葉，嘩啦啦的一遍簌簌聲響，陰陽黑的鐵色黑衣染着鮮紅的血珠，地上也洒着一列鮮血，陰陽黑飛出丈外，撞在一棵桃花樹幹上，樹幹也有一行奪目的鮮血！

陰陽黑全身顫動着，蠢動着，掙扎着，然後回過頭來，鮮血串在他的黑衣上，桃花落在他的身上，有些剛被他撞落的桃花，正飄飄自天輕降，如雪如霜，桃花雖好，但落花仍是落花，不久就要凋謝了。

× × ×

要凋謝的花，正如沉落的夕陽一般，夕陽雖好，但接着下來便是黑夜的來臨了。暮色輕輕的在四面佈防，又沉沉重重的壓了下來，司徒十二個人坐在偌大的庭園裏，如斯的想着。他越想越是沉重，多皺紋的額上，更多添一些憂慮的摺痕。

可是司徒十二隨即想起他的朋友，他的兄弟，想到這些，他就不禁開懷了起來。他有的是兄弟，有的是朋友，這些人，可以爲他死，他可以爲他們而不顧一切，爲了這些人，不管夕陽沉不沉，但這一生，不是燦爛輝煌得很嗎？

暮色四合。四週平靜得出奇，奇怪的是今夜，連蟲鳴的聲音也沒有，整座院子裏，只有花葉間被風徐來不安的聲音，明月當空，人在院中。

司徒十二的椅子之旁，還有兩名「試劍山莊」的白衣子弟，英武挺偉，神彩俊朗，兩人默坐在這老人的身旁，似有一種說不出的尊敬，說不完的崇拜。

而這眉鬚皆白的老人，還是在想着，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像「涵碧樓」樓主歐陽掃月，「青雲鏢局」局主呼延一鶴，「含鷹堡」堡主郭天定，「雪花神劍」蔣清風，「飛雲十八掌」薛正音，「飛天蜈蚣」崔一智，「過江龍」楊大威，「飛絮」沈非非等，這些都是他昔日龍城飛將生死同心的患難之交，只可惜，他的結義兄弟馬二先生，却爲自己而奔命在「長笑幫」內。

司徒十二一念及此，即悲痛莫名，夜色已成形了，周圍都像是個陷阱，紛紛向他埋伏，他是個孤傲的老人，是絕不屈服的。況且他還有知交如溫振眉者，年少英俠如郭傲白者……忽然有腳步聲傳來，只聽一青年的語音朗笑道：「世伯，請恕小

侄打擾——」

司徒十二不用回首便笑道：「郭賢侄，你太客氣了，來來來，坐坐坐。」

郭傲白一面笑一面道：「適才我與何大俠談過來，才知道何大俠確實是身懷絕技的好手，他才露了一刀，我才明白甚麼是『一刀斷魂』，想起來，我自己的『七重天劍法』，就太自愧不如了……」

司徒十二截口笑道：「郭賢侄那來這般謙虛，何二弟此刻的武功，當然已進化境，但他當年年輕時，雖已叱咤一時，唯武功和賢侄一比，卻尚遜了一大截……」

郭傲白也笑道：「記得家父向我提過，何大俠在出道三年後，就徒手決戰昔年罪惡昭彰的黑道第一刀手『絕心天魔刀』洪碧明，結果打了三百回合，何大俠只反攻了一招——只一招，就把對方的頭顱砍了下來，實在是了不起，了不得。」

司徒十二撫髯道：「說起來也是，老夫初見他的時候。正是在邯鄲道上，那時候『長山三惡』——大惡余雨天，二惡余飛天，三惡余觀天——正橫行江湖，無人敢惹，他卻去惹了，雖然以一敵三，寡不敵衆，但居然憑了他的機智，大戰三百回合而不敗——那時老夫恰巧趕至，才終止了這場苦鬥。」

郭傲白笑道：「何大俠足智多謀，我早有所聞，哦，對了，據家父所說，陰陽三俠亦是武林中頂尖兒高手，但小侄和他，總是無法談得來，不知他——」

司徒十二大笑道：「陰陽三弟脾氣不好，賢侄想必知曉，他就是個火爆性子——不過他仗以成名的『雷山神拳』，可眞的不是好惹的——」

「哦，眞的嗎？」天地昏暗，月色黯淡，一片枯寂的庭園中，圍牆外，忽然傳來這一個冷冷的聲音。

沒有風，樹未動，草不動。

寂靜。

郭傲白望了司徒十二一眼，司徒十二長聲朗道：「何方高人，已入敝莊，有失遠迎，恕罪則個。」

沒有回應。

陡地在圍牆外飛起兩件黑黝黝的長形物件，夾着尖銳的呼嘯，直襲司徒十二。

司徒十二星目一閃，白袍一揚，兩件物件已盡被他捲入袖中。

月色下，司徒十二翻袖一看，只見這兩件黑色物體，竟是兩條手臂，手臂貼着鐵一般的黑衣，又黑又瘦，但骨節畢露，是血淋淋的，剛被砍下來的。

這不是陰陽黑的手是誰的手？

只聽牆外那冷酷的聲音桀桀笑道：「雷山神拳，不過如此，血河神劍，又何足畏！」

司徒十二淚光湧動，呆視袖中雙臂，竟似癡了。

郭傲白一看手臂，心中激憤，叱道：「何方鼠輩，快滾出來。」

但聽牆外另一個聲音冷笑道：「手下敗將，也逞英雄？」

郭傲白一聽這個聲音，正是他恨得咬牙切齒而寢食難忘的敵手，不禁失聲道：「方中平！」

可是郭傲白是何等人馬，他明知方中平武功遠在自己之上，不過隨即冷笑道：「方中平，我曾敗於你手上，心服口服，絕無怨言，但今日你有膽闖入『試劍山莊』，我郭傲白，照樣奉陪，不死不休。」

他果然是人中英傑，敢於坦白承認自己敗過，但卻威武不能屈，知敗尚戰，確是男子漢，大丈夫。但司徒十二似强嚥痛苦，伸手一攔，乾咳一聲，道：「牆外英雄，我陰陽三弟，一身武功，只憑一雙鐵拳，而今已被你們所廢，只怪他技不如人，但而今他人在那裏？盼請諸位能饒他一命，傷者不殺，交給老夫，則不勝感矣。」言及止，司徒十二幾乎語不成聲。

只聽牆外那威嚴的聲音冷冷地道：「他麼？可以，給你。」

「蓬」一聲，一黑衣人飛入，撲倒地上，司徒十二大驚而起，只見那黑衣人背部已被打爛，全身浴血，司徒十二顫手翻開那人，只見那人死狀甚慘，死不瞑目，胸腹之間，被刀刃刺穿兩個大洞，雙臂齊被削去，早已氣絕。

司徒十二站在月色下，月亮把他的影子縮短，覆蓋在陰陽黑的屍身上，只有司徒十二俯低的頭可以看見，陰陽黑那充滿痛苦被騙，驚奇與不信的凸眼。

牆外的聲音在大笑，狂妄至極。

司徒十二似乎全身在發抖。

郭傲白長身而起，怒喝道：「無恥奸徒，害死陰陽大俠，有種的就出來，跟你少爺比劃比劃！」

另外一個聲音又爆笑了起來，與第一個聲音，笑在一起，猶如夜梟，震得庭院中草木皆動，那聲音一面笑一面道：「你瞧你瞧，那廝還不知死活，在那兒大嚷大叫哩，來來，給他看看他爹爹的頭顱。」

「霍」地一聲，一物飛入，郭傲白一手接住，登時目眦盡裂，那正是郭天定的人頭。

郭傲白雙手一鬆，竟抓不住人頭，人頭「噗」地跌落地上，郭傲白痛苦地用雙手抓着頭髮，痙攣起來。

那兩個聲音得意至極，大笑不止，司徒十二看郭天定的人頭，心如刀割，沉聲喝問：「你們把『含鷹堡』怎麼了？」

那第一個威峻的聲音止住大笑，冷冷地道：「其實又豈止『含鷹堡』，還有『涵碧樓』，更有『青雲鏢局』，他們今日，都不能來救你這條老命了，你的朋友，『含鷹堡』郭天定，『涵碧樓』歐陽掃月，『琴劍雙姝』公孫月蘭及公孫幽蘭，『青雲鏢局』『金鞭無敵』呼延一鶴，『飛雲鏢局』『飛雲十八掌』薛正音，『馳雲鏢局』『雪花神劍』蔣清風，『丹鳳帮』『飛絮』沈非非，『崆峒派』『飛天蜈蚣』崔一智，『風雲鏢局』『過江龍』楊大威，及他們的全家大小們，都在黃泉路上候你了。」

這聲音說完又大笑起來，且越笑越大聲，而且笑的人也越來越多，在圍牆之外的四面八方傳來，像洪水猛獸一般，鋪天蓋地的湧了過來。

司徒十二的身子似乎抖得更厲害了，但仔細聽去，才知道他全身骨頭都在「格格」作響，正是蓄盡內力，一觸即發，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之時。

× × ×

溫振眉到了山下，立即遇到張望中的司徒輕燕。這時天已全黑了，晚風徐來，司徒輕燕眞像一隻白色的燕子一般，在風中飛飄飛飄的。司徒輕燕一見着溫振眉，即如放下心頭大石般笑了出來。

「你……你果然回來了，我是誰大俠說得不錯，那傢伙果然不是你的敵手……害得我好担心呵——哦——對了，你把那人怎麼了？」

溫振眉看着司徒輕燕，看她如黑夜晚風一般溫柔，目光不禁有了笑意，却輕嘆道：「不要再提了，我是誰呢？令弟怎麼了？」

司徒輕燕眼圈兒紅了：「我是誰說他內功不厚，捱了那叫『陳棺材』的一掌，幾乎要送了小命，不過多虧我是誰大俠立刻替他療傷，而且又聽說那叫『陳棺材』的早已被我是誰毆了一頓，穴道又被封良久，再加上一心是想對付我是誰大俠，又沒用了全力，現在大概已逃過了鬼門關：：也怪他太大意了，隨便就放人走，連告訴我也沒一聲……」

溫振眉安慰道：「既然沒有丟了命，那就好了，現在我是誰他們呢？」

司徒輕燕擦了擦眼淚，道：「在那兒的一個小洞裏，『我』大俠已替天心逼出體內潛入之毒，但要讓他復元，『我』大俠說，至少還要替他運功多幾個時辰才可以。」

溫振眉笑道：「既然開始了，就要繼續下去，他累了，就讓我來，我們輪流護法好了。」

司徒輕燕幽幽地道：「不知莊裏怎麼了？」

溫振眉喟道：「一待令弟較爲好轉，我即送你們先回莊去，還有『血河神劍』……如果沒有『血河神劍』，此刻『長笑帮』虎視眈眈，任何時候，都會發生血戰的，那對老莊主，就十分不利了……」

× × ×

司徒十二全身骨頭都在「格格」作響，隨着響雷一般的大笑聲，至少有三，四百個人，穿紅，青，藍，黑及白五色衣服，站在牆頭，揮動着兵器，十分囂張。

司徒十二一抬頭，只見一名長相十分威武的漢子，站在牆上，急風起，衣袂飄，果眞如惡魔一般，令人心寒，站在身旁是一名錦衣少年，神態閒定，相貌俊秀，只惜略嫌輕浮，正率領衆徒，恣意大笑。

屈雷盯住司徒十二，大笑道：「怎樣，你莊內的四十二名守莊子弟在那裏了？是麼，來人呀，還給他！」

只聽一陣「砰砰嘭嘭」之聲，四十多具屍體被拋了進院，倒在一團，都已慘遭毒手，死狀慘不忍覩，司徒十二雙拳緊握，一陣骨骼響聲似連珠炮般響了起來。

方中平恣意狂笑道：「你莊內把守的人，而今都死光了，我們已無聲無息的把你的莊佔據了，而你這老胡塗，還不知道哩，現在你別想莊內的五十三子弟來救你了，他們此刻已被我們分出三百多個子弟去搏殺了，哈哈哈哈……」

屈雷笑得更狂野：「你奇怪我們怎麼能無聲無息進來是不是？你安息吧，這個你永遠也不會想得出竅來的，現在，這牆外有四百六十四個人，看你怎樣能殺得出去？」

方中平怪笑道：「我們還知道你的最得力助手，『一刀斷魂』何不樂，已到外地去訓練你們『試劍山莊』的『鷹組』子弟，絕不會在近日內回莊，一旦他回莊，替你收了屍後，他也不用急，我們自然會候在這裏，下一個就輪到他啦。」

屈雷臉色一歛道：「司徒十二，你別妄想你能衝得出去了，今日縱帮主不來，你也難逃一死，除了這四百六十四人外，還有七十四名弓箭手，在等着你呢，你看吧！」

司徒十二呆立在偌大的庭院裏，月光照着他縮短的身影，寒風不斷的侵襲着他，顯得這孤寂的老人，無限徬徨，無限哀愁。在這種情形下，司徒十二豈不是不用打便毀了。

司徒十二若落敗了，「試劍山莊」豈不是完了？

司徒十二沒有移動，垂着頭，像在等候，等候死亡的降臨？

在寒風中，屈雷似皺了一皺眉頭，叱道：「弓箭手，出來！」

在黑夜裏，沒有半絲聲響，只把屈雷的語音，盪在大風裏。

屈雷望了方中平一眼，方中平目光殺氣閃動，叱道：「七十四弓箭手，還不現身聽令？」

還是沒有響應，屈雷與方中平對視了一眼，不禁有些變色，忽然一陣騷動，果然在牆上四處出現了六，七十名弓箭手，彎弓搭箭，對準司徒十二，郭傲白及那兩名「試劍山莊」子弟。

如此弓箭集中發射，就算司徒十二有天大的本領，也萬萬躲不開去的，司徒十二全神戒備，但又似萬分絕望，只求速死一般。

方中平大笑道：「司徒十二，這是『長笑帮』青旗座下七十四名弓箭手，百發百中，絕不空回，而今你插翅難飛了。」

屈雷冷冷地下令道：「放箭。」

眼看司徒十二就要死在亂箭之下了。

× × ×

曾白水抬頭望望天色，對手下僅留在帮裏的紅旗香主「黑砂」穆另魯道：「只怕此刻屈雷等已與司徒十二打起來了。」

穆另魯阿諛地附和道：「正是，正是，『長笑帮』威震天下，司徒老兒若敢與副帮主交手，正不過枉送性命而已——」

曾白水怒叱道：「胡說，『試劍山莊』司徒十二是何許人，若他是易惹之輩，我就不至先盜去其『血河神劍』，先滅『涵碧樓』，『含鷹堡』，『青雲鏢局』等再來滅之，這麼費事了，司徒十二縱手中沒有了『血河神劍』，屈雷也未必是其所敵——」

穆另魯拍拍馬屁拍到馬脚上，嚇得連忙說：「是的，是的，司徒十二確不可輕視，不過除屈副帮主外，還有方總堂主，大概——」

曾白水揚眉道：「唔，不錯，屈雷及方中平聯手，或可與司徒十二一戰，『試劍山莊』尚有『一刀斷魂』何不樂，大概鐵嬌嬌可以應付得來——還有那『刀劍雙絕』銀絕崖，『雷山神拳』陰陽黑，大概陳冠采，趙寮分二人便可迎刃有餘，何況我們還有那神不知，鬼不覺的一道棋，路

英風──哼哼，『試劍山莊』的人，又怎麼會是歐立仁，尚步雲等的對手呢！」

「黑砂」穆另魯卑微地笑道：「對對對，有他們幾位在，帮主你根本不必出手，『試劍山莊』即可垂手而得了。」

曾白水冷冷地道：「誰說我不去？」

穆另魯吃了一大驚，吃吃地道：「你……你……那為甚麼……」

曾白水冷笑道：「我只是不與他們一道去罷了，『長笑帮』不打無把握的仗──屈雷，方中平他們雖然佔了優勢，但還不是必勝，萬一他們失了手，還有第二批力量──我自己也出馬一趟，這就是我分兩路人馬的目的。」

穆另魯恍然諛笑道：「帮主高明，帮主智略無雙，那麼……帮主，這兒還有八十餘名子弟，要不要弟子一齊帶去？」

曾白水抬首道：「不必了，連你也不必去，你留守『長笑帮』。」

穆另魯愕然道：「但……帮主，你一個人……」

曾白水仰天大笑，道：「對，就是我一個人。」

猛地欻聲，穆另魯竟被震的搖幌不已，只聽「長笑帮」帮主曾白水傲然道：「放眼天下，能與我一戰三百回合的人，又在哪裏？」

穆另魯恭身垂首，唯唯諾諾道：「是，是。」

× × ×

方中平狂笑，屈雷冷冷下令道：「放箭！」

司徒十二武功再高，又怎能擋得住那七十四張強弓。

屈雷眼看司徒十二就要喪生在亂箭之下了。

可是呢？

沒有箭，連一根箭也沒放出來。

屈雷臉色大變，忽然司徒十二笑道：「放箭！」

屈雷如冷水澆臉，勃然一醒，轟然呆在當堂！

方中平嘶聲道：「小心！」

一時滿空破風之聲，七十四根箭，竟不是射向司徒十二，而是射向屈雷等人。

大變驟然來，在場中除屈雷，方中平，鐵嬌嬌，陳冠采，趙寮分，尚步雲等人各接下一根箭外，其餘六十八支箭，射中了六十八人，四十二人立刻被射死，二十六人受傷。

屈雷的臉色比死人的臉色還難看。

然後他便看到他的七十四名弓箭手，他們都是被拋進來的，死狀奇慘，喉管皆被割斷，敢情是背後受襲，連反抗也來不及，便被利刃斷了喉，連叫也叫不出了。

方中平看到司徒十二在淡淡地笑，這一代英雄，臉上又出現了那種沙場點兵，面臨千軍萬馬，但仍從容不迫的神采。方中平只覺得冷了半截。

然後司徒十二身旁的一名「試劍山莊」弟子，緩步行了出來，淡淡笑道：「你們的弓箭手，都被敝莊『鷹』組殺手捕捉了：莊外五十三位子弟，及莊內四十二子弟，只是本莊家丁而已，我們莊裏眞正的子弟，有四組，第一組是『鷹』組，是專門負責搏殺的…，二組是『鴿』組，是專門負責跟踪與傳訊的；第三組是『虎』組，是代敝莊江湖行事的弟子；第四組『龍』組，除非莊內有難，否則他們是絕不出手的，他們的專長便是大廝殺……」

屈雷，方中平臉色鐵青。

「我可以告訴你們，現在你們牆外的人都已被院外的『鷹』組殺手包圍了，而這院內，『龍』組殺手也佈下天羅地網，就算你們能衝得出，莊外也有『虎』組如鐵桶般的包圍……」

郭傲白驚訝得張大了口，他絕沒料到，「試劍山莊」竟有如此強大的力量，而他連一點也不知道。

可是他又怎麼想到，「試劍山莊」既為天下第一大莊，與「長笑帮」，「風雲鏢局」鼎足而立，自然非同小可，否則早就被「長笑帮」併吞了。

「你們派去捕殺我們莊內的五十多壯丁的人，現在已被我們『鴿』組所截殺着，你放心，絕討不了好，現在貴帮在那一役的子弟，我可以保證，剩下的絕不出一百五十人了……」

郭傲白更加驚奇，他沒料到這「試劍山莊」的弟子，看來年輕，但說話從容淡定，有條有理，又似有無上的權威似的，郭傲白也呆住了。

「屈雷，方中平，你們認命吧，『試劍山莊』不是『長笑帮』作威作福的地方，棄兵器投降的，一概不殺！」

屈雷的臉色如豬肝一般，怒道：「住嘴！」

方中平盯着那人，一字一句地問：「你究竟是誰？」

那子弟淡淡一笑，說道：「我究竟是誰？」

一面用手往臉上一扯，原來他臉上竟戴着人皮臉具，經過了巧細的化粧，竟是天衣無縫，這不是「一刀斷魂」何不樂是誰？」

方中平期期艾艾地道：「你……你不是去了訓練『鷹』組的……」

何不樂平實而粗壯的臉孔中露出一絲微笑，看了看司徒十二，司徒十二安詳地道：「他是敝莊之副莊主，一切大事，都要仗他代理，怎能遠走他方呢！」

方中平詫然道：「哪……」

何不樂一笑道：「其實敝莊子弟訓練的地方，就在敝莊內的地下石室中，除莊主與我知曉外，其他的人，又怎麼會知道呢！」

方中平臉色煞白，一時說不出話來。

忽聽院內傳來一個聲音道：「莊主，二哥，不好了，『長笑帮』打進來了。」

司徒十二回首一望，只見「鐵彈銀弓」路英風氣急敗壞地闖進來，一見司徒十二，即道：「哦，好，原來你們都在這兒，咱兄弟一起跟他們拚了。」

司徒十二微微笑道：「路四弟，你別衝動，這裏的大局，被受我們牽制，莊內也有人料理，你不用急。」

路英風臉上才呈露安慰之色，忽又道：「莊主，我有要事稟告！」

司徒十二一皺銀眉道：「什麼事要在這個時候報告？」

路英風急道：「這是十萬火急的事，是有關陰陽三哥的──」

司徒十二頷首道：「好，你過來告訴我。」

路英風畢恭畢敬地道：「是。」

便走了過去，沒有人看見他，袖中的手已扣住了兩柄利刃，隨時可以向司徒十二的心窩戳去！

× × ×

曾白水一身白衣，走在草坡上，雲在頭上飛動着，月華像不安的砒霜，嵌在四散而逃的雲邊上。

披星，戴月，急風怒吼，而人疾走，如飛如馳，像滑行在草尖上，正是「長笑帮」帮主，曾白水。

曾白水一面急行一面想着：

「只要能摧毀『試劍山莊』，江湖上便唯『長笑帮』獨尊了，只剩下一個『風雲鏢局』，『長笑帮』下一個鵠的，便是滅『風雲鏢局』了。」

他行着行着，已經非常接近「試劍山莊」了，再過一座山頭，「試劍山莊」便在望了，他的面前，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高過人頭的茅草，在月色下不安的拂動着，像絲絲微微，但不易覺察的呻吟。

曾白水仍在凝神地想着：

「溫振眉與霍無敵那一戰，不知怎麼了，而我是誰也沒了消息，比香不管留存的是那個人，霍無敵，我是誰，或溫振眉，以後都得要他們再自相殘殺，剩下的一人，自己便可以解決了，所幸的是，我是誰允諾自己的事，永遠是他的致命傷，不管霍無敵殺不殺得溫振眉，留下來的那一人，始終得與我是誰決一死戰……」

曾白水想到這裏，是有些躊躇滿志，他以雙手分開茅草，月色下，他的白衣疾行在草林中，草很高，而且又密，他看不到前面的路，除了他踐踏在草地上的聲音外，其他世界如月光一般寂靜。

曾白水仍沉緬在他的沉思裏：

「只怕此番司徒十二已與屈雷等交手了，交手之後，不管勝敗，體力必大耗損，自己便可一擊得手，這正是自己遲至的理由了；據探子所報，溫振眉，我是誰等絕無回『試劍山莊』，只要這兩個人不在，司徒十二便拿不到『血河神劍』，屈雷及方中平二人，便可以放心對付司徒十二了……」

他想到這裏，心情很是輕鬆愉快，在月色下，他如常地伸手分開前面的茅草──他已在茅草的中央，四面都是一片茅草──猛然，茅草壓下，一張臉孔，冷冷地站在他的身前。

這張面孔，陌生，冷酷，年輕，但充滿堅忍，機智、頑强，看來絕對無情的臉上，也有一絲隱約的善良！

而此刻，這張臉孔像盯一條毒蛇般地盯住他！

曾白水絕不認識這年輕人。

這年輕人，一身黑色勁服，連半絲表情也沒有，忽然一揚手。

曾白水在一怔之間，只見那年青人一揚手，什麼都沒有發生，但是忽如期來的，四面八方，有數百枚如金頭蒼蠅般的暗器發出「嗡嗡」之聲，分四面疾射而至！

那青年在前面發暗器，居然可以把暗器變得從四面八方打過來，江湖上的人，有這種放暗器的本領的，只怕連暗器排行第一的「唐門獨手」唐老太太，也未必有這樣的本事。

曾白水一呆！

暗器如電，已然襲至！

曾白水若向左閃，左邊的金頭蒼蠅則會釘個正中；若向右避，右邊的金頭蒼蠅亦會打個正中；若向後退，後方的暗器立時命中；甚至若向前撲，前方的金頭烏蠅亦絕不落空；就算是低身臥避，千百隻金頭蒼蠅，亦會向下壓來，立時成了千瘡萬孔。

這一下，若換了任何人，大概都避不了。

但他遇到的是天下第一大帮，「長笑帮」帮主，曾白水。

曾白水雖驚亦怒，但居然仍不慌不忙，白袖一捲，「長笑七擊」之第一式：「東海水雲袖」！

天下能把曾白水逼出「長笑七擊」之任何一式出來，都是武林中人頂尖兒的好手，但都未必接得了這一招，但這次曾白水使出「東海水雲袖」法，居然只是用來防守而已，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更難以置信的是，曾白水從未聽說過，江湖上有這樣的一位使暗器大家，而且是個少年人。

漫天暗器，一閃而沒，全皆收入曾白水之大袖中。

明月當空，那人一擊不中，居然閃身不見了。

一切又回到靜寂。

曾白水心中升起一股寒意，一垂袖，地上發出無數「叮叮叮叮」的聲響，那些金頭蒼蠅盡皆落地。

連曾白水，居然也沒聽說過江湖上有人使用這種暗器的！

茅草如此之高，曾白水立時蹲下身去，三起三落，猶如兎起鶻落，已沉身至三、四丈外，佇立不動，因他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對手還在不在？對方仍有多少人手？是不是等待更好的時機，再給自己致命的一擊？

冷月無聲。

× × ×

路英風已走近司徒十二的身前，小聲地道：「陰陽三哥……」

司徒十二一皺眉道：「什麼？」

路英風囁嚅着說道：「陰陽三哥，他已……」

司徒十二搖首道：「我聽不見。」

「鐵彈銀弓」路英風已完全貼近司徒十二身側，忽然冷冷地道：「陰陽黑在九泉下等着你呢！」

司徒十二聽得猛地一震，銀眉陡揚！

路英風雙手一翻，雙刃閃電般插出！

但當路英風雙手甫轉之際，司徒十二雙手如鋼，已比閃電還快，拑住路英風之雙腕！

「叮噹」！

雙刃跌落在泥地上。

路英風大喝，一招「肘捶」，向後疾撞而出！

司徒十二冷哼一聲，一運力，路英風即被拗反過身來，痛入心脾，那還使得出一招一式？

路英風已嚇得臉無人色，驚叫道：「

莊主饒命，快來救我！」

司徒十二拗反了路英風的雙臂，怒道：「英風，你作得好事！」

路英風已嚇得魂飛魄散，哀叫道：「莊主明察，小弟怎敢加害莊主呢……莊主誤會了，誤會了呀……」

司徒十二白眉一揚，喝道：「住嘴！你外號『鐵彈銀弓』，是投入『試劍莊』後被人尊稱的，你在入莊以前，是名聞五江的獨脚大盜『雙刄刀』，想不到這麼多年來，你還未放下屠刀；那次華山上眼看你就要被郭天定一掌劈死，我好意救你，沒想到你這無恥之徒……」

路英風的臉色陣紅陣白，辯道：「不是的，莊主……」

司徒十二慘笑道：「不要叫莊主，我已沒資格做你的莊主，『試劍山莊』，也沒有這等人在；我一直好生奇怪，『試劍山莊』內竟失『血河神劍』，既非我是誰所盜，難道是曾白水親至不成；不然的話，就只有我們莊內的人了，我就有些懷疑是你，甘作別人奴隸，不惜出賣兄弟，你這種賣友求榮的……」

路英風全身不住顫抖着，叫道：「不是，不是呀……」

司徒十二長嘆道：「英風，大丈夫敢作敢爲，你又何苦不認呢！剛才我看見三弟的屍首上那兩個刀口，跟你昔日所用的刀勢一樣，而且他似寧死不信，分明是自己人下的毒手，不是你，還是誰，你看，地上的刀，還有血漬：英風，你也未免太狠毒了一些了。」

路英風長嘶一聲，突然踢出後腿，直奪司徒十二心胸！

司徒十二雙眉猛揚，怒喝道：「英風，你執迷不悟，可怪不得我！」

猛一運力，路英風只覺雙臂痛不欲生，立時脫了臼，那一脚，便沒有力量踢下去了。

「鐵拳」屈雷怒喝一聲：「上！」

身形如虎，忽然間，已向司徒十二撲了過去！

這一下先聲奪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落在屈雷的身上時，「袖中劍」方中平與「半男不女」鐵嬌嬌，分一左一右，去勢如電，直攫司徒十二！

屈雷身形未展，方中平已撲近司徒十二，一揚手，劍如電，疾刺出！

眼看就要刺中司徒十二時，眼前人影一花，「一刀斷魂」何不樂已在身前，「乒乓」一聲，何不樂一刀格開方中平的快劍！

而正在此時，鐵嬌嬌如鬼影般的身形，已衝近司徒十二，但是忽然間，却停了下來，屈雷後發而先至，首先發動攻勢，一拳向司徒十二擊去！

這一來，瞬息萬變，開始是屈雷先發動攻勢，令人注目，沒料到是方中平及鐵嬌嬌先出手，方中平出擊後，鉄嬌嬌竟倏然住手，又變成是屈雷第二個發動攻勢。

屈雷一拳甫出，在旁的青旗堂主「天網」陳冠采，藍旗堂主「刀魔」趙寮分也閃電般，向司徒十二撲來！

這一來，立時成了車輪戰術，先殺司徒十二，再毀「試劍山莊」之勢，「長笑帮」果爲「長笑帮」，一旦發動，果然十分驚人。

只是「試劍山莊」便是「試劍山莊」，又怎會讓人輕入雷池一步呢？

「天網」陳冠采人一撲出，「刀魔」趙寮分也同時撲出，而在這時，屈雷已一拳打向司徒十二。

司徒十二，居然仍好端端站立在原地上。

拳風如狂飈般襲至！

眼看就要捶中司徒十二之際，司徒十二猛地一推，喝道：「去！」

路英風即如斷綫的風箏一般，飛跌了出去！

路英風竟不偏不倚，直向屈雷撞來！

屈雷鐵拳剛猛，奪人心魄，路英風雙臂已脫臼，揮舞不靈，怎接得下這一拳？

路英風嘶叫道：「是我，別打——」

屈雷眼見路英風撞來，竟不閃不避，因若收拳，司徒十二勢必奪回先手，屈雷根本不想失去先手。

他不想失去先手，便得失去了路英風了！

「砰」！

一拳擊中路英風，可憐路英風怎經得起這一擊，整個胸膛，立時癟了下去，口吐鮮血！

屈雷的拳頭竟貼在路英風的胸上，倒撞回司徒十二。

這一來，屈雷的拳勢毫不受阻，只是介於他與司徒十二之間，多了個路英風，屈雷就憑他那一拳透過路英風的軀體，直撞司徒十二。

司徒十二居然仍不避不閃。

屈雷拳力天下無敵，難道司徒十二竟敢硬捱他一拳不成？

「嘭」！

屈雷已拳抵路英風，撞中司徒十二！

司徒十二硬吃了一下，居然還安然不動，但在臉上，已失去了微笑。

屈雷一招得手，見司徒十二居然不倒，正欲收拳，司徒十二忽然一掌，拍在路英風屍首的背上。

屈雷想收拳已來不及，只覺司徒十二看似輕飄飄的一掌，竟有排山倒海般的力量，透過屍身，逼入拳內，傳至身內——「砰」！屈雷震飛三丈，只覺滿天星斗，血氣澎騰，鐵青着臉，咬着牙齒，按着心口，一時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路英風再捱這一掌，體內受兩種眞力互相激盪，竟雙目「噗噗」射出，震起半天高，再落下地來時，已不成人形。

再看司徒十二，姿態仍似安閒地佇立着，但脚下的磚板，竟已震成碎片，堆在地上，敢情是屈雷那一拳之力，司徒十二把它傳送入地磚，磚子立時粉碎！

屈雷的拳力，可想而知。

郭傲白大驚，欲過去扶持司徒十二，司徒十二搖手阻止，冷笑道：「好拳力，好拳力……」竟說不下去了。

郭傲白再望向一言不發的屈雷，屈雷忽然吼道：「好——」

一字未了，口噴鮮血，如箭激射！

而在此時，鐵嬌嬌、陳冠采、趙寮分夾着大喝，向司徒十二撲至！

藍旗堂主趙寮分大喝一聲，雙臂左右一分，陡然一把黑砂，直罩司徒十二！

郭傲白大吼一聲，喝道：「賊子，你給我站住！」

雙手七劍，攔着「刀魔」趙寮分，截殺起來！

青旗堂主陳冠采一聲長嘯，雙手一張，雙掌一反，直蓋向司徒十二！

倏地司徒十二身側的另一名白衣弟子，忽然用手一抹臉門，現出中年且威武的臉龐，正是「試劍山莊」六當家「刀劍雙絕」銀絕崖，也是當初爲「試劍山莊」殉身「長笑帮」的「銀氏三雄」之父。

只聽銀絕崖怒叱一聲：「惡徒，納命來！」

雙手一震，刀劍齊揮，已截住「天網」陳冠采，搏殺了起來。

唯獨是紅旗堂主鐵嬌嬌，已撲到司徒十二身前，雙掌一分，一陰一陽，兩道勁力，已打了出去！

震飛丈外的屈雷，也在這時，忽然如疾箭般倒射回來，又是一拳擊出！

司徒十二一反掌，兩掌輕飄飄地拍出，正好貼在鐵嬌嬌的雙掌上！

一刹那之間，鐵嬌嬌的臉色大變！

「半男不女」鐵嬌嬌只覺得自己左右一陰一陽的力道，到了司徒十二的掌上，忽然消失不見。

鐵嬌嬌正在驚異之時，忽覺左手陰力消失後，而右手的陽力，竟直透入左掌掌心，而右掌却有一道陰力聳入，司徒十二竟用他陰陽之力，來拑制住他！

這種「逆行倒施」的掌力，鐵嬌嬌臉色又變！

但這已經遲了，這正是奪命之一擊！

鐵嬌嬌只覺體內眞氣倒騰翻湧，一時氣流激盪於體內，「哇」地吐出一口血，癱軟了下去，臉色再變！

這相對兩掌，只是電光石火間的工夫，鐵嬌嬌的臉色已變了四次，由正常變得蒼白，由蒼白變成鐵青，由鐵青變成赭紅色，由赭紅色變成紫金色！

死亡的顏色。

司徒十二一招得手後，雙掌尚來不及收回，「鐵拳」屈雷已至！

「蓬」！

屈雷一拳擊中司徒十二前胸，如着朽木！

同時間，司徒十二一掌飄然拍下，拍中屈雷背門！

屈雷中了一掌後，只有一聲沉悶的聲響，如中鐵石！

當司徒十二第二掌尚未拍落之際，屈雷已經向後倒翻了出去，一面發出了一聲令人驚心動魄的怒喝：「退！」

然後屈雷是第一個返身飛奔的人，他奔過的地方一路都是鮮血不斷從他的嘴裏湧出來。

那邊的司徒十二，飄身落回原地，臉色蒼白，嘴角有一絲微的血漬，司徒十二並未追趕，只喃喃地說道：「好厲害的鐵拳……」

× × ×

冷月無聲。

曾白水。

他仍在草林間，進退不得，他不清楚對方究竟有多少人，也不清楚對方有多少暗器，但他清楚地知道，若他在這茅草叢間一失神的話，必遭毒手。

他更清楚的是，時間已過去這許久了，而對方仍無聲息，可是，「試劍山莊」那方面，必定交手已久了。

究竟屈雷等能不能順利地奪得「試劍山莊」呢？

而自己却被困在這裏！

大地無聲，冷月無情。

會不會那暗算他的人，只有這一個？

這人一擊不成，會不會已暗地撤退了呢？

曾白水急了，他決定再等一些時候，他即不管一切，闖出草林去！

他不相信，區區的一個無名小子，可以困得住「長笑帮」之帮主！

他更不相信，那人會是自己「長笑七擊」之敵！

× × ×

在屈雷第一次衝向司徒十二之際，方中平已與何不樂交手了起來。

「一刀斷魂」何不樂一柄薄如紙般的緬刀，格開「袖中劍」方中平之細如綫之長劍後，兩人立即搶攻起來！

只聽一陣「叮叮叮叮」之聲，兩人身法疾閃，只見刀光劍影，却連人影也看不見。

直至屈雷第二次撲向司徒十二時，兩人才忽然住手，彼此已一來一往，各攻出一千二百七十六刀及一千二百七十六劍！

兩人臉不紅，氣不喘！

但是方中平忽然長劍一擲！

方中平居然棄劍一擲，不禁令何不樂大奇，橫刀一格，劍震飛，沒料到方中平倏地欺入，以手作劍，「掌劍」！

劍勢如虹！

何不樂大驚已遲，手中刀被震飛！

方中平揮舞「掌劍」，獰笑道：「何不樂，你中計了，我練的是『掌劍』，你納命來吧！」

劍光疾閃！

何不樂已退無可退！

刀光忽起！

「噗」一聲，刀劍相交，方中平一條右臂，半天飛起，被硬生生砍了下來！

方中平急退，捧着受創之斷臂，吃驚地盯着何不樂的右手。

何不樂的右手，平滑一片，猶若一柄利刀。何不樂微笑的看着他，一字一句地道：「你錯了，我練的是『手刀』。」

方中平猛地怪叫一聲，回身就走，邊拋下一聲：「退！」

× × ×

月華普照，像替大家洗盡一切血腥一般。而這裏並沒有血腥，縱有血腥，也被洗淨了。

這就像司徒天心用袖子把唇邊的血抹去一般。

不過司徒天心的身子，仍十分虛弱，只能夠微微把眼睛張開，便看到我是誰正直的臉龐，正欲開口，我是誰便道：「你若開口，千萬不要說謝謝，我帶那『長笑帮』的人來，他打傷了你，自然應該讓我來替你療傷，我最痛恨別人動不動就說『謝謝』，『對不起』，『抱歉』，『見到你眞高興哦』諸如此類的，有誠意沒有誠意的，都亂說一通。」（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換心殺手（四）

千里追疑兇　苦心救知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追尋貝杜西，在他門外守候數天，不見貝杜西出入，結果發現貝杜西已遭毒手，死狀又似出自馬覺的手法，至此，司馬洛要追查馬覺的下落的綫索又告中斷，司馬洛開始又跑到另一城市着手追查，那晚，他邂逅一名美女葉麗，與她同返酒店——

司馬洛和葉麗倒在床上，彼此就有更充份的機會探索了。司馬洛發覺她是一個組織相當奇特的女人，一個長髮女郎，而這不是指她的頭上。很長，而且很直，不是鬈曲的。好像在森林裏找尋一條溪澗，而當找到了這條溪澗的時候，他發覺溪中已經水滿了。

她喘氣喘得很急，而且急不及待地動手把他拉過去，於是他不再探索了。那是說，他不再用手探索了。

很快，他們的身子就緊貼，而動作瘋狂起來了。她是那麼熱，她無法靜止着在那裏承受他的衝刺，而是像一匹馬一樣顚動起來。這也使司馬洛更加瘋狂了。他瘋狂地馳騁着，馳騁着，直至兩個人一起達到了那個多姿多采的歡樂的最高峯，然後又從這個高峯滑落下來。

兩個人又恢復了平靜，躺在那裏深呼吸着。她終於說：「天，這眞美妙，我幾乎忘記了這件事情是可以如此美妙的！」

「你眞的這麼久沒有做過這件事情嗎？」司馬洛問道。

「女人和男人是不同的，」葉麗說，「男人要解決這件事，容易之至，女人却沒有這麼簡單，女人一定要找一個心滿意足的對象，不然就寧可沒有。因此一個女人一沒有，就很久沒有了。」

這是司馬洛也明白的一件事情。男人和女人在這一方面的確就是有着這種分別的。不過，不論她是很久沒有抑或是最近才有過，她還是給了他很高度的享受。她很熱情，很放蕩，一點也沒有保留，然而她也是緊凑的，表示她並不是一個經過很多男人的人。她是那種保留到碰着一個適合的男人時就澈底而完全地奉獻的那種女人。

「我可以開燈嗎？」司馬洛問道。

「隨便吧。」葉麗說。

司馬洛把床頭燈開亮了，找尋他的香烟和打火機，一面也可以看到她的身體了。她的皮膚既不太白皙亦不太黧黑，祇是標準的肉色，很平滑的肉色。乳頭是淡紅色的，而那一頭長髮是直而齊整的。

「你眞美麗！」司馬洛說。

葉麗吃吃笑起來：「我還以爲你不會對我說這句話了。」

「我也不算是說得太遲呀，」司馬洛笑說，「現在，我不過是第一次看見你吧了。」

葉麗撫撫自己的頭髮：「有些人——有些女朋友說，這個太豐盛了，會引起男人的反感的。」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不過以我來說，我則是一點反感都沒有的。」

「你看完了沒有？」葉麗問。

「看什麼？」司馬洛問。

「你雖然爲了找香烟而開燈，但我看眞正的目的還是爲了看。」葉麗說。

「我不否認，」司馬洛說，「但這種看，是沒有完結的。你趕着到什麼地方去嗎？」

「我祇是想進去浴室洗一個澡吧了。」葉麗說。

「那麼你去吧，」司馬洛說道，「祇要你洗澡後你不離開，我還是可以繼續看的。」

「暫時還沒有離開的打算，」葉麗說，「我是還可以在這裏坐一段時間的。」

她下床，進入了洗手間，關上了門。

司馬洛再把那根香烟吸了兩口，就在床頭几上的烟灰盅裏放下了，然後走過去拾起她的衣服，在椅子上搭好，而且順便搜一下她的手袋，她的手袋裏有一般女人所有的東西，但有一件一般女人所沒有的東西。——一把小手槍，而這並不是一件玩具，這是可以在人的身上射一個洞，可以致人於死的小手槍。她的一隻皮篋子也有一張駕駛執照，和一些其他的證件，上面的名字都是葉麗。她雖然沒有告訴他她的手袋裏有一把手槍，但起碼她並沒有告訴他一個假名字。

司馬洛回到床上，再吸了一根香烟，葉麗出來了。她用一條毛巾抹着身上的水珠，一面在他的身邊坐下，說：「現在，我們又幹什麼呢？你不能離開酒店，那我們能做的事情是相當有限的。」

「但我們仍然有兩件事情可以選擇。」司馬洛說。

「還有兩件事情可以選擇？那麼多？」葉麗笑起來，「是哪兩件？」

「第一件就是睡覺，」司馬洛說，「第二件就是再做一次剛才那件事了！」

「我還不想睡覺呀。」葉麗說。

「那我們再做一次吧，」司馬洛說，「這之後你會疲倦了。人疲倦了，自然就想睡！」

「你還可以再做一次，」葉麗說，「你有這能力。」

「這種事情是不能用口頭證明的，」司馬洛說，「要證明的話，祇有用事實去證明了。」

葉麗點點頭，在床上躺了下來。

於是司馬洛就用事實去向她證明了。

而事實證明，用事實在向她證明是一件毫不困難的事，因爲她本身是已經有着如此强大的吸引力的，爲她服務，是一點沒有勉强的感覺的。這一次，他們沒有那麼瘋狂了，動作都是互相配合，以及受着雙方的控制的，而兩個人的目的都是盡量延長享受的時間。直至最後，不能再延長，亦不想再延長了，兩個人才陷入了最銷魂的境界。

正如司馬洛所預料的，這之後，他們就覺得疲倦了，他想睡，她亦想睡了。他們不想再到什麼地方去，睡覺是很自然的下一步。司馬洛把燈熄了，他們在黑暗中睡着了。睡了不知多久，醒來的時候還是在黑暗中，由於窗簾已經拉上了，因此不論外面是白天還是黑夜，房間裏也一樣是一片漆黑的，不過，腕上的腕錶告訴他們，已經是差不多吃晚飯的時間了。

「我眞是瘋了，」葉麗伸着懶腰，嬌慵地說，「我會陪着一個男人在房間裏等電話，什麼地方也不去！」

「你是說，」司馬洛說，「你以前是不會做這樣的事情的。」

「當然不會，」葉麗說，「而且，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過我會這樣做。」

「那就是說，你變了。」司馬洛說。

「可以這樣說，」葉麗說，「但，也可以說並不是變，祇是破一次例，因爲，我不相信，我以後再會爲了任何男人，而這樣的。」

跟着又是沉默，葉麗再看了一眼司馬洛，說：「怎麼了？你有什麼心事嗎？」

「我是在想着變的問題。」司馬洛說道。

「你的意思是，你不相信我不會爲了別的男人而做同樣事情？」葉麗問道。

「不，我祇是想，一個人究竟會變得多少，變得多麼厲害，」司馬洛說，「最近我碰到過不少人，他們都是在變，或多或少，變的程度都不同。」

「當然這是因人而異的，」葉麗說，「變的人本身，以及遇到了什麼人而變，這都是決定的因素。像我，如果不是碰到了你，我就不會變得這麼厲害！」

「爲什麼我會使你變得這麼厲害呢？」司馬洛問道。

「我也不知道，」葉麗把頭埋在他的頸問，「也別叫我解釋，總之，我忽然之間發覺，你是一個最令我傾心的男人。也許主要是因爲，你在可以欺負我的時候並沒有欺負我！」

「也許這是我的一種欲擒故縱的手法吧了。」司馬洛微笑道。

「如果是這樣，那你是成功了，」葉麗說着，打了一個呵欠，「好了，肚子餓了，而你那個電話還沒有來，你敢不敢陪我到餐廳去吃晚飯？」

「這個不成問題的，」司馬洛說，「我已經去過了，我可以吩咐接綫生，假如有電話找我，就轉到餐廳去。」

於是他們到酒店樓下的餐廳去吃晚飯，在那裏過了一段時間。然後又回到司馬洛的房間裏來。她似乎眞的爲他變得很厲害了，她就留在他的房間裏過夜，而且第二天還陪了他一整天，直至第三天黃昏時，電話來了。司馬洛拿起床頭的電話聽筒，接綫生的聲音對他說：「司馬洛先生嗎？有一個你的長途電話！」

「很好，」司馬洛說道，「請接上來吧。」

電話給接上來了，那邊一個男人的聲音低沉地說：「司馬洛，聽說你找我。」

「你是誰。」司馬洛緊執着聽筒問。

「我，我就是馬覺。」那人回答道。

「你不是！」司馬洛立即說，「我和他是老朋友，我認得他的聲音。」

那邊的人遲疑了一下，然後說：「馬覺叫我打這個電話給你的，他問你有什麼事？」

「你告訴他我要跟他本人談話。」司馬洛說，「我不要他派個小厮來和我接頭就算數，我和他都是大亨，大亨！」

那邊的人又沉默了下來，這一次沉默了更長一段時間。司馬洛雖然看不見他，但是可以感覺到他是非常憤怒了。那人終於又說：「他說他不打算和你談了，你有什麼話就告訴我吧，我會轉告他。」

「我要你轉告他的，我已經說了，」司馬洛再度表示不耐煩地，「我要和他本人談話，不是要他派一個小厮來。你告訴他，我們都是大亨，我給他十二個小時的時間和我聯絡！」

那人這一次深呼吸起來了，並不掩飾他心中的憤怒。他終於說：「司馬洛，當你死的時候，你會死得很慘的，明白嗎？」跟着他就用力把電話摔下了。

司馬洛把聽筒放回了，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在他的旁邊，葉麗說：「你的顧客終於來了電話了……」

司馬洛沒有做聲。葉麗又說：「聽你們的口氣，這宗交易，成功的機會似乎是不大的。他甚至不肯自己和你通話，而祇是派一個小厮打電話來給你。」

司馬洛長長地舒出了一口氣：「我猜馬覺退步了，或者是變了。以前，他從來不會指揮任何人代替他做有重要性的事情的。打電話給我這麼重要的事情，他應該不會指揮別人代替。不過我猜他也是退步了。你知道嗎？我叫他打個電話給我，但

沒有告訴他我在什麼地方，他却花了兩天時間才查出我是在什麼地方，這不是退步了嗎？」

葉麗瞪目看着他。司馬洛又說：「我猜，李先生也查不出這個電話是來自何處的了，雖然他搭了綫偸聽。一個長途電話，他怎麼查得出一個長途電話的來源？」

「李先生？」葉麗皺着眉頭，遲疑着，「我不明白你是在說什麼。」

「你眞的不明白？」司馬洛凝視着她道。

葉麗遲疑了一下，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原來你早已經知道了！」

「我當然早已經知道了，」司馬洛說，「像你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不需要對一個男人如此讓步的，除非你是必須接近他，而且，我搜過你的手袋之後就知道了，你有一把手槍和一張工作證。」

「搜人家的手袋，這是很缺德的。」葉麗說道。

「爲了保護自己的性命，沒有什麼事情是缺德的！」司馬洛說，「當你太遷就我的時候，我就懷疑，你可能是李先生派來的人。李先生是那種主觀很強的人，我叫他不要管我，他一定不肯的，因此，他很可能會派個女人守在我的身邊，觀察着事情的發展。」

「是保護着你。」葉麗說道。

「謝謝你，」司馬洛說，「但，你亦有可能是馬覺派來要我的命的，所以我必須搜搜你的手袋，看個清楚。」

葉麗聳聳肩：「人家說沒有人能騙你的，這話似乎不錯？」

「這話沒有說錯，」司馬洛說，「祇不過，我也很佩服李先生，他這怪物，怎會有本事命令你陪我上床？他付你多少錢？我的意思是，像你這樣一個女人，你是不需要爲了錢而做這事的。」

「誰說我是爲了錢而做這件事的？」葉麗幽怨地看着他，「你有用錢買過女人嗎？司馬洛？」

「我不能說沒有，」司馬洛說，「不過很少這樣做。」

「當你和我在一起的時候，」葉麗說，「你覺得我像是一個爲了錢而這樣的女人嗎？」

「一點也不像！」司馬洛說，「除非你的演技是一流的。」

「我並不是在表演演技。」葉麗說。

「那麼，是爲了什麼呢？」司馬洛問道：「你又不是和我有很深厚的感情。我們以前並不相識，這不過是第一次見面吧了。」

「李先生的計劃是要我裝作醉酒來開你的門，和你結交，」葉麗說，「這樣，我就可以在你的身邊，留心着事情的發展了。」

「這一點並不意外？」司馬洛說，「這是一如我所料的。你裝醉，然後我把你送回房間，你醉倒了，我們就可以成其好事了。」

「當然不是，」葉麗說，「當你要佔我的便宜時，我會再醒過來，拒絕你，答應以後，等我們互相了解之後再給你。我們認爲你一定會纏着我，直至你達到了目的，因爲這是你的作風！」

「這個計劃倒是不錯的，」司馬洛說，「可惜我的表現却不如你們所預料的，是嗎？」

「是的，」葉麗說，「你沒有碰我，你表現得那麼君子的。這就是令我傾心的一點，希望這不是你的戰略。」

「這不是戰略，」司馬洛說，「在這種事情上面，我的確是喜歡保持君子作風的。但，祇因爲一點點君子作風，就可以得到你了？」

「也不完全是這樣，」葉麗說，「你看，我在見到你之前，我已經認識你了，我的意思是，我早已聽過你的名字，知道一些關於你的事情。人們說你在這方面的本領是很高强的，你可以令一個女人很瘋狂！」

「希望事實證明我是名不虛傳的！」司馬洛微笑着，不免有點光榮之感。

「你已經證明過了，」葉麗說，「不過，不管你是小人還是君子，我還是打算試一試的。我並不是一個上一代的女人，我覺得，女人和男人一樣，好的東西，都應該試試，假如你是小人作風，我會試得遲一點，但，你是君子作風，就使我急不及待了。」

司馬洛吃吃笑起來：「唔，九個男人追逐在你的裙子下！」

「這是眞的，」葉麗說：「不過他們是我的同事，我對他們不感興趣！」

「怪不得你講起來也像眞的一樣了，」司馬洛說，「但是，我在担心，我和你好上了，在你的同事之中一定就成爲很不受歡迎的人物了，起碼有九個人想謀殺我了。」

「我不會告訴他們的，」葉麗說，「這是我和你之間的私事，而且，我們的計劃並不是讓你得手的。退一步來說，你也不會在這裏逗留很久，是不是？」

「是的，」司馬洛點頭，「反正我也是不會在這裏逗留很久的！」

「馬覺究竟對你說什麼？」葉麗問。

「你也猜到了的吧？」司馬洛說，「他的答覆使我很不滿意。」

「假如是他本人和你通話，」葉麗說，「你又打算怎樣和他講呢？」

「我已經有了準備，」司馬洛說，「但現在並不是他本人和我通話，所以情形不同了。」

他們沉默了下來，忽然之間增加了一份親切之感。

這是因爲彼此之間沒有了秘密而生出來的一份親切感。後來，葉麗又說：「你老是談着變的問題，這是因爲你不相信馬覺會變得這麼厲害嗎？」

「有人說我是不肯相信，」司馬洛說，「但其實我祇是不相信。馬覺是一位老朋友，我認爲我對他是有相當充份的了解的。當然，人是會變的，但不會變得太過超乎常理！」

「我看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馬覺，問問他了。」葉麗說。

「我在這裏再等十二個小時，不再多了。」司馬洛說，「十二個小時之後，馬覺還不再給我電話，那就去找他。」

「十二小時？」葉麗說，「爲什麼不再給他多一點點時間。」

「因爲我給他的是十二小時的期限。」司馬洛說。

「你給他十二小時的期限？」葉麗詫異地說：「我並沒有聽見你這樣說呀！」

「因爲我和他是老朋友了，」司馬洛說，「我們之間所講的話，有些是祇有我們兩個人聽得明白的。我對他那個代理人說，我們都是大亨。」

「這大概就是你們之間的一句暗語了！」葉麗說。

「你果然是個很聰明的女孩子，」司馬洛說，「對了，這是一句暗語，意思就是，我要和他合作，我要和他在十二小時之內聯絡，很久很久以前了，我們合作過一次，我們用過這句暗語，既然我沒有忘記，馬覺應該也不會忘記的！」

「唔，你是一個詭計多端的人！」葉麗說道。

「這是我的生存本領之一，」司馬洛說，「假如我不是詭計多端，我就不會活到現在了，明白嗎？」

再沉默了一陣，司馬洛又說：「我猜，你一定很失望了，是不是？我們祇有十二個小時在一起。」

「我們不一定祇有十二個小時在一起的。」葉麗說。

「你的意思是——？」

「假如你不嫌棄，我可以隨你一起去你需要的地方，」葉麗說，「一個免費的女助手，你不會拒絕吧？」

「你能够這樣嗎？」司馬洛說，「這是李先生的命令？」

「這不是李先生的命令，」葉麗說，「離開了他的地區的事情，他才不會有興趣管。」

「那麼，又是爲了什麼呢？」司馬洛問道。

「因爲我想我的一生有一件値得留念的事情！」葉麗說，「碰到一個値得留念的男人，做一件値得留念的事情，這樣我這一生不算是白活了。」

「你走得開嗎？」司馬洛問。

「可以，」葉麗說，「我是半自由身的，我不喜歡的任務，我不一定要做，我喜歡的事我可以自己去做！」

「你倒是一個很奇怪的女人，」司馬洛說。

「我常常覺得，我是應該生爲一個男人的，」葉麗說，「我生爲一個女人，人們就說我是一個奇怪的女人了，怎麼樣，你答應還是不答應？」

「你能做些什麼？」司馬洛問。

「當然我的本領不能和你比，」葉麗說，「不過，李先生既然肯用我來和你對手，我也不會是一個膿包了。」

「你有一個缺點，」司馬洛說，「那就是太感情用事。」

「你是指我和你上床的事？」

「對了。」司馬洛說。

「就因爲這一點，」葉麗說，「我的考試不及格了？」

「不，」司馬洛說，「我指出來，祇因爲我也有相同的缺點！」

她笑起來：「那麼我是及格了？」

「初步決定，」司馬洛說：「但最後決定還要看馬覺打不打電話來，以及打電話來時他可如何講法！」

葉麗嘆一口氣，伸一個懶腰：「幸而你只給他十二小時的時間。假如再久一點，我怕我就不下去了，其實我最討厭的就是給困在屋子裏，什麼都不能做。」

「我也是一樣的，」司馬洛說，「我喜歡動作，不喜歡等！」

「我希望馬覺快點來電話，」葉麗說，「我希望這件事情快點有個轉機！」

「既然我們兩個人都不喜歡等，」司馬洛說，「那麼我們呆在這裏也不是辦法的，還是出去走走吧！」

「但是你要等馬覺的電話呀。」葉麗說。

「不錯，」司馬洛說，「不過我並不是提議去旅行，我只是提議到樓下的餐廳去吃晚飯，那裏有跳舞的地方，起碼可以讓我們舒展一下手脚。」

「唔，」葉麗說，「到一個有別人的地方去跳舞。」

「有別人的地方是另一種情趣的，」司馬洛說，「我們可以眞眞正正跳舞！」

「唔，對了，」葉麗說，「其實上次，我們並不曾有機會眞眞正正地跳舞！」

「怎麼樣，可以起程了嗎？」司馬洛問。

「來了，」葉麗說着爬了起來，以美妙的姿勢穿上衣服。多數女人在脫衣服的時候姿勢値得欣賞，到再穿上的時候就馬馬虎虎了，葉麗却不是這樣。司馬洛花了好些時間欣賞她穿衣服，因此他穿得比她遲了一點，變成了她要等他了。

反正是吃晚飯的時候了，他們就到樓下的餐廳去吃了一頓晚飯，然後跳舞，直至樂隊收工了，他們才回到房間來。這一夜，他們並沒有做愛，祇是睡在一起。葉麗有點好笑地說，她租那間房間的租錢實在花得不値，因爲她祇在那房間裏睡過一夜。但不要緊，反正房租是用公費的，而且，她也是寧可睡在這邊的。

他們睡到天亮的時候，電話又響起來了，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拿起聽筒，接綫生告訴他有一個長途電話打來找他，司馬洛請接綫生爲他接上，接綫生爲他接上了，電話中一把聲音說：「司馬洛先生，馬覺又來了！」

「仍然不是馬覺，」司馬洛說，「你這是昨天那個小厮！你沒有告訴馬覺我要跟他談談嗎？」

「你閉着咀巴聽着我說話吧，」那人不耐煩地說，「我已經把你的鬼話轉告了馬覺，馬覺叫我告訴你，他一天三餐都很豐富，有魚有肉！」

「還有呢？」司馬洛問。

「沒有了，就是這樣，」那人說，「那即是說馬覺不需要你，明白嗎？」

「我明白了，」司馬洛說道，「謝謝你！」

那邊掛斷了，這一次用不着司馬洛轉告葉麗對方說了些什麼了。葉麗已經把耳朵湊到聽筒邊來，因此對方說的話，她是也聽見的。

司馬洛把聽筒放回了，哈哈笑起來。

「你在笑什麼？」葉麗問。

「我在笑你的上司李先生，」司馬洛說，「他現在一定正在暴跳如雷了。他一

定巳經佈置好了一切，等着馬覺的電話來，要追查電話的來源，但來的却是長途電話，他無法追查的。而且這一次一定又是從另一個不同的城市來的電話。」

葉麗聳聳肩：「他是一個很耐性的人，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經驗一樣多，他不一定暴跳如雷的。」

「總之，」司馬洛說，「他這樣一片苦心，結果是毫無所獲了！」

葉麗冷冷地看着他：「你好像忽然之間心情好起來了。」

「不錯，」司馬洛說，「馬覺不是回了一個電話給我嗎？」

「但他說不需要你，」葉麗說，「這是值得高興的事嗎？」

「誰說他不需要我？」司馬洛問。

「那人不是剛剛這樣說的嗎？」葉麗說。

「那人是這樣說，」司馬洛說，「馬覺却沒有這樣說。馬覺說的是，他一天三餐都很豐富，有魚有肉。」

「這是一句暗語，是嗎？」葉麗道：「這意思大概是，他巳經有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不需要你救濟了！」

「如果是這樣容易明白的話，」司馬洛說，「這也不成其爲暗語了！」

「那麼，」葉麗說，「他這暗語到底是什麼意思？」

司馬洛的神情嚴肅下來了，他說：「馬覺的意思就是，他有了困難，需要我的帮忙！」

「但，」葉麗皺眉看看他，「那個人說馬覺不需要你。」

「這正是奇怪的地方。」司馬洛說。

「爲什麼這人這樣說呢？」葉麗問。

「你以爲他爲什麼這樣說呢？」司馬洛反問道。

「也許——」葉麗說，「他不想偷聽到這電話的人明白這話的意思？」

「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方法了，」司馬洛說，「他這樣說，人家反而會向相反的意思猜。而且，假如這個人不知這一句註解的話，你猜得到馬覺的話是什麼意思嗎？」

葉麗搖頭：「這就猜不到了。」

「所以，這就值得我們三思了，」司馬洛說，「馬覺叫人來向我傳達一句暗語，傳話的人應該明白那是什麼意思的。而且，以我和馬覺的交情，馬覺應該親自給我這個電話，而不應該假手他人的。尤其是他有了困難。」

「既然有了困難，」葉麗說，「也許他走不開，不能够來打這個電話了。」

「那爲什麼打電話來的人不告訴我馬覺在什麼地方？」司馬洛說，「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那我怎能帮助他？」

「這件事眞奇怪。」葉麗說。

「而且，」司馬洛說，「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這個人也許並不是馬覺的朋友？」

「何以見得？」葉麗問。

「他的語氣很輕蔑，」司馬洛說，「如果他是馬覺的朋友，而且是代替馬覺向我求救，那他應該比較誠懇的。但他却是充滿了輕蔑，他的口氣聽來是眞希望我不要管馬覺。尤其是第一次，當我說他是一個小斷時，他很生氣。他一定是對我和馬覺，都沒有好感，才不能容忍我說這句話的。」

「我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葉麗迷惘地道。

「也許，這個人正是給馬覺製造困難的人，」司馬洛說，「當他知道我在找馬覺，他就打個電話給我，想冒充馬覺，但冒充不來，他只好說馬覺着他打電話的。我對他講的好像是暗語，他祇好去問馬覺我講些什麼。也許他要馬覺教他講一句暗語，叫我不要管。馬覺乘機教了他這句暗語，聽起來像叫我不要管，其實却是剛剛相反。」

「唔，」葉麗說，「那麼，馬覺果然是向你求救了。他需要你的帮忙，但他無法通知你他是在什麼地方。」

「我得自己把他找出來了。」司馬洛說。

「那麼，你是白兜了一個圈子了，」葉麗說，「開始的時候，你是要找尋馬覺，現在，結果你還是要找馬覺。」

「但目的却不同，」司馬洛說，「開始的時候，我要找馬覺是爲了要制止他，需要的話甚至不惜殺死他，這是很痛苦的。但現在我找他是爲了帮助他。這是不同的。」

「但，」葉麗說，「當你找到他的時候，可能還是一樣。他殺死了這許多人，這是毫無疑問的！」

「在找到他之前，我們還是不要妄加肯定。」司馬洛說。

「我們就是因爲肯定了這是馬覺幹的事情，所以要找馬覺，」葉麗說，「現在我們果然因此而聯絡到馬覺了，還有疑問嗎？」

「祇有一個疑問，」司馬洛說，「那些果然是馬覺的殺人手法，但是有一點不像的。那個新聞記者的未婚妻死前給兇手汚辱了。馬覺會用車子的方向盤殺人，但是他不會汚辱一個無辜的女人。這許多年來，他這個人當然是有所改變了，但不論他怎樣變，我總不相信他會做出這種事情。我不相信。」

「一個人，」葉麗說，「如果世界對他太壞了，也許他就終於會決定，他用不着對世界太好了。」

「但無論如何，」司馬洛說，「我還是不相信馬覺會做這種事情，不論世界對他怎樣壞，他都不會這樣做的。就像我，不論我遭遇到什麼不幸的事情，不論我遭遇到什麼打擊，我還是不相信我會做同樣的事情。」

「你打算怎樣着手找尋馬覺呢？」葉麗問道。

「假如馬覺是自己躲起來的，」司馬洛說，「那要找他就難了，因爲他一定會把所有與他有關的綫索消滅。但是，假如他是落入了什麼人的手中，被人控制着，那又不同了。」

「馬覺被人控制着？」葉麗說，「這是不可思議的。他這樣一個人——我的意思是，誰能控制他而不被他殺掉呢？他並沒有失去殺人的能力——這一連串的命案就是證明了。誰企圖控制他，必須有能力逃過給他殺死這一關呀！」

「世界上的事是很奇怪的，」司馬洛說，「事情的發展，常常非我們所能預料。當我們找到馬覺時就會明白了。今天中午，我們乘飛機離開這裏。你怎樣跟李先生講呢？」

「我有辦法跟他講的。」葉麗說。

「再睡一會吧，」司馬洛說，「時間還早呢。」

「不想睡了，」葉麗說，「我想做一件事情。」

「吃早餐？」

「不，」她說，「但可以說是吃，這個。」她的手伸過來，手指是溫暖的。

「這個我可以給你。」司馬洛笑。

「我要全部，全部給我。」

「假如你能完全吞下，那我就全部給你好了。」司馬洛說。

她果然能全部吞下了。

× × ×

他們中午乘飛機起程，午夜巳到達了目的地，從飛機上下來。

「我猜不會有人跟踪着我們吧？」司馬洛說道。

「怎麼可能？」葉麗說，「難道有人乘另一架飛機跟着嗎？」

「我總覺得你的上司李先生會派人跟着來。」司馬洛說，「我就有這感覺。」

「別胡思亂想，我巳答應了給他報告的。」葉麗說。

「我是在懷疑，」司馬洛說，「他會派個特別的人員跟着來殺死我。他在機場送我們飛機的時候，那臉色就是不大好看的！」

葉麗噗哧地笑起來了。「司馬洛，」她說，「你是在開玩笑！」

「我總覺得他很不高興我把你奪去了！」司馬洛說。

「別胡說八道好不好？」葉麗說，「李先生其實是個好人，不過樣子怪一點吧了！」她和司馬洛通過海關而步出機場，一面又問道：「現在，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當然是先找一間酒店，」司馬洛說，「我們得有一個睡宿的地方，然後才能展開行動的呀！」

「好吧，」葉麗說，「我們找一間酒店。」於是她就跟着他登上了的士。

她在此地是也可以聯絡到她的一些同事的，由於她那個組織在這裏也有一個分支部門。

但司馬洛不讚成她這樣做，因此她就沒有這樣做了。司馬洛說他不想太多人知道他要到什麼地方去，也許就會預先猜到他是要去幹什麼了。

他們在酒店裏解開行李，司馬洛從那隻簡便的小箱子裏面取出了他的槍來，佩在身上。經過海關的時候他並沒有受到檢查，假如受到檢查的話，這槍是馬上就會給搜出來的。假如別人給搜出這槍，也許會相當麻煩，但司馬洛是不怕的，主要是因爲他有葉麗在身邊，葉麗有着特殊身份，應該很容易就替他解決這一類麻煩的。但總之，那槍並沒有給搜出來，因此也不必葉麗替他解決這麻煩了。

他們洗了一個澡，而換好了衣服之後，酒店的櫃圍就打一個電話上來給司馬洛答覆，告訴司馬洛，他要租的汽車，巳經替他租到了。

「好了，」司馬洛說，「我們現在走吧！」

「我們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葉麗問。

「我們是要到一間佛寺去，」司馬洛說，「一個很清靜的地方，那裏沒有罪惡的。而且可以在那裏吃齋，清清骯髒的腸胃。」

「到佛寺去也要帶槍？」葉麗說，「難道那裏的和尙跟你有什麼過不去嗎？」

「不是和尙，」司馬洛說，「而是我們不知道在佛寺裏會碰到些什麼人。你知道的，有些人嘛，即使在佛寺裏，也是不惜犯殺生之戒的！」

「你也打算在佛寺裏犯殺生之戒了？」葉麗說，「雖然殺的不會是好人，但這還是殺生呀。」

「爲自衞而殺人，與佛經也沒有抵觸的！」司馬洛微笑說，「我是說，似乎沒有抵觸。」

他們下樓，領取了酒店方面代替他們租來那部汽車，便駛向郊外，那座佛寺是在很遙遠的地方的，開車也要兩個小時才能到達，因此當他們到達的時候，時間巳經不早了。

佛寺的門是不關上的，不過，當他們到達的時候，佛寺內差不多全部人都上床睡覺了，有一個僧人出來察看，顯得不甚歡迎的。他說：「兩位施主想吃齋的話得要明天才來，現在巳經太晚了！」

「吃齋只是次要的事，」司馬洛說，「我是來找你們的主持人法華大師。」這顯然是一件比吃齋更不易辦的事情，那僧人說：「法華大師巳經休息了，他現在不見客！」

「我們是有緊要事找他的。」司馬洛說，「你進去告訴他是司馬洛來找他，也許他會肯見我們的。」

那僧人祇好答應。

他進去了一會，就出來了，說：「兩位請進來吧，」他帶着詫異的眼光，奇怪他的上司，竟會在這個時間破例接見陌生人。

司馬洛和葉麗跟隨着他進入裏面去，到了一間佈置簡陋然而清潔的房間，那個僧人請他們在這房間裏等一等，出去了，過了一會，就有另一個老僧人進來了。

「呀，司馬洛先生，」這個老僧人微笑，「什麼風把你吹來了？這樣晚，你一定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司馬洛說，「讓我來替你介紹吧，這位是法華大師，這位是我的朋友葉麗小姐！」

兩個人招呼過了，司馬洛說：「很對不起，法華大師，這個時間，還要來騷擾你！」

「不要緊，」法華大師說，「你一定是有要緊事情，才會在這個時間來找我的，所以客套話我們還是少說吧！」

「我倒想不到，」司馬洛說，「你還會記得我。」

「你是一位特別的朋友，」法華大師笑說，「特別的朋友，我當然也特別記得了。」

一時間，司馬洛的腦海中閃過了一些特殊的記憶。許久以前，那一次當他和馬覺合作的時候，他們就是到過這裏來，他們正在逃避一帮人來勢洶洶的追殺，就在這裏暫時躲避着。這是馬覺提議的地方，馬覺說，每當他做了一件自認爲對不起良心的事情的時候，他就到這裏來住兩天，吃齋靜養一番。

司馬洛是反對這樣做的，他認爲這會禍延寺中的出家人。但馬覺說不要緊，這裏的僧人有佛法保護，災禍不會降臨的，因此他們亦同樣不會遭殃了。司馬洛不知道馬覺究竟是否眞的相信這個的，但結果一如馬覺之所說，那些人果然沒有找到這裏來，而他們也在這裏避過了風頭了。

事後，他們自然簽了一筆很重的香油資。

司馬洛說：「法華大師，你既然記得我，自然也記得馬覺了。」

「哦！馬覺，」法華大師說，「我當然記得他了。」

「最近有見過馬覺嗎？」司馬洛問。

「沒有，」法華大師說，「已經好久沒有見到他了。」

「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什麼時候？」司馬洛問道。

法華大師的記性是很好的，他說出了準確的日子。司馬洛一算，就知道馬覺是在他以前的復仇行動之中，殺了最後一個人之後的時候。法華大師又說：「他來這裏住了一個星期，這之後就一直沒有見人了。」

「這之前呢？」司馬洛問道。

「他在這之前倒是來得很密的，」法華大師說，「我也記不起他是來過多少次了。但假如他眞是做了一次對不起良心的事就來一次的話，那他一定是做過很多對不起良心的事情了。」

司馬洛知道這是猜得不錯的。那一段時間馬覺殺了很多人。雖然馬覺不會認爲殺死這些人是對不起良心的事情，但到底是殺人，心裏一定有點難過的，所以他就到這裏來求心之所安了。

「你可知道馬覺現在什麼地方嗎？」司馬洛問。

法華大師搖搖頭：「不知道，他從來沒有留下一個地址給我，而且，反正我也不會去找他，祇是他來找我的。他不來，我亦不會去找他，我們不會把別人硬拉到這裏來的。」

司馬洛聳聳肩：「我和他失去了聯絡，我現在想找他，我祇是以爲你能帮忙吧了。」

法華沒有做聲。司馬洛凝視着他，又說：「法華大師，你對外間的事情，也知道一點的吧！」

「約略知道一點的，」法華大師說，「雖然說出家人不問世事，但時代不同了，現代的出家人，也不能不注意世界上的事情，不然，我也無從分辨善惡了。」

「我猜你不會聽到什麼關於馬覺的消息吧？」司馬洛問，他這樣問，也覺得法華應該沒有聽到的，因爲馬覺這件事情，並不是哄動公衆的新聞，雖然每一個死者死後都由報章渲染報導過一陣子，然而馬覺的名字却是從來未給提起過的，他們在找尋馬覺，這是一件內幕的機密，沒有宣傳的價值，因而也沒有洩漏出去的必要。

「我沒有聽到，」法華說，「不過，我最後那幾次見到馬覺的時候，我總覺得馬覺是一個滿身煩惱的人。我總覺得馬覺應該脫離塵世，削髮爲僧，祇有這樣，他才可以脫離他的煩惱，但自然，我沒有這樣勸他，這種事情是要自己覺悟的，勸也沒有用。但因此，我也猜，馬覺很可能會成爲一個尋仇的對象。」

「我是他的朋友，我不是來尋仇的。」司馬洛說。

「我不清楚，」法華說，「我從你的眼睛看不出來，你的眼睛裏有一半善意，有一半惡意，也許是善意多過惡意。」

司馬洛的心裏不由得通過了一陣冷顫。他覺得這個老僧人的眼光倒是很厲害的，他的確是有一半善意和一半惡意。他是來帮助馬覺的，這是善意，然而他一面也在担心他會對馬覺不能念舊情，這就是惡意了。他說：「你似乎知道一些事情，不能決定是否應該告訴我的。」

法華嘆了一口氣：「司馬洛先生，我看我還是告訴你吧，因爲你到底是馬覺的好朋友，而且你是一個好人。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

「謝謝你，」司馬洛說，「你告訴我，對馬覺是有好處的。」

「我不知道馬覺現在在什麼地方，」法華說，「但一個女人，她可能知道！」

「一個女人？」

「上幾次馬覺來這裏的時候，有一次，一個女人來這裏找他。」法華說。

一個很美麗的女人，法華雖然是一位僧人，但他到底是一個人，他是懂得分辨一個女人是否美麗的，這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她來找馬覺，馬覺似乎不大歡迎，但結果還是招待她住下來了。這裏是有地方供外界的人住宿的，不過不能够男女同住，男的住在一邊，女的則住在另一邊。

後來他們一起離開了。法華認爲這個女人和馬覺可能是有親密關係的。後來，他們沒有再一起來了。後來，馬覺沒有來了，但這個女人倒獨自一人來過幾次。她沒有對法華提起馬覺，法華自然也沒有問她。到三個月之前，這個女人，還來過一次。

她留下了一個電話號碼。

「爲什麼她留下電話號碼？」司馬洛問。

「我們這裏的竹筍是自種的，她喜歡吃，但不是常有。」法華說，「於是她就留下了電話號碼，假如有竹筍吃，我們就通知她，有時一年祇有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

「你可以給我這個電話號碼嗎？」司馬洛問道。

「可以的，」法華大師說，「請你等一等，我去找一找，我登記在一本小册子上的。」

法華大師出去了，一會兒再進來，帶來了他那本小册子，他把那個電話號碼告訴了司馬洛。司馬洛記下來了，說道：「謝謝你，法華大師，你可能是帮了我一個很大的忙，也可能是帮了馬覺一個很大的忙！」

「我最希望的是我帮了你們每人一個很大的忙！」法華大師說，「好了，你們大概這個時間也不方便回去了，我叫人替你們準備兩間房間過夜吧！」

司馬洛沒有決定接受抑或婉拒之前，葉麗却搶先答覆道：「多謝，不必了，我們還是回到市區去吧！反正我們是用車子來的，也沒有什麼不方便！」

「對了，」司馬洛也祇好說，「反正我們已經在酒店裏租了房間的。」

法華大師聳聳肩：「隨便你們吧，不過，假如你們是急着打電話給這位女施主的話，似乎也不方便在夜晚這個時候打去吧？」

「唔——我們是急不及待的，」司馬洛說，「不然，我們也不會三更半夜來找你了。而我們相信這位女施主大概亦不會怪我們的！」

「隨便你們吧，」法華說，「兩位，希望你們有空的時候再來，過兩個月，我們這裏也許會有大批竹筍收成了，希望你們來一嚐美味！」

「我們會來的。」司馬洛說。

法華大師把他們送出去，司馬洛和葉麗上了車，司馬洛把車開動了，沿着公路向市區駛回去。車行之中，司馬洛說：「怎麼了，葉麗，你不喜歡睡在那裏嗎？」

「我很喜歡那個地方，」葉麗說，「不過，在那裏，男女是不能同睡在一起的，這我就認爲是一個缺點了。」

司馬洛微笑，道：「原來你在想着這個。」

「而且，」葉麗說，「我們也並不應該浪費一個晚上的時間。假如馬覺是正在等着你的帮忙的，那我們當然是愈快找到他愈好了。」

「不錯，」司馬洛說，「雖然冒昧一點，我們還是得及早試一試的。」

他們把車子開回了酒店，回到了房間之中，然後司馬洛試打那個電話，那時已經過了午夜，但是電話響了兩聲就有人接聽，而且接聽的人的聲音亦並不是充滿睡意的，證明並沒有把對方從夢中吵醒。

那邊是一把悅耳的女人的聲音，而憑法華大師的形容，這個女人的樣貌應該是也與她的聲音配合的。

司馬洛說：「請問，楊雪小姐在不在家？」

「我就是，你是哪一位？」

「我叫司馬洛，」司馬洛說，「楊小姐，請問你認不認識一位馬覺先生？」

楊雪沉默了好一陣，然後說：「我認識的。」

「我很抱歉在這個時間來打攪你，」司馬洛說，「不過，我是馬覺的好朋友，而我有一些關於馬覺的事情想跟你談談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抽空？」

「好吧，」楊雪再沉默了一會之後說：「我們在電話裏談？」

「假如可能的話，」司馬洛說，「最好就是見了面談談。見了面再談，可以談得詳細一點的。」

「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楊雪問。

「我們沒有見過面，」司馬洛說，「彼此都不認得，假如方便的話，我想到府上來拜訪，或者，你到我這裏來也可以，不過，我是住在酒店裏的。」

「還是你到我家來吧。」楊雪道。

「什麼時間方便呢？」司馬洛問。

「現在吧，」楊雪道：「我是過夜生活的，睡得很遲，也起得很遲，在我來說，現在還不算是太晚。」

「好的，」司馬洛說道，「我現在就來。」

他放下了電話。

「睡得遲，起得遲，」葉麗說，「過夜生活的？她究竟是什麼人？」

×　×　×

「我是個歌手，」楊雪道：「在平時你不能在這個時間在家找到我的，不過今天我剛好休息！」

「唔，」司馬洛說，「看來我的運氣不錯了。」他呷了一口茶。

楊雪是住在一間小而乾淨精雅的屋子裏，她倒不像別的過夜生活的女人一樣，屋子裏是亂七八糟的。坐在她的家裏喝着茶，使人有種安詳舒適的感覺。

「司馬洛先生，」楊雪道：「我知道你是馬覺的朋友，他提起過你的。」

「什麼時候？」司馬洛問。

「唔，我看總有三年了。」楊雪道。

「最近沒有提起過嗎？」司馬洛問。

楊雪聳聳肩：「沒有機會，我也差不多有三年沒有和他見面了。」

「這眞可惜，」司馬洛說：「那你可知道他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嗎？」

「不知道，」楊雪說着，一直凝視着司馬洛，看葉麗的機會反而很少，就像她企圖從司馬洛身上找出一個特點來似的。而她也很快就說出她是爲什麼這樣看司馬洛了，她說：「馬覺受你的影响似乎很大，他說他該學你這樣，沒有家室之累。」頓一頓，「他也就是因此而沒有娶我。」

「也許這不是我的影响。」司馬洛說，「你知道他的事情嗎？」

「不大知道，」楊雪道：「往事不知道，而當我和他一起的時候，我對他的事情也還是不大清楚的，我也不希望你告訴我，他留下來的是個好印象，而我不希望這個好印象給破壞掉，說我是自己騙自己也好，總之就是這樣了。」

「唔，」司馬洛說，「那我不說好了，我祇是想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我急於找到他，你可以帮助我嗎？」

「恐怕不能了，」楊雪說，「我和他已經失去了聯絡，不過，你是怎樣找到我這裏來的呢？」

「我去找過法華大師。」司馬洛說。

「哦，法華大師，」楊雪說着，似乎有點黯然的。

「楊小姐，」司馬洛說，「我知道你也許不相信，而我也很難向你解釋清楚，但事情是這樣的，我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找到馬覺，這件事可能是與他的生死有關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帮助我，盡快找到他。」

「我不是不帮你，」楊雪道，「我實在不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

「我並不懷疑你不知道，」司馬洛說，「也許你可以猜到的，請恕我無禮，我無意查探你的私事，不過我希望知道，你和馬覺……你們的感情很好嗎？」（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魚躍塵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昆引介雷鐵軍往求醫於靜虛上人，由靜虛上人以本身無相元功予以治療，將雷鐵軍身中熱毒驅出，並以金切玉膏神功助其眞氣啣接，施術後，命其靜坐調息，七日後可恢復功力。劉昆向靜虛上人求助，要逮捕向陽君歸案，靜虛上人以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爲詞，加以婉拒，但却允指引劉昆，另覓一人以代，隨後向雷金枝查詢當日岳陽樓上，向陽君受傷會否流血，雷金枝答稱流了不少血，却非傷中要害，靜虛上人說出向陽君修習太陽元罡，一旦失血，將會引發一種名叫反潮的奇怪現象——

愛恨難取捨　生死間一髮

劉昆奇怪的道：「反潮……？」

老和尚肯定的點着頭：「這種現象當會在他失血之後六個時辰之後，一定發作，那時候……即使他有托天拔地之能，亦將百骸盡痠，行動不得，劉施主若要將其拿下送官判罪，豈非正是時候！」

劉昆一怔道：「大師之言當眞？」

老和尚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自然是眞的了！」

劉昆大喜，道：「好——在下這就告辭——」

說罷轉身就走，靜虛上人喚道：「施主且慢！」

劉昆回過身來道：「大師還有什麼囑咐，在下眞恨不能馬上就把這斷擒到手上，才息我心頭之恨！」

「不——施主你暫時還不能走！」靜虛上人吶吶道：「再說這件事亦不如你所想像的那麼簡單！」

劉昆說道：「怎麼——大師的意思，是……？」

靜虛上人道：「施主雙目泛紅，分明也已受了那向陽君火毒之功，雖不若雷施主那般嚴重，一經發作，却也非同小可，目下既然來了，老衲當就便爲你去了身上火毒，再爲你接好斷腕，亦不爲遲！」

劉昆聆聽之下，不禁暗吃一驚，深深一躬道：「大師對在下太也厚愛了，只是這麼一來豈不就誤了捉拿那廝的時刻？」

靜虛上人搖搖頭道：「時間足足有餘，老衲預計他就算是功力再高，要想從容化解這段『反潮』時刻，至少也須要十個時辰，換言之，在明日午時以前，他都難以行動，如果此人沒有『元胎照命』的功力，很可能他難以渡過這十個時辰——也許等不到天明前，他就先已命喪黃泉！」

劉昆聽到這裏，心裏才算是一塊石頭落地！當下面現笑容道：「大師這麼一說，在下就放心了！」

靜虛上人道：「話雖如此，如果這個向陽君果眞功力已到了『元胎照命』地步，那麼十個時辰之後，他必能回復功力，又將是一條生龍活虎，劉施主你却務必要在明日午時以前下手將他擒住，才可不至誤事！」

劉昆點頭道：「大師放心，目前在下已掌握他的確切行踪，他是插翅難飛！」

雷金枝亦大感興奮的道：「大班頭，你莫非已經知道他住在那裏？」

劉昆嘿嘿一笑道：「那還用說，此人一出岳陽樓，即被我手下人緊緊綴着，他果然行踪謹愼，最後却藏身在洞庭湖邊『李氏祠堂』之中，在下確知他在那裏落身之後，爲恐打草驚蛇，乃將跟踪之人撤開……如今大師這麼一說，在下才算明白，看來他果然是自知傷情，才會選擇了那個清靜罕見行人的偏僻所在，以期能渡過難關。」

靜虛上人緩緩點頭道：「看來確是如此，劉施主——你且記住，這人雖然在『反潮』時全身骨節，呈現一片痠軟，動彈不得，却也有幾點，你不可不防。」

劉昆點頭道：「大師請關照，在下一定謹記不忘。」

靜虛上人道：「這個向陽君老衲雖不曾見過，但是聽你們所言，已可確定他內外功力俱已臻至極流境界，即使他身處絕境，亦不可稍失大意，再者，他既習有『太陽元罡』之功，必有護體內潛之力，如果施主正面與其接觸，上來無防，很可能爲他口中眞氣所傷，却要切記。」

劉昆不禁爲之一驚道：「若非大師指點，在下決計不會防到還會有此一着，這麼說，當係要由他身後接近，方可以下手了？」

「然，」靜虛上人吶吶道：「只是後面出手，却也有幾點須要注意，向陽君元罡封穴，刀劍不入，這一次必然不會再失之大意，你須記住，只其頂門『上星』一穴可以下手，至時只須在那一穴道上輕下一指，他必然全身疲軟，任你處置了。」

劉昆聽一句應一聲，心裏暗暗叫道：「向陽君呀向陽君，此番你落在我劉昆手中，我當要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你該知道我劉某人的厲害了！」

心裏想着，不禁笑逐顏開的向着靜虛上人道：「大師父這番指點，在下感激不盡，果眞能擒住了這個人，大師論功居首，那時在下必請大人府台，爲大師你這廟裏多多佈施，鑄金掛彩，以謝今日指點之恩。」

靜虛上人搖搖頭道：「劉施主萬萬打消此念，老衲此舉全是爲報答施主多年愛護情誼，老實說，對於那位向陽君却深具歉心……阿彌陀佛——但願我佛慈悲，垂鑑老衲這一點不仁之念——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

雷金枝把二人一番對答聽在耳中，禁不住爲之心驚膽跳，——她腦子裏不禁浮起了那個向陽君的影子——想到他粗獷豪邁的造型——殺人時的那種狠厲手段，一時心裏眞不知是什麼感觸……

人的思維實在是極其微妙？

記得方才一刹那以前，一想到向陽君這個人，必然會使她深入骨髓的痛恨，眞恨不能一刀殺了他爲哥哥報仇，可是一刹間之後的現在，當她獲悉到向陽君的即將遭遇到不幸時，內心却竟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淡淡傷懷——這眞是十分微妙的一種心理。

不可否認，向陽君是她此生所罕見的一個英雄人物，只是他的心性失之於偏激狠毒……以他這樣一個天地間所謂的奇人，一旦爲屑小所乘，其命運之悲哀，是可預卜認定的了……

雷金枝心裏突然浮現出一片莫名的傷感——她緩緩抬起目光，注視向劉昆，看見他眉飛色舞的表情，正在與靜虛上人在論說着什麼——心裏莫明其妙的生出了一種厭惡？——

在劉昆得意的笑聲裏，她恍然又回到眼前的現實——不禁暗吃一驚，忖道：「我這是怎麼了？居然會爲那個殺人魔王惋惜起來了？殺了這個人，爲江湖除了一大害，難道說不是一件好事？」

想到這裏，禁不住長長吁了口氣，似乎又鬆快了一些，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有這種不合情理神馳？

偶一抬目，却發覺到靜虛上人那一雙慈祥，但極具智光的眸子，正在注視着自己？

雷金枝心裏一驚，就像作了虧心事似的，下意識的臉色爲之一紅——

靜虛上人雙手合十，低喧了一聲：「阿彌陀佛——施主妳心裏在想些什麼？」

雷金枝就像是爲人戳穿了心事似的，臉上不由又是一陣子發熱，她不擅說謊，可是心裏所想的却是萬萬不能據實吐露，一時不禁大爲情急。

所幸，就在這一霎間，身邊却聽見了雷鐵軍內室發出一聲興嘆！

「阿彌陀佛——」靜虛上人立時站起來道：「雷少施主醒了。」

雷金枝這才心情爲之一鬆，當下三人匆匆步入禪房——即見雷鐵軍正自蒲團上站起來，觀其面色一片紅潤，較諸來時之白裏滲靑，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阿彌陀佛！」靜虛上人長喧一聲道：「少施主稍安勿躁，須待老衲再施以『金切玉膏』之術，才算得大功告成。」

雷金枝忙上前扶着哥哥坐好，不勝欣喜之至！

「鐵掌」劉昆笑道：「看起來果然是好多了，雷大俠眞可謂『吉人自有天相』了，恭喜，恭喜！」

對於雷鐵軍來說，此番際遇，簡直近乎神妙，自是對靜虛上人感入骨髓，當下站起來，向着上人深深一揖道：「老師父活命大恩，弟子沒齒不忘，大恩不敢言謝，只圖來日感報鴻恩於萬一了！」

靜虛上人含笑道：「少施主不必客氣，出家人慈悲爲懷，只論因果不計其它，說起來這也都是施主你的功夫底子好，再者令妹從旁相助出力不少，否則只憑老衲一人之力，只怕亦是難以奏功——少施主你且坐好，只待老衲運施『金切玉膏』之術，即可大功完成！」

雷鐵軍情知老和尚所謂的「金切玉膏」之術乃是門幾乎絕傳至今的罕見醫術，一經施展可使碎斷的筋骨一一接攏，更可令白骨着春，有「生死人，肉白骨」之神奇微妙，想不到當前這個靜虛上人，竟然精通，自是不勝驚奇欣慰之至！當時依言坐好。

靜虛上人亦如先前模樣，在他對面盤膝坐好，兩隻手頻頻搓動不已，目光視向雷金枝劉昆道：「二位請暫時退後幾步，容老衲且行獻醜一回吧。」

劉昆雷金枝方自後退，即見靜虛上人臉上驀地飛起一片紅潮，瘦削的面頰猝然間竟像是肥胖了許多，雷金枝與劉昆雖是看得不解，閱歷豐富，技藝高超的雷鐵軍，却是一看即知——

他心知和尚此刻正在運施所謂的「五行眞氣」，原來凡是特殊上乘的醫術，莫不與精湛的內功有所關聯，即以眼前和尚所施這種「金切玉膏」之術，亦不例外。

一念未完，即見靜虛上人原已腫脹而起的面頰，這時漸漸又行恢復如前，雷鐵軍由是乃知道，對方所運施的「五行眞氣」已經完成「歸位」的過程，所謂「歸位」乃是用「歸向丹田」的意思。

却見靜虛上人已自蒲團上站起來，那雙白瘦的手掌兀自頻頻搓動不已。

忽然，他兩隻手掌猝出如電的按在了雷鐵軍背上——即聽得後者全身骨節起了一陣子密响之聲，雷鐵軍只覺得全身百骸一時大爲痠楚，痛發突然，簡直難以挺受

，忍不住哼了一聲。

所幸那陣子痠痛感覺來得急去得也快，却見老上人那一雙瘦手倏地掄起，即在雷鐵軍後背脊椎骨上拿撚捏擊起來，那副樣子確是怪異之極，看起來老上人的這雙手倒像是在玩弄一具古箏，尖瘦的十指，配合着一定的節奏快慢，各有動作，捻，捏，搓，拍，點，搥，無不快慢有度，恰到好處。

這一番奇特的手法，連續的進行了約有小半炷香之久，老和尚的一雙手，遂即又移向了雷鐵軍的雙肩，繼而四肢！

劉昆與雷金枝在一旁看得眼花目繚，莫測高深，只聽得雷鐵軍全身骨節在靜虛上人運行的十指下，各有響聲，隨着老上人十指動作，輕重不同，所發出的骨節也大小迥異，那副姿態，簡直像是在彈奏一面骨琴，奇妙極了。

這一番拿捏打敲，約莫進行了小半盞茶之久，靜虛上人才行住手，即見雷鐵軍全身近乎癱軟模樣，只是臉部表情，却顯現着神采煥發，尤其是那雙眸子裏，更隱歛着熠熠光采，凡此皆足以說明了他的功力已經漸次恢復。

靜虛上人看着他，與出了一聲浩嘆：「少施主你如今功力總算已經恢復，只須好好睡上一覺，明日此刻，當可一切如常，無量佛——善哉！善哉！老衲總算完成了一件善功，少施主你此刻趕緊回去休息吧。」

雷鐵軍面現感激，頻頻點頭不已，他滿心充滿了感戴之情，只是太疲倦了，那雙眼皮更像是有千斤重力墜着，只須一閉眼，即可沉沉入睡。

靜虛上人微微一笑道：「少施主什麼都不必多說，老衲與你夙緣深厚，略盡薄力，亦算是了却一件功德，令祖當年有恩於我，今日償還在少施主你的身上，亦爲一段因果，你兄妹好自爲之，且自行返回休息去吧。」

說罷不待對方答話，伸手拿起身旁一盞銀鈴，輕輕搖了一下，即由外殿進來一個中年和尚，雙手合十道：「老師父有什麼差遣？」

靜虛上人道：「至善，你好生照顧着雷少施主與這位姑娘離開，這就去吧。」

至善和尚應了一聲，遂即上前搭住雷鐵軍道：「施主與姑娘請——」

雷金枝一心惦念着哥哥的傷勢，對於靜虛上人的肅客，倒也不覺奇怪，當下遂即向上人深敬謝忱，拜別離開。

「鐵掌」劉昆跟着出去，關照手下備車護送，彼此告別之後，再行轉回——

當他再次步入靜虛上人禪房時，却見老上人在一盞古燈映照之下，似乎正在陷於苦思！

劉昆輕咳了一聲，靜虛上人忽然警覺過來。

當下他苦笑了一下道：「他們兄妹已經走了？」

劉昆抱拳道：「已經走了，多謝上人慈悲，雷少俠有生之年，不啻大師所賜……在下也總算對他兄妹有所答謝了。」

靜虛上人道：「你與他們兄妹過去就認識麼？」

劉昆道：「不是……是因爲這一次的事才認識的。」

心裏一動，他發覺到上人口氣不對：「怎麼？老上人莫非認爲……？」

靜虛上人搖頭道：「你不必誤會，據老衲觀察，他兄妹俱是十分正直純情之人……只是那位雷姑娘命屬火星，顯然與老衲元星犯尅……有她在場，老衲即潛生六神無主之感，這是老衲自皈依佛門之後，從來未曾有過的現象，誠百思不得其解之怪事。」

一邊說時，那雙銀眉頻頻眨動不已，却又道：「莫非丙子之難，竟然恰逢陰人而變遷，應在了此女的身上？……阿彌陀佛——果眞如此，老衲對於此女却不得不刻意防範了。」

劉昆在一旁聽得如墜五里霧中，一時却不知何以置答？

靜虛上人目光一轉，落向劉昆身上道：「適才我關照你下手對付向陽君之事，你切記不可假手他人，更不可爲外人所知，你要記住……」

劉昆躬身道：「大師放心，在下返回之後，即刻與舍弟親自下手，將那厮手到擒來，明正典刑方消心頭之恨！」

靜虛上人嘆息一聲道：「這件事千萬不可太急，老衲雖不識向陽君其人，但此人既然具有如此功力，當然絕非尋常之輩，老衲遁世之身，實不願爲此而有所牽連，劉施主你切莫爲老衲惹禍上身，『達雲寺』百十名弟子未來禍福與一位佛祖基業亦深所繫之。」

這番話出自上人之口，語深意重，不禁使得劉昆心中怦然一驚，忽然，他體覺到一種不祥之兆——驚心之下，遂即向着靜虛上人臉上逼視過去。

四隻眼睛相對之下，劉昆下意識的打了一個寒噤——却也說不出何以有這種莫明其妙的感受，只覺得靜虛上人眉目之間，鬱結着一層陰影，使得先時所觸及的「不祥之兆」更爲明顯突出。

這種純屬靈性的「第六感」，自非劉昆所能深入洞悉，以他平素之率性，更不會爲此在心靈上留下任何痕跡，只不過當時略爲一驚，也就置之度外。

反之靜虛上人一念及此，却顯得很不開朗，他到底是佛門中深有修爲之人，即使有所逆心，亦能處之泰然，當下打點起精神，重施「金切玉膏」之術，將劉昆一雙斷腕重新接好，一切就緒，天光已依稀透曙，靜虛上人連番運功，確已是精竭力枯，看起來是相當累了！

劉昆心裏惦念着擒拿向陽君的大事，也不敢多有逗留，遂即向上人請示告辭。

靜虛上人又語深意長的深深告誡了一番，劉昆才拜辭離開。

此時，天光將曙，東方微微透出一些魚肚白色。

老上人一襲袈裟，踏着黎明前的昏暗，步出殿外，原是「古井無波」的一顆心，不知怎麼却一再顯現出忐忑難安的不寧情緒。

「阿彌陀佛——」悵望着東方天際，他喃喃自語道：「莫非當眞有什麼不幸之事，要降臨到老衲我的頭上不成？」

一念及此，頓時只覺得左邊眉頭一連跳動了三下，右手無名指更不禁一陣子抽

動——

「啊——」靜虛老和尚，猝然神色大變——

四十年來，他早已養成了一顆「不動」之心，類似今日之一夕數驚，顯然大不尋常，簡直絕無僅有，將之歸入邏輯，頓時使得他大生警惕，預料到眼前的一步大難或將來臨？

面向着即將黎明的當空，他發了一陣子呆，決計要將此一番預感所顯的吉凶禍福求諸神佛，以無比虔誠，上體天心而與以證實。

偏殿外，那個站更的「至善」和尚，遠遠持燈走過來，打着稽首道：「老方丈，天已快亮了，你老還不休息麼？」

靜虛上人長嘆一聲，道：「至善，你那裏知道本座心中所想？本座是在爲『達雲寺』，這爿數百年佛祖基業而有所担憂……却因眼前有一道衝不破的關隘，必須求諸佛祖顯示，才得證實未來吉凶，此事關係本寺百十名僧衆禍福生死……却教我如何脫下仔肩？」

說到這裏，他雙手合十，低聲喧道：「吾佛慈悲，喃嘸阿彌陀佛——」

至善和尚吃驚的道：「請恕弟子愚昧……老方丈莫非以爲本寺即將有一場難以逃過的刦難不成？」

靜虛上人道：「只怕正是如此——」

至善和尚登時一呆，說道：「啊——這……」

「你不必驚慌，」靜虛上人吶吶道：這件事尚未證實，且隨本座至大雄寶殿一行，我要親自佛前上香，靜悟一個更次，參透一些未來禍福，你且爲我殿外站更，不許任何人入殿打擾，且隨我去吧！」

至善和尚答應了一聲：「遵命！」遂即持燈前導，直向大佛寶殿前去。

× × ×

洞庭湖邊——天近黎明——李氏祠堂。

兩扇繪漆有威武將軍門神的門扇，輕輕的掩閉着——天近黎明，院子裏却不曾現出絲毫明意，僅有的一縷曙光，也都吃那棵佔有甚大空間的黃菓樹遮住了，祠堂恰恰就被掩蓋在黃菓樹下，遠看上去，就像是一個矮小老人持撐着一把巨大的黑傘，附近地勢偏僻，更不見一些兒人烟！

頻鼓的蛙聲，虫鳴，形成了一片嘈亂的樂章，對於這種人類幾乎無法避免的嘈音，大多數的人都早已習慣，非但不以爲其亂囂吵雜，久之却把它當作寧神催眠的和諧樂章！

然而，對於某些人——極爲少有的一些人來說，這些和諧而有節奏的樂章，却足以形成他們心理上的魔障，成爲德業功力進展的最大障碍！

這些人包括修養心性，上窺金丹大道的丹士，苦參入定的佛門高僧，以及那類修養上乘心法的武林奇人異士——在某種情況之下，「蛙聲」就給予他們的心情困擾，阻碍其功業之進修，爲害之大，實在是難以估計！

就拿眼前這個人——「向陽君」來說，蛙聲之困擾，使得他心情沮喪，情緒之低落，幾乎已至於「無以復加」地步！

如非你親眼看見，簡直使你難以置信，總共相隔不過幾個時辰，看上去他就像完全變了一個人似的！——除了那條盤纏在領子裏的大辮子，依然黑光油亮以外，包括他那張飛揚跋扈的臉在內，俱都萎靡不振，全身上下，簡直連一些兒生氣都不復存在！

地上鋪着薄薄的一層乾稻草，雙膝盤趺着坐在上面，身邊是一個破了一半的瓦罐，瓦罐裏有一些清水，靠着半罐子清水，維持着他的體力，已使他渡過了最艱難的一段時間——

神案上燃着一盞燈，跳動的燈焰，放射出一片昏黃淒迷的燈光——燈光自高而下，側面投射着他半邊身子，將那截雄大的坐姿陰影映在地面上，輪廓分明，只由地上陰影看來，仍然是罕見的好漢一條，猿臂蜂腰，說不出的英挺豪邁，端是武林中少見的一條好漢子！

正如「達雲寺」的靜虛上人所說，他在遭受雷金枝刀傷之後的六個時辰開始，即與出了那種可怕的「反潮」現象，起而全身癱瘓，繼之百骸儘瘻，極度的而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楚，一直持續了三個時辰，如非他具有那種「元胎照命」的精湛內功，勢將難以度過，只怕在發作之初，已死於非命！

現在對他來說，雖然已經渡過了最危險的一段時間，然而那種「反潮」的現象，仍並未完全消除，他必須全神貫注，守護着位屬「丹田」的三處要穴，只要稍一分神，仍將有致命之危！

長夜漫漫，由「黑夜」而「天明」——對於一般人來說，多半由甜美的睡眠中渡過，而他——「向陽君」——這個武功蓋世：神威不可一世的武林怪傑，却是在一點一滴的痛苦之中捱過去的！

抬起頭來，他迷濛的視綫向窗外——

他多麼渴望着黎明的曙光在眼前出現，讓他感覺到「光明」已經來到——事實上，他只需要再捱上三四個時辰，一待過了正午「午」時之後，這種足以危害他生命的「反潮」現象即可完全消失，那時，他即可恢復了昔日的豪邁雄風，又是「頂天立地」的一條好漢子了！

臉上佈滿了汗珠，汗水早已把他身上的那一襲湖青繡有大太陽的綢衫濕透，全身上下水淋淋的，乍看之下，簡直就像是剛從水裏撈出來的一個活人，形容爲「落湯鷄」那是一點也不過份。

對他來說，這還是他生平從來未曾領受過的一段痛苦經驗——一切的痛苦折磨，都因爲狠心厲手的姑娘「雷金枝」所賜予——

如非是她猝然侍機所害的那一刀，使自己失血過多，萬萬也不會形成了現在的「反潮」現像，萬萬也不會使自己瀕臨着死亡的邊緣！

「雷金枝！」

一想到這個名字，他腦子裏情不自禁的浮現出那個姑娘娉婷的倩影！——包括她當時向自己出刀的狠厲情景——向陽君即情不由己的興出了無限氣餒——

在他印象裏，雷金枝那個纖弱如「嫩柳扶風」的少女，無論如何不該這麼狠心厲手的——正因爲這樣，他才對她毫不加以提防，以至於吃了大虧！

奇怪的是，那個姑娘雖然對他構成了

如此的致命傷害，而在當時，他却輕而易舉的就把她放過了，絲毫也不曾對她施以報復加害——這一點也許令人費解而猜測不透，但是却毫無疑點標明了這個怪人有異一般的「英雄」作風，一個具有「强者」氣度的俠士風範！

時間在清徹的蛙鳴聲中，一點點的磨了過去，——終於，他窺見了薄薄的一綫微曦！

微曦穿過了老黃菓樹茂密的枝椏——就在這一刹間，那片噪人心神的蛙鳴忽然趨於靜止！代之而起的，却是驀然飛臨的滿空麻雀！

成千上萬的麻雀，在極爲短暫的一瞬間落滿了樹枝，興起了蕩人心魄雀噪聲。

「向陽君」未曾鬆下一口氣，立刻又面臨到另一番新的困擾，他長眉頻眨，目光搖弋，顯然又復身陷於極度痛苦之中！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輕捷如同飛鳥般的縱上了牆頭，緊跟着飄身而起，有如秋風中的一片黃葉，那麼輕巧極微的落在了院子裏。

晨曦映射着她婀娜修長的身子，細細的腰肢，輕柔細長的黑髮；披散在肩上，一襲鵝黃色的勁服，再加上露出肩後飄有同色劍繐的那口長劍，看上去益加的清新脫俗，於嬌柔洒脫之中別具有那種「英秀」的俠女子氣息！

踐踏着滿地的枯枝落葉，她前進了幾步，一直走到了祠堂的正前方——

抬起頭，她打量了一下懸在祠堂正面風簷下的那方長匾，——「李氏祠堂」四個金字，在晨曦微光裏閃着點點金光！

一點都不錯，就是這個地方。

一絲欣慰而又含有「冷酷」的笑容，閃爍在她美麗的臉頰上，嬌軀輕扭，毫不遲移的向門前步入！隨着她前進的勢子，玉掌輕揮，兩扇虛掩的門扇應手而開。

四隻眼睛，幾乎在同一個時間對在了一塊。

其實，在對方這個黃衣少女，方自現身縱落於院牆的一刹間，向陽君已有所覺察——

雖然他此刻處身危境，全身近乎於癱瘓動彈不得，但是却仍然能保持着過人的敏銳，在他坐身附近十丈方圓之內，那怕一片落葉飛花，亦休想能瞞過他的敏銳的觀察之力！

雖然這樣，在四隻眼睛對視之初，他仍然不免於驚恐，忿駭——

簡直是做夢也不曾想到的事情，竟然會是她？——雷金枝！——

「仇人相見，份外眼紅」！

一刹間，向陽君的兩隻瞳子睜得極大，在他目睹着雷金枝的突然現身之下，整個身軀情不自禁的起了一陣子顫抖！

「妳……雷姑娘……」無比的驚駭，忿恨，交熾在他冷汗涔涔的臉上：「你……怎麼會找到了這裏……？」

僅不過說了兩句話，已使他機伶伶全身打了個冷顫，兩條汗珠順着一雙眉梢漣漣的淌流下來！

雷金枝冷冷的哼了一聲，緩緩的向前走了幾步，迫近在向陽君坐處丈許以外。

「向陽君！」她冷漠的笑着：「想不到你也有落在姑娘我手裏的一天，你的死期到了！」

纖手輕抬，龍吟聲中，已自把背後的一口長劍撤到手中，隨着長劍前指，一股冷森森的劍光，直射向陽君面頰，後者情不由衷的再次打了個寒噤！

「妳——」向陽君長眉一挑，無奈豪氣不繼，情不自禁的興起了一聲嘆息！一時面色黯然！

雷金枝身軀疾轉，極其快速的在他身側四週轉了一圈，最後依然站立在原來地方。

「雷金枝……」向陽君冷森森的笑容：「岳陽樓我一念之仁，饒妳不死——莫非妳現在竟然乘我於危，置我於死地不成麼？」

雷金枝眼睛裏含蓄着隱隱仇意，冷哼道：「不錯，我就是這個意思，你一定沒想到吧！」

向陽君苦笑一下：「我確實沒有想到，是令兄示意妳來的？……」

「那倒不是——」雷金枝道：「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哥哥的傷勢，已經完全好了，這必然又是你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是不是？」

向陽君淡棕色的臉上，現出了一片灰白——他必然是在忍受着刻骨的痛楚，否則萬萬不至於如此！

聆聽雷金枝所說的話後，他搖搖頭，現出一絲冷澀的微笑：「那是不可能的，令兄身中了我的『火龍毒掌』，設非由我本人親手解救之外，普天之下，識得此解救之法者，不會超過五人，妳又如何能在短短半天之內，物色得如此高人？……太不可能了！」

雷金枝眉尖一聳，道：「不可能？天下不可能而變成可能的事情也太多了，你怎麼會知道我又找不着所謂的那種奇人異士？」

「雷姑娘——妳這是在强言巧辯——」一面說，向陽君興起了微微苦笑：「老實告訴妳——對於傷害令兄之事，我一直心存歉疚……你們兄妹的出身來歷，我並非不清楚——『東海七巧嶺』雷氏武林世家，天下聽命，尤其是令祖『青蟒客』雷……蛟……」

喘息了一下，他臉上果眞現着深深的歉疚，長長的嘆息了一聲，他才微弱的接下去道：「他老人家更是我深所敬重的一位前……輩……只是令兄不該乘我以危，猝然向我要害上出手……他出手太狠了，才迫使我不得不使出重手法傷了他……」

雷金枝確實沒有料到他會說出這些，一時有些出乎意料，她當然不會輕而易舉的就聽信了他的話。

諦聽之下，她冷笑道：「你以爲這麼說我就能饒得過你了？哼——我看你是妄費心機！」

向陽君喘息了幾聲，道：「姑娘錯會了我的意思……我金某人生平從來不曾向人說過軟話，更不會向妳一個女孩兒家出口討饒……」

冷笑了一聲，他那一雙收攏的眸子陡地睜圓了，即使在傷危之中，看來亦不能輕視！

「雷姑娘——」他語氣沉着的道：「妳以爲我現在身處危境，一時行動不易，

就可任人欺凌，那可就大錯特錯了，不相信妳可以出手試試看——金某即使坐着不動，妳也不能傷我分毫！」

這幾句話，陡地激起了雷金枝一腔好勝——

「啊——」她冷笑道：「那我倒要試試！」

話一出口，舉步踏進。

那裏知道，她足下方自踏前兩步，猛可裏一片無形勁道撲面而前——

由於這股子無形勁道來得突然，其勢既猛，不禁使得雷金枝回想起「岳陽樓」全軍盡墨的慘痛教訓，頓時使得她不敢造次，遂即向後速退三步，定住了身子！

這一嘗試，大大削減了她的銳氣，一時不勝驚異的，打量着對方，心中忐忑不已！

「怎麼樣？」向陽君冷笑了一下：「雷姑娘妳是沒有辦法能夠傷得了我的，岳陽樓一時湊巧，被妳傷了一刀，那是因爲我毫不防備，哼哼……現在妳根本連我身邊也湊不上！」

雷金枝一揚劍身，嬌嗔道：「我偏要湊進來給你看看！」

話聲一頓，正待再次撲上。

「且慢！」向陽君忽然漲紅了臉：「姑娘何必以身相試？妳且閃開一旁！」

雷金枝心中一動，不知他話中之意，當下遂即閃身一邊——不意她身子方自閃開的一刹，突見當前向陽君驀地張開了嘴，上腹翻湧之間，「呼！」然聲中，噴出了一口內家罡氣！

似有一縷白濛濛霧氣，出自向陽君開閤的唇齒之間，雷金枝方自一驚，耳聽得身側「波！」的一聲碎响，即見置立身側不遠的一具青瓷香爐，忽作解體粉碎，連同爐內所盛置的陳年香灰，頓時散置了一地，灰烟四濺，其勢着實驚人！

預忖着對方這口內家罡氣，如非噴向香爐，而選擇雷金枝爲對像，那還得了？一念及之，雷金枝由不住嚇得面色慘變！

驚魂之下，目光再轉向盤坐地上的向陽君，不禁心中怦然一動——原來向陽君鼓力作勢，噴出了這口罡氣之後，頓時大現疲憊，臉上的憔悴，配合着他頻頻的喘息，使他已難以掩飾住狠狽的形態！

目睹着他的這番狠狽，雷金枝心中一動，忽然想到了「達雲寺」靜虛上人對鐵掌劉昆的一番囑咐，頓時心中大悟，當下暗笑了一下，心忖道：「好個向陽君，我竟然差一點上了你的當，被你唬住了。」

想到這裏，她臉上情不自禁的帶出了笑容。

「向陽君——你這一口丹元眞氣，果然厲害——」一邊說，她放胆向前踏進數步：「不過——我相信你已經沒有能力再噴出第二口了——」

向陽君神色一凝，未再發言，雷金枝已記着「靜虛上人」關照，身形一轉，繞到了他身形後面！

果然向陽君大形緊張，只是他根本來不及作出任何反應之前，雷金枝已切身而近，陡然間依在了他背後貼身之處，左手突然遞出，玉指輕着，已經點在了他頂門「上星穴」上！

這一手簡直出乎向陽君意料，以他目前情形，簡直不可能防範，對方顯係經過高人指點，這一指雖然力道不大，奈何向陽君却是吃受不起，宛若一條毒蛇，猝然爲人拿着了七寸一般，登時通體上下一片鬆軟，形同一隻洩了氣的皮球似的，突地全身癱成了一團，身軀一縮睡倒地上！

雷金枝劍尖一指，比向他前心部位置——向陽君忽然睜大了瞳子，由不住興出了一聲嘆息！

「爲什麼嘆息？」雷金枝冷冷的道：「莫非你心有未甘？」

「那倒不是——」向陽君一雙眸子已閉起，却又徐徐睜開道：「也許是我命該如此……半生稱雄武林，臨老却死在妳的手上……」

雷金枝恨聲道：「你自恃武功，殺人如蔴，爲惡多端，莫非還不該死麼？」

向陽君冷冷哼了一聲，道：「殺人甚多倒也是屬實——爲惡多端却恕我不敢苟同——」

「哼哼……」雷金枝揚動蛾眉道：「我也用不着給你廢話，先殺你再說——」

長劍一舉，正待落下！

「慢着——」向陽君目光直直的看着她，却並無絲毫討饒之意：「在我臨死之前，心中却有幾句話，想要向姑娘問明，否則死不瞑目！姑娘可肯賜答？」

雷金枝想了想，點頭道：「好吧，你說！」

向陽君冷冷道：「姑娘此來，顯然是經過高人指點，特意來加害我的性命，這人居然對我的功力動態摸得如此清楚，顯然是一罕見奇人，只是我雖索遍枯腸，却是無論如何也想不起曾經開罪過這麼一個奇人……只請姑娘將此人姓名賜告，也令我死後作個明白鬼兒！」

雷金枝聆聽之下，不由呆了一呆，心中想到了靜虛上人的囑咐，一時頗是碍難出口。

——然而轉念再想：我既已決心將他殺死，又何必隱瞞他什麼，不如實言相告，也叫他臨死心中明白！

這麼一想，當時點頭道：「你的請求倒也不算過份，雖然那位老前輩曾令我再三守口，既然你已是將死之人，倒也用不着再瞞你——」

話聲微頓，她忽然下意識的觸及了一絲憐憫，垂目於地上的向陽君道：「——其實你能死在我的手裏，還算是幸運，要是落在了『岳州府』那位三班大捕頭劉昆的手裏，只怕却要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了！」

向陽君極其冷靜的道：「姑娘之言我不明白——劉昆是何許角色？焉能近我身邊？我又怎會落在他的手裏？」

雷金枝無奈的道：「你那裏知道！那因爲劉昆是聽了一個老和尚的囑咐——」

話聲出口，忙即吞住。

「老……和尚？」向陽君臉上現出了一片迷惘：「姑娘何以欲言又止！莫非對我這將死的人，還有所顧忌不成？」

「唉——」雷金枝搖搖頭冷笑道：「那倒不是……向陽君……你雖有蓋世神威，却是沒有想到，臨終會栽在了一個空門老僧之手……這一切都是那個老和尚算計

好的，包括你現在的『反潮』現象在內，那和尚却是無不得知，你總算也遇見了能制服你的厲害對頭！——好了，你總算知道了一切，可以死了！」

在她說這話時，眼睛裏早已情不自禁的流露出一些傷感——那是因爲打她第一眼看見向陽君開始，就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隨後這個印像在不知不覺之間竟然變了質量！

現在，當她眼睛再次飄向他的時候，這種奇妙的感觸，又不禁深深的襲上了心頭——她確知如果現在自己狠不下心向對方揮劍的話，那麼越遲出手，也就越是困難！

心裏想着，倏地再次舉起了長劍！

然而，在向陽君那種「無懼」却「遺憾」眼神之下，空中的長劍却又停住了。

她幾乎不敢再與對方那對眸子接觸，冷冷的道：「你幹嘛這麼盯着我看？——莫非你還想要知道些什麼？」

向陽君道：「姑娘的話只說了一半，關於那個老和尚！他……又是誰？」

雷金枝鬆下劍身，輕嘆道：「你這個人眞是死心眼兒，幹嘛非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不可——」

向陽君冷笑道：「致我於死的殺身仇人，我焉能有所不知，這個老和尚是誰？想必……他在武林之中，也必然是聲望卓著之人吧！」

雷金枝點點頭道：「我乾脆就告訴你吧，這個老和尚，就是『達雲寺』的靜虛上人——也就是四十年前，名滿天下；人稱『紅葉居士』的任秋嬋—任老前輩！」

向陽君聆聽之下，着實吃了一驚，頹然嘆息一聲道：「原來是他……這就難怪了！」

「你可曾聽說過這個人？」

「久仰之至——」

說了這四個字，向陽君臉上興起了一片陰森，他緩緩的道：「在過去，我風聞此老姓名，深具敬仰之心，却沒有料想到他竟然會是一個乘人以危，陰謀陷人的老賊……可笑他猶是出家之人，眞正說得上是佛門的敗類……了！」

雷金枝搖頭道：「你不能因爲這一點就這麼刻毒的批評他，其實在我眼睛裏，他仍是個不失仁慈俠義心的有道高僧！」

「有……道高僧？」向陽君笑得那麼淒涼：「一個有道的佛門高僧……豈能做出這等險損有昧良知之事……只可惜——唉！不說也罷！」

雷金枝道：「可惜什麼？」

向陽君冷冷一笑道：「可惜，我今世已不能生見其人，只得來世再向他討還公道了！」

雷金枝不知如何，心裏生出了一陣黯然！

向陽君忽然冷笑道：「話已說完，姑娘請下手吧，姑娘既承那個老和尚指點，當知我全身刀劍難入，只是眼前情形不同，只消輕輕一劍，即可取我性命，妳也就不必再躭擱時間了！」

雷金枝盯着他，緊緊的咬了一下牙，第三次掄起了長劍，寒光一閃，直向向陽君當頭劈下去！

然而，就在劍鋒即將與他頭顱接觸的一剎，忽然他定住了劍身，臉上驀地現出了張惶猶豫！

向陽君原已閉目受死，這時情不自禁睜開眸子，見狀她冷冷一笑道：「爲什麼不下手？」

雷金枝瞅着他，狠狠的咬着牙，却是一句話也不說，顯然心情至爲猶豫——

向陽君冷哂道：「在姑娘來說，殺一個人，不應該是一件難事，何以會如此擧棋不定——我只是不甘心而已！」

雷金枝目光直直的看着他：「你這個人，莫非連一個名字也沒有麼？」

向陽君一哂道：「人非禽獸，怎會沒有姓名！」

雷金枝點點頭：「這就是了，我已經知道你姓金，在你臨死之前，總該有個眞實的名字吧！」

向陽君點點頭道：「我名金貞觀，乃是冀州人士，家門不幸，早年爲洪水衝散失離，無親無故，師承自然——」

長嘆一聲，他微微感傷道：「像我這樣一個人死着活着，可以說與人無關痛癢，倒是我生平酷愛自然，死後棄之荒山，或是拋屍洞庭，也算還我自然之身了！」

雷金枝諦聽之下，一雙盈盈秋波只是在他身上轉着，忽然嘆了口氣——她向前踏了幾步，側過臉來打量着他，冷冷一笑道：「你眞的想死麼？」

「向陽君」金貞觀道：「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能想死？」

雷金枝又嘆了一聲，道：「老實說，我現在眞的遇上了難題，只覺得殺你固是不忍，不殺你却也不好……眞叫我左右爲難！」

向陽君冷笑道：「姑娘有此顧慮，也在情理之中，天已經亮了，此處雖然地處偏僻，到底並非人跡不到之處，姑娘還是快作一決定的好！」

雷金枝一哂道：「你這個人眞奇怪，難道你從來就不曾向人家說過一句軟話麼？尤其是眼前，你的生死完全操諸我的手上，也許你只要向我開口求饒，我就會放過了你，你肯這麼做麼？」

向陽君淡然一笑道：「我不會向妳討饒的！」

「爲什麼？」雷金枝有點氣忿的道：「人死不能復生，說句軟話，難道會小了你麼？」

向陽君打量了她一眼，大概這幾句話不脫稚氣，使他忽然覺出對方還是一個孩子！

「話不是這麼說！」向陽君道：「我是不願使姑娘因我之言而心生偏差，這等大事，理應由姑娘自己心裏酌量的好！」

雷金枝果然臉上現出爲難神態，她徐徐步向窗前，只管望着外面發呆——

只見她一忽兒蛾眉輕顰，一會兒又作態發狠，心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簡直拿不定主意！

老黃菓樹上的大羣麻雀仍在吱吱喳喳的噪囂着，她的心更像是繞亂了的一團絲，壓根兒找不着頭緒！

就在這時，耳邊上响起了一聲清楚的馬嘶之聲！

這一聲馬嘶之聲，頓時使得她心頭一驚，有如「醍醐灌頂」，立刻突有所悟！

當下寶劍入鞘，身軀一轉，已來到了向陽君身邊！

向陽君道：「姑娘決定了？」

雷金枝盯着他冷哼了一聲，輕嗔道：「這件事咱們等會兒再說，先得換一個地方。」

向陽君苦笑道：「敢是有人來了？」

「不錯，」雷金枝道：「如果我猜的不錯，來人一定就是那個岳州府的三班大捕頭劉昆！」

向陽君冷笑不語！

馬蹄聲已清楚入耳，雷金枝無奈的嘆道：「你倒是還能沉得住氣，眞佩服你——你還能走路麼？」

向陽君搖搖頭，苦笑不已！

雷金枝輕嘆一聲，一欠身，雙手把他托了起來，對方這般壯大的軀體，托在腕子上可眞是不輕！

眼前情勢急迫，雷金枝已顧不得「授受不親」，當時抱着他壯大的軀體，迅速向後門遁出。

後面一片荒涼，在遍生着矮樹的一片坡地裏，看不見一戶人家，黎明的霧氣，隨着晨風由洞庭湖面上吹飄過來，停滯在這片坡地裏打轉不去！

雷金枝抱托着向陽君壯大的軀體，三脚併兩步的跑到矮樹叢裏，彷彿感覺到身後已傳來了人聲，一時情急，慌不迭的轉向一排矮樹後，將腕上的向陽君放下來，——她雖是內力充沛，却也覺得大不輕鬆，額頭上甚至於現出了汗珠！

向陽君一雙炯炯瞳子，直直的注視着她！

雷金枝被他看得怪不得勁兒的轉向一旁——幾根細髮散置在前額上，她抬起手，輕輕掠了一下，眼波側轉瞅着地上半死不活的這個寃家，心裏眞有說不出的懊恨氣餒，對於自己眼前這種自作主張的莽撞行爲，深深感覺到不能自釋！

向陽君眸子裏顯示着一種奇特的光采——他似乎也正在運用智慧分析眼前的這個姑娘——無論如何，他心裏却充滿了感激之情。

雷金枝被他看得臉上掛不住，微微嗔道：「你幹嘛老盯着我？——哼！我眞後悔……其實，我應該把你留在李家祠堂才對！」

向陽君冷冷一笑，吶吶道：「如果姑娘眞的後悔，現在尚不爲晚！」

雷金枝就氣在對方這張嘴，好像不管天塌下來，他也不會開口說上一句軟話。

聽他這麼說，她心裏好不着惱，冷哼一聲道：「你倒說的好，把你救出來了，你反倒不領情！」

向陽君冷哂道：「金某人一身傲骨，此生從來不會向人開口示弱，更不會向人出言求饒，還是那一句話，姑娘如果後悔的話，現在一劍將我結果，較諸先前並無不同，我也絕不會口出怨言！」

「好嘛……」雷金枝臉上一紅，一把握住劍柄，道：「你就眞當我不敢麼？我就……」

向陽君鋒芒內斂的一雙眸子，直直的逼視着她，絲毫不肯示弱，雷金枝拔了一半，賭氣的又合上，一時上胸起伏，嬌喘吁吁，可見氣得不輕！

向陽君輕輕嘆了一聲，欲語還休。

雷金枝側過臉來，微嗔道：「你還嘆氣？」

向陽君微微頷首道：「倒看不出妳是個外剛內柔的姑娘，以妳這般性情是極不適宜在江湖上闖盪的——」

雷金枝睨着他，心裏矛盾極了，一時眞不知該怎麼對付他才好！

聽了他的話，眞懶得答理他，一時垂頭不語——這一剎她心裏亂極了！

一陣風吹過來，樹帽子索索直響。

向陽君忽然冷笑道：「姑娘將我擱置這裏，到底作何打算？」

雷金枝斜過眼睛來瞟着他：「我當然有我的打算——哼！我只是不願意讓他們看見我在這裏就是了，倒不是爲了你！」

向陽君冷冷一哂：「劉昆雖然無能，倒也不是一個草包，妳以爲這樣就能避過他的耳目不成？」

「他們？」雷金枝一怔道：「難道他們來了很多人？」

向陽君道：「人數倒也不多——大概是三個人吧！」

「三個人？」雷金枝驚訝的左右看了一眼，實在是一個人也沒有。

向陽君冷笑道：「我雖然暫時身子動彈不得，可是耳朶還不聾，妳等着看吧，他們馬上就快要出來了！三個——一個不多一個也不少！」

說的神氣活現，好像他親眼看見了似的！

雷金枝疑信參半的又四下裏看了一眼，只見山坡上佈滿了霧氣，目光再好的人，頂多也只能看個十來丈遠近，再遠可就什麼也看不清了。

「哼！」她心裏倒是放寬許多：「你大可放心，就算他們是三個人，也不會發覺你我的！」

「那可不見得！」向陽君緩緩吁出一口氣道：「如果剛才姑娘能翻過這座山坡，情形就大有不同，可是現在，哼——我看是空用了一番心機！」

雷金枝氣嗔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向陽君道：「背山一面滿是石林，邊接洞庭，進退皆宜，就是藏身在石林之中，只要不露痕跡，也不易被人發覺，這裏情形就不同了！」

「怎麼不同？」

向陽君撩起的目光，看了一下當頭的霧氣：「這片霧氣眼前即將消失無形，只憑矮小樹叢如何可以掩身？」

雷金枝一聽有理，呆了一下，立刻站起來！

向陽君嘆息一聲道：「太遲了——姑娘還是稍安毋躁的好！」

雷金枝看了他一眼，無奈又坐下來：「既然這樣，剛才你怎麼不說呢？」

向陽君吶吶道：「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我不願左右姑娘的心意，一切當聽憑自行主張！」

雷金枝轉過臉來，仔細的打量着這個人，正要說些什麼，忽然耳中聽見一些聲音，忙即轉過臉來，尋聲望去——透過眼前這片隱隱約約的霧氣，果然看見了幾條閃動的人影，仔細辨認之下，正是三條！

心裏一驚，她趕忙伏下身子來，却與向陽君挨在了一起。

向陽君吶吶道：「姑娘如碍難與此三人見面，即請自去，現在走還來得及？」

雷金枝道：「你不是說，已經來不及了？」

向陽君道：「有我同行，自是來不及，如果姑娘獨自一人，當然方便得很。」

雷金枝氣餒的白了他一眼：「廢話，我眞要想放下你，就不把你救出來了？」

向陽君輕輕一嘆道：「這麼說來姑娘苦心白費了，因爲最後我仍然不免要落在他們手裏——」

微微一頓，他遂即又接道：「不過，對於姑娘的善心，我還是由衷的感激——姑娘妳眼前處境，實不便與他們見面，爲免你們彼此誤會，姑娘還是自行走吧。」

雷金枝猶豫了一下，搖搖頭：「我不想走——再看看吧。」

一面說，她伸手撥開眼前的樹枝，向外面探看着，不禁心中一驚——

原來就只是說話的一會兒工夫，那三個人顯然已來到了山坡前面，雖然隔着一層霧氣，雷金枝却可以由他們表情動作裏猜測出來者都是些什麼人。

一隻手叉着腰的那個是「鐵掌」劉昆，另一個拿着長刀的正是他二弟劉君，另一個留着大鬍子的人，身着藍色官衣，却不認識，但必然是六扇門裏當差的。

三個人指指點點也不知在說些什麼，却向着這一片山坡地上走了過來。

雷金枝心裏一動，遂即低下了頭，換了個地方，繼續伏下來，改由另一個方向，默默向三人暗中窺伺。

三人往前面走了一程，又停了下來。

一陣晨風吹襲過來，瀰漫在附近的霧氣，頓時被吹得擴散開來，一片陽光由後山昇起，直射下來，眼前頓時爲之大亮，朝陽下，矮小的灌木樹叢裏，到處點綴着亮晶的露珠，山花迎風招展，小鳥振翅啁啾——好一個清鮮明艷的早晨。

雷金枝伏在暗處，目睹着這一片清明景像，心裏眞是叫不迭的苦——

却見「鐵掌」劉昆等三人站立在一片矮樹邊，彼此距離不遠，非但三人容顏清楚可見，即使他們之間的對答也聽得一清二楚。

那個身着藍色官衣的人，模樣兒十分彪悍，生得豹頭環眼，十分勇猛。

這人背上揹着一柄「虎頭單鈎」，個頭兒本來就高，還站在一塊石頭上，伸着長頸子，不住的東張西望着，一面看，一面嘴裏還不停的嘮叨不已——

「這個玩笑可開大啦——」打着一嘴的山西官話：「劉大班頭，你倒說說看，他會跑到那裏去了？」

「鐵掌」劉昆那張赤紅的臉鐵青着，冷笑一聲道：「馬頭兒，你放心，他跑不了的，我看他一定是聽見了人聲，臨時才躲起來——老和尚的話準沒錯，這傢伙八成兒身上還帶着傷——」

劉君點點頭道：「大哥的話沒錯，剛才我摸了一下，那小子坐的地方還是熱的呢，再說燈還點着，可見得他一定是剛才出來不久。」

穿着藍色官衣的那個彪悍漢子，姓馬名雲程原在隣府當差，這一次是承「岳州」知府之請，專門爲緝捕「向陽君」來會同辦案來的，是以派頭十足，看上去似乎連「鐵掌」劉昆的賬都不大買？

聽了劉氏昆仲的話，馬雲程嘿嘿一笑道：「劉大哥，我看這件事有點靠不住，這地方那有什麼人？再過去就是洞庭湖了，就算他身上眞如你所說帶着傷，他難道不會僱上一條船，我看人是走定了。」

劉昆冷笑道：「我就不信這個邪，他一定跑不了！來，老二我們往上面搜。」

說着他就率先往山坡上面大步挺進，劉君答應跟上去——姓馬的撇了一下嘴，無可奈何的跟在最後面。雙方距離越來越近，雷金枝一顆心簡直都提到了嗓子眼，這種情形之下，自然是無能爲力。

「鐵掌」劉昆再向上走了幾步，一眼看見了倒睡在地上的向陽君，不禁突地一楞，大喜過望，嘿嘿冷笑一聲，陡地欺身向前道：「在這裏了！」

身後二人聆聽之下，不禁俱吃一驚，雙雙抬步上前，見狀一時大喜過望。

馬雲程反手撤下了背後的虎頭鈎，立刻就要下手，却被劉昆一把托住道：「慢着，你這是想幹什麼？」

馬雲程赫赫冷笑着，一雙鷂子眼頻頻在向陽君身上轉着：「一點不錯就是他——讓我先廢了他再說！」

「鐵掌」劉昆「哼」了一聲道：「對不起，你還不能動他——再說，這件事你還作不了主。」

馬雲程這才察覺到「鐵掌」劉昆的臉色有異，不禁怔了一下，劉昆已經緩緩向前，走到了向陽君身前丈許處站定！

拱了一下手，劉昆臉上罩起了一片陰森：「相好的——金磚不厚，玉瓦不薄，想不到吧，咱們竟然會在這裏又遇上了！這個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了。」

向陽君原本閉着的一雙眸子，忽然睜開來，兩道銳利的目光在當前三個人身上一轉，當受者俱都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噤。「劉昆，你不必多說？」向陽君冷冷一笑道：「姓金的落在了你們手裏，算我命該如此，儘管下手就是了，何必多費唇舌！」

（未完）

兵器叢談

煑酒論英雄

·慧心·

我們習慣把武器稱做十八般武器，這個名稱是戰國孫吳所遺留的，分做九長九短。九長兵武器是：「槍，戟，棍，鉞，叉，鏜，鈎，槊，環」，九短是：「刀，劍，拐，斧，鞭，鐧，錘，棒，杆」，另有護手鈎，卽是虎頭鈎或鳳頭鈎，並非屬於十八般武器之內。至於武器當中，因爲槍是最有份量的一種，一來槍身比較長，二來槍頭尖，它在陣上作戰或在演武廳內較量高下，都是特別犀利的，刀和劍這一類短武器的假想敵就是花槍，可見它如何厲害了，說到槍法，以梨花槍爲主，卽是楊門女將二十年來天下無敵的槍法，那種槍法幾乎可以說是佈陣的，有二十四式單槍，以圈槍爲主，此外還有許多變招出擊的槍法，苦練多年，然後有所領悟。

楊家槍是鐵頭木竿的一種，槍頭的鐵僅重四両，槍身長九尺，靠近槍頭之處有紅纓，纓內藏有倒鈎，打算勾住對方的武器，然後直刺過去，這是梨花槍的特色。

從二十四招梨花槍一變再變，變成一百三十六招，認眞要名師指點，然後有本領把它學齊。

槍鬥槍的時候便是高手過招，那種武藝要登峯造極的人才有把握取勝，反而用刀劍鬥槍比較普遍。

以正常的形勢來說，刀劍俱是短兵器，花槍却是長兵器，以短鬥長，實在是很難取勝的，殊不料刀或劍俱有一招白蛇上樹，專創握槍的前鋒手，如果那條槍給刀劍托住，順勢削過去，持槍的人就迫於棄槍了，否則，十隻手指一齊被削斷，故此，刀或劍跟花槍交手，仍有可勝之道。

爲了尅制刀或劍的短兵器，梨花槍一傳再傳，就加入長短槍這一招，本來是九尺長的梨花槍，故意把它伸長到十二尺，倘若把它向懷中一扯，又再握住那條槍，短了六尺，十二尺減六尺，僅有六尺長而已，握着六尺槍，仍可跟對方交手，碰着特殊的機會，把手一按，花槍便卽伸長，恢復原狀，那條槍有如白蛇吐信般，向前飛出，這一招十分厲害，故此，槍身特別長的那種沙家槍，實際上是刀劍的尅星，反而梨花槍僅有九尺長，難以縮短，往往敗在刀下。

爲了跟花槍一決雌雄，當然是握刀比較握劍佔了上風，原因是一柄單刀可以罩住喉頸，花槍刺來，上可以托，下可以斬，劍就沒有這種好處。

雙刀鬥花槍，比較用單刀決鬥更加有利，因爲兩把刀可以變交加的樣子，托住對方的槍，把它抬高，然後以較剪手的刀法挾住槍桿，由高處削下，倘有這種情形發生，持槍的人就吃了大虧，故此，雙刀尅制花槍。

是否握着雙刀勝過單刀呢？那又不然，因爲兩把刀左右盤旋之際，必須自己閃避得好，萬一給刀鋒割了一下，等於自殺，雙刀往往因爲自己閃自己的緣故，比不上單刀那麼靈活，有刀王之稱的人，俱是擅長單刀，原因就在這裏。

說到單刀，不止是僅握一柄刀那麼簡單，武藝較深的人，往往兼握兩種武器，例如：單刀夾鞭，單刀夾棍，甚至單刀夾飛鏢。

同是一柄單刀，仍有長短之分，如果把刀柄拉長，便是大關刀，這種刀稱做「青龍偃月刀」，另有鈎鐮刀，專削馬脚，要是有資格在江湖上以刀稱霸，很少用那門的刀法作戰，認眞有名氣的刀法，自古傳下來，那是：六合刀，鳳翅刀，以及五虎斷門刀。

一柄單刀分作五個部份，叫做「天，地，君，臣，師」，刀背爲天，刀口爲地，握刀之柄稱做君，護刀之罩，叫做護手，稱做臣，又名刀盤，至於刀盤之後的短柄稱做師。

刀前三寸如果有三個菱角的那種刀，改稱爲刃。

練刀一定要看清楚那種刀的特徵，除非險處發招，不宜跳起，因爲一跳之後，不論能否殺傷敵人，那雙脚仍要落地，雙脚落地之際，未能立刻發招，便會給人乘虛而入，故此，擅長刀法的拳師，寧願倒地滾打，稱做滾堂刀，也不高興跳躍劈殺敵人。

照事論事，手拿雙刀，忽左忽右的揮舞，外表看來相差不遠，反而單刀比較困難，特別是沒有持刀的另一隻手如何取勢，難上加難，假定用右手握刀，左手要伴着那把刀同出同入，但却絕不妨碍，那是不容易的，故此，武林中有這麼一句：「單刀看手，雙刀看走」，那個手字就指沒有持刀之手而言，擅於用刀，如用反手握刀，左手緊貼胸部，不但不會妨碍自己，必要時還可以用那一隻手接招，搶刀兼搶棍。

改談劍，依照古書的稱述，我們在三千多年之前，已經有劍，不過，那時的劍是用銅製造的，最古老的是黃帝與蚩尤之戰，它就用銅劍作戰，春秋戰國的時候，武士特別出色，使用的劍已經改用鐵造，因爲鐵的質地比銅更堅，更銳利，戰鬥力更強，如果用劍師精心鑄劍所鑄出來的寶劍，削鐵如泥，那就更加犀利了，後世一直都是用鋼鑄劍的，宋朝已經有練劍師，但却比不上日本皇帝所養的劍師那麼專心練劍，就算現時日本軍中的劍，雖然稍厚，仍是十分銳利的，可以一劍劈下，從人的左肩斬到右邊臀部，把一個人攔腰斬斷，日本對劍特別重視，當然是依照我們中國傳統下來的一種感覺，專心練劍，然後有此成就。

春秋戰國的時期，中國在西州之際，周公制禮作樂，那時影响到一般文士都練習劍術。孔子亦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認爲門生弟子必修，那就含有劍戟和拉弓引箭的意思在內。

後來楚霸王的愛姬叫做虞姬，她就經常舞劍，使皇帝解悶，稱爲劍舞。唐代的公孫大娘，舞劍更加美妙，快如飛鳥，寒光閃閃。

一般美人文士只是舞劍，不會舞刀，擅長劍法的人，稱做劍客，比較刀客更勝一籌。

說到劍法，一代代的傳下來，有許多種，例如：眞武劍，八仙劍，青城劍，青萍劍，八卦劍，太極劍，武當劍，梅花劍等，俱是可以看做劍舞，而且能够正式交戰的。

劍長三尺六寸，但有短劍稱做七首，如果特別輕的劍還可以脫手飛出，稱爲飛劍。劍術有六種，包括刺，點，挑，截，扎，崩，劍譜有云：「練刀三載可成，練槍五載能通，練劍則非十年不成」，由此可見劍客比較刀客更加難以練習得純熟。

一般而論，劍的要訣在刺，刀則在劈，棍在圈點，因爲劍與劍相交，不像刀與刀的相撞，故有一句：劍不對碰。

練劍必須習拳，有了根基，腰馬靈活，手腕更加有勁，然後發劍有力，至於劍術之妙，指南刺北，以虛爲實，隨機應變，劍所攻之處，以面部爲主，眼，喉，爲副，胸部正中的心窩與小腹，都是進攻的對象，此外還有腕足各處，持劍的掌心如握鷄蛋，握力太大則鷄蛋破裂，如不用力，鷄蛋墮地亦碎，故此，握劍要鬆緊恰到好處，這種情況，說來雖易，實際上却不容易辦得到的。

要是用劍跟強敵相鬥，最重要的是腕，腕上無勁，則劍尖亦無勁，由於刀可旋轉，劍不能轉，故此，使用長劍之人，必須用自己的身體去遷就那一柄劍，所謂身隨步轉，就是這種意思。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目送簡飛星護着妻女離去後，回返船艙付思如何應付目前環境及將來計劃，紅牡丹突入報，發現敵踪迫近，楚小楓立率七虎四英三婢及二劍童，行出艙面，見四艘梭舟載着八名佩彎刀大漢，在大舟前一字排開，其中一持彎刀大漢飛身撲上大船，楚小楓命二劍童聯手，只一招巳把來敵殺死，此刻，對方出來一人，自稱鐵郎，是此行首腦，聲稱他還有七個屬下，要楚小楓派出七人，一決勝負，楚小楓適才看過來襲敵人的刀招，神奇詭秘，若派人迎戰，後果難料，必須自己接下這場搏殺方爲上策。

凌空三絕斬　擎天一劍撐

楚小楓心中暗作了決定，笑一笑，說道：「鐵兄，可就是那藏邊刀法大家，波密阿修王。」

鐵郎一臉誠敬之色，接道：「那是家師，他老人家今夜前來。」

楚小楓道：「哦，這些黑衣人呢？」

鐵郎道：「這些黑衣人是家師手下的刀客。」

楚小楓道：「他們都是出生在西域的人？」

鐵郎道：「是。」

楚小楓道：「閣下呢？」

鐵郎沉吟了一陣道：「在下出身何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夜這一戰的結果！」

楚小楓道：「所以，我覺着，咱們這一戰，最好改變個方法！」

鐵郎道：「在下洗耳恭聽！」

楚小楓道：「鐵兄是否覺着，咱們應該挺身而出。」

鐵郎道：「你和我！」

楚小楓點頭道：「正是如此，如果你我一戰，決出了勝負，可以省去了不少的麻煩。」

鐵郎道：「楚莊主是向在下挑戰。」

楚小楓道：「如若你肯接下，就算是我向鐵兄挑戰就是。」

鐵郎暗暗一沉吟道：「行，在卜接受了。」

楚小楓點點頭道：「好，鐵兄請上大船來。」

鐵郎吸一口氣，陡然飛身而起，白衣飄飄，落在了甲板上。

楚小楓特別留心，發覺他未配彎刀。

鐵郎四顧了一眼，說道：「楚莊主，你是準備羣毆呢！還是咱們一對一的動手呢。」

楚小楓揮揮手，道：「你們都退開，我和這位鐵兄，一對一的搏殺，不論情勢如何，都不許你們插手。」

成方，華圓等，都已對楚小楓有了很強烈的信心，相互望了一眼退了卜去。

楚小楓說道：「鐵兄，現在可以放心了。」

鐵郎道：「希望，他們都會很聽從你楚莊主的令諭。」

楚小楓道：「這一點，鐵兄可以放心，在下馭下，一向很嚴。」

目光一瞥七個身配彎刀的黑衣人，接道：「如是鐵兄不幸敗在了兄弟手中，他們會不會情急報仇，出手拚命。」

鐵郎道：「會。」

楚小楓道：「鐵兄是否也應該交待他們一聲。」

鐵郎道：「應該，不過，咱們還未商量好動手情形。」

楚小楓道：「這方面，在卜想聽聽鐵兄的高見？」

鐵郎道：「第一，在卜勝了，我要帶走你楚莊主。」

楚小楓道：「對，鐵兄如是勝了，在卜甘願束手就縛，聽命行事。」

鐵郎道：「第二，在卜帶走楚莊主時，最好他們不要攔阻，那會造成一場大屠殺。」

楚小楓道：「我如非你敵手，他們就算想攔住，也是攔阻不住。」

鐵郎笑了笑，道：「楚莊主說的也是，咱們沒有任何限制，拳，掌，兵刄，悉憑尊意施展。」

楚小楓道：「好，武功一道，人各不同，各有所長，不受限制，才能痛快淋漓的發揮出來。」

鐵郎笑一笑，道：「賓不壓主，楚莊主請吧！」

楚小楓笑道：「慢一步，鐵兄，只交待你勝了的事，萬一如是兄弟勝了呢？」

鐵郎道：「條件自然該由你楚兄開出了。」

楚小楓道：「你留卜來。」

鐵郎道：「好。」

楚小楓道：「七位刀手願留的留，不願意留的，可以返回。」

鐵郎道：「楚兄，可是要我交待他們一聲。」

楚小楓道：「對，你最好先說清楚，看看他們的意卜如何？」

鐵郎轉過身去，用一種很奇怪的語言，和七個黑衣人交談了一陣。

他們之間有很多爭執。

只可惜楚小楓無法聽得懂，他們說些什麼？

鐵郎回過頭輕輕吁一口氣道：「他們答應了，楚兄請出手吧！」

楚小楓身有佩劍，但見鐵郎赤手空拳，意態瀟閑，似乎是完全沒有出手決鬥一樣的準備，倒也不好亮出劍來。

身子一側，拍出一掌。

鐵郎忽然一閃身，雙手飛揚，一道白芒，一道淡金色的光芒，飛射而出，二龍出水一般，絞剪過來。

凌厲絕倫的一擊。

楚小楓怔了一怔，想不出他一出手還擊，竟然是如此惡毒的一招。

來不及拔出背上的長劍，只好一提氣，身子陡然上升。

鐵郎笑一笑，向前平攻的身子，忽然翻了起來，手中兩道光華寒芒不變，追襲過去。

間無變招之隙，完全不給人還手的機會。

楚小楓懸在半空的身子，忽然間一個折轉，斜斜向一側飛去。

鐵郎笑一笑，突然一收雙腿，腰軟的像一條蛇般，忽然間一個轉身，又追在了楚小楓的身後。

楚小楓一連在空中折轉了三次，但却無法躲過鐵郎的追襲。

這是武林中一場罕見的搏殺。

兩個人，像飛鳥一般，在空中轉來折去。

楚小楓這種武功，並非師事無極門，而是拐仙黃侗的傳授。

控制着腹中眞氣，用兩腿甩動之力，在空中折轉。

鐵郎的功力在腰上，他的腰很軟，似乎是有一種特殊的功力，利用腰力的扭轉，在空中翻折。

楚小楓一連數次，仍未能擺脫鐵郎的追襲，已有着力不從心的感覺！

但他才慧過人，臨危不亂，一沉丹田之氣，忽然間向下沉落。

但覺腿上一凉，褲腿破裂，鮮血湧了上來。

幸好傷的不重，落着實地之後，才覺出腿上一陣劇疼。

但總算擺脫了鐵郎的追襲。

鐵郎一扭腰，一個跟斗，由空中翻落下來，笑一笑，道：「見面不如聞名多了，看來，在卜還可以應付得來。」

楚小楓落着甲板之後，右手已然按住了劍柄。

吃過了這一次大虧之後，再不致有任何大意之處。

暗中咬咬牙，忍住了傷疼，楚小楓緩緩說道：「閣卜高明的很。」

鐵郎道：「楚莊主也不錯。」

楚小楓說道：「這一陣，在卜不算敗吧？」

鐵郎道：「楚莊主傷的不重，還有充份的再戰之能，楚莊主，如是不欲認敗，自然可以再來。」

楚小楓道：「好，咱們再打一陣。」

鐵郎道：「在卜奉陪。」

楚小楓凝目望去，只見鐵郎仍是赤手空拳。

但楚小楓已經明白，他的兵刃就藏在雙袖之中，只一抬手之間，兵刃就可以飛出。

吁一口氣，楚小楓緩緩說道：「鐵郎，你那一刀的確高明。」

鐵郎道：「好說，好說，這一次，楚莊主可以劃個道子過招了。」

楚小楓道：「我看那倒不用了，咱們仍和剛才一樣，不作任何限制。」

口中說話，人却突然一上步。

長劍出鞘。

鐵郎道：「在卜這一次讓你楚莊主一招先機。」

楚小楓道：「閣卜定要此如，在卜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右手一探，一劍刺出。

鐵郎的左手一揚，由袖中飛出了一道白芒。

但聞一聲金鐵交鳴，楚小楓手中的長劍竟然被震了開去。

緊接着鐵郎發動了攻勢，右手一探，直向面門抓來。

看他是五根手指，但右手距離面門還有一尺多遠時，突然暴射出一道黃芒。

好惡毒的一擊。

幸好，楚小楓早已有了戒備。

身子一仰，平平的直躺卜去。

右手的長劍，却及時反擊過去，攔腰胸掃去。

鐵郎左袖中射出的白芒，在一舉手間封開了楚小楓手中的長劍之後，突然又收了回去。

但他眼看楚小楓橫掃一劍過來之後，忽然間揮臂一擋。

但聞鏘然一聲，左臂竟把楚小楓的劍勢擋開。

這鐵郎的雙臂之中，顯有着很奇妙的機關。

兩度射出，竟叫人瞧不出他袖中隱藏的是什麼兵刃。

這奇妙的變幻，竟然使楚小楓一開始就落在了卜風。

成方，華圓，看的心中十分焦急，但却又不敢上前帮忙。

但見楚小楓身子一翻，倏忽間滾開了五尺。

手中長劍展佈之間，化成了一片連串的劍圈，捲襲過去。

人還未完全站起身子，劍勢帶起的光圈，已然捲襲過去。

這一劍大出了劍術常規，變化之奇，極為罕見。

劍與劍的連接，由速度幻起了一片光幕，使人目光眩於光彩，閃避不易，在劍術高手中，不乏其人，但把劍勢變幻成一個個啣接的光圈，却是罕聞罕見的事。

全場觀戰的人，全都看得呆了。

鐵郎似乎是也被這奇幻的劍勢震住，不敢再出手硬接。

吸一口氣，向後退出了五步。

光圈斂收，楚小楓抱劍而立。臉上是一片很嚴肅的神色。

鐵郎輕輕吁一口氣，道：「在卜三年以來，會過了中原道上，三十餘位劍客名家，但却從未見過閣卜這樣的劍法。」

楚小楓道：「哦！」

鐵郎道：「楚莊主可不可以，告訴在卜這劍法的名稱。」

那無名劍譜上，記述了這一招的變化，由長劍的旋力，化成了眩目的劍圈。

這一招，大約是那劍譜上最深奧的一招，楚小楓練會了這一招劍法，但他還沒有辦法瞭解這一招的作用。

但它確是很唬人。

楚小楓淡淡一笑，道：「你想瞭解這一招劍法？」

鐵郎道：「是……」

楚小楓微笑道：「閣卜準備付出些什麼？」

鐵郎道：「楚莊主想要什麼？」

楚小楓道：「我只想知道，你們為什麼要找上我們。」

鐵郎笑一笑，道：「這件事，在卜只能臆測。」

楚小楓道：「臆測，什麼意思？」

鐵郎道：「楚莊主知道，我只是一個聽命行事的人，決定的是我的師父。」

楚小楓道：「哦？」

鐵郎道：「就在卜所知，家師在一場豪賭，把我輸給了人家。」

楚小楓道：「所以，你們就甘心作為人家的殺手了。」

鐵郎道：「沒有法子，師父之命，我們不能不聽。」

楚小楓說道：「你們到中原，很多年了。」

鐵郎道：「三年。」

楚小楓道：「三年，三年時間，不短啊！」

鐵郎道：「本來就不短。」

楚小楓道：「三年來，你們殺了不少的人吧！」

鐵郎道：「不太多，但也不算少，我們在中原闖出了一個名號，叫作阿羅九殺手，三年來，我們沒有折損過一個人，想不到，今天却被你們殺了一個。」

楚小楓道：「你們在中原作殺手，替那一個賣命。」

鐵郎道：「不知道。」

楚小楓道：「我相信你不會說謊．」

鐵郎道：「在卜也用不着說謊。」

楚小楓道：「那很好，總該有一個傳達令諭，給你們的人吧！」

鐵郎道：「有。」

楚小楓道：「那個傳達令諭的人，你總該認識。」

鐵郎道：「是！那人自稱余夫人。」

楚小楓接道：「是個女的。」

鐵郎道：「一個半老的徐娘，但風韻猶存，對我們很和氣，不但傳達令諭給我們，而且，也照顧我們的生活。」

楚小楓問道：「那位余夫人，現在何處。」

鐵郎道：「不知道，每一次，我們臨陣對敵時，她不會來，她應該出現時，就出現了。」

楚小楓道：「很神秘的一個人物。」

鐵郎道：「咱們只管奉命殺人，別的事從不多問，所以，你也別想從我口中知道太多的事。」

楚小楓道：「令師把你們輸給人家，作一輩子殺手麼？」

鐵郎道：「不，還有半年就滿期了，很不幸的遇上了你這們。」

楚小楓道：「唉！你們應約來中原的用心，就是殺人，三年來，殺了不少的人吧！」

鐵郎道：「不算太多，大概有幾十個吧！人數雖然不太多，但却都是江湖上的名家。」

楚小楓回望王平一眼，道：「你們在中原道上殺人三年，江湖上，對你們的傳說不多。」

鐵郎道：「根本就沒有傳說。」

楚小楓道：「哦！」

王平低聲說道：「公子，確然沒有聽說過他們殺人的事。」

楚小楓道：「為什麼？」

鐵郎道：「因為，我們要殺的人，都殺掉了，沒有留卜活口。」

楚小楓道：「所以，這消息沒有法子傳出去。」

鐵郎道：「還有，我們的行動十分隱密，不殺人的時候，沒有人看到過我們，看到我們的人，都被滅了口。」

楚小楓道：「你們殺了這麼多的人，也該有一個報應。」

鐵郎道：「今夜，有可能就是我們要遭到的報應了，不過……」

楚小楓道：「不過什麼？」

鐵郎道：「我相信，這一場血拚卜來，你們也將付出很大的代價。」

楚小楓點點頭，道：「咱們兩個人的決一死戰，分出了勝負呢？」

鐵郎道：「分出了勝負還不行，必須要分出生死，我們全數死了，才算平息了這一場搏殺。」

楚小楓道：「你如明知不能勝，為什麼還要打卜去。」

鐵郎道：「我們沒有法子選擇，每一次出動都是一樣，所幸每一次，我們都大獲全勝，完成了任務。」

楚小楓道：「鐵郎，這件事，你為什麼不去問問余夫人？」

鐵郎道：「不用問了，來此之前，她們已經告訴了我。」

楚小楓道：「她說要你們一定要戰死此地。」

鐵郎道：「意思相同，不過，她說的很婉轉，她說，一定要拚出一個結果來，那個結果，就是不是你們戰死，就是我們死亡。」

楚小楓道：「鐵郎，你殺了三年的人，想到過一件事沒有？」

鐵郎道：「什麼事？」

楚小楓道：「是非二字！」

鐵郎道：「我們不用去想，那是他們的事，我們去執行就是了。」

楚小楓冷冷說道：「你師父就是這樣教導你的麼？」

鐵郎道：「師父只告訴我們要我們到中原，一切都聽命行事。」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鐵郎，看起來，咱們只有生死一決了。」

鐵郎道：「中原三年，你是我唯一遇上的對手，實在說，我有些一見相惜的感覺，只可惜，我們遇上的場合不對，必須要拚一個你死我活。」

目光掃掠了七個黑衣人一眼，高聲說道：「三絕斬，準備出手。」

彎刀斬飛鳥。

西域的絕技！立刻就要施展。

楚小楓吁一口氣，道：「王平，你們散開去，不要硬接他們的刀勢，我們要勝利，却不要傷亡。」

王平道：「公子呢？」

楚小楓道：「我相信，三絕斬還殺不了我。」

王平應了一聲，甲板上的人，立時散開，各人都找了一個隱身的地方。

甲板上，可以隱身的地方，並不太多，但却比陸地上好一些。

成方，華圓，仍然站在楚小楓的身側，抱劍待敵。

楚小楓回顧道：「你們為什麼不退開去？」

成方說道：「咱們侍候公子，生死相從。」

楚小楓道：「我不希你們受到傷害，江湖上除了鬥力之外，還要鬥智。」

華圓道：「咱們在公子身側，也好合力迎接他們一擊。」

楚小楓突然放低了聲音，向他們說了幾句話。

成方，華圓，應聲退入了艙中。

整個的甲板上，只可看到楚小楓一個人。

鐵郎笑一笑，道：「楚莊主，準備好了麼？」

楚小楓道：「好了，你可以要他們出手了。」

鐵郎道：「你是一個好主人，所以他們都很敬重你。」

楚小楓道：「彎刀斬飛鳥，那三絕斬，定然十分凌厲。」

鐵郎道：「在我記憶之中，還沒有一個人，能够逃開過。」

楚小楓道：「鐵郎，別太自信，有些很複雜的事務，常常會在很簡單的方法卜，失去了作用。」

鐵郎道：「難道你已經成竹在胸，有了對付我們的辦法！」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鐵郎，剛才，你手卜那位刀士，施展出彎刀三絕斬沒有？」

鐵郎道：「他好像還沒有施展機會，已經死傷於你們的合擊之卜了。」

楚小楓心中暗道：「如若使他們的彎刀絕斬，發揮出大威力來，那可是一場很大的麻煩。」

他的設計，是要他們發揮出彎刀絕斬的威力，但却又不能傷害到自己的人。

這艘船，給了他的機會。

但彎刀絕斬的威力如何？楚小楓還沒

有見識過。憑想像中的設計，能否破去對方的彎刀威力，還難預料。

但事到臨頭，箭已上弦，不試驗一卜，只怕很難求出一個證明來。

心中念罷，口中說道：「鐵郎，你準備卜令要他們施展彎刀絕斬了。」

鐵郎道：「除非我們能立刻撤走，或者甘心認輸，但，這兩件事，我們都辦不到。」

楚小楓道：「你已經說的很明白了，閣卜一定要出手，現在可以卜令了。」

鐵郎突然哈哈一笑，道：「楚莊主，你要他們都藏起來，準備一人隻手，硬接我們彎刀絕斬了。」

楚小楓道：「在卜確有見識一卜西域絕學的心意。」

鐵郎突然伸出右手食指一揮。

一個黑衣人，應手而起，直升到三丈左右時，彎刀忽然出鞘。

人刀合一，在空中打了一個翻滾，但突然化作一道寒芒，直對着楚小楓斬了卜去。

彎刀絕斬。

威勢果非凡响。

楚小楓是已打算好了，準備施用由無名劍譜上學得的一招「一劍撐天」，試試能否接卜這雷霆一擊。

對楚小楓，這也算一次冒險。

簡飛星的絕世刀法，把他胸中劍法也練了出來。

一夜之間，使得楚小楓進入了另一個境界。

這也是楚小楓對自己有了愈來愈强的信心。

只見他全神凝注，長劍突然向上一舉，手腕振動，幻化出一片劍光，護住了身子。

那疾瀉而落的寒芒，和那盤頂的劍光，忽然間，相觸在一處。

只聽到一聲輕微的金鐵交鳴，疾落的刀光，和劍氣忽然間分裂開去。

那黑衣人落在了甲板一角，彎刀平胸而立。

楚小楓仗劍微笑，道：「鐵郎兄，這彎刀絕斬，也不過如此罷了。」

鐵郎臉色微變，冷笑一聲道：「楚莊主果然高明，不過，楚莊主別忘了，還有在卜和六位刀手沒有出手。」

楚小楓接卜了彎刀一斬之後，信心大增。他有了拒敵那飛來一斬的把握。

連帶對自己設計對付這彎刀飛斬的計劃，也有了很大的信心。

但他對鐵郎這個來自西域的人，有着很好的印像，淡淡一笑，道：「鐵郎兄，在還未鬧到生死相搏的境界時，在卜有幾句忠言奉告。」

鐵郎道：「你們這一伙，是咱們三年來遇上的唯一强敵，使在卜對中原人物，又有了一層看法，也生出了三分敬重，你有什麼話，只管吩咐吧！」

楚小楓道：「中原如無比你們更高明的人，怎會把你們贏過來。」

鐵郎呆了一呆，道：「這個……」

楚小楓接道：「彎刀絕斬，威力奇大，但並非無懈可擊，也不是不可破解的刀法，在卜確已胸有算計破解彎刀絕斬。」

鐵郎苦笑一卜，道：「就算閣卜眞的已經有了對付彎刀絕斬的手段，咱們也如弦上之箭，不得不發了。」

言語之間，頗有沉重之感，毫無輕視之意。

顯然，他內心之中，對楚小楓的話，並無不信之意。

楚小楓道：「閣卜雖然來自西域，但頗有豪傑氣概，如若不是相遇在這種場合，楚某人倒是很願交交你這個朋友。」

鐵郎道：「閣卜的武功，使咱們心中很敬佩，只可惜，咱們非得殺你不可。」

楚小楓道：「鐵郎兄，有什麼手段，盡管施展出來。」

鐵郎點點頭，伸出兩個指頭，向前一揮。

但見兩個黑衣人騰空而起，化作兩道寒虹，直向楚小楓頭上射去。

沒有辦法分辨出這是不是三絕斬，但却感覺到這是迅如電光石火的一擊。

凌厲的刀風，化作了一片輕嘯。

楚小楓長劍振起，又化作了一圈圈的寒芒，迎了上去。

兵刃交擊，雙方一合即分。

但那第一次施襲的黑衣人，突然飛身而起，刀化寒虹，直襲楚小楓。

忽然間，船艙中飛出一物，迎向那疾射而來的寒虹。

但一陣劈劈拍拍之聲，那飛出之物，被刀光絞成粉碎，落了一地。

是一張太師椅。

刀光絞碎了木椅，但那刀勢的速度却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這就使得楚小楓對自己的設計更多了一層的信心。

鐵郎舉手一招，小舟上四個黑衣人，也很快的飛了上來。

楚小楓笑一笑，道：「鐵郎，你看到了沒有，有很多辦法，可以阻止你們的快刀飛斬。」

鐵郎冷笑一聲，道：「所以，我準備改變打法了。」

楚小楓回顧了一眼，道：「你準備怎麼一個打法。」

鐵郎右手連揮，四個刀手，一排橫立，擋在了船艙門口，鐵郎和另外三個人，却一排圍住了楚小楓。笑了一笑，道：「楚莊主，你明白了麼?這就是我的打法，一半堵住他們，一半人圍襲你，殺了你之後，再回頭對付他們。」

楚小楓心頭一震，暗道：「原來，這人還很有心機啊！」

在鐵郎這樣的人物，率領着武林中三個一流刀手的合圍之下，楚小楓仍然保持着適度的輕鬆，笑一笑，道：「諸位的如意算盤打的不錯，不過，能否如願，要看看諸位的道行了。」

鐵郎道：「强將手下無弱兵，我們見識過了你楚莊主的厲害，也見識過了你一些屬下的武功，他們的劍術，造詣很高，由他們四個刀手合力阻攔，足可以擋得住他們。」

（未完）